

马亚一家

下

〔葡萄牙〕埃萨·德·凯依洛斯



马亚一家

下

〔葡萄牙〕埃萨·德·凯依洛斯 著

任吉生 张宝生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北京



JOSÉ MARIA DE EÇA DE QUEIROZ
OS MAIAS

EDIÇÃO «LIVROS DO BRASIL»

LISBOA

DE ACORDO COM A PRIMEIRA EDIÇÃO (1888)

马亚一家(共两册)

Maya Yi Jia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548,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24\frac{7}{16}$ 插页 4

1988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1988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7,560

ISBN 7-02-000339-7/I·340

书号 10019·4267 定价 6.10 元

前 言

十九世纪下半叶，是现实主义小说在欧洲产生出丰硕成果的时代。法国的巴尔扎克和福楼拜，英国的狄更斯和萨克雷，俄国的果戈理和托尔斯泰，西班牙的佩雷斯·加尔多斯和克拉林，都以他们真实地描写了社会生活、细致地刻划了人物形象的许多作品而留名于文学史。在葡萄牙，则于稍后的时期也出现了足以与这些现实主义大师们齐名的小说家若泽·马里亚·埃萨·德·凯依洛斯。

若泽·马里亚·埃萨·德·凯依洛斯于一八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生在葡萄牙西北部波尔图市附近的一个渔港波武阿·德·瓦尔津。他是当地镇长的私生子，从小寄养在祖父母家里。十岁时，被送到波尔图市上中学。一八六一年，到了科英布拉，进入科英布拉大学法律系的预备班，开始了当时流行于校园内的无拘无束的学生生活。他阅读各种各样的书籍，参加无穷无尽的辩论，因而接触到文化阶层中正在崛起的新思潮。这就是一八六五年发生的历史上叫做“科英布拉问题”的文学论争。青年诗人安特罗·德·肯塔尔(1842—1891)和特奥菲洛·布拉加(1843—1924)两人撰文抨击老诗人安托尼奥·费利西亚诺·德·卡斯蒂略(1800—1875)的保守观点，提出文学应该反映现实以促进改革现实的主张。这一次论争，虽然对埃萨·德·凯依洛斯印象深刻，但是还没有达到使他明确表示服膺这种主张的程度。

三十一岁时，埃萨·德·凯依洛斯从科英布拉大学法律系毕业，来到了首都里斯本。清闲的律师业务，激起了他从事文学创作的愿望；他开始写的几个短篇小说，竟然被《葡萄牙日报》采用发表，于是他继续写了起来。这些短篇小说后来汇编为《野蛮的散文》(1903)出版，它们有的情节曲折离奇，有的充满鬼怪幽灵，采用这样的书名，表示了作者对早期作品自我否定的态度。然而正是从这些“野蛮的散文”中，锻炼出了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家。埃萨·德·凯依洛斯幽默、讥诮的文风，周密、细致的描写，就是在这些短篇小说的写作中打下基础的。

一八六七年底，在“科英布拉问题”中已经崭露头角的肯塔尔和布拉加，也来到里斯本，与里斯本的青年作家阿维利奥·马努埃尔·德·格拉·戎克罗(1850—1923)、若泽·若阿金·塞萨里奥·维尔德(1855—1885)等人经常聚会，讨论当前的文学、哲学、政治、社会等各方面的问题，鼓吹改革和进步，逐渐形成了一个青年知识分子的集团，后来被称为“七〇年的一代”。埃萨·德·凯依洛斯参加了这个集团的活动，也在这些活动中逐渐形成了他的现实主义文学观点。“七〇年的一代”的活动的高潮，是一八七一年举办的“里斯本俱乐部民主讨论会”。在有一次讨论会上，埃萨·德·凯依洛斯作了演讲，公开宣布了自己的文学观点；他把现实主义称为“新的文学艺术的表现方式”；他主张文学必需勇于揭露社会的黑暗和罪恶；他谴责当代葡萄牙文学缺乏生机，缺乏创造性，庸俗而且虚伪；他呼吁积极提倡新的文学，也就是现实主义的文学，以促进葡萄牙社会的变革。

但是不久，“里斯本俱乐部民主讨论会”由于其激进的火药味而被政府当局禁止。这时候，埃萨·德·凯依洛斯已经进入外交部工作，一八七〇年曾被派往巴西。讨论会被禁以后，他与

友人文学评论家若泽·杜阿尔特·拉马略·奥尔蒂冈（1836—1915）合作，创办了《刺棒》月刊，以讽刺、幽默的内容评论葡萄牙的现实问题。可惜他和奥尔蒂冈的合作仅仅维持了一年：一八七二年，他被派往古巴担任驻哈瓦那的领事。他虽然离开了祖国，而祖国仍然在他心中，因为他带走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阿马罗神父的罪行》的构思。

《阿马罗神父的罪行》于一八七五年开始在《西方杂志》连载发表，一八七六年在里斯本出版单行本。这部小说，是葡萄牙现实主义文学的重大成就；它以犀利的笔锋揭露了葡萄牙保守势力的精神支柱：教会的腐化堕落，宗教信仰的愚昧，以及宗教教育对人性发展的危害。对于葡萄牙的保守势力，不啻是一个严重打击。

十九世纪末叶欧洲最不发达的国家，也许就是葡萄牙。它的农业生产十分落后，大工业几乎并不存在；全国大部分人口居住在封建的农村，文化不普及，绝大部分人目不识丁。即使在首都里斯本，能读能写的人也不满全市人口的一半。只有上层社会的人才谈得上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尽管如此，法国大革命后席卷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浪潮和封建势力的复辟活动，也波及到了封闭落后的葡萄牙。拿破仑侵略结束后发生的佩德罗和米盖尔兄弟之间的王位之争，进行了几乎十年，后来演变为立宪派和专制派之间的斗争，又经过了十年，才以立宪派获得胜利而告终。一八五三年，佩德罗五世继位，政局逐渐稳定。一八六一年，佩德罗五世去世，其弟路易斯继位。一八五一年立宪派掌权以来实施的一系列促进生产、发展交通的措施，对于民族经济的增长尽管收效甚微，仅仅为英国资本的进入开了方便之门，但是却相对地维持了十余年安定的政治局面。后来立宪派本身分裂成为两

派：历史派（主张激进）和更新派（保持温和），仿效英国两党的榜样，轮流执政，迫使为了争取宪政而一度活跃起来的激进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退出政治舞台。

到了六十年代，人们对宪政逐渐丧失信心，不满情绪弥漫于知识阶层。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在校园里、在咖啡馆里聚会，无休无止地争辩、讨论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孔德的实证主义，达尔文的进化论等等。在文学方面，他们崇尚法国福楼拜和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左拉的自然主义。一八六五年发生的“科英布拉问题”，表面上表现为激进的现实主义文学反对保守的浪漫主义文学的斗争，但是从当时肯塔尔发表的小册子《良好的判断和健康的趣味》和布拉加发表的小册子《文学的神权统治》来看，其中已经包含着对日趋反动的君主立宪政治的尖锐抨击。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这批青年知识分子形成“七〇年的一代”的集体的时候，他们的活动已经与欧洲的政治运动和社会改革的浪潮合上了节拍。他们支持意大利的统一运动；他们支持西班牙罢黜伊萨贝尔二世；他们支持法国对普鲁士的战争；他们支持巴黎公社。在国内，他们参与了里斯本的“一月事件”：群众聚集街头举行示威，抗议政府新颁布的税则；他们举办了“里斯本俱乐部民主讨论会”，对文化、经济、政治的停滞落后状况进行尖锐的批评。巴黎公社的失败，使欧洲反动势力的气焰大为嚣张；葡萄牙立宪政府也开始了对“七〇年的一代”的活动的镇压。葡萄牙的进步思想运动落入了低潮。

埃萨·德·凯依洛斯的《阿马罗神父的罪行》，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前发表的。它为葡萄牙的现实主义文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葡萄牙文学的现实主义倾向，实际上已经在六十年代若安·德·德乌斯（1830—1896）的诗歌和朱利奥·迪尼斯

(1839—1871)的小说中出现。法国作家福楼拜对小资产阶级的批判，左拉对社会病态的剖析，对葡萄牙作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葡萄牙作家要求文学不仅具备艺术价值，而且还要具备明显的社会价值，于是文学作品几乎成了反映社会问题的文献。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了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

但是埃萨·德·凯依洛斯自从一八七二年投身外交工作，出任驻古巴哈瓦那的领事以后，就不再有回到国内长期生活的机会。一八七四年，他调任英国泰恩河畔的纽卡斯尔的领事；四年之后，又调往布里斯托尔。一八八八年，他又调往法国巴黎，实现了他多年向往巴黎文化生活的愿望；一九〇〇年病死于任所，终年四十五岁。在侨居国外的二十余年里，埃萨·德·凯依洛斯勤奋写作，之后又发表了长篇小说《堂兄巴西利奥》(1878)，《满洲官员》(1880)，《遗物》(1887)，《马亚一家》(1888)，《豪门拉米雷斯》(1900)，遗著《城与山》(1901)，以及游记、散文、随笔等大量作品。这些作品的绝大部分题材，仍然取自他祖国的生活。

《马亚一家》就是如此。它是在英国写成，一八八八年第一次在波尔图出版；内容写的是葡萄牙一个古老贵族马亚一家的没落，以及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对待生活的态度，从而反映出十九世纪末葡萄牙上层社会的保守凝滞和缺乏生机的状态。

小说的情节开始于一八七五年。这一年，是巴黎公社被镇压以后的第五年，也是“七〇年的一代”所掀起的进步思想运动遭到挫折的第五年。葡萄牙社会又恢复了惯常的安详的生活节奏。马亚家族的唯一后嗣，卡洛斯·达·马亚，从科英布拉大学学成回来，老祖父阿丰苏为此决定离开索居多年的乡下，搬回里斯本，并且把旧宅葵花大院修葺一新，迎接孙子。

马亚家族已经日趋没落，靠着变卖祖产维持局面。因此，老

祖父把卡洛斯看成是振兴家业的希望。老祖父自己年轻时曾经是个雅各宾派的激进分子，为了反对帝制流亡过英国，他是争取自由的一代的代表。但是他的儿子彼得罗，也就是卡洛斯的父亲，却受到浪漫主义思潮的侵袭，落得了一个自杀身死的悲惨结局。现在就看卡洛斯这个新生的一代的代表了。

一八七一年至一八七五年，正是卡洛斯在科英布拉大学学习医学的年代。这个“七〇年的一代”的代表人物，虽然在学校里接触到先进思想，参加过激烈的论战，但是一旦完成学业，回到里斯本，却并没有真正怀抱着救死扶伤，钻研科学的精神；他花了一大笔钱，设置了一个漂亮的诊所，却从来没有给一个病人治过病。他的好朋友若昂·埃戛也同样：这个自命为靡非斯特的青年诗人，也没有魔鬼那样的叛逆性格，尽管他经常以激烈忿懣的态度立身处世，尽管他十分崇拜巴尔扎克，他所引以自豪的杰作却是充满空洞幻想的长诗《一个原子的回忆》。

卡洛斯在里斯本无所事事，日夜出入社交场中，于是他先是做了勾瓦林纽夫人的情人，后来又爱上了玛丽亚·埃杜亚达而抛弃了前者。但是他和玛丽亚·埃杜亚达都不知道他们的关系后面隐藏着一个乱伦的悲剧：原来他们竟然是姊弟。这个家族的隐私，被一个接受了玛丽亚·埃杜亚达的母亲遗物的人所揭露：玛丽亚·埃杜亚达的母亲是带着女儿跟一个意大利王子私奔而死在国外的，遗言要求马亚家族承认这个孙女儿。卡洛斯在祖父阿丰苏的抚养教育下，对这个家庭悲剧一无所知。同样，玛丽亚随着母亲在欧洲流浪，长大后成为一个巴西商人的情妇而对自己的身世毫不了解。家庭隐私和恋爱悲剧的暴露，促成了阿丰苏的死亡。但是两个当事人却没有激起感情和道德的狂风暴雨，造成希腊悲剧那样的结局，而是在埃戛和管家的精心安排

下，平静地得到了解决：玛丽亚·埃杜亚达拿到一笔钱，移居巴黎，终于嫁了人；而卡洛斯则在埃戛陪同下，远航大西洋，去了美国，再周游世界。

小说的最后一章，写的是十年以后，也就是一八八七年初，卡洛斯回到祖国，和他的朋友们再度相聚，还去空关着的葵花大院怀旧。他发现葡萄牙依然如故，既没有发展，也不见衰败，只是人都老了，有的发了胖，有的谢了顶，其他“一切都没变。还是那样懒洋洋的卫兵围着卡蒙斯那尊忧郁的塑像转来转去。两座教堂的门上仍旧挂着教会纹章的红色门帘……一个角落里，有一群衣衫褴褛的二流子站在那里抽烟；对面的一个角落里，在‘哈瓦那之家’附近站着另一群抽烟的二流子，但他们穿的是长礼服，在谈论政治”。而卡洛斯自己，这个曾经一度是马亚家族希望所寄的青年，却成了一个侨居国外的寓公，一个一辈子“过着舒适生活的富人”，只有巴黎，才是地球上唯一适合他居住的地方。

《马亚一家》这部小说，其杰出的成就，就在于反映出了葡萄牙社会的这种惰性。小说里面没有曲折复杂的情节，人物的塑造也用的是白描手法，没有剧烈的内心冲突，也没有深刻的心理分析，然而这种被人们称作十九世纪后半叶葡萄牙人的世纪病的惰性，却从大量日常生活的细致描写中随处透露于纸面。卡洛斯一八七五年秋毕业后从欧洲旅游归来，到一八七七年又离家前往伦敦去横渡大西洋，其间在葵花大院旧宅的两年生活，他来往的朋友，他追求的爱情，以及以马亚家族为中心的许多不同性格，不同社会地位的男男女女，构成了这部小说描绘出的一幅社会世态的画卷。

埃萨·德·凯依洛斯的现实主义，在后来葡萄牙作家的文学创作中得到了坚持和发挥。葡萄牙社会变革进程缓慢，到一九

一〇年才推翻帝制，建立共和，使劳尔·布兰当(1867—1930)、阿基利诺·戈梅斯·里培罗(1885—1963)、若泽·马里亚·费雷拉·德·卡斯特罗(1898—1974)这样的小说家转而从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使葡萄牙的现实主义文学达到了新的水平。

王 三 槐

1987年7月

十一

第二天，卡洛斯起个大早，从葵花大院走到圣弗朗西斯科街，来到戈麦士夫人家。从天窗高高射下的一束阳光，蒙蒙胧胧地照着楼梯的平台。那里，一位包着头巾，裹着黑披肩的老妇人，凄凉地蜷缩着坐在一张铺了灯心草座垫的板凳的一头。大门敞开着，可以看到走廊一面坼裂的墙壁，墙面糊了一层黄纸。屋内，有一只台钟正懒洋洋地敲打着十点。

“您拉过铃吗，太太？”卡洛斯脱帽问道。

耷拉着的头巾遮住了老妇人的脸，她有气无力地用病病恹恹的声音咕哝着说：

“是的，拉过了，先生。他们已经来招呼过我了。用人多明古斯先生一会儿就来……”

卡洛斯在平台上慢慢地踱着步，等着。二楼传来了女孩子们玩耍时高兴的吵闹声。格鲁热斯的仆人在上面哧哧地擦楼梯地板，嘴里使劲地吹着法多民歌。好不容易才挨过了一分钟，接着又是漫长的一分钟，那老妇人从包着的黑头巾下失望地叹了口气。屋子尽里头，一只黄莺婉转地唱起了歌。这时，卡洛斯不耐烦地拉了拉铃绳。

一个长着棕色络腮胡子的用人，身穿一件钮扣扣得整整齐齐的法兰绒背心，跑了出来。他手中端着一个托盘，上面盖着一块餐巾。看到卡洛斯，他大吃一惊，不由得在门旁晃了一下，盘

子里的烤肉汁洒了出来，溅到了地板上。

“哦！是堂卡洛斯·爱杜亚笃先生。请进！……真没想到！请稍候片刻，我马上去开大厅的门……奥古斯塔太太，请您拿一下，拿好了，可别再洒了！您对他们说，波尔图酒马上就送去……堂卡洛斯先生阅下，请原谅……您这边儿请……”

他拉开丝绒门帘，把卡洛斯引进一间宽敞的大厅，厅内贴着带蓝色枝叶的糊墙纸，厅外有两个阳台面向圣弗朗西斯科街。那仆人连忙拉开两幅透明的白帘子，一边问卡洛斯是否还记得他多明古斯。当他堆着笑脸转过身来，一面急急忙忙放下卷起的衣袖时，卡洛斯从那棕色的胡子认出了他。确实是多明古斯，他是个能干的佣人，今年年初在葵花大院当过差，但因为同一名法国厨师争风吃醋，并出于对自己祖国的热爱，和那厨师吵了架，被辞退了。

“我刚才没认出你，多明古斯，”卡洛斯说。“楼梯太暗了……我完全记得你……这么说，你现在在这儿？满意吗？”

“我觉得很满意，少爷……格鲁热斯先生就住在上面……”

“我知道，我知道……”

“请您稍等一会儿，我去禀报堂娜玛丽娅·爱杜亚达夫人……”

玛丽娅·爱杜亚达！卡洛斯第一次听到她的名字，可真太美了，同她那娴静美丽的外貌非常相称。玛丽娅·爱杜亚达，卡洛斯·爱杜亚笃……两人的名字有相同之处^①。很难说，这是否预示着他们命运的结合。

这时，多明古斯来到大厅门口，停住步，一只手扶着门帘，用

^① 爱杜亚笃和爱杜亚达是同一名字，因性别不同而结尾不同。

一种诡秘的口气笑着说：

“是英国女教师病了……”

“哦，是女教师？”

“是的，少爷，从昨天起有点儿发烧，胸口发闷……”

“哦！……”

多明古斯不慌不忙地朝门帘轻轻迈过一步，恭敬地望着卡洛斯说：

“您的爷爷好吗？”

“谢谢，多明古斯，他很好。”

“他真是个大好人！……在里斯本，是的，再没有象他这样的人了！”

“谢谢，多明古斯，谢谢……”

他终于出去了，卡洛斯脱下手套，好奇地在大厅里慢慢地转了一圈。地板是重新铺的；门旁有一架老式三角钢琴，上面蒙了一块发白的布罩；附近一个放满了一本本乐谱和画报的书架上摆着一只日本花瓶，瓶里三朵美丽的白色百合花已经枯萎；所有的椅子都套着丝绒；沙发椅前，摊着一张旧虎皮。和在中央饭店一样，这间租来的房子陈设虽然简朴，却使人感到悦目、舒适：色彩与蓝色糊墙纸颇为协调的亚麻布新窗帘里面，是两幅古典式的透明棉织品的内窗帘；一只小型多抽屉的阿拉伯式柜子，靠在一面光秃秃的墙壁前，卡洛斯记得几天前在亚布朗大叔家见过这种柜子；厅的中央，一张铺着丝绒台布的椭圆形桌子上，摆满了精美的精装书籍，画册，两只日本铜杯，一个德累斯顿^①瓷花篮，还有许多珍贵的艺术品；这些东西肯定不属于格鲁热斯母亲

^① 德国易北河畔一座城市，盛产瓷器。

所有。厅里飘逸着一股难以言状的清香，从那摆设得井井有条的家具什物上拂过，使件件东西带上一种特别的魅力，那股沁人心脾的芳香，卡洛斯在中央饭店的房间里已经闻到过，最突出的是茉莉花的香气。

但是，吸引卡洛斯的是一扇本色亚麻布的漂亮屏风，上面绣着一簇簇花枝，摆在窗户附近，形成了一个更为隐蔽、更为亲切的角落。那里摆了一把紫红色缎面的矮椅子，一块大踏脚垫，一张缝纫用的桌子上摊着一件做了一半的女人活计，几期时装杂志，一块卷起的刺绣，还有一筐凌乱的五颜六色的毛线团。这时，那只讨人喜爱的苏格兰小母狗正舒舒服服地蜷着身子趴在柔软的椅子上。卡洛斯常常梦见这只小母狗在阿泰罗一带追随着一位美貌的女子轻快地跑着，或是蜷缩着睡在一条柔软的大腿上……

“你的，小姐，”^① 他对它低声说，想博得它的好感。

小母狗猛然站起来，竖起耳朵，嗅着这个陌生人，那蓬乱稀疏的头毛里露出了一双亮晶晶的美丽黑眼睛，显出疑惑的神情，简直和人的眼睛一般敏锐。有一阵子，卡洛斯真担心它吼叫起来。但是小母狗突然和他耍起来，躺在椅子上，不雅观地四脚朝天，任他抚摸肚皮。卡洛斯正要给它搔痒和轻轻拍拍它时，地席上响起了轻轻的脚步声。他一转身，看见玛丽娅·爱杜亚达站在面前。

这真象突然出现了一个幻影——他深深地鞠了一躬，与其说是向她致意不如说是为了掩饰那张感到血液已经涌了上来的涨红的脸。她穿着合身的黑色丝织哗叽衣裙，男装式的直领，胸

^① 原文为法文。

前别了一朵含苞待放的玫瑰，还有两片绿叶衬托。她身材颀长，肤色洁白。她在椭圆桌旁坐了下来，打开一块带花边的小手帕。她微笑着向卡洛斯示意，卡洛斯遵命拘束地坐在丝绒沙发的边沿。一阵使他感到沉闷、甚至是严肃的沉默之后，玛丽娅·爱杜亚达开口说话了，那声音甜美、稳重的金嗓子真使人倾倒。

卡洛斯心神恍惚不定，隐隐约约地听出了她是感谢他曾给罗莎看过病。他的眼睛每多看她一会儿，就马上发现她一个新的迷人之处，发现她更为尽善尽美。她的头发不是从前他看到在远处阳光下呈现出来的金黄色，而是浅栗和深栗两种颜色，厚厚的，在额前微微卷曲着。她那炯炯的黑色目光中，既含着忧伤也含着亲昵温柔。说话时，她不时习惯地，随随便便把双手交叉着放在膝盖上。透过那肥瘦合适的带着白袖口的丝哗叽衣袖，他感到了她那双手臂的柔美、白皙，甚至那手臂上的体温。

她不说话了。卡洛斯正要开口，却又感到血涨红了面颊。尽管他从多明古斯那儿知道是女教师病了，但是惶遽窘迫之中，只怯生生地问了一句：

“不是您的女儿病了吧，夫人？”

“哦！不是的！感谢上帝！”

同多明古斯说的一样，玛丽娅·爱杜亚达告诉他，英国女教师两天前感到不舒服，呼吸困难，咳嗽，略微有点儿发烧……

“起初，我们以为是感冒了，很快就会好的。可是，昨天下午病又加重了。现在，我真希望您快点儿去看看她……”

她站起身来，走过去拉了一下钢琴边上的一根粗大的铃绳。她脑后的头发往上梳着，露着金色的细绒绒的毛发，微微卷曲着覆在乳白的脖颈上方。在那些罩着棱纹布的家具和既肮脏又俗气的涂着灰泥的天花板的映衬之下，卡洛斯感到她整个人显得

更加光彩夺目，具有一种极为高雅的美，简直难以言状。他想，如果在大街上遇见她，他绝不敢象现在这样如此大胆地用坦率爱慕的目光看着她的。

“夫人，您这只小狗真可爱！”他微笑着说了这句家常话，表示亲切，这时她已坐回到椅子上了。

她也报以甜蜜的微笑，下巴上显出了一个小坑，使她那张认真的脸上更添了几分娇美。她高兴地拍着手，朝屏风后面叫着：

“妮妮丝，有人在夸你，快来谢谢！”

妮妮丝走了出来，打个哈欠。卡洛斯觉得“妮妮丝”这个名字很好听。有趣的是，他曾养过一只意大利种猎犬，也叫妮妮丝……

这时，女用人进来了——是那个身材消瘦，满脸雀斑，两眼炯炯有神的姑娘，卡洛斯在中央饭店时已经见过她。

“梅朗妮带您去萨拉的房间，”玛丽娅·爱杜亚达说，“我就不奉陪了，因为她非常腼腆，总怕添麻烦，我要是在面前，她可能什么都要否认，会说她没有任何毛病……”

“好的，好的，”卡洛斯低声微笑着说，什么都使他感到兴奋。

这时，他好象感觉到，她的眼睛闪了一下，有一种更加动人、更加温柔的东西悄悄地抛给了他。

卡洛斯手里拿着帽子，轻松地沿着这条过道走着，由于意外地了解到了这一家子生活的细节，感到很高兴，好象这都是属于他的。从一扇半掩着的门可以看到一只大浴缸，旁边挂着土耳其式的大浴衣。再往前，在一张桌子上，一排排地摆着成瓶的圣格梅叶和瓦尔^①矿泉水，好象刚刚拆箱。从这些简朴、平常的家

^① 圣格梅叶和瓦尔均为法国地名，也是矿泉水的牌子。

具什物中，他发现了生活不宽裕的明证。

梅朗妮拉开本色亚麻布门帘，引他进到一间光亮、清洁的房间。于是，他看到了可怜的萨拉小姐，正坐在一张小铁床上，脖子上围了一条蓝色丝绸巾，头路两旁的头发仔细梳理过了，非常平滑，就象星期天去长老会教堂那样。小床头桌上放着摺得整整齐齐的英文报纸，旁边还有一只玻璃杯，里面插了两枝美丽的玫瑰。室内的一切都收拾得井井有条：从摆在铺着花边台布的小衣橱上的英国王室照片，一直到放在松木架子上的擦得锃亮的古典式靴子。

卡洛斯一坐下，她就羞得脸上涌现出两块玫瑰色的红晕，并且一面轻轻地咳着说，她什么病也没有，是夫人过于好心，过于谨慎了，硬让她躺在床上……她真不愿意呆在床上，无所事事，什么也干不成，特别是夫人现在孤独一人，这房子又没个花园。小姑娘到哪里去玩？谁能陪她出去？啊，这个地方对夫人来说真是监狱！……

卡洛斯一面安慰她，一面给她诊脉。然后，他站起身来，准备用听诊器听诊，这时候，那位可怜的小姐吓得满脸通红，紧紧地抓住胸前的衣服，她想知道，是否非得这么做……是的，当然有必要……他觉得她的右肺有浊音。在她整理衣服的当儿，他问了几句有关她家庭的情况。她说，她是约克郡人，一个牧师的女儿，有十四个兄弟姐妹，兄弟全在新西兰，而且个个壮得象运动员。她生下来身体最弱，十七岁时，体重才只有八阿罗巴^①，于是父亲就开始教她拉丁文，决定培养她当个家庭女教师。

那么，卡洛斯问道，在她家里从来没人患过肺病吗？她笑了

^① 阿罗巴，葡萄牙古代计量单位。

笑。哦，从来没有！妈妈还活着，爸爸是被一匹母马后蹄踢死的，当时他已经很老了。

卡洛斯这时已经站起身，手里拿着帽子，仍然在沉思地看着她。突然，她莫名其妙地激动起来，两只小眼睛泪水汪汪。一听说要多穿衣服，还得在屋子内呆上十天，她就更加不知所措了，两颗泪珠差点儿从睫毛上滚下来。卡洛斯末了象长辈似的拍了拍她的手。

“啊，谢谢你，先生，”她十分感动地用英文低声说。

到了客厅，卡洛斯看到玛丽娅·爱杜亚达正坐在桌旁整理着花束，旁边一张椅子上放着一只大花篮，怀里抱着石竹花。一束明亮的阳光照射到地席上，慢慢在她脚前消失了；妮妮丝躺在那儿，全身光闪闪的，就象银线织的。窗外，大街上，明媚的晨光里，有架风琴在演奏《安各特夫人》中的华尔兹。上面一层楼，孩子们又开始了追逐嬉戏。

“怎么样？”她大声问道，随即转过身来，手中拿着一束石竹花。

卡洛斯请她放心。可怜的萨拉小姐得了轻度气管炎，有点儿发烧。不过，需要护理，需要当心……

“当然！还得吃点儿药，是吗？”

她马上把腿上剩下的石竹花扔到篮子中，走过去，把两面窗子之间的一张红木小写字台的抽屉打开。她亲自给他找出了开药方的纸，还在笔上安了一个新笔尖。这种周到的用心，就象抚摸着一样，使卡洛斯心绪激动……

“哦，夫人！……”他低声说。“有支铅笔就可以了……”

他坐下来以后，那充满柔情的眼睛好奇地慢慢地扫视着这些被她细嫩的手抚摸过的熟悉的物品——一只放在旧帐本上的

玛璃小铃铛，一把镶着银质交织字母的象牙刀，旁边有一只德国萨克森产的小杯子，里面装满了邮票。这一切都摆得整整齐齐，同她完美无缺的形象非常谐调。街上那架风琴沉默了，楼上的孩子们也不嬉戏了。当卡洛斯慢慢开药方的时候，他感到她尽量使脚步在地席上不出声，尽量轻轻地挪动着花瓶。

“您这些花真漂亮，夫人！”他转过头来说，一面漫不经心地把药方上的墨迹慢慢晾干。

她站在阿拉伯式多抽屉柜子旁，正在摆弄两株玫瑰周围的叶片，柜子上放着一只黄色印度花瓶。

“鲜花给人以清新的感觉，”她说。“我原以为里斯本有更漂亮的花呢。可是这儿的花根本无法同法国的相比……难道不是这样吗？”

他没有立刻答话，因为他只顾看着她，完全沉醉了，心里在想：要是永远留在这间光亮、宁静的红棱纹布装饰的大厅里，看着她把绿色的叶片摆到玫瑰花周围，那该多么甜美啊！

“辛德拉有漂亮的花。”他终于低声地说。

“啊，辛德拉真是个好地方！”她说，眼睛没离开花。“就是为了辛德拉，来趟葡萄牙也值得。”

这时，棱纹布的门帘动了一下，罗莎从屋里跑出来。她穿了一身白衣服，但是黑色的丝袜，黑色的头发一飘一伏地拍打着她的肩膀；她怀里还抱着个大娃娃。看见卡洛斯，她突然站住了，两只动人的眼睛睁得大大地盯住他。真是个可爱的小姑娘。她双手把穿着衬衣的克里科莉抱得更紧了。

“你不认识啦？”妈妈问她，一边走过去，又坐到了那只大花篮前面。

罗莎笑了起来，小脸上泛起一片美丽的颜色。她浑身上下

有白有黑，象只小燕子，那双蓝蓝的大眼睛，那少女般的红润的面颊，带点儿撒娇的媚态，可爱极了。当卡洛斯伸出手往前迈了一步表示早已认识她时，她踮起脚尖，亲热地向他仰起她那玫瑰花蕾似的小嘴。卡洛斯只敢轻轻地亲了亲她的前额。

然后，他又同他的老朋友克里科莉握握手。这时，罗莎猛然想起了她跑到这儿来的原因。

“妈妈，睡衣，我找不到克里科莉的睡衣了……我还没给她穿上……说呀，知道睡衣在哪儿吗？”

“瞧瞧这个丢三落四的孩子！”妈妈轻声地说，带着温柔、文静的微笑看着她。“要是克里科莉也有自己的柜子、衣橱，就不会丢东西了……对吗，卡洛斯·达·马亚先生？”

他又笑了，手里依然拿着药方，什么话也没说，完全为这样亲密的感情陶醉了，觉得自己也幸福地卷了进去。

这时，小姑娘走过来靠在妈妈身上，在她胳膊上来回地蹭着，慢慢地断断续续小声撒着娇说：

“您说嘛……别使坏……说呀……睡衣在哪儿呀？说呀……”

玛丽娅·爱杜亚达用指尖轻轻地替她整理着那条系住她头发的白丝带。然后，严肃地说：

“行啦，别吵了……你知道，不是我负责收拾克里科莉的东西。你做事应该有些条理……去问问梅朗妮。”

罗莎立刻听话了，也变得严肃起来。她走过去时，板起面孔向卡洛斯道别：

再见，先生^①……”

① 原文为法文。

“真可爱!”他低声说。

妈妈笑了。她一收拾好那束石竹花,马上就来招呼卡洛斯。他把药方放在桌上,然后不慌不忙地坐到长沙发上,对她说萨拉要忌口,要吃几勺可待因糖浆,让她三小时吃一次……

“可怜的萨拉!”她说。“不是很有意思吗?她来时就有预感,几乎肯定自己要在葡萄牙生场病……”

“那她要讨厌葡萄牙了!”

“啊,她已经受不了啦!觉得太热,到处臭气熏天,人也不可亲……她害怕在街上遭到辱骂……总之,她不高兴极了,正闹着要走……”

卡洛斯对萨克森人的这种厌恶感到好笑。不过,在许多地方,善良的萨拉小姐也许是对的……

“您在葡萄牙过得好吗,亲爱的夫人?”

她耸耸肩,犹豫了一下。

“好……我应该过得好……这是我的祖国。”

“您的祖国!……”他以为她是巴西人呢!

“不,我是葡萄牙人。”

有片刻的时间,谁也没说话。她从桌上拿起一把黑色的大扇子,把它慢慢打开,扇面上画着几朵红花。卡洛斯不知为什么,感到有一股柔情渗进了心房。后来,她谈到了她非常愉快的旅程:她喜欢在海上航行;抵达里斯本的那天早晨真美极了,湛蓝的天,海也是蓝色的,暖和的气候已经开始有点热劲儿了……不过,下了船之后,一切都很不顺当。在中央饭店住得不舒服。妮妮丝有一天晚上闹得她们全家不得安宁。后来,在波尔图发生了那件祸事……

“对了,”卡洛斯说。“您的丈夫在新新广场……”

她吃了一惊。他怎么知道？啊，对了，肯定是从达马祖那儿听说的……

“你们是好朋友，我想。”

卡洛斯略微犹豫了一下——她也看出来了一——然后轻声说：

“是的……达马祖常去葵花大院……不过，这个人我才认识他几个月……”

她惊讶地睁大了双睛。

“达马祖？可是，他对我说，你们从小就相识，甚至还是亲戚……”

卡洛斯只是耸耸肩膀，笑了笑。

“这是个美丽的假想……但愿这能使他快乐！”

她也笑了，微微地耸耸肩膀。

“您，亲爱的夫人，”卡洛斯立刻接着说，不愿再提达马祖。“您觉得里斯本怎么样？”

她十分喜欢里斯本，她觉得南半城的蓝白色调很美……但是，舒适就差多了！……这里的生活有那么一种她至今弄不明白的气氛——不知是简朴还是贫困。

“是简朴，亲爱的夫人。我们这里简朴得同野人一样。”

她笑了。

“我倒没这样说。但是，我想大概同希腊人那样：能望着美丽的天空吃上一颗橄榄，就心满意足了……”

卡洛斯认为这个说法太迷人了，他的整颗心都飞向了她的。

玛丽娅·爱杜亚达特别对房子抱怨了一番，太不舒适，太缺少美感，经营管理也太差。她的这个住处真让人受罪。厨房糟透了，门也关不上。餐厅的墙上那几幅船只和山水的画，真使她

倒胃口……

“除此之外，”她又说。“没有孩子可以跑跑、玩玩的院子和花园，实在太不方便了……”

“找个这样条件的房子，还要带花园，可不容易。”卡洛斯说。

他看了一眼四周墙壁，看看天花板上斑驳的石膏浮雕，猛然想起了克拉夫特的庄园，那里可以望到河流，天地开阔，槐树成行，空气清新。

幸运的是，玛丽娅·爱杜亚达的房子是按月租赁的，她正在考虑，把她还得在葡萄牙住的那段时间，到海边去度过。

“再有，”她说。“这也是我在巴黎的医生萨布朗大夫建议的。”

萨布朗大夫？巧得很，卡洛斯很熟悉萨布朗大夫，听过他的课，甚至还到过他圣热尔曼山脚下的梅松内特住所亲切地看望过他。他是位名医，德高望重！

“而且心肠好！”她说着爽朗地笑了，眼睛里闪着光。

这种共同的感受似乎突然使他们更亲近，更融洽了。这时，两人都在赞扬萨布朗大夫。他们长时间地谈论他，通过对一位老门诊医生微不足道的好感，两颗心陶醉在这刚刚萌发的水乳交融的感情之中。

萨布朗大夫真好，他的容貌那么和蔼，那么可亲！……总是戴着那顶丝质便帽……他的外套上总插朵美丽的花……再说，他还是特鲁梭^①那代人中最杰出的大夫。

“萨布朗夫人，”卡洛斯补充说。“也是个讨人喜欢的人……对吧？”

① 特鲁梭(1801—1867)，法国著名内科医生，首先用气管切开术治哮喘病。

玛丽娅·爱杜亚达不认识萨布朗夫人。

内室那只老钟开始敲打十一点。于是，卡洛斯站起身来，结束了他这短暂、难以忘却的非常愉快的访问……

就在她向他伸出手，他的手触摸到那只娇嫩、冰凉的手掌的一刹那，又一股热血涌上他的脸颊。他请她向罗莎小姐致意。然后，他走到门旁。当他的手掀起门帘时，他又转过身来最后一次道别，此时，他看到了她那含情脉脉的目光正跟随着他……

“对了，明天见！”她突然大声说道，并露出了那美丽的笑容。

“明天一定见！”

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的多明古斯手里拿着外衣，笑容可掬地守候在楼梯口。

“病情严重吗，少爷？”

“不要紧，多明古斯……很高兴在这儿见到你。”

“见到您非常高兴。明天见，少爷。”

“明天见。”

妮妮丝也来到楼梯口。卡洛斯亲切地弯下腰摸摸它，并兴致勃勃地对它说了句：

“明天见，妮妮丝！”

明天见！这是当他返回葵花大院时，在那片温暖他心灵的光闪闪的暮霭中他所能清清楚楚辨认出的唯一的想法。现在，他的一天已经结束了——但是再经过漫长的几个小时，再过一个难熬的长夜，他将再次进入那个用红棱纹布装饰的客厅；她会在那儿等候他，穿着同一件绸哗叽的衣裳，依然在玫瑰花旁摆弄着绿色的枝叶……

走过阿泰罗广场时，在夏日的尘埃和来往车辆的嘈杂声中，

他看到的是那间客厅。新铺的地席，一个清新、安静而明亮的客厅。有时，他脑海中又响起了她说过的一句话，那声音犹如金铃般悦耳；有时，她伸进妮妮丝身上毛毛里的手上的宝石戒子又在他眼前闪光。现在，看见了她那么甜蜜、喜人的微笑之后，他更觉得她漂亮。她的过人聪慧，高雅情趣，以及那个在门口的穷苦的生病了的老妇人——她曾给这个老妇人送过波尔图葡萄酒——都证实了她德厚流光……尤其使他高兴的是，他再也不用为了寻找她的黑眼睛，象只迷途的牧羊犬那样在全城嗅来嗅去了。现在，他只要迈上几层楼梯，她家的大门就会为他打开。他感到，生活中的一切都突然变得轻松、和谐，没有疑虑和没有烦躁了。

在葵花大院，他的房间里，巴蒂士塔交给了他一封信。

“您出去时，那个苏格兰女人送来的。”

是勾瓦林纽夫人的信！只有半张纸，用铅笔写着几个英文字：准备停当。卡洛斯气得把纸揉成一团。勾瓦林纽夫人！……自从昨夜他的心激动得无法平静以来，他简直再也没想起过她。今天晚上，再过几个小时，他们本应该上了火车，双双起程去桑塔伦，藏进一家旅店去相亲相爱的！他认真地答应过她。她肯定已做好准备，戴上了那令人作呕的假发，穿着那件大雨衣，一切都“准备停当”了……他此时真感到她滑稽可笑，平庸愚蠢……哦，这事一清二楚，他肯定不去了，永远也不会去了！但是，他还得去一下圣亚波罗尼亚车站，编几句勉强的理由，看看她受到打击时的模样，看看她那泪汪汪的眼睛。真讨厌！……他已经厌恶她了。

他来到午餐桌前时，克拉夫特和阿丰苏早已坐定了。他们恰巧在谈论勾瓦林纽，谈论他接二连三地在《商业日报》上发表的重要文章。

“臭文章！”卡洛斯一个字一个字地嚷着说，把那个女人对他不是时候的爱情表示所引起的恼怒全部撒到了她丈夫的政治文章上。

阿丰苏和克拉夫特看了他一眼，对他如此发火感到莫名其妙。克拉夫特指责他忘恩负义，因为天下确实再没有人，象那位受尽磨难的政治家那样，对卡洛斯如此热情了……

“您不了解，阿丰苏·达·马亚先生。这是一种崇拜，一种盲目的偶像崇拜。”

卡洛斯不耐烦地耸耸肩。阿丰苏对这位待自己的孙子如此大度的人，很是好感；他用一种慈爱的口气低声说：

“真可怜，我想他是个没坏心眼的人……”

克拉夫特对老人的话热烈拥护：

“‘没坏心眼的人’！好极了，阿丰苏·达·马亚先生！‘没坏心眼的人’用在一位政治家，一对夫妇，一位部长，一位立法议员身上，是个创造！他也确实是这样的人，‘没有坏心眼的人’……他们全是这样的人……”

“要萨布里^①白葡萄酒吗？”仆人低声问。

“不，我喝茶。”

他接着说：

“昨天看赛马的时候，出于爱国主义喝的那种香槟酒，可要了我的命了……我一周之内只能喝牛奶了。”

于是他又谈起了赛马，谈到卡洛斯赌赢了，谈到了克里弗德，还谈论了达马祖的蓝色面纱。

“啊，昨天穿得非常漂亮的是勾瓦林纽夫人，”克拉夫特说，

① 法国中北部地区一城镇，盛产葡萄酒，并以该镇名做为酒的商标。

一边搅着他的茶。“那件带黑点的乳白色衣服，穿在她身上真美极了。真是赛马场上的美人……是朵带黑色斑点的白石竹花^①……你不这样认为吗，卡洛斯？”

“嗯，”卡洛斯哼了一声，“你说得对。”

又是勾瓦林纽夫人！他现在觉得，在他生活中，一谈话就要出现勾瓦林纽；他走上每一条道路，都不能不碰上勾瓦林纽夫人！就在这张餐桌上，他下定决心，不再见她，给她写张礼貌周全的简短便条，拒绝去桑塔伦，不陈述理由……

但是，一回到房间里，面前放上纸，一根长长的烟都抽完了，他还是想不出一句话，不是不疼不痒，就是过份粗野。他连最普通地称她一句“亲爱的”的感情都没有了。对她有的只是一种具体的、无限的厌恶：整夜闻着她那浓郁的马鞭草气味肯定受不了——他想起了她脖子上的皮肤，从前看上去象锦缎般柔滑，现在在那发黄的肤色看了真叫人生厌，再加上抹的那层白粉。他决定不给她写字条。他要去一趟圣阿波罗尼亚车站，等火车一开动，就跑到车窗前解释一句，让她连哭哭啼啼的时间都没有，骂他也来不及；和她匆匆忙忙地握握手，再见，永不再相见了……

晚上，去车站的时间到了。但是离开那个舒适的长沙发和放下雪茄，这牺牲可太大了！……他无精打采地坐上马车，诅咒着呆在她蓝色的闺房中的那个下午。因为一朵玫瑰花和一件合她身的千秋叶色的连衫裙，他竟同她一起高兴地躺倒在沙发上……

他到达圣阿波罗尼亚车站时，距离开车还有两分钟。他赶忙走到此时已经空荡荡的大厅的一角，买了张站台票。在那儿，

^① 原文为法文。

他又度过了难熬的时刻，隔着小窗口往里看去，一双懒洋洋的手慢慢地在一堆钞票中翻找着零钱。

他总算进到了候车室，就在这时，碰上了达马祖；他头戴一顶帽檐耷拉着的大帽子，挎着旅行袋。达马祖一把抓住他，感动地说：

“哦，小少爷！你还真跑来了？……你怎么知道我走？”

卡洛斯不让他扫兴，就轻声说是塔维拉告诉他的；他遇见了塔维拉……

“是吗，我可万万没想到！”达马祖大声说。“今天早上我正舒舒服服地躺在床上，来了一个电报……我恼火透了！你可以想象我有多火儿，来了这么个坏消息！……”

这时，卡洛斯发现他穿着丧服，帽子上带着黑绉绸，黑手套，黑靴套，一块方巾上也有条黑道……他不安地低声说：

“塔维拉只对我说你要走，可没说别的……家里什么人去世了？”

“我吉马莱斯大舅。”

“那个共产党人？巴黎的那个？”

“不，是他的弟兄，他哥哥，住在宾纳费尔的那个……等一下，我马上就来，我去那个咖啡馆把这瓶白兰地装满。一着急，把白兰地也给忘了……”

还有一些旅客，穿着风雨衣，手里提着帽盒子，气喘吁吁地赶来。搬运夫们在慢慢腾腾地搬动行李箱。从一个小门可以看到一位脑满肠肥的绅士，头戴丝绒帽，被一帮恭恭敬敬的政界朋友无声地簇拥着。还有一位女士，戴着头巾坐在一个角落里低声啜泣。

卡洛斯看见有节车厢贴了张写着“包厢”的字纸，以为伯爵

夫人在那儿。一个保镖怒气冲冲地赶来，好象卡洛斯亵渎了圣地似的。你想干嘛，想在这儿干嘛？你不知道这是卡尔内罗先生的“包厢”吗？

“不知道。”

“问问就知道了！”那位保镖气得直发抖。

卡洛斯又看了几个车厢，里面包裹成堆，人挤着人，气都透不过来；有一两个人因为争座位，互相指责“没有教养”；还有个孩子，在保姆怀里，踹着脚哭闹着。

“哦，小少爷，你到底在找谁？”达马祖从他背后兴冲冲地问道，一面伸手搂住他的腰。

“谁也不找……我好象看到了侯爵。”

接着，达马祖对不得不去宾纳费尔奔丧又抱怨了一番。

“现在，我多需要留在里斯本！我近来在和女人们交往上走了好运，小少爷……真是好福气！”

钟敲响了。达马祖立即亲切地拥抱了一下卡洛斯，跳上他的车厢，把丝质便帽往头上一扣——然后倚在车窗上，继续吐露着心里话。他最不情愿的是撂下了圣弗朗西斯科街的那桩事。真倒楣！这会儿，那件事该多顺手，那家伙在巴西，而她就在那儿，近在咫尺，离文人俱乐部就两步远！……

卡洛斯没怎么听他说话，心不在焉地看着那玻璃大钟。猛然，达马祖在车窗前惊喜地跳起来说：

“瞧，勾瓦林组他们！”

卡洛斯也是一惊。伯爵手提旅行袋，身着银灰色西装，象个铁路公司的经理，不紧不慢地走过来，一面在同一位高级职员说话，那位职员衣服镶着金边，手里提着伯爵夫人的硬纸帽盒。伯爵夫人身披一件漂亮的咖啡色软绸风衣，一块银灰色面纱遮

住她的脸和帽子。她走在后面，手里拿着一束玫瑰。那苏格兰女仆紧紧相随。

卡洛斯朝他们跑去，一副惊奇的表情。

“马亚，你在这儿？”

“旅行去，伯爵？”

是的。他决定陪伯爵夫人去波尔图，给她父亲祝寿……这是临时决定的，差点儿赶不上火车。

“那么你和我们作伴儿，是吗，马亚？赐给我们这个愉快的机会吗，马亚？”

卡洛斯急忙声称是来送可怜的达马祖的，他要去宾纳费尔，因为他舅父去世了。

可怜的达马祖倚在窗口，一双戴了黑手套的手伸在窗外，向伯爵夫人慢慢地、凄凉地打着招呼。好心的勾瓦林纽一定要马上走过去同他握个手，表示哀悼。

在这短暂的片刻，卡洛斯一个人同伯爵夫人留在一起，低声地说了句：

“真倒霉！”

“这个该死的男人！”她咬牙切齿地说，隔着面纱，一双眸子闪着光。“一切都安排好了，临到最后，他横竖要来！……”

卡洛斯送他们到了那节“包厢”，那是特为伯爵大人加的车厢。伯爵夫人坐在靠窗口的角落。伯爵以一种彬彬有礼而又带点讥讽的口气劝她面向车头坐，她生气地把花束摔到一旁，使劲地往软座垫上一靠，两人都恼火地互相冷冷看了一眼。卡洛斯尴尬地问道：

“你们要去很久吗？”

伯爵掩饰着自己的恼怒，微笑地回答说：

“是的，也许两个星期，算是一次小休假。”

“至多三天，”她反驳说，那口气冷冷冰冰的，象把钢刀。

伯爵没吭声，脸色苍白。

所有的车厢门此刻都关上了，月台上一片寂静。火车头的笛声划破了长空；长长的一列火车随着连接器拉紧时的尖锐刺耳响声，徐徐开动了。仍然倚在窗口的人们伸出手来，最后一次握别。到处是挥动着的白手帕。伯爵夫人的目光投向了卡洛斯，流露出亲吻般的柔情。达马祖高声喊着向葵花大院里的各位问好。明光锃亮的邮政车厢滑行过来了。随着又一响刺耳的笛声，火车驶进了夜幕之中……

卡洛斯独自坐在马车里返回闹市，对伯爵夫人此番离去以及达马祖这趟意外的旅行，感到一阵胜利的喜悦。好象这是天助人愿，所有碍事的人全离去了。这样，圣弗朗西斯科街的周围就宁静了——一切都使他高兴，一切都有助于他如愿以偿。

在索德雷码头，他下了车，沿着费勒吉尔街往上走，来到圣弗朗西斯科街的那幢房子前，从它的窗子前走过。他只见到虚掩着的两扇门间有一道暗淡的光束。但是，即使这样他也心满意足了。他能够准确地想象出，她正在那间红棱纹布装饰的大厅里度过这个平静的夜晚。他知道她所看的书的书名，她放在钢琴上的乐谱，还有那些在大厅里散发着芳香的鲜花；今天上午，他看到了她在整理这些花。她会有片刻的时间想到他吗？肯定会的。家里有病人，她得记住吃药的时间，会想起他做的解释，想起他的声音；她同萨拉小姐说话时，一定会提到他的名字。他在圣弗朗西斯科街走了两趟，回家时已是满天星斗，还在反复地慢慢回味着这种不寻常的爱情的甜美。

他从床上跳下来，象黄莺一样唱着歌，如同胜利进军一样开始了他一天的生活。邮差来了，每次总给他送来一封勾瓦林纽夫人的信，有三张纸，而且总会从里面掉下来一朵干枯了的小花。他任凭小花掉到地上。他总也弄不明白那密密麻麻的长信写的是什麼。他只隐隐约约知道，她到了波尔图三天，她父亲老汤姆逊得了脑溢血，她留下来护理他。接着，他就会带上两三朵从花园摘下的美丽的花朵，用丝质纸包起来，动身去圣弗朗西斯科街，而且总是乘自己的马车去——因为天气变了，接连几天阴沉沉，刮着西南风，下着雨。

在门口，多明古斯越来越笑容可掬地迎候他。妮妮丝从里面跑出来，友好地窜来跳去。他抱起它亲一亲。他站在厅内稍候片刻，用目光扫视了一下那些家具、花束和放置得井井有条的物品。他看看钢琴上的乐谱，那是她早晨弹过的，或是看看她那夹着象牙刀的未读完的书。

她进来了。她问候早安时的微笑，她那清脆的声音，每天都使卡洛斯感到一种新的、更加迷人的魅力。平时她总穿一件深色简朴的衣裙，只是偶尔佩上一条镶着花边的漂亮的古式围领，或是系一条带环上嵌着宝石的皮带，给这件几乎有点严肃的简朴衣服增添了生气。卡洛斯觉得这是最美的衣服，是她内心世界的反应。

他们先是谈论萨拉小姐，谈到了对她很不适宜的寒冷而潮湿的气候。她一面仍然站着同他说话，一面把几处书籍调整了一下，或是挪动一下没放好的椅子。不断把摆得对称的东西打乱是她的习癖。每走过一个地方，她就机械地用那条带有漂亮花边的手巾拂拂那已经掸擦得很干净的桌面和柜子。

现在，她总要陪着他来到萨拉小姐的房间。当卡洛斯同她

并排穿过那条黄色的过道时，一股在近处才能闻得到的茉莉花的柔和清香，搅得他心神不安，这香气象是随着她裙子的摆动飘散出来的。有时候，她亲切地打开一间房门，里面只放了一张旧沙发，那是罗莎的游艺室，里面有克里科莉的东西，克里科莉的马车，克里科莉的厨房。他们有时会看见罗莎正在给娃娃穿衣服，全神贯注地和娃娃说着话；或是看见她坐在沙发的一角，两只小脚交叉着，一动不动，完全被摊在膝盖上的图画书迷住了。她会仰着小嘴，朝着卡洛斯跑过来。这孩子真象一朵娇艳的鲜花。

在家庭女教师房内，玛丽娅·爱杜亚达坐在白色床榻的一头，可怜的萨拉小姐一面不停地咳着，不知所措地反复查看丝被单是否把脖子遮严了，一面说她已经好了。卡洛斯同她开着玩笑说，在气候恶劣的冬季，能躺在床上被人精心照料，看几本动人的小说，再吃点可口的葡萄牙菜，多有福气。她会叹口气，把感激的目光转向夫人，然后低声说：

“是的，我非常舒服^①！”

她动了感情。

开初几天，回到客厅后，玛丽娅·爱杜亚达就坐在猩红色的椅子上，一边同卡洛斯说话，一边非常自然地接着刺绣，就象在一位熟悉的老朋友面前。他看到这块刺绣用的布打开时，是多么幸福啊！她绣的可能是一只羽毛鲜亮的雉鸡，不过现在还仅仅在绣它栖息的苹果树的一根枝杈，那是一根春天里的嫩绿的树枝，顶着许多小白花，就象诺曼底的苹果园。

卡洛斯坐在那张漂亮的红木写字台旁，一张最古老、最舒适

^① 原文为英语。

的红棱纹布的安乐椅中，椅子的弹簧不时地轻轻作响。在他们两人之间，有张缝纫桌，上面摆着几本《插图杂志》或是时装杂志。有时候，在沉默之中，他就翻阅画报，玛丽娅则用那纤细的宝石闪闪的手在绣花布上穿着毛线。妮妮丝卧在她的脚边，用它那双亮晶晶的深邃的黑眼睛透过挡着它鼻子的稀疏的毛发，不时地窥视着他们。在那些天昏地暗的阴雨绵绵的日子里，室外寒气逼人，导水管滴答作响，靠窗的这一侧却是亲亲密密的切切细语，绣布上进行着平静、缓慢的工作；偶然也出现一阵惬意的沉默，这些都使人感到亲切、可爱……

但是，他们并没谈论什么私情。他们谈到了巴黎和它那迷人的景物，谈到她曾度过四个多月的凄凉的伦敦，谈到她梦寐以求的意大利，谈小说，谈艺术品。小说中她喜欢读狄更斯的作品，她不太喜欢费依叶^①，因为他写什么都遮遮掩掩，哪怕是写心灵的创伤也这样。尽管她在奥尔良一个纪律甚严的修道院受过教育，但是她也谈论米歇尔^②和勒南^③的作品。不过，她不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宗教对她唯一的吸引力只是朝拜活动中有趣的和有艺术色彩的地方，以及它的音乐，五光十色的灯光烛影和同圣母马利亚有关的几个美好的月份，在法国则是鲜花盛开的可爱的五月。她的思想非常坦率，非常善良——温柔的内心总是使她同情受难者和弱者。同样，她喜欢共和制，因为她认为这样的制度，对下层人表现出更多的关心。卡洛斯笑着说她是个社会主义者。

“社会主义者，法制主义者，奥尔良主义者，”她说。“管它是

① 费依叶(1821—1890)，法国小说家和剧作家。

② 米歇尔(1798—1874)，法国历史学家。

③ 勒南(1832—1892)，法国著名学者，哲学家，历史学家。

什么，只要没人挨饿！”

但是这可能吗？耶稣有许多美好的幻想，连他都说穷人总是会有……

“耶稣生活在久远的时代，耶稣也并非事事皆知……今天，人们懂得更多了，你们男子汉今天知道的东西要多得多了……有必要创建另一种社会，而且要快，创建一个没有贫困的社会。在伦敦，有时一场大雪过后，就会看到一些孩子在门口索索发抖，饿得呻吟……真使人不忍目睹！巴黎不也如此吗！那里到处是林荫大道，但是，贫穷、困苦也比比皆是……”

她美丽的双眼几乎饱含着泪水。这些话句句都带有她善良心灵的复杂思绪——好象一丝轻风把四散在花园的种种芳香都吹过来。

玛丽娅邀他一起参加她的慈善活动，请他去看看她的洗衣女仆的患风湿症的姐姐，去探望一下奥古斯塔太太患结核病的儿子，就是在楼梯口碰到的那位老妇人的儿子。这时，卡洛斯真高兴极了。卡洛斯如同履行宗教职责一样，热情地完成了这些委托。他觉得，在怜悯心上，她颇象他的爷爷。和阿丰苏一样，动物受到的任何磨难都使她感到痛苦。一天，她从费格拉广场回来非常生气，简直要想报复，因为她在几家店铺里看见准备出售的鸡和兔子，满满地塞在笼子里，许多天动弹不得，活受罪，还没吃没喝的。卡洛斯把这种有趣的义愤带到了葵花大院，侯爵也强烈谴责起来，因为他是“保护动物协会”的会员。盛怒之下，侯爵发誓要去告发，说是该罚坐班房，应流放到非洲海岸……卡洛斯深深地感动了，坐在那儿沉思着，一颗心，只要赤诚，虽孤独，也会有多么深远的影响啊。

一天下午，他们谈到了达马祖。她觉得这人真令人难以忍

受。他那粗俗鲁莽的腔调，水泡大眼，还有那些愚蠢的提问，什么：您觉得尼斯美吗？与圣母院相比，您是否更喜欢施洗圣约翰教堂哪？

“然后，就是没完没了地谈论我不认识的人！勾瓦林纽伯爵夫人，勾瓦林纽伯爵夫人泡的茶，勾瓦林纽夫人的包厢，勾瓦林纽夫人最喜欢他……一连几个小时谈这些事！有时我真担心自己会睡着了……”

卡洛斯脸红了。为什么谈这些事情时，她要提起勾瓦林纽夫人的名字呢？当看到她笑得那么单纯、坦率时，他又镇定了下来。肯定，她不知道勾瓦林纽夫人是谁。但是，为了立即把这个名字撇开，他谈起了吉马莱斯先生，他是达马祖有名的舅父，甘必大的朋友，共和国有影响的人物……

“达马祖常对我说，您很了解他……”

她抬起眼睛，脸上微微泛起红晕。

“吉马莱斯先生……对，我很熟悉……最近我们见面少了，他是妈妈的好友。”

沉默了片刻，她嫣然一笑，又接着穿起她那长长的毛线。

“吉马莱斯，真可怜！他在共和国的影响也就限于把西班牙、意大利报上的消息替《拉贝报》翻译过来，而且以此为生……他是不是甘必大的好友，我不清楚。甘必大有些很不寻常的朋友……不过，吉马莱斯虽说是个好人，诚实的人，但也是个可笑的人，好象是一位共和派的卡里诺^①式人物。他真可怜，真穷！达马祖是富有的，他要是顾全一点儿脸面，或是还有一点儿同情心，也不会让他舅父这么悲惨地生活……”

① 卡里诺，古代希腊抒情诗人。

“那么达马祖所说的他舅父的那些马车，豪华的生活，又如何解释呢？”

她默默地耸耸肩膀。卡洛斯对达马祖感到难以容忍的恶心。

他们的交谈变得愈加投机了。她想知道卡洛斯的年岁。他也向她谈起了祖父。接着，在愉快的几个小时里，她默默不语地在布上刺绣；他对她讲述着自己过去的的生活，自己对事业的抱负，他的朋友们，他的旅行……现在她已经知道了圣奥拉维亚庄园的美丽景色，“尊敬的波尼法希奥”，放荡不羁的埃夏。一天，她要卡洛斯对她详详细细讲讲写那本《古今医学》的设想。她衷心地赞许他对那些伟大的医生们的描绘，他们是人类的救命恩人。为什么人类只会歌颂斗士与强者呢？抢救一个小孩的生命，在她看来要比奥斯特利茨^①战役更壮观。她是那样坦率地说着这些话，眼睛都没从刺绣布上抬一下，但这些话已经打动了卡洛斯的心，而且久久地停在了那儿，跳动着，闪着光……

他就这样把自己的一切都向她吐露了，然而对于她的身世却一无所知，连她在哪儿出生都不知道，也不知道在巴黎她住哪条街。他从未听见她提起丈夫的名字或谈起她家的一位朋友和一件欢乐的事。好象在她生活过的法国，既无财产也无宅院——她果真是他想象的女神，从前从未与尘世有过往来，从金色的彩云中下凡，在圣弗朗西斯科街租来的这层楼房里开始了她人生感情的第一次经历。

早在卡洛斯探视病人的第一周，他们就谈到了感情问题。她真诚地相信，在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之间可以有纯洁的、非肉体

^① 捷克城市名，1805年12月5日拿破仑在此战胜了奥地利和俄国。

的友谊，是由两颗息息相通的多情的心灵所缔结。卡洛斯发誓说，他也深信这种美好的结合，非常值得尊重，完全合情合理——并且说，哪怕再给这种结合稍稍加点儿柔情……那将会给这种结合增添巨大的欢乐，而不会削弱它的真诚。在穿针走线的刺绣之间和轻声曼语的微笑之中，说这些多少带点儿虚无色彩的话，这就心照不宣地肯定了他们之间只能有这种感情，就是纯洁、真挚、充满和谐而没有痛苦的感情。

卡洛斯关心的是什么呢？他只要能在提花的长沙发上度过这样的时刻，看着她刺绣，谈些有趣的事，或是由于她的妩媚而使事情变得有趣；只要他能看到她那微微涨红的面颊，带着庄重的迷人妩媚，柔情地将头低垂在他给她带来的鲜花上；只要他心里肯定知道，他一离开这间讨人喜爱的红棱纹布客厅，她的心就会整日亲切地伴随着他，这样，他的心就异常满足了。

他确实没想过这种理想的友谊，这种目的纯洁的友谊，是使她逐渐上当，躺进男人温暖的怀抱里的最稳妥道路。当他突然发现自己得到了他原以为难以测知的亲昵感情时，茫然之中，他的欲望消失了；有时，当不在她近旁，那欲念使他敢于期望吻她一下，或是用指尖轻轻地触摸她一下；但是，当他跨进她的门，看到她那双黑眼睛露出的沉静目光时，他就又变得无邪地虔诚了，而且认为去碰一下她衣裙的皱褶都是对她莫大的侮辱。

这确实是他有生以来最美好的一段时光。他感到在自己的内心产生了无数美好、新奇的东西。过去他从来没想到在晴朗的夜晚望一眼满天繁星，或是清晨时到花园里采摘一朵盛开的玫瑰，竟会有如此的幸福。他的心灵中有一种永恒的微笑——这微笑又浮现在他的唇边。侯爵察觉出了他那爱恋和幸福的神态……

有时，他独自一个在房内踱步，自问这场不寻常的爱情将把他带往何处？他不清楚。他只知道，眼前的三个月她将呆在里斯本，在这期间，除了他，再不会有人去占据她刺绣时旁边的那把古式的椅子。她的丈夫远在他乡，被涛涛大海隔于千里之外。此外，他富有，而世界又这么广阔……

他一直记着对于工作的那些伟大理想，希望自己的每刻时光都是高尚的——若不属于纯洁幸福的爱情，就必须属于从事研究的极大欢乐。他会到实验室，在他的手稿上再写上几行。但是，在去拜访圣弗朗西斯科街之前，他那颗被希望所纷扰着的心，总是不能得到安宁。从那里回来后，他就整天地回味着她所说的话，他的答话，她的姿态，她某一次迷人的微笑……于是，他就抽上一支烟，读读几位诗人的作品。

每天晚上，阿丰苏的书房里都有人打惠斯特牌。侯爵同塔维拉玩骨牌，两人都沉迷在这种赌博之中，而且越赌火气越大，竟然对骂起来。在赛马之后，斯坦因布罗肯伯爵的秘书也开始来拜访葵花大院，但他是个无能的家伙，还不如他的上司，连芬兰的小曲都不会唱；他穿着晚礼服，戴着单片眼镜，一屁股坐上长沙发就晃起大腿，一声不吭地捋着他那难看的长胡子。

卡洛斯愿意看到进来的朋友是格鲁热斯——他从圣弗朗西斯科街来，他会带来点儿玛丽娅呼吸的空气。这位艺术家知道，卡洛斯每天早晨都到那幢楼去探望“英国小姐”。而且他还经常傻里傻气地把他邻居的最新消息带给卡洛斯，他当然不知道卡洛斯听他这番讲述时带着多么大的兴趣……

“那位邻居这会儿在弹门德尔松^①的作品……她技艺高超

① 门德尔松(1809—1847)，德国作曲家。

又富有感情，这位邻居……有真功夫……她也理解萧邦的作品。”

他要是没来葵花大院，卡洛斯就会找到他家去。他们一同去文人俱乐部，找个安静的单间抽雪茄，谈谈那位邻居。格鲁热斯认为她“颇有贵夫人的风度”。

他们几乎总要碰到勾瓦林纽伯爵，他是来看看——如他自己带点儿讽刺意味地说的——“在甘必大的国家里正发生些什么事。”最近，他看上去年轻了，动作更轻巧了，他的眼镜和高高的前额都显出希望的光彩。卡洛斯向他问起了伯爵夫人。她正在波尔图尽女儿的义务……

“您的岳父如何？”

伯爵低下了那红光满面的脸，哑着嗓子，无可奈何地低声说：

“不好。”

一天下午，卡洛斯正在同玛丽娅·爱杜亚达说话，手抚摸着坐在他膝盖上的妮妮丝，这时罗蒙小心翼翼地拉开门帘，神态尴尬而诡秘，压低了声音说：

“达马祖先生来了！……”

她看了罗蒙一眼，对他那副表情感到莫名其妙，简直觉得难堪。

“好，请他进来吧！”

达马祖匆匆进了客厅；他身着丧服，胸前别了朵花，肥胖的身子，满脸堆笑，无拘无束的样子，手里拿着帽子，还提着一个用彩带捆好的灰色大纸包……但是，一看到卡洛斯那么亲密地坐在那儿，还抱着小母狗，他就吃惊地停了步子，象个傻子似地瞪

大了双眼。后来，他总算把手中的东西放下，走过来，非常随便地问候了一下玛丽娅·爱杜亚达，就立即朝卡洛斯转过身去，张开了双臂，把满腹的惊讶一股脑儿发泄了出来，他嚷道：

“啊，你在这儿，伙计？真料想不到！我真难以相信！……我怎么也没想到……”

玛丽娅·爱杜亚达被这通吵嚷弄得很不自在，连忙指给他一把椅子，停下手中的刺绣，问他是否一路平安。

“很好，亲爱的夫人……有点儿累，这也很自然……我直接从宾纳费尔来……您看看，”他指着自已的一身重孝又说，“我刚刚经历了一段非常难过的日子。”

玛丽娅·爱杜亚达冷冰冰地低声说了句空泛的安慰话。达马祖眼睛看着地毯。他是从乡下来的，气色好，红光满面，由于他剃掉了胡子（那是为了效仿卡洛斯，好几个月才留起来的）；现在脸颊更显得圆鼓鼓，油光光。那胖墩墩的大腿撑得那条开士米的裤子都快绽开了。

“那么说，”玛丽娅·爱杜亚达问道。“可以同我们呆一会儿了？”

他把椅子拉了拉，靠她更近了，然后又笑着说：

“现在，夫人，谁也别想把我从里斯本拉出去了！可能还会有我的什人死去……上天保佑！我是说要是我的什么人死去，我会很难过的。我的意思是说，再把我从这儿弄走肯定没那么容易了！”

卡洛斯依然非常镇静地捋着妮妮丝的毛。稍微沉默了片刻，玛丽娅·爱杜亚达又刺绣起来。达马祖笑了笑，咳了一声，又摸了摸胡髭，然后也伸过手去抚摸躺在卡洛斯腿上的妮妮丝。可是那只小母狗先是用疑惑的目光看看他，然后站起身，凶狠地

吠着。

“是我，妮妮丝！”达马祖说着把椅子往后挪了挪。“是我，朋友……喂，妮妮丝……”^①

玛丽娅·爱杜亚达不得不狠狠地训了一通妮妮丝。小母狗重又趴在卡洛斯怀里，仍然怀疑地看着达马祖，凶狠地狺狺哼着。

“已经不认识我了，”他发窘地说。“有意思……”

“它完全认识你，”玛丽娅·爱杜亚达连忙严肃地说。“但是，不知道达马祖先生怎么惹着它了，它这么恨你。总是要这样闹一场。”

达马祖红着脸，结结巴巴地说：

“哦，夫人！我怎么惹了它？……摸摸它，拍拍它，总是对它很亲热……”

于是，他按捺不住地讥讽、挖苦着说，妮妮丝小姐有了新朋友，投进了别人的怀抱，把这个老朋友撂到一边了……

卡洛斯笑了。

“哦，达马祖，你不能指责它忘恩负义……既然刚才堂娜玛丽娅·爱杜亚达夫人说了，它一向恨你……”

“一向如此！”玛丽娅大声说。

达马祖也笑了，脸色异常苍白。接着，他掏出一块黑边手帕，擦着嘴唇和脖子上的汗，对玛丽娅·爱杜亚达谈起了那天赛马她如何使他失望……他等了整整一个下午……

“那是他动身的前夕。”她说。

“对，我知道，您的丈夫……卡斯特罗·戈麦士先生好吗？您

^① 原文为法文。

收到信了吗？”

“没有，”她答道，脸仍然对着刺绣。

达马祖完成了其他的例行问候，问到了罗莎小姐，然后问到克里科莉。可不能把克里科莉忘了……

“确实，夫人，”他接着说，突然口若悬河了。“那真是您的一大损失，因为那天的赛马精彩极了……卡洛斯，那天赛马后咱们还没见过面呢。啊，对了，咱们在车站见过……你说，对吗，精彩吧？哦，夫人，我敢向您担保，这里的跑马场国外也没法比。一眼望去，可以看到出海口，真令人神往……甚至可以看到船泊进港……你说是这样吧，卡洛斯？”

“是的，”卡洛斯笑着说，“还不能算个地道的跑马场……也没有地道的马……没有好骑手……也没有押赌的……再说，没有观众，这也是事实……”

玛丽娅·爱杜亚达开心地笑了。

“那么，有什么呢？”

“可以看到船开进来，亲爱的夫人……”

达马祖反驳着，两耳涨得通红。这简直是恶意中伤……不，先生，不是那么回事！

赛马很精彩。同国外的一样，同样的规则，一切都相同。

“甚至过秤的地方也一样，”他非常认真地补充说，“我们都讲英语！”

他又重复了一遍，赛马是精彩的。然后，他就再找不到可说的话了——于是讲起了宾纳费尔，那里阴雨绵绵，他不得不呆在室内，傻瓜似的看书……

“更为讨厌的是，还有些女人找来闲扯！……真是可怕！一帮女妖精！那些洗衣婆、光脚板的大姑娘，我可真受不了……有

人喜欢……可我，请您相信，我可受不了……”

卡洛斯的脸红了；但是，玛丽娅·爱杜亚达好象并没听见，正在专心数刺绣的针数。

突然，达马祖想起他有件礼物要送给堂娜玛丽娅·爱杜亚达夫人。不过，别以为是件什么珍宝……不错，还有给罗莎小姐的礼品。

“好了，咱们来公开秘密。知道是什么吗？就在那灰色的纸包里……是六小桶阿威罗的软鸡蛋。一种负有盛名的糕点，驰名海外。只有阿威罗这个地方的好……您可以问问卡洛斯。对吧，卡洛斯，好吃极了，名扬海外，对吧？”

“啊，是这样，”卡洛斯低声说，“是这样……”

他把妮妮丝放到地上，站起身去取帽子。

“现在就走？……”玛丽娅·爱杜亚达问道，特地对他微微一笑。“那么，明天见！”

卡洛斯立即朝达马祖转过身去，等他站起来。但是，那一位纹丝没动，一副懒洋洋、随随便便的样子，一边还摇晃着大腿。卡洛斯向他伸出两个手指。

“再见①！”达马祖说，“请问候葵花大院的各位，我要去的！……”

卡洛斯怒气冲冲地走下楼梯。

这么个傻瓜呆在那儿，死皮赖脸，愚蠢透顶，竟然察觉不出她的厌烦，她异常的冷淡！他还呆在那儿干什么呢？他交叉着两条腿，还要用土语说些什么粗俗、平庸的话呢？猛然，他想起埃戛请吃晚饭的那天晚上，在中央饭店门口达马祖同他谈的有

① 原文为法文。

关玛丽娅·爱杜亚达的一席话，谈到了他对付女人的手腕，“就是要出其不意地提出要求”。这个愚蠢透顶的家伙会不会突然动手侮辱她呢？也许，这种猜测太愚蠢了——但是，他在天井处站住了，耳朵听着上面的动静。他真想在这儿等着达马祖，告诉他不许再上那个楼梯。他若再有一丝一毫那样的念头，就把他的脑袋往石头上敲碎……

这时，他听到上面门开了，就赶忙走了出去，担心被人发现他在那儿偷听。达马祖的马车就停在街上，于是，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好奇心，想知道达马祖同玛丽娅·爱杜亚达在那儿会呆多久。他朝文人俱乐部跑去。他刚打开一扇玻璃门，就看到达马祖走出门来，跳上马车，使劲关上车门。卡洛斯觉得他象是被撵出门的，不免又顿时同情起这个可笑的家伙来。

这天夜晚，吃过饭，卡洛斯一个人靠在屋内的沙发上抽着烟，再一次读起早晨收到的埃戛的来信，就在这时，达马祖来了。走到门口，连帽子都没放下，他就嚷了起来，那惊讶的口气同白天一模一样：

“喂，你倒对我说！见鬼了，今天我怎么会碰见你同那个巴西女人在一起？……你怎么认识的她？这是怎么回事？”

卡洛斯靠在沙发上连头都没动一下，两手交叉着按住放在膝盖上的埃戛来信，此时他的脾气和顺多了。他用父母般的疼爱口吻责骂着说：

“是啊，你倒同一位夫人去讲你那些关于宾纳费尔洗衣婆的下流话！”

“别扯这个，我知道该怎么说，”另一位红着脸嚷道。“说呀，快点儿……真见鬼！我想我有权利知道……你怎么认识她的？”

卡洛斯泰然自若地闭上了双眼，好象在回忆。他开始用缓

慢背书似的庄重语气说：

“一个温暖的春天下午，太阳已经沉入了金色的云霞之中，一位精疲力尽的送信人前来拉葵花大院的门铃，他手中拿着一封用纹章漆封的信，他的面部表情……”

达马祖怒气冲冲地把帽子往桌子上一摔。

“我看还是别摆迷魂阵了！”

“迷魂阵？你真蠢，达马祖。那个家有个重病人，都快病一个月了，而你进到这个家时碰上了医生却感到莫名其妙，惊呆了！你期望见到什么人？一位摄影师？”

“那，是谁病了？”

卡洛斯把英国小姐犯气管炎的事简略说了一遍，这当儿，达马祖叼着一支没点着的雪茄坐在沙发上，半信半疑地看着他。

“她怎么知道你住哪儿？”

“就象人们知道国王住哪儿，海关在哪儿，夜晚的星星光亮照在哪一边，特罗伊废墟^①在哪儿一样……这些东西在小学的课堂里就学到了……”

可怜的达马祖板起面孔，双手插进衣兜，在厅里迈了几步。

“她现在有罗蒙帮忙；他当过我的仆人，”沉默了一会儿之后他说。“是我给她介绍的……她很重视我说的话……”

“对，罗蒙去了些日子了，因为多明古斯回乡下去了。她会辞退罗蒙的，他是个蠢货，你教了他许多坏毛病……”

于是达马祖坐到了沙发的一角。他承认，他一进客厅，在那儿看到卡洛斯抱着小母狗，就火了……现在总算弄清楚了是因为去看病人。好，一切都明白了……不过，当时，他首先感到的是

^① 这里指葡萄牙锡图巴尔市特罗伊半岛上的古罗马人的废墟。

这里面有点儿文章……就剩下她和他自己时，他还想问她。后来，他担心那样不礼貌。再说，她当时脾气坏得很……

他一边点上雪茄一边接着说：

“你一走，她就好些了，更自然些了……我们谈得很开心……我呆到很晚，几乎多呆了两个小时。我离开时，快五点了。还有，她对你谈过我吗？”

“没有。你是个讨人爱的人。她知道你我认识，不敢对我说你的坏话。”

达马祖直愣愣地看着他说：

“哦，真的！她满可以说我的好话嘛！”

“没有。她是个明白人，也不敢冒昧就是了。”

卡洛斯猛然站起身，搂住达马祖的腰，拍拍他，问他从舅父那儿得到了多少遗产，怎么派这几百万块钱的用场，要花在哪些情人身上，打算上哪儿去旅行，买什么样的好马……

达马祖对这些热心的吹捧显得很冷漠，怀疑地斜着眼睛望着卡洛斯。

“你小心点儿，”他说，“我看你将来也不会变成个好东西……谁也不能给谁打保票！”

“在这个世界上，我亲爱的达马祖，一切都是做做样子，全是骗人的！”

他们从那儿走到台球室，打了一场“和解球”。葵花大院的主人一向对达马祖颇有影响，于是达马祖慢慢地镇定下来，又笑逐颜开了。在这个豪华的环境中，他又同卡洛斯亲密无间了，重又叫起他“小少爷”来。他问到了阿丰苏·达·马亚的近况；他打听好心肠的侯爵是否来过。埃戛，出类拔萃的埃戛怎么样？……

“我收到了他的信，”卡洛斯说。“他就快来了，也许咱们星期天就能见到他。”

达马祖惊讶不已。

“好啊！这可有意思！我今天碰到了科恩夫妇！……他们两天前从南安普敦^①回来……该我打啦？”

他一击，没打着红球。

“真的，我今天碰到了他们，同他们谈了会儿话……拉结好多了，胖多了……手里提着一只英国化装箱，不少白的、粉红色的东西……真漂亮，象草莓一样！你说，埃戛要回来了？……对了，小少爷，还会有丑闻的！”

^① 英格兰南部一港口。

十二

果然，星期六，当卡洛斯从圣弗朗西斯科街回到葵花大院时，在自己的房间内见到了埃戛。他穿了一套浅色英国毛料衣服，头发留得很长。

“你别到处张扬，”他喊着说。“我要在里斯本隐姓埋名。”

一阵拥抱之后，他声明，只在里斯本呆几天，唯一目的是吃点儿好的和聊聊天。他希望卡洛斯能在葵花大院为他精心安排……

“这儿有间房子给我住吗？我现在暂住在西班牙人旅馆，可我连箱子还没打开呢……只要给我一小间卧室，有张松木桌子，大小够我写部好作品就行了。”

当然有！楼上有个房间，他离开巴尔扎克别墅后曾经住过。而且，这房间现在更讲究了，放了一张文艺复兴时期的床，挂了一幅贝拉斯格斯^①的杰作，《博拉求斯》的复制品。

“那是个极妙的艺术之宫了！贝拉斯格斯是自然主义的大师之一……喂，你知道我同谁一道来的吗？同勾瓦林纽夫人。她父亲汤姆逊差点儿死了，又治愈了，后来伯爵把她接了回来。我看她瘦了，但更增添了几分风韵。她不断跟我提到你。”

“哦！”卡洛斯低声应着。

^① 贝拉斯格斯(1599—1660)，西班牙著名画家，《博拉求斯》是他的一幅名画。

埃戛戴着单片眼镜，两手插在兜里，望着卡洛斯。

“真的，她不断地，控制不住自己，没完没了地谈论你！你可没告诉过我这件事……你不是总要听我的忠告吗，嗯？她的身材真美，对吧？在床上的时候怎么样？”

卡洛斯满脸涨得通红，说埃戛真粗野。他发誓说，他同勾瓦林纽夫人的关系没超出常情，非常肤浅。有时他去她那儿喝杯茶；在大家都拥向施亚都的那段时间里，他同所有的人一样，在罗莱托广场的一角同伯爵谈论民众的贫困问题。如此而已。

“你对我撒谎，鬼东西！”埃戛说。“不过，没关系。星期一我一定用我的巴尔扎克眼睛揭开这一切……因为星期一我们要去那儿吃晚饭。”

“我们……我们是谁？”

“我们。我和你，你和我。伯爵夫人在火车上邀请了我。勾瓦林纽先生马上补充说——这也符合他那种人的身份——还得请‘咱们的马亚’。他的马亚，也是她的马亚……最神圣的一致！美妙极了的安排！”

卡洛斯严肃地盯住他。

“你从赛洛利库回来变得不知羞耻了，埃戛。”

“这是在圣母教堂里学的。”

但是，卡洛斯也掌握一条可以吓坏他的新闻。不过埃戛已经知道了。科恩夫妇到了，是吧？今天上午他在《插图杂志》的“上流社会生活”栏中看到了。上面恭而敬之地说，两位阁下从国外游览归来。

“你感觉如何？”卡洛斯笑着问。

埃戛粗暴地耸耸肩说：

“对我来说，只不过这座城市里又多了一只王八。”

由于卡洛斯又指责他从赛洛利库学来了脏话，埃戛也许出于后悔，脸上泛起了红晕。他提出了许多尖锐的意见，疾呼社会上应该对一些东西附以准确的名称。否则，本世纪伟大的自然主义运动又有何用？如果说通奸依然存在，那是因为这个纵欲、偷情的社会给通奸冠上了美名，把它理想化了……一个女人在双人床单下狂吻第三者，人们都动情地称这为浪漫史，诗人们也用光辉的诗句加以赞颂，既然如此，她还能有什么羞耻呢？

“喂，你那部喜剧《污泥塘》写得怎样了？”卡洛斯走进盥洗室后问道。

“我放弃了，”埃戛说，“太凶狠了……再说，它会再把我抛进里斯本的腐败圈子里，使我再一次陷入人类的污水沟中……它太使我痛苦了……”

他站到一面镜子前，不滿意地看了看自己的浅色背心和廉价的漆皮靴子。

“我需要换换装，我亲爱的卡洛斯……自然，波勒时装店一定给你送来了夏装，我一定要好好看看这最新式样的时髦剪裁……用不着否认，我这件鬼衣服的做工糟透了！”

他用刷子刷着胡须，继续对着盥洗室里说：

“对了，小伙子，我现在需要的是麒麟的本事。我要再次写《回忆》。一定要写出大量惊人的文艺作品来，就在你让我使用的这间屋子里，在拉斯格斯面前……对了，我得去问候一下老阿丰苏，因为他向我提供了面包、住处和床铺……”

他们一同去书房找阿丰苏·达·马亚。他正坐在一张旧的长沙发上，腿上放着一本打开的旧的《法国画报》，给一个讨人喜欢的小孩看图画，那孩子的皮肤是深褐色的，两眼机灵有神，头发卷曲。听说埃戛要在这儿住上一段时间，用他那美妙的遐想

使整个葵花大院欢乐起来，老人高兴极了。

“我再也没有美妙的遐想了，阿丰苏·达·马亚先生！”

“那么，就用你的证据把这幢房子的人开导一下，”老人笑着说。“我们这儿可是两样东西都需要，若昂。”

接着，老人向他介绍了这位小绅士，小曼努埃尔先生，邻居一位可爱的小男孩，是艺术大师维森特的儿子。小曼努埃尔有时过来给孤独的阿丰苏解解闷——两个人一起翻阅画报和谈谈哲学性的问题。这时，老人正很尴尬，因为他无法对这个孩子解释，为什么甘罗拜尔^①将军（他们俩对这位将军骑在那匹前腿腾空而起的高大骏马的威风劲儿，都很敬慕）下令在战场上杀死那么多的人，而没被关进监狱……

“这是明摆着的，”机灵、活泼的小男孩嚷道，两手背在身后。“他下令杀了人，就应该把他关起来！”

“嗯，埃戛，我的朋友，”阿丰苏笑着说，“对这样完全合乎逻辑的问题该如何回答？好了，孩子，现在这两位先生来了，他们都是科英布拉大学毕业。我要研究一下这个案子……你去看看桌上的那些娃娃……再过一、两个小时，你到里面找朱安娜吃点东西。”

卡洛斯扶着这个抱着大厚本画报的孩子在桌旁坐好，心想，爷爷那么喜欢孩子，他一定会很乐意见到罗莎的！

这时，阿丰苏向埃戛打听那部喜剧的写作情况。什么！已经放弃，不写了？好样的若昂何时能结束这种创作不朽作品有头无尾的情况？……埃戛抱怨这个国家，抱怨这个国家不关心艺术。看看周围这些为数众多的昏庸粗俗的资产阶级，他们蔑

^① 甘罗拜尔(1809—1895)，法国元帅。

视智慧，对高尚的思想、结构严谨的句子毫无兴趣，有什么样独特的灵感能不凉半截？

“不值得写，阿丰苏·达·马亚先生。在这个国家，在我国这一群挥霍无度的白痴中间，有理想的人，有趣味的人，应该只做一件事，去精心种他的蔬菜。瞧瞧艾古拉诺……”

“好啊，”老人回答说，“那你就种你的菜去。这也有益于大众的饮食。但是，你连这点事也没做。”

卡洛斯非常严肃地支持埃戛。

“在葡萄牙唯一可做的，”他说，“就是种蔬菜，直到来一场革命能够使一些至今还压在最底层的有独到见解的人、活跃的能人浮到面上来。要是我们发现底下并没压着什么，那我们立即自愿放弃自己的观点。但是，对此我们还有材料可资证明。我们还是变成一个肥沃、愚昧的西班牙省份吧，那我们就更得种蔬菜去了！”

老人痛心地听着孙子的这番话；从这番话中，他感到了意志的崩溃。在他看来，这些话只不过是他们对他们好逸恶劳的自吹自擂。最后，他说：

“好吧，你们俩就闹革命吧。但是，看在上帝的份上，你们总得干点事呀！”

“卡洛斯已经干了不少事。”埃戛笑着嚷道。“他到处炫示他自己，他的时髦衣服，他的四轮敞篷马车，通过这些，去教导人们懂得什么是趣味！”

那座路易十五时代的钟的钟声打断了他们的谈话，也提醒埃戛在晚饭前应该去“西班牙人旅馆”取行李。在走廊上，他悄悄地对卡洛斯说，去旅馆之前，他想去一趟菲伦照相馆，找那个摄影师，看看能否照张好照片。

“照片？”

“一件你料想不到的事，三天后我必须回赛洛利库，前去祝贺一个小妇人的生日。在我流落他乡的时候，她给了我温暖。”

“哦，埃戛！”

“是让人讨厌，可是有什么办法？她是神父科雷亚的女儿，人们都这么认为。此外，她同附近一位阔地主结了婚，一个反动透顶的家伙……所以，你看，这是一箭双雕，既打击了宗教又打击了财主……”

“啊，这么说……”

“朋友，谁也不应该回避庄严的民主职责！”

紧接着的星期一，天下着毛毛细雨，卡洛斯和埃戛乘马车去勾瓦林纽家吃晚饭。伯爵夫人回来后，卡洛斯见过她一面，是在她家里，那是很不愉快的半小时，全是没完没了的互相指责，只冷冰冰地亲吻了两下。她抱怨他写信太少，干干巴巴的没有感情。关于夏天的打算，两个人各执一词。她要去辛德拉，并已经在那儿租下了房子；卡洛斯说他要陪爷爷去圣奥拉维亚。伯爵夫人说他心不在焉；他则认为她过于苛求。后来，她在他的腿上坐了一会儿——那轻盈、苗条的身子对卡洛斯来说，却如同一块讨厌的笨重的青铜。

最后，伯爵夫人迫使他答应去她的姑姑家去找她，（她姑姑已去了桑塔伦）而且就在那个星期一上午——因为她总有一种强烈的欲望，就是每当稍晚的时刻，她在大厅里彬彬有礼地接待他时，她就想用裸露的双臂紧紧地拥抱他。但是卡洛斯失约了——现在，在乘车去她家的路上，想到他将会在窗沿下听到的埋怨以及他将不得不含糊糊地用蠢话应付她，他已经感到了

心烦意躁……

埃戛穿了一身衣扣扣得整整齐齐的夏装，一直默不作声地抽着烟。突然，他拍了一下卡洛斯的膝盖，几分玩笑又几分认真地说：

“告诉我，如果不是神圣的秘密……现在你每天上午都与之相伴的那位巴西女人，是何许人也？”

片刻之间，卡洛斯显得有些惊慌，两眼盯住了埃戛。

“谁对你说的这件事？”

“达马祖告诉我的。明说了吧，达马祖是非常恼火地对我说的。当时他咬牙切齿，用拳头敲打着文人俱乐部的沙发，那脸色真如中了风一样，他把一切都告诉我了……”

“一切什么？”

“一切情况。说你主动去找一个巴西女人，并且投入了她的怀抱；你趁他不在，插了一手，就再也不离开了……”

“这纯属一派胡言！”卡洛斯嚷道，已经不耐烦了。

埃戛依然笑着说：

“那么‘真相如何’，就象那个老彼拉多问那个叫耶稣·基督的人那样？”

“真相是，有一位夫人，达马祖自以为引起了她的垂青，他一向如此。她的英国籍家庭女教师得了支气管炎，她派人找我去治病。她病还没好，我每天去探望。戈麦士夫人，就是这位夫人的名字，她并非巴西人。达马祖使她无法忍受，就象别人也受不了他一样，她把他拒之门外。这就是真相。不过，也许我应该去揪达马祖的耳朵！”

埃戛只是低声地说：

“原来历史是这样写成的……是啊，得相信吉佐呀！”

在抵达勾瓦林纽家之前，卡洛斯一路上沉默不语，对达马祖的满腔怒火在心里翻腾着。一层保护着他的爱情的轻柔、有益的薄雾，一下子全被这个蠢货搅乱了！现在，在文人俱乐部，人们已经知道了玛丽娅·爱杜亚达的名字。对埃戛说过的事，达马祖还会到“哈瓦那之家”咖啡馆，到希尔瓦餐馆，甚至到妓院里去对别人讲。这样一来，他生活中至高无上的情趣从此就要不断地被达马祖庸俗的饶舌所干扰，所破坏，所玷污了。

“看来，还有别人来了。”走进勾瓦林纽家的前厅，埃戛看到长靠椅上有件灰衣服和一件女外衣时说。

伯爵夫人在最后面那间称做“雕像室”的小厅里迎候他们；她一身黑色，颈上围了一条丝绒缎带，上面别着三颗钻石小星星。一个绚丽多彩的花篮几乎占满了整张桌子，桌上散放着几本英文小说，一本《两个世界》杂志醒目地摆在那儿，中间还夹着一把象牙小刀。除了善良的堂娜玛丽娅·库尼亚·阿尔汶男爵夫人之外，还有一位穿了件猩红色衣裙的胖太太，此人卡洛斯和埃戛都不认识。一位瘦高个儿的绅士，表情严肃，胡子稀稀拉拉，胸前佩戴着勋勋章，正背着手站着同伯爵低声说话。

伯爵夫人脸微微一红，冷淡地向卡洛斯伸出一只无力的手，对埃戛却是满脸堆笑。伯爵立即拉住了可爱的马亚，把他介绍给自己的朋友，索查·内图先生。作为一个名医，科英布拉大学的光荣，卡洛斯·达·马亚的大名，索查·内图先生已经久仰了……这就是里斯本的好处，伯爵马上说，大家彼此慕名相识，彼此也能更详尽地了解对方的为人。譬如在巴黎，就很难。所以那儿才如此伤风败俗，放荡不羁……

“你从来不知道来到家中的是什么人。”

埃戛靠在长沙发上，他那双露出来的袜子上绣着星星，伯爵

夫人和堂娜玛丽娅坐在他的两旁。他讲到自己寄居赛洛利库的事，引得她们哈哈大笑：在那儿，他胡乱编了些布道词给修道院长。修道院长就背诵这些布道词；它们貌似极为虔诚，其实是革命的词句。那位神职人员怀着激情传播着它们，用拳头敲打着神坛……坐在对面的那位穿红衣服的太太，两手放在膝上，听着埃夏讲述，脸上露出了惊讶的神情。

“我以为您已经去辛德拉了，”卡洛斯走过去对男爵夫人说，挨着她坐下。“您总是第一位……”

“你怎么让人在这种天气去辛德拉？”

“的确，天气糟透了……”

“有什么新闻吗？”她问道，一边慢慢地打开自己的大黑扇子。

“自从堂若昂六世^①故去后，我觉得在里斯本就没有什么新闻了，亲爱的夫人。”

“现在有你这位朋友埃夏，就是个例子嘛！”

“对，有埃夏……您觉得他怎么样，男爵夫人？”

她连声音也没放低地说：

“我，我一向觉得他十分傲慢，我不喜欢他，我说不出什么看法……”

“哦，男爵夫人，您太缺乏宽厚了！”

仆人禀告开晚饭了。伯爵夫人挽起了卡洛斯的手臂——穿过大厅时，在嗡嗡的说话声和丝质燕尾服沙沙的摸擦声中，她粗暴地对他说：

“我等了您半个小时。不过，我顿时恍然大悟，原来您在和

^① 堂若昂六世(1816—1826)，葡萄牙第二十七位国王，其在位期间是葡萄牙历史上最动乱的时期之一。

那个巴西女人寻欢作乐……”

餐厅里灯光昏暗，葡萄酒色的糊墙纸，两幅凄凉的古代风景画，更加重了这暗淡的气氛。那时四周摆了雕花栎木椅子的椭圆形桌子，在一篮放在两只镀金烛台中间的光彩夺目的玫瑰花的映衬下，显得格外洁净、清爽。卡洛斯坐在伯爵夫人右手，另一边坐着堂娜·玛丽娅·库尼亚，她带着倦怠的笑容，今天看上去更显苍老了。

“你近来在干什么，怎么谁都没见到你？”她问道，一边摊开餐巾。

“就在这个世界上，亲爱的夫人，虚度年华……”

卡洛斯对面是索查·内图先生，他胸前的衬衣上有三个大珊瑚饰扣。他一面搅着汤，一面同伯爵夫人搭话，料想她在波尔图的日子里，一定发现街道、建筑物都有了许多巨大的变化……十分遗憾，伯爵夫人在波尔图这段时间里，几乎没有出门。倒是伯爵对那个城市的发展感到惊讶。他一一系列数了这些进步，赞扬了从“水晶宫”观赏到的美景；指出了里斯本和波尔图之间存在的对抗性，并且再一次把这与奥地利和匈牙利之间的二重性^①相比。就在伯爵以傲慢的、加重的口气，一本正经地谈论那些严肃的事情时，坐在他旁边的男爵夫人和穿猩红色衣服的太太在谈论着萨莱斯教派^①的修道院。

在这当儿，卡洛斯却在默不作声地喝着汤，琢磨着伯爵夫人的话。那么说，她也知道他同“巴西女人”的密切关系了。显然，达马祖那些毁谤、歪曲的话已经传到了她这儿。在仆人给他倒索特内白葡萄酒的时候，他决定了要揍达马祖一顿。

① 萨莱斯教派，十六世纪下半叶以日内瓦大主教弗朗西斯科·萨莱斯为首的一派。

这时，突然他听见有人说到他的名字。从桌子的那一头，传来一个懒洋洋的、唱歌般的声音：

“马亚先生会知道的……马亚先生去过那儿。”

卡洛斯立即放下杯子。是那位穿猩红衣服的太太在对他说。她微笑着，露出一嘴非常整齐洁白的牙齿，上方是一个中年女人刚刚长出来的密密的须毛。谁也没向他介绍过她，他不知道她是什么人。他也笑笑问道：

“去过哪儿呀，亲爱的夫人？”

“俄国。”

“俄国？……不，亲爱的夫人，我从没去过俄国。”

她看上去有点儿失望。

“啊，有人对我说过……我不记得是谁说的了，但是是一位知底的人……”

伯爵从另一头亲切地对她解释说，他的朋友马亚只去过荷兰。

“荷兰是个非常繁荣富有的国家！……绝对不在咱们国家之下……我还认识一个荷兰人，很有教养……”

伯爵夫人低下头，心不在焉地掰着面包。突然她变得更严肃、更冷冰冰了，好象坐在她身边的卡洛斯那镇定自若的声音，激起了她的怨气。而他，在从容地品尝了他杯里的索特内白葡萄酒后，转身朝向她，非常自然地笑着说：

“伯爵夫人，说真的，我根本就没想过要去俄国。有好多事情人们传来传去，但并不确切……要是对这些事作个讽刺的比喻，没人能明白比喻的是什么，讽刺的又是什么……”

伯爵夫人没有马上搭腔，给仆人使了个眼色，发了一道无声的命令，然后，有气无力地笑了笑说：

“在一切传言背后，总是有事实的，或者说有一点儿是真实的。这就够了……至少，对我来说就足够了……”

“那伯爵夫人也太容易轻信了。我看，如果说，从前有一个国王的女儿，额头上长了颗星星，您也会信的……”

但这时伯爵打断了他的话，他想听听他的朋友马亚的意见。是关于一个英国人，布拉特少校的一本书，此人周游了非洲，说了许多恶意中伤葡萄牙的话。伯爵认为这完全是出于妒忌——由于我们的殖民地的重要性和我们在非洲广泛的影响，所有的国家都妒忌我们……

“很显然，”伯爵说。“我们既没有英国人多，也没有英国人那样的海军。但是我们有盖世的荣誉：堂恩利格王子^①就是至高无上的骄傲，攻下霍尔木兹海峡是卓绝的功绩……我，由于了解点殖民制度，可以说今天每一块殖民地都有大量的财富，都有许多相信进步的人，都有同我们一样的自由派！你说呢，马亚？”

“对，也许是这样……您的话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的……”

然而埃夏，先是沉默了片刻，不时地夹紧他的单片眼镜，这时，对男爵夫人笑笑，兴高采烈地宣称，他反对对非洲的一切剥削和那些地理上的远征……为什么不让黑人安宁地去和他们自己的偶像过清闲日子呢？不开化的野人的存在，对世界上的一切秩序何害之有？正相反，倒会给这个世界增添更加丰富多彩的美丽图景！若按法国人和资产阶级的怪癖，非要把所有地区、所有种族都纳入同一种文明、世界将会变得单调得使人讨厌。不久，一位游客历尽千辛万苦，花了不知多少钱，到了廷巴克图^②——为了什么？到那儿只是为了寻找戴着高礼帽、读着《辩

① 恩利格王子(1394—1460)，航海家，葡萄牙航海事业的先驱者。

② 廷巴克图，即通布图，非洲马里的一个城市。

论报》的黑人。

伯爵得意地微笑着。善良的堂娜玛丽娅也活跃起来，摇着扇子，兴奋地对卡洛斯说：

“这个埃戛！这个埃戛！真聪明！说得真妙！”

这时，索查·内图慢慢放下了刀叉，向埃戛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

“如此说来，阁下是主张奴隶制度的喽？”

埃戛非常坚定地回答索查·内图先生说，他是主张蓄奴的。依他之见，生活中的不舒适开始于黑人的解放。只有怕你，他才对你俯首帖耳……因此这就是为什么谁也不能使自己的皮鞋擦得锃亮，米饭做得好吃，楼梯洗得更洁净——因为谁都没有了可以合法鞭笞的黑奴……过去有过两种文明，使人们能够过上适当的舒适生活，那就是罗马的文明和新奥尔良种植园主的特殊文明。为什么？因为这两种文明都是绝对的奴隶制，不折不扣，可以处人以死刑！……

顿时间，索查·内图先生无言以对。后来，他用餐巾擦擦嘴唇，振作了一下，问埃戛道：

“那么，阁下，在您这样的年龄，又有如此的聪明才智，就不相信进步吗？”

“是的，先生，我不相信。”

伯爵挂着微笑，和蔼地插话说：

“我们的埃戛只是讲点儿反论。而且，他言之有理，确实有道理，因为他讲了精彩的反论……”

这时，上来一道火腿菠菜。人们谈了一会儿反论。伯爵说，还有个人也讲出过精彩的反论，而且立论很有力，那就是巴罗斯，咱们王国的那位大臣……

“一个屈指可数的天才，”索查·内图恭敬地低声说。

“是的，是个了不起的天才。”伯爵说。

但是，此刻他不是把巴罗斯作为议员、作为政治家来谈论其天才。他说的是巴罗斯的社会精神，他的精神^①……

“就是今年冬天，我们还听过他的一次精采的反论。那是在堂娜·玛丽娅·库尼亚夫人家里……您不记得了吗？堂娜玛丽娅夫人？我的记性真糟糕！喂，黛莱泽，你记得巴罗斯的那次反论吗？天哪，是关于什么来的？……总之是个很难的反论……瞧我的脑子！……你真记不起来了，黛莱泽？”

伯爵夫人记不得了。伯爵用手按着前额，还在拼命地回忆着，穿猩红色衣服的太太又说起了黑人，说起了黑人奴仆，说到她的姑母，维拉姑母有个黑人女厨子……接着，她抱怨起了现代的佣工：自从在她家干了十五年的朱安娜死后，她真不知道该怎么好，整天头昏眼花，一个个用人都不合她的意。六个月之中，她换了四个女用人。都是些大大咧咧，自以为是，品行不端的荡妇。她几乎从心底发出了一声长叹。然后，郁郁不乐地咬了一小口面包问道：

“男爵夫人，你的维森塔还在吧？”

“当然，怎么会不在呢？……总是维森塔……请您称呼她堂娜维森塔太太好吗？”

那位女人看了她片刻，对她这么顺心真有点儿妒忌。

“是维森塔替你梳的头吧？”

是的，是维森塔替她梳头。人渐渐老了，有什么办法……但是，她还和过去一样地顽强。现在，学法文的劲头可大呢。她已

^① 原文为法文。

经知道了许多法文动词了。当维森塔背 J'aime, tu aimes^①的时候,她可真要笑死了……”

“男爵夫人,”埃戛插话道,“一开始就教了她一些最必要的动词。”

当然喽,男爵夫人说,那些动词就是最必要的。但是,维森塔这么大年纪,对她用处不大了!

“啊!”伯爵突然叫起来,刀叉都差点儿摔到地上。“现在,我想起来了。”

他终于想起了巴罗斯那个了不起的反论。巴罗斯说,狗,你越是教导它……不,不是这个!“瞧我这个记性糟得!……是关于狗的。真精彩,还带有哲理!”

一谈到狗,男爵夫人就想起了“托米”,伯爵夫人的那只灵猩。她问起了“托米”。她好久没见到那只凶猛的“托米”了。伯爵夫人根本不愿意有人谈起“托米”,那个小可怜!从前,它耳朵里长了些叫人恶心的脏东西,真吓人,她就把它送到了研究所,死在那儿了。

“这冻肉卷的味道真不错,”堂娜玛丽娅·库尼亚歪过身子对卡洛斯说。

“确实很香。”

男爵夫人也在另一边说冻肉卷好极了。伯爵夫人用眼色示意用人再上些冻肉卷,然后连忙回答索查·内图先生的问话。他正借着狗的话题,同她谈起了保护动物协会。索查·内图先生支持这个协会,认为这是一种进步……依他看,即便政府给这个协会补助也不过份。

① 法文动词变位:我爱,你爱。

“我相信这个协会会蒸蒸日上……值得这样，请您相信，伯爵夫人，值得这样……我研究过这个问题，近来效仿外国，咱们这儿建立起的诸如地理协会等等各种协会中，我认为保护动物协会肯定最为有用。”

他转身问旁边的埃戛：

“阁下参加了吗？”

“参加保护动物协会？……没参加。我参加了另一个组织，地理协会。我是受保护者之一。”

男爵夫人开心地大笑起来。伯爵则格外的严肃：他也属于地理协会，并且认为这个组织是国家的一个栋梁，相信它的文明使命。他对那种不恭不敬的态度很是讨厌。伯爵夫人和卡洛斯刚才也笑了——他们在这亲切的聚会上紧挨着坐在一起，彼此却一直十分冷淡，一本正经，现在这种冷漠突然被这共同一笑的热情，被那不由自主地遇到一起的闪闪目光驱散了。上香槟酒了，她脸上微微发红，一只脚不知怎地蹭到了卡洛斯的脚。两人又笑了笑——席间余下的时间，人们谈起了将要在普里斯剧院举办的古典音乐会，卡洛斯以一种亲切的口气，低声责怪她道：

“你怎么那么蠢，提这个巴西女人干什么？谁告诉你这件事的？”

她马上坦白说是达马祖……达马祖前来告诉她，卡洛斯对那位太太如何热心，整个整个上午地呆在那儿，每天都是在同一个时间……总之，达马祖使她清清楚楚地看到那是一种私通。

卡洛斯耸耸肩膀。她怎么能相信达马祖？她应该知道他惯于搬弄是非，非常愚蠢……

“我到这位太太家去确有其事。她根本不是巴西人，跟我一样，是个地道的葡萄牙人。不过，她有个女家庭教师患了气管

炎，很严重，而我是她家的医生。再说是达马祖本人把我作为医生带去的！”

伯爵夫人的脸上浮现出微笑。好象她内心感到一阵轻松，甜蜜蜜的，脸上就又闪现出了光彩。

“但是达马祖对我说，她十分漂亮！……”

是的，她是很漂亮。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一个医生应以仁爱为主。“总不能为了不使自己的仁爱之心不安，在进入病人的家之前要求人家开一张丑陋证书吧！”

“那她在这儿做什么？”

“等她去巴西经商的丈夫。他就快回来了……他们是知书达礼的人，我想也很富有……再说，他们很快就会离开的。我也不太了解他们。我是医生探视病人。我同她只是谈谈巴黎、伦敦，说说她对葡萄牙的印象……”

伯爵夫人陶醉在这些话里，心中甜滋滋的。在他同她轻声细语时，他那温柔的目光已经把她牢牢地攫住了。她踩了一下卡洛斯的脚，就此亲热地和解了。她踩得那么用劲儿，就象她想拥抱他一样——如果当时能拥抱他的话。

这时，那位穿猩红色衣服的太太又谈起了俄国。使她吃惊的是，那个国家物价如此昂贵。到处都有危险，因为炸药太多；街上白雪皑皑，身体弱的人一定受不了。现在，卡洛斯才知道她是索查·内图的夫人。她正在谈他们的儿子，那独生子被派到驻圣彼得堡公使馆任二等秘书了。

“认识他吗，孩子？”堂娜玛丽娅用扇子遮着，对着卡洛斯的耳朵问道。“是个笨蛋……连法语都不会说！当然，倒也不比别的人更糟糕……在国外代表我们的人里，没一点儿趣味的蠢货、傻蛋不知有多少，真让人哭笑不得……孩子，你说不是吗？这个国

家没前途了。”

“比这还要糟糕，亲爱的夫人，糟糕得很。这是个人人诅咒的国家。”

甜食吃完了。堂娜玛丽娅带着疲倦的笑容向伯爵夫人示意，那位猩红色衣着的夫人已经不吭气了，准备离去。她的椅子都挪动了。夫人们都站起身来，这时，埃戛刚刚把他从一个波兰人那儿听来的关于俄国的故事讲完，故事证实了沙皇是个蠢才……

“但是尽管如此，自由派还是颇愿意进取的！”伯爵已经站起身，还在低声说着。

只剩下了男人们；他们点起了雪茄。用人们在上咖啡。索查·内图端着一杯咖啡向卡洛斯走过来，再一次表示认识他很高兴……

“很久以前我也曾有幸认识令尊……彼得罗，我想确切地说，是彼得罗·达·马亚先生。那时，我的政治生涯刚刚开始……阁下的祖父好吗？”

“很好，谢谢阁下。”

“他是位非常令人尊敬的人……令尊是……可以这么说，被人们称为美男子。我还荣幸地认识了令堂……”

他突然打住了，很是尴尬，把咖啡举到嘴边。接着他慢慢转过身去听埃戛在讲什么。那一位正在一旁与勾瓦林纽谈论女人，说的是他上午遇见的俄国使团的那位女秘书，今天上午他看到伯爵在加列亚里斯广场同她说话。埃戛觉得她迷人极了，身材小巧、丰满又有线条，两只大大的发绿的蓝眼睛……伯爵也喜欢她，他特别称赞了她聪慧有教养。而埃戛认为这反而有损于她的形象，因为女人的职责首先是要漂亮，其次要愚笨……伯爵连忙强调说，他也不喜欢有文化修养的女人，是的，女人的位置自

然要在摇篮边，而非图书馆……

“不过，一位贵妇人能够谈一些文雅的事情，谈谈一本杂志上的文章……那也是令人愉快的。譬如，什么时候出了一本书……当然，我不是指要谈论一个象吉佐或是象茹里斯·西蒙^①那样的人物……而是，比方说，象费依叶那样的，象……总之，一位贵妇人应该有才智。你说呢，内图？”

内图严肃地低声说：

“一位贵妇人，尤其当她是青春年华，是应该有些才能的……”

埃戛激烈地反对。一个女人要是才能有才能，特别是文学才能，能谈些梯也尔^②先生或是左拉先生的事儿，那可是个怪物，是个在马戏团才有的怪现象，就如玩吊环那样。女人应该有两种才能：饭菜做得可口以及温柔、体贴。

“索查·内图先生，您一定知道蒲鲁东说过的话吧？”

“原话记不起来了，但是……”

“不论怎么说，您对蒲鲁东很熟悉吧？”

另一位非常冷淡，显然不喜欢这样的提问。他轻声说，蒲鲁东是位很有名望的作家。

但是，埃戛不怀好意地还要问：

“您显然同我们大家一样，看过蒲鲁东写的那些关于爱情的名篇了？”

内图先生满脸通红，把杯子放到桌上。他想好好地挖苦一下，教训教训这个有文化而又放肆的年轻人。

① 茹·西蒙(1814—1896)，法国哲学家及政治家，曾于1876至1877任法国总理。

② 梯也尔(1797—1877)，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1871—1873任法国总统。

“我不知道，”他带着一副非常高傲的微笑说。“这位哲学家还写过这些粗俗的题材！”

埃夏把两臂往上一挥，十分失望地说：

“哦，索查·内图先生！这么说，您作为一家之长，认为爱情是粗俗的题材了？”

内图先生板起了面孔。他以一个受人敬重的身居要职的显贵身份，非常直截了当，非常高傲地说：

“埃夏先生，我一向对于不同的见解，从不与之争论，也不攻击，即使这些见解荒诞不经。这是本人的一定之规……”

他几乎把背朝向了埃夏，转过来同卡洛斯谈话，询问卡洛斯此次是否要在葡萄牙久住。他说话的声音还有些不自然。接着两人又谈起了旅行，一面把雪茄抽完。内图先生对于因公务缠身不能去欧洲转转，很感遗憾。那本是他孩提时代的理想。但是，现在公务多得他动弹不得，就连巴达霍斯^①这样近，也没去过……

“巴黎和伦敦，阁下更喜欢哪儿？”

卡洛斯确实答不上，也难以比较……两个城市如此不同，两种文明又如此各具特色……

“在伦敦，”这位内阁成员指出。“到处都是煤烟……”

是的，卡洛斯微笑着说，煤烟相当大，特别是天冷生火炉以后……

索查·内图先生低声说：

“那里恐怕总是很冷的……那样靠北的气候嘛！……”

他闭上眼，吸了几口雪茄，然后，作出一个尖锐、深刻的

① 巴达霍斯是与葡萄牙交界的一个西班牙城市。

评论：

“那是个讲求实际的民族，地地道道的讲求实际的民族。”

“是的，相当讲求实际。”卡洛斯茫然地说着，往客厅挪了一步，那里传来了男爵夫人轻快而有节奏的笑声。

“请告诉我另一件事。”索查·内图先生兴奋地、怀着一种求知的好奇心说。“在英国，你见到象咱们这里一样的高尚的文学，写连载小说的作家和一流的诗人吗？”

卡洛斯把烟蒂扔进了烟灰缸，不客气地回答说：

“不，没有这些。”

“我看也是，”索查·内图低声说。“全是做生意的人。”

他们走进客厅。惹得男爵夫人大笑的是埃戛，他正坐在她的对面，又一次谈起了塞洛利库，说到塞洛利库的一次晚会，详细地描述了一番当官儿们的笑话，还谈到了一个小修道院的院长杀死了人之后竟能站在钢琴旁唱起动人的法多民歌。那位穿猩红衣服的太太坐在一旁的沙发上，两手放在膝盖上，惊讶地看着埃戛，那神态如同看小丑表演惊险动作一般。堂娜玛丽娅坐在桌旁，一脸倦容，正在翻阅一本画报。当她看到卡洛斯进来了用目光寻找伯爵夫人，就把他叫了过去，悄没声地对他说，伯爵夫人到里面去看她的小儿子查理了……

“嗯，”卡洛斯在她身旁坐下问道。“他怎么啦，那个可爱的孩子？”

“听说今天感冒了，有点儿无精打采……”

“堂娜玛丽娅夫人，您今天给我的感觉，也是有点儿无精打采。”

“是气候的关系。我这个年龄的人，精神好坏完全由气候在左右……你这个年龄是受着别的东西在支配。喂，科恩夫人也

来了吗？”

“来了，”卡洛斯说，“但不是‘也’。这个‘也’字就意味着两人商量过……科恩夫人和埃戛两人确实是碰巧一道来的……再说，这是个过时的故事了，就象海伦和帕里斯的爱情^①一样。”

这时，伯爵夫人从里面走出来，脸色微微发红，手中拿了一把打开的黑色大扇子。她连坐都没坐，一开口就对着索查·内图夫人抱怨说查理好象还不见好……烧得很高，很烦躁……她真担心是麻疹。接着她迅速转过身来微笑着对卡洛斯说：

“真不好意思……要是卡洛斯·达·马亚先生能不怕麻烦去看看他……的确，这很不礼貌，刚吃过饭就请你去看个病人……”

“好，伯爵夫人！”他大声应着，立即站起身来。

他跟在她后面走去。小客厅的一侧，伯爵和索查·内图先生正靠在一张沙发上抽烟聊天。

“我带卡洛斯·达·马亚先生去看看小家伙……”

伯爵从沙发上欠了欠身子，但并没听明白，她已经走了过去。卡洛斯默默地跟在她那长长的黑丝绸的裙裾后面，穿过了台球室，室内空无一人，但点着煤气灯，还挂了四张勾瓦林组家的夫人们的画像，沾满了灰尘，画像中的夫人们个个面目忧伤。在一道厚厚的绿门帘后面是间办公室，室内有张古式长沙发，一只装有几本书的玻璃柜，还有一张办公桌，上面有盏台灯，灯罩的花边呈玫瑰色。就在那儿，她猛然停住步，用双臂搂住卡洛斯的脖颈，嘴贴到他的双唇上，贪婪地、长时间地亲吻着，最后又变成了窒息般的抽泣……他感到那整个美丽的躯体一阵颤抖，然

^① 希腊神话中特洛伊王子帕里斯爱上并拐走了斯巴达王墨涅拉俄斯的妻子海伦，引起了特洛伊战争。

后，就无力地从他的双臂滑到他的双膝上。

“明天，在姑姑家，十一点。”当她说得出话来时，这样轻声说。

“好。”

离开他的身体之后，伯爵夫人用双手把眼睛蒙了片刻，待那股使她脸色发白的眩晕无力恢复过来。之后，她带着倦怠的微笑说：

“看我有多傻……走，去看查理去。”

孩子的房间在走廊尽头。查理正睡在一张小铁床上，和保姆的大床紧挨着。他睡得很安稳，很香甜，一只小胳膊垂在床的一侧，漂亮的黄色鬃发摊在枕头上，如同天使的光环。卡洛斯只是轻轻摸了一下他的脉搏。苏格兰保姆拿过一盏灯放到柜台上，文静地笑着说：

“小少爷最近几天特别好……”

他们往大厅走回去。进台球室之前，在办公室里，伯爵夫人一只手扶在门帘上，又向卡洛斯送来了她那无法满足的双唇。他接受了那迅速的一吻。穿过前厅时，索查·内图和伯爵仍然在专心地严肃交谈。她对丈夫说：

“孩子睡了……卡洛斯·达·马亚先生认为不要紧。”

勾瓦林纽伯爵亲切地拍拍卡洛斯的肩膀。在进入灯火通明的客厅之前，她站在那儿说了会儿话，为了借着这昏暗的灯光使自己慢慢地镇静下来。后来，因为谈到了健康保健，卡洛斯邀请索查·内图先生去打一盘台球。但是内图先生打从离开科英布拉，也就是离开大学之后，就再没拿过台球杆。他正要去叫埃戛，从普里斯来的黛莱斯·加玛走了过来。紧跟在他后面，走进来了斯坦因布罗肯伯爵。于是，这天晚上余下的时间，就在大厅里

钢琴旁消磨了。那位公使唱了几首芬兰歌曲。黛莱斯·加玛演奏了法多民歌。

卡洛斯和埃戛是最后离开的，走前喝了白兰地加苏打水，伯爵夫人象最能喝酒的英国女人那样，也和他们共饮。走到楼下天井处，卡洛斯一面系钮扣，一边把那个在他的嘴边转了一个晚上的问题提了出来。

“喂，埃戛，那个人是谁，就是想知道英国是否也有文学的那位索查·内图？”

埃戛惊讶地看看他：

“你没猜出来？你没立刻看出来？你没当即就看出，在这个国家谁会提这样的问题？”

“我不知道……有那么多人都……”

埃戛兴奋地说：

“是我国某个大衙门的高级长官！”

“哪个衙门？”

“还问哪个？还会是哪个？……公共教育呗！”

翌日下午五点，卡洛斯因为被伯爵夫人那没完没了的亲吻缠得在她姑姑家耽搁得太久，此时，正驾着马车向圣弗朗西斯科街飞驶而去。一路上他不住地看表，担心在这样一个阳光灿烂、天气凉爽的可爱的夏日，玛丽娅·爱杜亚达已经出去了。果然，她门前停着一辆出租马车。卡洛斯匆匆跑上楼梯，对伯爵夫人，特别是对他自己，一肚子的怨气。他那么软弱，那么被动，就这样被那欲望强烈的臂膀征服了；这双臂膀越来越重，已经无法使他动情……

“夫人也是刚回来。”多明古斯对他说。多明古斯是三天前

从老家回来的，这会儿满脸堆着笑。

她正坐在沙发上脱手套，头上仍然戴着帽子，脸上带着可爱的红晕欢迎他，并且无限深情地抱怨说：

“我出去之前等了半个多小时……真是个无情无义的人！我还以为扔下我们不管了呢！”

“怎么？萨拉小姐病加重了？”

她羞怯地微笑着看看他。什么萨拉小姐！萨拉小姐健康恢复得很好……但是，现在盼望的已不是医生的探访，而是朋友的来访，她盼望的是这个。

卡洛斯没吭声，心里忐忑不安，他朝着正在桌边翻阅一本新的图画书的罗莎转过身去。他的深情，他心里无限的感激都不敢向她的母亲表达，因而全在对女儿长时间的爱抚中表现了出来。

“这些是妈妈刚才给买的故事书，”罗莎认真地说，依然在看书。“以后我一定给你讲这些故事……都是关于动物的故事。”

玛丽娅站起身来，一面解着帽子带。

“想和我们喝杯茶吗，卡洛斯·达·马亚先生？我可太想喝茶了……多好的天气，是吗？罗莎，你现在讲讲咱们怎么出去玩的，我去脱帽子……”

就剩下卡洛斯和坐在他旁边的罗莎了。他把她从书本上引过来，拉住她的两只小手。

“我们去星星公园了。”小姑娘说，“但是妈妈不想多呆，因为怕你来了！”

卡洛斯一只只地亲了亲罗莎的小手。

“那你在公园干了什么？”他问道，心里甜滋滋地舒了口气。

“我到处跑，有两只新鸭子……”

“好看吗？……”

小姑娘耸耸肩说：

“好看个屁。”

好看个屁！谁教她说这么难听的话的？

罗莎笑了。是多明古斯。多明古斯还说了别的有趣的话……他说，梅朗妮是个无赖……多明古斯真有趣。

于是，卡洛斯提醒她说，一个这么漂亮的小姑娘，又穿着漂亮的衣服，不应该讲那种话……粗鲁的人才那样说话。

“多明古斯不粗鲁，”罗莎非常认真地说。

突然她想起了一件事，就拍着小手在他的膝盖间高兴地跳起来，说：

“他给我带来了几只街上卖的那种蚰蚰！多明古斯给我带来了几只蚰蚰……你听了一定高兴！妮妮丝可怕蚰蚰了！不相信吧，唔？我再没见过有比它更胆小的了……”

她看了卡洛斯片刻，然后又认真地说：

“妈妈太娇它了。真可怜！”

玛丽娅·爱杜亚达这时走了过来，一面轻轻地整理着髻发。她听说她娇惯了谁，就想知道娇什么人……妮妮丝？可怜的妮妮丝今天早上还挨了打呢！

于是，罗莎又拍着手大笑起来。

“你知道妈妈怎么打它的？”她拉着卡洛斯的袖口大声问。“你知道吗？……装着个粗嗓门……用英语对它说：‘坏狗！丑狗！’”

她就这样学着妈妈严肃的口气，举起手指，威胁着妮妮丝。那模样可爱极了。可怜的妮妮丝猜想这确实是在骂它，就羞愧

地慢慢走到沙发底下。结果罗莎还不得不去安慰它，两腿跪在老虎皮上，抱着它，用坚定的语气说，它不是一只坏狗，也不丑。她只是学着妈妈早上的样子……

“去喂它水去，它该渴了。”玛丽娅·爱杜亚达一面说着一面在那把猩红色椅子上坐下。“叫多明古斯给我们送茶来。”

罗莎和妮妮丝跑着走了。卡洛斯走过来，象通常那样坐在靠近门口那只棱纹布长沙发上。从他们的友情开始以来，在他们之间第一次出现了这样令人难受的沉默。后来，她抱怨起天气太热，一面漫不经心地摊开刺绣布。卡洛斯仍然沉默不语，好象对他来说这一天只有快乐，只有某句话才真正有意义，而这句话就在他的嘴边，可他不敢说出来，甚至担心这句话被猜出，尽管这句话压迫着他的心。

“看来这件刺绣永远完不成了！”看见她那样沉着，全神贯注在她那些毛线上，他终于不耐烦地说。

绣花布摊在她膝上，她眼也没抬地回答他说：

“为什么要绣完它？乐趣正是在于不停地绣它，你说对吧？今天绣一针，明天再绣一针，这样不正好和你作伴吗……为什么要急急忙忙地一下子就把事做完呢？”

一层阴影从卡洛斯的脸上掠过。从这几句轻松地谈及刺绣的话里，他感到有一种对他的爱情的沮丧的暗示——随着毛线绣满了绣花布，爱情也渐渐地充满了他的心，这爱情也是那一双白嫩的手同时绣成的。难道，她要把他挽留在那儿，就象刺绣一样，慢慢地拖着，不停地绣着，又总是不完成，把它放在针线篮子里，使她不感到孤独？

他于是激动地对她说：

“并非如此。有些东西只有完成之后才存在，才会给追求它

的人以幸福。”

“你说的这个太复杂了，”她红着脸说，“太使人不解了……”

“你要我对你说得明白点儿吗？”

这时，多明古斯掀起门帘，通报说达马祖来了……

玛丽娅·爱杜亚达突然不耐烦地说：

“告诉他，我不见！”

外面一片寂静，他们听见了关门的声音。卡洛斯不安起来，因为想到达马祖在下面走过这条街时，会看见自己的马车的。上帝！这个心怀宿怨的小人受到如此的侮辱，现在又会怎样去胡说八道呢！几乎就在这同时，他感到，达马祖的存在同他爱情的宁静简直不能相容。

“这是这幢房子的又一个不便之处。”玛丽娅·爱杜亚达说，“这地方挨着文人俱乐部，没两步远就是施亚都广场，那些讨厌鬼来来往往太方便了。我几乎天天都要撵出这些找上家门来的不速之客！真让人受不了。”

她猛然想起一件事，就把刺绣往篮子里一扔，两手交叉着放在膝盖上，问道：

“请你告诉我，这事我一直想问你，……能不能替我找一栋小房子，一座郊外别墅，让我度过夏天的这几个月……那对孩子该多有益处！可我，谁也不认识，不知该求谁……”

卡洛斯马上想起了克拉夫特在奥里威斯的那栋漂亮小房子——上次她表示想去农村时，他就想过。特别是最近，克拉夫特重新提起了过去的打算，而且更坚决了，他想卖掉这个庄园，并且把那些收集的古玩也脱手。这对她是多合适的一幢别墅，既有艺术性又有田园风光，同她的爱好多么一致！一种无法抗拒

的愿望攫住了他。

“我确实知道有一栋房子……坐落的地区非常好，对你很合适！”

“出租吗？”

卡洛斯毫不犹豫地说：

“是的，我想能弄到……”

“那可太好了！”

她说的是——“那可太好了。”这事就当场说定。他觉得既然给了她希望，但又不全力去实现，那就太无情无义了，也太小气了。

多明古斯用托盘送茶进来。在他把茶放到玛丽娅·爱杜亚达面前靠窗户的小桌上的当儿，卡洛斯站起身来，在厅里踱了几步，思忖着马上同克拉夫特开始谈这笔交易，买下他收藏的古董，租他的房子一年，请玛丽娅·爱杜亚达到那儿度夏。这时，他既不考虑困难，也不考虑金钱。他看到的只是她和她的小女儿在那花园美丽的树丛中散步时的欢乐。在那些文艺复兴时期的典雅、名贵的家具中间，玛丽娅·爱杜亚达将会显得何等的漂亮啊！

“要加点儿糖吗？”

“不……好，够了。”

他又走回来坐到老地方。当他接过那只系着蓝带子的俗气的瓷茶杯时，不免又想起了克拉夫特那套精美的茶具，那是精致的英国古瓷器，是金黄和火红两色的。可怜的夫人！如此的丽人，却淹没在这些粗糙的棱纹布之中；扶在格鲁热斯母亲这些俗气的破旧家具什物上，那双美丽的手都减色了。

“那栋房子在哪儿？”玛丽娅·爱杜亚达问道。

“在奥里威斯，离这儿很近，乘马车一小时就到……”

他详详细细地向她描绘了那个地方，然后眼睛盯着她，不安地微笑着说：

“我这是自结罗网啊！……因为你要是住在那儿，夏天来了谁还去看你？”

她显出莫名其妙的神态说：

“这对你有什么困难。你有马车，有马，又几乎没什么别的事可做？……”

所以，她认为，到了奥里威斯，自然他会象在里斯本那样，继续去看望她。她顿时感到，不能没有这种美好的亲密关系，这是一种在很大程度上无拘无束的亲密关系，而在僻静的郊野乡村，这种关系肯定会更加甜蜜。当他喝完那杯茶，好象那栋房子，那些家具，那里的树木花草，都已经属于他，也属于她了。这时他感到心花怒放，就用了些时间向她描绘了一番这个庄园的宁静，大门前街道两旁的参天槐树，和那个有两扇窗子朝向河面的餐厅的美景。

她高兴地听着他讲。

“啊，这可是我梦寐以求的！这下我可真要变样子了，真要满怀期望了……什么时候能有个答复？”

卡洛斯看看表，去奥里威斯已经来不及了。但是，明天一早就可以去找房主谈，房主是他的朋友……

“为了我，太让你麻烦了！”她说。“说真心话，不知该如何感谢你？……”

她不再多说了，但那双美丽的眸子对着卡洛斯的两眼看了片刻，好象是走了神，那隐匿在她心中的秘密无法抑制地泄露了出来。

他低声说：

“我做的事再多，只要你再这样看我一次就足以报答了。”

一股热血涌上了玛丽娅·爱杜亚达的面颊。

“别这样说……”

“还有必要让我对你说这些吗？难道你不明白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她猛然站起身来，他也站起身——就这样，两人默默无语地站着，充满了渴望，由眼神传了出来，好象宇宙间发生了一场大变动，他们焦急地期待着他们命运的最美好的结合……这时，她向他伸出了颤抖着的手，象是要推开他，一面非常艰难地，几乎要晕厥似的说：

“听我说！你很清楚我对你的感情。但是，听我说……有件事我得先对你说清楚……”

卡洛斯看到她在颤抖，看到她脸色变得苍白……他没听见她说什么，也不明白她说了什么。他只是在一阵幻觉中感到，直到此时一直压抑在心中的爱情终于欢快地迸发了出来，撞击着她的心，并且穿透了她那外表如大理石般的胸膛，点燃起一团同样炽热的火……他只见她在发抖，他只觉得她爱他……怀着占有她的强烈的欲望，他慢慢地抓起她的双手，而她突然对他变得顺从了，瘫软了，被征服了。他一只只地吻她的手，慢慢地吻着她的手心，手指，低声地说着：

“啊，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

玛丽娅·爱杜亚达慢慢地坐到椅子上，她并没拿开手，抬起一双充满激情的眼睛望着他，泪水已经蒙住了她的眸子，她依然无力地对他作着最后的祈求：

“有一件事我要对你说！……”

卡洛斯已经跪倒在她的脚边。

“我知道是什么！”他贴住她的脸热切地说，不让她再往下讲，自信已经猜到了她的思想。“你不用说了，我完全知道。这也是我反复想过多少次的事！这是因为象咱们这样爱情的经历不能等同于其他庸俗的爱情……这是因为自从我对你说我爱你那一刻起，就等于我在上帝面前请求你作我的妻子了……”

她把脸缩了回去，痛苦地望着他，好象没听明白。而卡洛斯则紧紧地抓住她的双手，把那使他颤抖的激情也灌注到她的身上。他继续更加低声地说：

“每当我想起你，就是希望我们生活在一起，远远离开这里，离开所有的人，割断现在的一切关系，把咱们的爱情置于人类一切想象之上。我们在世界上找个地方，单独地、幸福地永远在一起……当然要带上罗莎，我知道你不能离开她……咱们就这样，三个人单独地美满地生活在一起！”

“上帝，咱们逃跑？”她惊讶地低声说。

卡洛斯站了起来。

“我们又能怎么办？为了我们的爱情，还能有别的什么办法？”

玛丽娅没答话，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仰起那张象蜡一样白的脸，望着他。慢慢地，她象有了一个想法。突然她心绪不定地想说清她的整个经历。她的一双眼睛睁得好大，充满了殷切的希望。

卡洛斯正要对她说不……客厅的地席上传来轻轻的脚步声，使他闭上了嘴，是多明古斯来取送茶的托盘；一阵激荡着两人的爱情风暴因为家里的仆人进来收拾空茶杯而停息了片刻——那象是无休无止的片刻。玛丽娅·爱杜亚达猛然躲进亚麻布窗帘

的后面，脸贴到玻璃上。卡洛斯走过去坐在沙发上，两只手颤抖着，胡乱翻阅一本画报。他什么都没想，也不知道自己是在何处……就在昨天，就在片刻之前，他同她说话时还曾经客气地说：“我亲爱的夫人……”然后，他们交换了目光，现在两个人得一同逃跑，她变成了他生命中最珍爱的因素，成了他心中的秘密夫人。

“您还要点什么吗？”多明古斯问道。

玛丽娅·爱杜亚达头也没回地答道：

“不要了。”

多明古斯退了下去，门关上了。她穿过客厅，走到卡洛斯跟前，他伸开双臂在沙发上等着她。所有的不安都消失了，她好象只听命于自己感情的摆布。但是，面对着随时随刻都会把她完全征服的激情，她又犹豫了。她几乎是痛苦地低语说：

“但是，你对我太不了解了！……你对我了解太少了，不能就这样抛弃一切，双双离去，去开创不能挽回的命运……”

卡洛斯抓住她的双手，让她坐在自己身旁，温柔地说：

“我对你的了解足以使我不顾一切地爱你。而在我的生命中再不需要别的什么了！”

玛丽娅·爱杜亚达想了片刻，好象是在倾听自己的心声，听着它那最后的搏动。然后，她长吁了一口气：

“好吧，就这样，就这样吧！……本来有件事我想对你说，但是，算了……还是这样好！”

别的，他们还能做什么呢？——卡洛斯兴冲冲地问道。这是唯一可行的严肃的决定……什么也挡不住他们。他们相爱，他们彼此绝对信任；他富有，世界又如此辽阔……

而她此时更坚定了，已经做出了决定，好象这个决定越来越

嵌入了她的心灵深处，并彻底征服了她，永远征服了她，她一遍遍地重复着：

“好吧，就这样！还是这样好！”

有那么一会儿，两人都不说话，彼此出神地望着。

“至少你要对我说，你是高兴的，”卡洛斯轻声说。

她用双臂抱住他的脖颈。他们的嘴唇挨到了一起，长时间热烈地亲吻着，狂喜之下，似乎对这一吻都没有了感觉。然后，玛丽娅·爱杜亚达慢慢睁开眼睛，非常轻声地对他说：

“再见，让我一个人呆会儿，去吧。”

他拿起帽子，走了。

第二天，克拉夫特正在园中作午饭前的散步，卡洛斯来了。他们握手，谈了一会儿埃夏，又谈到了科恩夫妇的归来。然后，卡洛斯用一个大手势把园子、房子和整个天地都圈了个圈，笑着问道：

“你想把这一切都卖给我吗，克拉夫特？”

另一位两手插在口袋里，连眼皮都不眨地回答说：

“随你便^①……”

他们就这样在黄杨树间的小径上做成了这笔交易。

克拉夫特以两千五百英镑，用分期付款的方式，把全部古式的和现代的家具都卖给了卡洛斯。他只留了几件路易十五时代的珍品，与他正计划收集的一套新家具，——全是十八世纪的古董——凑齐。由于卡洛斯在葵花大院摆不下这么多的古玩，克拉夫特就把奥里威斯这栋房子连同庭院全部租给他一年。

① 原文为西班牙文。

接着，他们去吃午饭。卡洛斯根本没考虑他花这样一笔巨款，仅仅是为了一个喜爱在庄园的树丛中有栋小农舍的人夏天时在这儿住上短短的两个月。恰恰相反！当他带着主人的目光再次转了一遍克拉夫特的几个大厅时，他觉得一切都显得那么小气。他想动工修整一下，增加些雅气。

离开了奥里威斯之后，他是何等高兴地跑向圣弗朗西斯科街，要去对玛丽娅·爱杜亚达宣布，他终于为她在郊外完完全全地办妥了一栋漂亮房子！罗莎从凉台上看见他下车，就跑到楼梯平台上来迎接他。他把她举了起来，抱在怀里，就这样兴冲冲地走进了客厅。他忍不住立刻告诉了小姑娘这个“好消息”，宣布她将有两头母牛，一头母羊，许多鲜花，还有她可以荡秋千的大树……

“在哪儿？说呀，在哪儿？”罗莎嚷嚷着，两眼闪着光彩，小脸堆满了笑容。

“离开这儿很远很远……要坐马车……还可以看到河上的船……从一个大门进去，门口有只看家狗。”

玛丽娅·爱杜亚达抱着妮妮丝走了进来。

“妈妈，妈妈！”罗莎叫着朝她跑去，揪住她的裙子。“他说我会有两只小母羊，还有秋千……是吗？说呀，让我看看，在哪儿？说呀……我们现在就去那儿吗？”

玛丽娅·爱杜亚达和卡洛斯握握手，两人默默相视了许久，没说一句话。后来，卡洛斯坐到桌旁，把罗莎抱到腿上，讲起去奥里威斯的情况……房主一周内即可把房子腾出出租……这样她就可以马上有座特别漂亮的住宅，家具式样考究，十分雅致……

玛丽娅·爱杜亚达露出吃惊的神情，半信半疑。

“要把床单、桌布带去……”

“一切齐全！”卡洛斯高兴地大声说。“几乎是一切齐全！就象神话故事里讲的一样……所有的灯都亮了，所有的花瓶插满了鲜花……只要你乘上马车去那儿就行了。”

“不过，我要了解一下，这个人间乐园要花我多少钱……”

卡洛斯脸红了。他没想到她会提到钱——她一定要为自己的住房付钱……于是，他想还是向她讲清为好。他说，几乎有一年了，克拉夫特总想卖掉他收藏的古董，并把庄园出租。爷爷和他多次想过要买下大部分家具和那些彩釉陶器，以便把葵花大院装备齐全，把圣奥拉维亚也装饰起来。最后，他终于决定把它买下来，因为能让她在如此漂亮、舒适的住宅过上几个月的夏天，他会很幸福的……

“罗莎到里面去，”一阵沉默之后玛丽娅·爱杜亚达说。“萨拉小姐在等你。”

然后，她非常认真地看着卡洛斯说：

“那么如果我没表示想去郊外，你就不会有这笔花销了……”

“我也得花这笔钱……我还会租下这栋房子，租上六个月或是一年……不然马上我哪儿有地方摆下克拉夫特这些东西？不过，那样也许就不必把床单、桌布、用人房间的陈设等等一起买下了。”

他又笑着接下去说：

“好吧，你若想给我补偿，咱们可以谈谈这笔生意……”

她垂下了双眼，用心地思忖着。

“不管怎样，你爷爷和你的朋友们不出几天就会都知道我住进了那栋房子……他们会认为你买这房子是为了我住……”

卡洛斯在寻觅她的目光，但她却在继续思忖着，避开他的眼睛，这倒使他不安起来——他本想用牢固的利害关系把她作为心目中的夫人拴住，现在却看到她退缩了。

“那么，你不同意我所做的事？说真的……”

“的确……我怎么会不同意你所做的一切和来自你的一切呢？但是……”

他猛然抓住了她的双手，兴高采烈地说：

“没有什么‘但是’！爷爷和我的朋友们知道我在郊区有栋房子，一阵时间没派用场，所以租给了一位夫人。再说，你要是愿意，就让我的代理人来办理这件事……我亲爱的朋友，若可以使咱们的相爱超脱这个世界，不为人们所见，没有任何人猜疑，那该多美……但是不可能呀！……即使没有别人，只有每天把我送到你家来的马车夫，或是只有天天为我开你家大门的用人，也总会有人知道些情况的……总会有人惊讶地发现两人目光的聚合，总会有人猜出在某些时刻，某人会从某处来的……过去，天神们为这些事做了巧妙安排，他们造一朵云彩，就使这些事不被看见了。幸运的是，咱们不是天神……”

她笑了。

“为了说服一个已经被说服了的人，你真不惜口舌！”

一切都和谐地在长久的一吻中决定了。

阿丰苏·达·马亚完全同意买下克拉夫特收集的那些古董。“是宝贝呀，”他对威拉萨说。“现在可以用有价值的艺术品装饰圣奥拉维亚庄园和葵花大院了。”

但是埃戛很不满意，甚至说这是“臭排场”——这笔偷偷摸摸的交易事先没同他商量，使他感到受了冷落。尤其使他恼火

的是，从突然要下这栋郊外住宅这件事中，他看出卡洛斯生活中那深深隐藏着的神秘的确凿迹象，而这秘密他早有所察觉。他在葵花大院住了两个星期，卡洛斯并没推心置腹地和他谈过一次！……自从他们年轻时在科英布拉的赛拉斯宫建立了友谊起，卡洛斯一直对他无话不谈。即使在外出旅行中，卡洛斯要是在旅馆里有个什么不体面的经历，也无不向埃戛作个“报告”。同勾瓦林纽夫人那段漏洞百出的微妙的浪漫史，卡洛斯开初还想方设法地遮遮掩掩，但也无济于事，现在他全知道了，而且还看了勾瓦林纽夫人写的信。他也去过了那位姑姑的家……

但是，对卡洛斯的其他秘密，他却一无所知——为此，他感到受了侮辱。他看见卡洛斯每天早上带着鲜花去圣弗朗西斯科街，从那儿回来，如自己所说的，“兴奋非常”；他看到卡洛斯默不作声地回味着幸福，见到他那种既严肃又轻松，既欢乐又高傲，俨然是个深深堕入爱河的男人的模样……然而，他却是一无所知。

几天以后，两人在一起谈起了夏天的打算。卡洛斯兴奋地提到了奥里威斯，说到了克拉夫特的一些财产，说到那栋房子多么安静，可以看到特茹河美丽的风光……这的确确是用大把英镑换来的一小块天堂……

一天晚上，夜阑人静，在卡洛斯房内，埃戛把手插进睡衣口袋里，来回走着，不耐烦地耸耸肩膀，对那些没完没了地对克拉夫特小房子的赞美，显出了厌倦。

“你这个天堂的概念，”他嚷着说，“我看是奥古斯塔街^①上做垫子生意的人对天堂的想法！加里西亚的卷心白菜就代表大

^① 是里斯本市中心很繁华的一条街，有许多百货、杂货商店。

自然；书房里那些陈旧的、下三次水就褪色的亚麻粗布就是装饰品……昏暗的卧室就是一个圣殿内的小教堂……杂乱无章的大厅就是个板起面孔候客的商店，在那里都无法谈天……除了那只荷兰柜子和一两个盘子，全是些出土的奢侈品……天哪！我可真讨厌古董玩艺儿！”

卡洛斯紧靠着长沙发坐着，好想在思忖什么，他心平气和地说：

“不错，这些亚麻粗布真令人讨厌……但是，我可以让人重新装饰，使人住起来舒服些。”

埃戛在房间中央停住了步，他的单片眼镜对着卡洛斯一闪一闪地发光。

“住起来能舒适些？你有客人？”

“我租出去。”

“你租出去！租给谁？”

卡洛斯两眼望着天花板一声不响地吐着烟圈。这可使埃戛恼极了。他向卡洛斯深深一鞠躬，头差点儿碰到地上，一边挖苦着说：

“请原谅。我太冒昧了。刚才我是想用劲打开紧闭着的抽屉……租栋房子向来是一件涉及感情和名誉的微妙的秘密，不应该去碰它，也不应该随便去想象……我鲁莽了……该死！我鲁莽了！”

卡洛斯依然不作声。他很理解埃戛——他对自己这种刻板的保留的作法，多少也有些后悔。但是，好象有一种羞耻感束缚住了他，甚至使他无法说出玛丽娅·爱杜亚达的名字。而以往所有的其他偷情经历，他都对埃戛说过。诉说这些隐私也许比这些隐私本身能给他更大的乐趣。但是，这不是“一种风流韵

事”。他的爱情中还掺杂着宗教的色彩。就象一个真正虔诚的信徒，他不愿向埃戛谈及他的信念……然而，与此同时，他又有一种欲望，想对埃戛说说她，想把充斥他内心的那些神圣而又含混的东西用语言把它勾划出来，突出出来，使它栩栩如生，让自己的眼睛看得更清楚。再说，通过别人传话，埃戛还不是迟早总会知道？倒不如手足般地对他说了。不过他还在犹豫，又点起了一支烟。埃戛拿起他的烛台，带着点愠怒，用张纸条把它点着。

“别犯傻了。去睡什么觉，来，坐下。”卡洛斯说。

于是，他把一切都对埃戛说了。从请科恩吃晚饭，在中央饭店的大门口第一次见面开始，详详细细，和盘端出。

埃戛深深地陷进沙发里，一声不吭地听着他讲述。他原以为这是一件不值一提的浪漫史，在一次亲吻、一个哈欠中产生并旋即消逝的。而今，单凭卡洛斯讲述这场不寻常爱情的神态，他已经感到这是种一往深情、忠贞不渝的永恒爱情，并且从此以后，不论是好是歹，它将永远影响着卡洛斯的命运。他本以为是一个受过巴黎熏陶的美丽而轻浮的巴西女人，丈夫又远在巴西，而身边，在沙发上就有个美貌青年，她会这样欢欢乐乐地随遇而安。然而现在看来，她却是一位个性很强，富于感情，勇于牺牲，胆识过人的女性。同往常一样，面对这些使人如痴如醉的事情，他的血管干瘪了，言语迟钝了。当卡洛斯说完，善良的埃戛却笨嘴拙舌地问了一句：

“那么，你决定偷偷摸摸地同她过？”

“偷偷摸摸，不，我已下定决心远离此地，同她生活在一起！”

埃戛盯着卡洛斯看了片刻，象是在看一种奇景。然后他低

声说：

“真是敢做敢为！”

可他们还能有别的什么办法呢？三个月以后，也许卡斯特罗·戈麦士就从巴西回来了。那时，不论是卡洛斯还是她，都不会接受这样使人难堪，令人作呕的局面，即这个女人要分别在不同的时间里，既属于情人又属于丈夫……他们只有一条体面可行、实实在在的出路——逃跑。

沉默了片刻之后，埃戛若有所思地说：

“对她丈夫来说，就此永远失去了妻子、女儿和小母狗也许不是好玩的……”

卡洛斯站起身来，在屋子里走了几步。是的，他也想过这件事……他不后悔——即使有人在绝对自私的情爱中可能会后悔……就个人来说，他不了解卡斯特罗·戈麦士，但是他曾揣度过这个人。从达马祖对他说的，从和萨拉小姐的几次交谈里，他能把这个人勾画出来。卡斯特罗·戈麦士不是一个严肃的丈夫，是个花花公子，轻率、放荡，是个寻花问柳、朝三暮四的家伙……同一个漂亮女人结了婚，情感上满足之后，又开始逛夜总会，过着偷鸡摸狗的日子……只消看此人一眼，看看他的装束，看看他的行为举止——你马上就可以看出，他是个多么轻浮浅薄的庸人……

“此人什么长相？”埃戛问。

“是个棕褐色皮肤的巴西人，模样倒端庄……是个头脑简单的富商，一个地道的逛‘和平咖啡馆’的人物……果真出现那种情况，由于伤了面子，他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恼火……但是，他那颗心很快就会在贝热窑子里得到安抚。”

埃戛没吭声。但是，他想，一个逛夜总会的男人，特别是能

在贝热窑子里得到安慰的人，可能不会很在意自己的妻子，但是倒可能很疼爱自己的女儿……接着埃戛又闪出了个念头，他连忙说：

“你爷爷怎么办？”

卡洛斯耸耸双肩。

“为了我真正的幸福，爷爷一定会有点儿伤心。如果我拗不过爷爷，那我就得牺牲我一生的幸福……人世间就是如此，埃戛……在这个问题上，我不打算作出牺牲。”

埃戛慢慢地搓着手，眼睛盯住地面，反复地说着同一句话，这是他面对这桩激动人心的事，脑海里仅有的一句话：

“真敢做敢为！”

十三

卡洛斯早早吃过午饭，正要乘马车出去，已经戴上了帽子；这时，巴蒂斯塔进来禀报说，埃戛先生有要事想和他谈，请他稍等片刻。埃戛先生正在刮胡子。

卡洛斯马上想到是有关科恩夫人的事。她到里斯本已经两周，可埃戛还没见到她，也很少谈起她。但卡洛斯察觉出他很烦躁不安。每天上午，可怜的埃戛收到邮件时都显得很失望，因为他只有一捆报纸或是几封从塞洛利库来的信。夜晚，他跑到两、三个剧院转转。初夏的剧院几乎空空荡荡；当他回来时，仆人明确无误地告诉他，一封给他的信也没有。显然他又再次失望了。毫无疑问，埃戛不甘心失去拉结，他渴望能见到她。不管怎样，他没让他看出在她的心里她对他们往昔的幸福多少还怀有点眷恋之情，这种令人不悦的现实真使他心如刀绞……就在昨天，埃戛来吃晚饭的时候，显得心烦意乱；他在金子路同科恩相遇。他觉得“那个混蛋”不怀好意地挥舞着手杖朝他膘了一眼。埃戛发誓说，要是“那个混蛋”胆敢再那样看他一眼，他就毫不留情地在闹市区的某个街角当众把他撕个粉碎。

前厅的时钟敲打了十二点。卡洛斯因为急着出去，就准备上楼去埃戛房间。就在这当儿，邮差来了，送来了《两世界杂志》和一封给卡洛斯的信。那是勾瓦林纽夫人写来的。埃戛穿着背心，脚踏拖鞋出现的时候，卡洛斯刚看完信。

“我有件要紧事和你谈，小少爷。”

“你先看看这个，”另一位说着把勾瓦林纽夫人的信递了过去。

勾瓦林纽夫人以痛苦的口气抱怨说，卡洛斯已经两次失约，没到姑姑家去，而且事前一个字都没给她写。她认为这是一种侮辱，是粗暴的行为。现在，她要警告他，“为着她对他做出的一切牺牲”，要求他于星期天中午到圣玛莎尔街去，以便在她去辛德拉之前，两人最后把话说个明白。

“正好一刀两断！”埃戛嚷道，一边闻了闻信纸的香味，之后把信还给了卡洛斯。

“你别去，也不给她回信……她去辛德拉，你去圣奥拉维亚，你们再也不见面，就此了结这桩浪漫史。就象一切惊天动地的事物那样了结了，如罗马帝国，莱茵河——后者由于它流域广阔而在不知不觉地消失……”

“我正要这么做，”卡洛斯说，一面戴起了手套。“上帝啊，这是个多么讨厌的女人！”

“一个不知羞耻的女人！把这种可称做‘牺牲’！一星期还拉你去姑姑家两次，大肆挥霍，喝香槟，抽香烟，飘飘然，忘乎所以，如醉如狂。然后，两眼痛苦地盯住地面，就把这些叫做‘牺牲’……真该用鞭子好好抽她一顿！……”

卡洛斯无可奈何地耸耸肩，好象勾瓦林纽伯爵夫人身上和这个世界上，有的只是反复无常，尔虞我诈。

“你要对我说什么？”

埃戛显出一副严肃认真的样子。他慢慢从盒子里取出一支烟，不慌不忙地扣好背心钮扣。

“你近来没看见达马祖？”

“他没再来找过我，”卡洛斯说。“我想他生气了……我只要碰见他，总是远远地伸出两个指头友好地向他打招呼的……”

“倒是该给他几棍子。达马祖到处议论你，议论你的女友，那位夫人……称你是‘无耻之徒’；关于她，说的话就更难以入耳。还是老一套：说是他引见的你，你却从中插了一手。而对那位夫人来说，只是钱多钱少的问题。因为你更富有，她就甩开了他，挨近了你……你瞧，真无耻之极。这件事在文人俱乐部、哈瓦那之家已经议论纷纷，还添上了一些不堪入耳的细节，而且总和金钱连上。这很阴险，目的在于毁坏你的名声。”

卡洛斯脸色煞白，只说了句：

“要一报还一报。”

他怒气冲冲地下了楼。在他看来，以“钱”来进行使人作呕的含沙射影的攻击，就只有用死来进行惩罚。就在他手抓住马车门把手的一刹那，他想到要直接去达马祖家，要狠狠地报复一下。

但是，快十一点了，他得去奥里威斯了。再过一天，星期六，将是他心目中最美好、最隆重的日子。这一天，玛丽娅·爱杜亚达总算要去看看克拉夫特的乡间别墅了。前一天已经说妥，他们将在那里度过最炎热的几个小时，一直呆过下午。就他们俩，在那栋掩映在绿树丛中的孤寂的房子里，连用人也不在身旁。这要求是他犹犹豫豫地、颤抖着向她提出来的。她当即表示同意，脸上挂着微笑，神态泰然自若。这天上午，他派了两个仆人去奥里威斯，打开各个厅室的门窗透透气，清扫一番，到处摆上了鲜花。此刻，他怀着虔诚的心正要往那儿去，去看看他的女神的圣殿是否装点停当……正当他精心地作了安排，完全沉浸在幸福之中时，达马祖的无稽之谈又一次使他们的爱情黯然失色！

去奥里威斯的一路上，他不停地反复琢磨着一些难以名状但却是残暴的方式，来狠狠地整整达马祖，但又没想出具体的办法。只要这个无耻之徒在街头巷尾讨厌地说三道四，他的爱情就没有安宁。有必要公开地教训教训他，使他不敢在里斯本把他那令人憎恶的肥胖的脸露出来……马车在乡村别墅门前停下，卡洛斯已经决定，要找个下午在施亚都广场当众用手杖揍达马祖一顿……

但是，后来当他从乡村别墅往回走时，就冷静多了。他走过了那条槐树成行的美丽的小路，这是她的双脚明天上午要走过的地方；他仔细察看了那张床，这将是她睡觉的地方；一张漂亮的床，架在一个小小的台子上，四周挂着鼓花的金黄色锦缎，有着异教徒祭坛的那种庄重，并且富丽堂皇……

再过几个小时，他们俩将单独在这个宁静的、外界不知不晓的房子内相会。然后，整个夏天他们就躲在这个乡村僻野的凉爽之地，相亲相爱。而再有三个月，他就将远走高飞，去意大利，生活在大湖之滨，美丽岛的树荫之下……在这种令人动情的欢乐之中，那个只会在文人俱乐部打台球时讲下流话的肥胖而庸俗的达马祖，对他又有何妨碍！到达圣弗朗西斯科街时，他已决定，如果再见到达马祖，他还是用手指微微向他打个招呼。

玛丽娅·爱杜亚达同罗莎去贝林公园散步了，给他留了张字条，请他晚上来聊聊天^①。卡洛斯慢慢走下楼梯，一边把字条放进了钱包，当作一件珍贵的纪念品。他刚走出大门，穿了一身黑衣服的阿连卡若有所思地慢慢从帕雷林尼亚巷迎面走来。一见到卡洛斯，他立即停住步，张开了双臂；然后，象想起了什么似

① 原文为法文。

的，迅速地抬起头朝二楼看了看。

从看赛马之后，他们没再见过面。诗人热烈地拥抱了他亲爱的卡洛斯，接着，象背书似地谈起了自己。他同他的好友卡瓦略沙又去了一趟辛德拉和古拉列斯；这使他想起了同卡洛斯，同艺术家在塞特艾斯宫度过的愉快时光……辛德拉真是个漂亮的地方。他在那里得了轻度的感冒。尽管有学识如此渊博的卡瓦略沙作陪，还有他的妻子小朱丽（阿连卡视她如姐妹）那绝妙的音乐天才，他还是没有兴致。这是因为老了……

“是啊，”卡洛斯说，“我看你有点儿倦意……你那种兴致勃勃的劲头没有了。”

诗人耸了耸双肩。

“《福音》里讲得很清楚……也许是《圣经》里说的？……不是圣保罗说的……是圣保罗或是圣阿古斯丁纽说的？……不管谁说的吧，权威倒无关紧要。这些圣书中有一本提到，这个世界是个泪水的峡谷……”

“在这个峡谷里，人们有足够的欢乐。”卡洛斯乐呵呵地说。

诗人又耸了耸肩膀。是泪水还是欢声笑语，这有什么关系？……一切都是感觉，一切都是生活！就在昨天，他还在科恩夫妇家说过这话……

蓦地，他在街心停住了步，碰碰卡洛斯的胳膊问道：

“说起科恩夫妇，年轻人，请坦率告诉我一件事。我知道你同埃戛关系密切，再说，我又比任何人都更加称赞他的才智……但是，说真的，他一听说科恩夫妇回来了，就跑回里斯本，你认为这合适吗？在发生了那件事之后！……”

卡洛斯向诗人担保说，埃戛只是在那天他到达了几小时后才从《插图杂志》上得知了科恩夫妇回来的消息的……再说，有

过不愉快冲突的人,就不能住在一个城市里,那么人类社会也就完了……

阿连卡没搭腔,低着头和卡洛斯并肩走着。后来,又停住步,皱起眉头说:

“我还有件事想问你。你和达马祖之间有过什么口角吗?我这样问你是因为,有一天在科恩家中,他说了一席话,有些含沙射影……我当即就对他讲明白:‘达马祖,卡洛斯·达·马亚,也就是彼得罗·达·马亚之子,可如同我的兄弟一般。’于是达马祖就不吭声了……他不吭声了,因为他了解我,他知道凡涉及忠实和诚挚的问题,我可不是好惹的!”

卡洛斯只说了句:

“没有,什么事也没有,我什么也不知道……我连达马祖都没见到。”

“对了,”阿连卡拉住卡洛斯的臂膀说,“在辛德拉时,我非常想念你。甚至我还写了点儿小东西,自以为还不错,是献给你的……一首十四行诗,描绘辛德拉日落时分的美丽景色。我想向这些‘年轻一代’表明,必要时,这位诗人也能琢磨出时髦的诗句,并赋与它现实的特点。等一等,我看看还记得不。这首诗题为:《去卡布舒^①的路上》……”

他们在塞撒斯广场的一角停住步。诗人在开始背诵诗句之前,轻轻咳了咳——恰巧这时埃戛从下面走上来。他一身乡间打扮,蓝色法兰绒外套上插着一朵美丽的白玫瑰。

自从那次在科恩家的晚会上不欢而散之后,阿连卡与他再没见过面。埃戛对诗人依然怀着强烈的反感,认为是他,编造了

① 辛德拉附近的一个古教堂。

那封所谓“猥亵的信”的无耻的故事——阿连卡憎恨埃戛，则因为他心里认定埃戛是他所崇拜的拉结的热恋的情人。两人的脸色都变得煞白；两人的握手也都有气无力、冷冷冰冰。三个人都沉默着。这当儿，埃戛好不容易才借着卡洛斯的火柴，颤抖地点着自己的雪茄。不过，还是他，在青烟之中先开了口，故作和气地说：

“我看你气色很好，阿连卡！”

诗人也是和言悦色，但带着点儿傲气，用手指捋了捋胡子说：

“马马虎虎。你都干什么了？什么时候你能让我们拜读一下那部《回忆》，老弟？”

“我在等着这个国家里所有的人都学会了认字的时候。”

“那你就等着吧！请你的朋友勾瓦林组快点干，他主管公共教育嘛……啊，看，那位先生就在那儿，他看上去就象《政府公报》上的一栏文章，既严肃又空洞无物……”

诗人用手杖指着街道的另一侧，勾瓦林组正同科恩谈着话，慢慢地走近来。在他们身旁，达马祖头戴白帽，身穿白背心，挺着个大肚子，眼睛望着施亚都广场。他面带微笑，喜气洋洋，俨然一个征服者在自己属地上的架势。他那副兴高采烈、悠然自得的样子，使卡洛斯很是恼火。当达马祖在街对面停下来，把背朝向他，故意同勾瓦林组高声谈笑时，他按捺不住地向街对面走去。

他很简单地毫无热情地同勾瓦林组握了握手，对科恩打了个招呼，接着丝毫没压低嗓门，冷冰冰地对达马祖说：

“听着。你若再象现在这样不三不四地谈论我以及和我有关系的人，我就揪下你的耳朵。”

伯爵连忙插到他们两人之间说：

“马亚，干嘛这样！这是在施亚都……”

“没什么了不起，勾瓦林纽，”卡洛斯拦住了他，往下说着，样子异常严肃、冷静。“我只是警告一下这个蠢货。”

“我不想吵架，我不想吵架！……”达马祖脸色苍白、结结巴巴地说，一面钻进了一家杂货店。

卡洛斯再次和科恩打了个招呼，并同勾瓦林纽握了手，然后回到他的朋友面前，恢复了平静。

他只是脸色还有些苍白，但埃戛则更心神不安，因为他觉得从科恩的眼神中，又看到了一种难以忍受的挑衅。只有阿连卡毫无察觉，依然在滔滔不绝地谈论着文学，向埃戛解释说，对自然主义可以做些让步……

“我在对埃戛说……描绘景色，显然要照现实写。描写一棵栗子树不能象描写一颗心灵那样……这个我同意……卡洛斯，我献给你的那首在辛德拉写的十四行诗就是如此。是现实主义的，当然，都是现实主义的……如果是景色，更得如此！好，我给你们背背这首诗吧……埃戛，你来的时候，我正要背呢……当然，要看看这诗句是否使你们厌烦……”

一点也不嫌烦！为了听得更清楚些，他们甚至拐进了圣弗朗西斯科街，那里更安静些。在那儿，诗人一步一步地慢慢向前迈，低声地吟诵他的田园诗。那首诗说的是夕阳西下时的辛德拉：一位英国白衣女郎，披散着头发，骑在驴背上，沿着一条俯视峡谷的小道缓缓走下；鸟儿轻声歌唱；冬青树四周蝴蝶飞舞。于是，英国女郎停住步，从驴背上跳下，全神贯注地凝视着天空、树木和那宁静的屋群——在最后三行押韵诗句中，包含进了“现实主义的色彩”，对此，阿连卡很引以为自豪。

她凝望着安睡的花朵，洁白的彩云，
天空中，万家炊烟袅袅，
毛驴在一旁沉默、吃草。

“你们看这一段，就有自然主义的情调……毛驴在一旁，沉思、吃草……瞧，这里有实情实景，人们看到毛驴低头沉思……任什么都不如一头毛驴更会沉思……而恰恰是自然界中的这些细节，你需要注意……你们看，可以写出现实主义的作品，而且是精彩之作，不需要一开始就写些不干不净的事……这首十四行诗你们以为如何？”

另两个人大大赞扬了一番——卡洛斯后悔没揍达马祖几棍子，彻底给他个难堪；埃戛琢磨着，找天下午一定要在施亚都广场给科恩几记耳光。由于他俩要回葵花大院，此时已轻松自在的阿连卡陪伴他们走到阿泰罗广场。他喋喋不休地说着，讲述他要写部历史小说的计划，其中要塑造一个重要人物——阿丰苏·德·阿尔布格尔格；但是更多地从人性，从内心角度着笔；写热恋的阿丰苏·德·阿尔布格尔格；写阿丰苏·德·阿尔布格尔格夜晚孤身只影，站在大帆船船尾，望着霍尔木兹海峡的烈火熊熊，亲吻着一朵干枯的花朵，轻声啜泣。阿连卡认为这真是美妙绝伦。

晚饭后，卡洛斯正穿衣服，准备去圣弗朗西斯科街，巴蒂士塔走过来说，黛莱斯·加玛来了，要谈桩急事。卡洛斯不想穿着衬衣在这儿见他，就让人把他请到那间黑红色调的书房里去。不多时，他去会黛莱斯·加玛，见他正在爱慕地欣赏那些精美的荷兰彩釉陶器。

“马亚，你这些东西真漂亮极了。”他当即嚷道。“我很喜好瓷器……过些日子，我一定找个白天再来，从从容容地看看所有

这些东西……但是，今天我有件急事，是肩负使命而来……你猜得出吗？”

卡洛斯猜不出来。

加玛往后退了一步，露出了一丝微笑，严肃地说：“我是受达马祖之托，前来问问你，今天说的那些话是否有意侮辱他一番。就这件事……我的使命仅仅是，问问你是否有意侮辱他一番。”

卡洛斯非常严肃地看着他说：

“什么？！当我警告要揪他耳朵的时候，是不是有意要侮辱他一番？当然不是，我就是想揪他的耳朵！”

黛莱斯·加玛一躬身子，大模大样地说：

“我就是这样对达马祖说的，说你的意图就是那样。不管怎么说，到此我的使命完成了。……你这些东西真漂亮！……那只大盘子是哪儿的货，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采釉陶器？”

“不，是件纳韦尔^①古瓷。你走近看看……画的是忒提斯^②指导阿喀琉斯^③练习刀枪……是件珍品，稀世之宝……你再看看这件代尔夫特^④的出品，还带着两朵郁金香……多好看！”

黛莱斯·加玛朝着所有这些珍贵物品扫了一眼，然后从沙发上拿起帽子。

“这些东西真是美极了！……这么说，你是真想揪他的耳朵，绝非侮辱他一番了？……”

“绝不是侮辱，真是要揪他耳朵……你要抽支雪茄吗？”

① 法国中部城市，以产陶器著称。

② 希腊神话中海中女神，阿喀琉斯之母。阿喀琉斯出生后，她倒提阿在冥河中浸过，使其全身刀枪不入。

③ 希腊神话中刀枪不入的勇士。特洛伊战争中希腊最伟大的英雄。

④ 荷兰城市，盛产瓷器、玻璃器皿。

“不，谢谢……”

“喝杯白兰地？”

“不！我彻底戒掉酒和烈性饮料了……好，再见，我亲爱的马亚！”

“再见，我亲爱的黛莱斯……”

翌日，一个阳光灿烂的七月的早晨。卡洛斯从马车上跳下来，手里提着一串钥匙，站在克拉夫特的乡间别墅大门前。玛丽娅·爱杜亚达将独自乘出租四轮大马车于十点到达。管花园的园丁放了两天假，已经去了弗朗卡镇。这幢房子里再没人用了，窗户都紧闭着。一股穷乡僻壤的深沉的寂静笼罩着整个马路和住宅，都可以听到苍蝇的嗡嗡叫声在空中回荡。

门后，是一条槐树成行的清静的小路，香气扑鼻。路旁，在树木的枝叶掩映之中，可以看见一座小凉亭，木制结构的亭顶油漆成红色。这是克拉夫特异想天开的产物，是仿造的日本式装饰物。路的尽头，便是那幢房子，已经重新粉刷过，有通往阳台的落地窗和绿色的百叶窗，往下有三级台阶通向一个小门，门的两旁摆着蓝色的瓷花盆，盛开着石竹花。

卡洛斯慢慢地把钥匙轻轻插进这所僻静住宅的锁眼里，简直小心得过分。不过，对卡洛斯来说，这个简单的动作也是件乐事。他打开了窗户，灿烂的阳光射了进来，好象给他带来了往日鲜见的甜蜜和欢乐，似乎好心的上帝特意为他心中的欢乐增添了光彩。他急忙跑向餐厅，看看他昨天放在餐桌上的鲜花是否还保持着艳丽。接着，他又回到马车上，取下他从里斯本带来的一箱冰块。那整个箱子用块法兰绒包着，还垫了许多锯末。大路上，此刻仍寂静无声，只有一位村妇骑马而过。

但是，他刚把冰放好，就听见了外面马车缓缓停住的声音。他来到了挂着印花布窗帘和帷幔的书房，这里门朝向走廊开着。他躲在门旁窥视着，以防马车夫认出他。过了片刻，他见她沿着槐树成荫的小道走来了。她颇长的身材，美丽的黑色衣裙，一块厚厚的头巾半遮住她的脸，象是戴上了面具。她的脚登上了三级石阶。他听出她在不安地轻声问道：

“你在这儿吗^①？”

他出来了——两人在书房门口紧紧地握住双手站了片刻，默默不语，无比激动，不知所措。

“多美的早晨！”她终于微笑着说，满脸绯红。

“美丽的早晨，美极了！”卡洛斯欣喜地看着她重复道。

玛丽娅·爱杜亚达有些倦意，但又满怀喜悦；她在门旁一张椅子上坐下，为的是使她那激动的内心平静下来。

“这一切真太舒适，太迷人了。”她说，慢慢地用目光扫视了一下书房四周用印花粗布做套子的家具，一张铺着布鲁斯垫子的土耳其长沙发和摆满书籍的玻璃书柜。“我在这儿会非常愉快的。”

“不过，我还没谢谢你的光临呢，”卡洛斯低声说，眼睛逼视着她。“连你的手还没吻一下……”

玛丽娅·爱杜亚达动手摘下头巾，然后又脱下手套，一边谈着一路上的情况。她觉得路太远，真使人疲倦。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只要在这个舒适的安乐窝里安下身，她就再也不回里斯本了！

她把帽子扔到沙发上，站起身来，红光满面，喜气洋洋。

① 原文为法语。

“咱们看看房子去。我盼望看看你的朋友克拉夫特的这些宝贝，都快盼死了！……是叫克拉夫特吧？‘克拉夫特’意思是行业呀^①！”

“但是，我连你的手还没吻过呢！”卡洛斯提醒她说，微笑中带着祈求。

她把嘴向他伸了过去，并紧紧地偎依在他的怀中。

卡洛斯一面慢慢地吻着她的双眼、她的头发，一面对她说，他是多么幸福，此刻在这座乡村别墅的院墙内，与世隔绝，他更感到她是属于他的了……

她任他亲吻，然后，板起面孔认真地问道：

“这是真的吗？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卡洛斯简直象是伤心似地叹了口气说：“我该怎么回答你呢？我得重复一句哈姆雷特说过的话：怀疑一切吧，你可以怀疑太阳在运动，但是永远不要怀疑我……”

玛丽娅·爱杜亚达不安地慢慢离开他的怀抱。

“咱们去看看房子。”她说。

他们从三楼看起。楼梯又暗又不雅观，但是，上面的房间确亮亮堂堂，新铺的地板，浅色的糊墙纸，从那里可以望见特茹河和田野。

“你的那些房间，”卡洛斯说，“当然是在下面，四周那些富丽堂皇的陈设……但是，罗莎和萨拉小姐在这儿会很舒适。你不这么想吗？”

她慢慢地走过一个个房间，察看衣橱的大小，试试床垫的弹性，对她身边的几个人的生活显出无微不至的关心。有时她甚

^① 克拉夫特原文为 Craft，即英文中的“行业”。

至提出要作些变动，好象这位陪伴着她的男人只不过是一位老房东。

“过道尽头那间带两个窗户的房间给罗莎住最合适。但是，孩子不能睡在那张硬木大床上……”

“换一张！”

“对，可以换一换……还少个大房间，可以供她在最热的那几个小时里玩耍……要是这两个小房间没有隔墙……”

“把它拆了！”

他得意地搓着双手，把房子全拆了再重建，他都愿意。而为了她的亲人更舒适，她也什么都同意。

他们下楼来到餐厅。他们在一个著名的栎木雕刻的烟囱前站住了。烟囱两侧是两尊黑色的努比亚人雕像，犹如女像柱一般，那玻璃眼睛在闪闪发亮。玛丽娅开始感到克拉夫特的爱好很怪僻，简直有种异国情调……卡洛斯从没对她说过克拉夫特有着典型雅典人的爱好。他只是一个被南欧阳光照射大的撒克逊人。但是在他的怪僻之中很有些天才……

“啊，风景可真美！”她大声说着走近窗口。

窗台附近长着一簇雏菊，雏菊旁边有棵香子兰，散发着浓郁的芳香。前面，是一块精心修整过的草坪，炎热的七月已经使它有些发黄；两棵大树的树影投到了草坪上，两树之间有张软木长凳，供人们午后小憩。一排密密的灌木树墙，象堵篱笆，从另一头把这座别墅围了起来。顺山坡朝下望去，有一个工厂的烟囱和一些小别墅的院落，但看不见房屋；远处，是碧波粼粼的河水，静静地沐浴在阳光之中，一直可以望见在夏日耀眼的晴空中青翠碧绿的阿连特茹的山岗。

“这里真迷人！”她又重复了一句。

“是个天堂！我对你说过吧？要替这房子起个名字……该叫什么好呢？玛丽娅村？不好。玫瑰村……也不好，难听！象一种葡萄酒的名字。我们还是给他起个永久性的名字。我们就叫它‘淘喀’吧。”

玛丽娅·爱杜亚达觉得“淘喀”这个名字别致极了。应该用红字把它写在大门上。

“好，再加个野兽纹章，”卡洛斯说。“一个守卫着自己巢穴、沉没在幸福之中的自私的野兽的纹章：不许碰我！”

这时，她脸上带着甜蜜的微笑站在一张桌子前。她惊讶地看到，桌子上摆满了水果，还有两张椅子紧紧相挨，光闪闪的玻璃瓶中插满了鲜花。

“这是迦拿^①的婚礼呀！”

卡洛斯的一双眸子一亮。

“是咱们两人的婚礼。”

玛丽娅·爱杜亚达的脸涨得绯红，她低下头，拿起一颗草莓，然后又挑了一枝玫瑰。

“要点香槟吗？”卡洛斯大声问道。“再加一点冰块？咱们有冰块。什么都有！咱们什么都不缺，连上帝都祝福咱们……来，喝一点香槟！”

她同意了。他们两人用一只杯子喝；他们的双唇又一次热烈地挨上了。

卡洛斯点上一支烟，他们继续在屋子内转来转去。她很喜欢那间厨房，是英国式的布置，到处都铺上了瓷砖。在走廊上，

① 迦拿，《圣经》中加利利的一个村庄，据《圣经》记载，这是耶稣施圣迹的地方。耶稣在一个婚礼宴会上把水变成酒。（见《约翰福音》第2章1—11节）

玛丽娅·爱杜亚达放慢了脚步，观赏着一套斗牛用的什物。有只黑牛头，有长剑和花剑，红色的丝绸披风，从皱褶上看，似乎还保留着穿戴它们的主人的潇洒风韵。旁边有一张黄色的斗牛广告，斗牛士叫拉加堤祖。这些东西很使她欢心，就象伊比利亚半岛的欢乐节日和那炽热的阳光一样……

接着卡洛斯带她去看将给她做卧室的房间。她不喜欢这间屋子那过分奢华和性感的布置。那是间小屋，光线从一间四周挂着壁毯的小厅里进来，而那些褪了色的毛线壁毯上，织着爱神维纳斯和战神马尔斯相爱的故事。连接小屋和小客厅的门是小教堂的圆拱式，门上方吊着一盏文艺复兴时期的熟铁大灯。这时刻，在一束明亮的阳光照耀下，这间小屋显得金碧辉煌，犹如一位苏丹王宫殿里豪华、淫秽的内室……小屋的四壁和天花板都覆盖着一层金黄色的织锦缎；一块同样美丽色调的天鹅绒地毯，使地面显得金光闪闪，一位爱情女神可以赤着小脚在上面行走——带帐杆的床架在一个小高台上，床上盖着绣有朵朵金花的黄色绸缎床罩。周围是大幅帐幔，也是黄色旧织锦缎的面料，使这间小屋既光彩夺目又庄重肃穆，好象放这张床是为了鲁克丽丝^①和罗米欧时代那种爱情悲剧中的高尚的情欲。善良的克拉夫特就是在这儿，头上缠着一块黄色印度丝绸，独自一人安安静静、香香甜甜地每天睡上七个小时。

但是，玛丽娅·爱杜亚达讨厌这黄得过分的颜色。接着，她又是一惊，因为她发现在这金碧辉煌的环境中有一幅烟熏黑了的古画，十分引人注目。画面只突出了一个砍下的人头，活灵活现，放在一只铜盘里，下面是一摊鲜血。更离奇的是，房间的一

① 传说是古代罗马时一贵妇，因受国王之子侮辱而自杀，被视为贞淑女性的典型。莎士比亚写有长诗《鲁克丽丝受辱记》。

角有只巨大的草编猫头鹰，栖息在一根栎木枝头，阴险地思忖着什么，丧气的双眼睁得溜圆，死死盯住这张情人的卧榻……玛丽娅·爱杜亚达认为在这里是无法睡得安稳的。

卡洛斯立即抓起那根树枝和猫头鹰扔到过道的一角，并提出要把那些丝绸织锦换下来，用喜人的粉红色丝绸来布置这间小屋。

“不，我会慢慢习惯这些金黄色的……只是那幅画着人头，血淋淋的画……上帝啊，真可怕！”

“你仔细看看，”卡洛斯说，“我想那是我们的老朋友施洗圣约翰^①。”

为了消除这不愉快的印象，他带她到克拉夫特收藏珍品的大厅去。但是玛丽娅·爱杜亚达仍然惊魂未定，觉得这个陈列大厅家具摆得太满，象座博物馆那样没有生气。

“这里是供人站着看的，来回走着欣赏的……不能坐在这儿聊天。”

“但这是原材料啊！”卡洛斯大声说。“有了它，就可以布置成一个漂亮的大厅……否则我们的艺术才能有何用？……你瞧这个柜子，中间多精致，多漂亮！”

这座贵重的柜子是克拉夫特的“神圣家具”，几乎遮住了后面那堵墙。这是件汉萨同盟^②时代的雕花家具，既昂贵又朴实，是件工艺高超的杰作：底部，有四个斗士，持枪握刀，象罗马战神一般守卫在每个门旁，各个门上都是浮雕，刻的不是进攻一个城市，就是攻打营地的帐篷。上部，四个福音传教士各守一角，他

① 《圣经》中人物。

② 十三至十七世纪，以德意见北部诸城为主，北欧城市结成的商业、政治同盟。

们是约翰、马可、路德和马太，四个一动不动、穿着飘扬起来的袍子，似乎预言中的风总在吹拂。上楣，有一个由玉米棒、镰刀、葡萄串和犁组成的显示着农业的画面。在这些象征着劳动与丰收的标志之中，有两尊对称地靠在那儿的古罗马农牧之神，吹着四管牧笛，进行田园诗式的挑战。他们对上面那些英勇斗士和传播福音的人毫不介意。

“怎么样，嗯？”卡洛斯说。“多珍贵的家具！这完全是一首地地道道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诗歌，农牧神和传教士，战争加田园诗……在这座柜子里放些什么呢？我要是有你的书信，我一定把它存放在这里，就象供在神坛上一样。”

她没搭腔，只是微笑着，在这些古董中慢慢踱着步。这是些没有生气的艺术佳品。此刻这些价值连城，死气沉沉的物品，散发着一股难以名状的悲哀：家具全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精工细作，象是意大利大理石宫殿里流失的物品；镶嵌着的玛瑙和琥珀，在黑色檀木和覆盖在木制家具上的粉红色绸缎相映照下，闪烁着柔和的宝石光辉。有些结婚时用的喜柜，长短如同小木箱，是用来收藏教皇和王子的礼品的，涂着红色和金黄色，上面有希腊神话中三位女神^①的精美、小巧画像；有几个讲究的西班牙式五斗橱，外面是闪光的铁皮和红丝绒，每个里面都象个小教堂，奥秘无穷，有许多壁龛和玳瑁壳的小栅栏……到处都有绣着花朵与金色小鸟的缎子帷幔，在深绿色的四壁映衬下显得非常耀眼；或者在一块色调严肃的东方地毯的一角，织上几行《古兰经》的经文，在一块打开的扇面形丝绸上，展现出人们在基西拉岛^②上正跳着优雅的小步舞。

① 象征美丽、温雅、欢喜的三女神。

② 基西拉岛是希腊一个非常美丽的岛，岛上有爱神维纳斯庙，被誉为爱乡。

玛丽娅·爱杜亚达因为劳累，最后坐到一张路易十五时代的长沙发上。那是一种宽大而讲究的沙发，专门为女人们那美丽的裙子的鲸骨框而设计的，并用法国博韦的丝绒薄毯盖着。毯子似乎还在散发出香粉的淡淡芳香。

卡洛斯看到玛丽娅那爱慕的样子也十分高兴。那么，她是否还认为这桩一时冲动之下做成的交易不值得呢？

“不，这里有许多可爱的东西……连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胆量在这些稀世珍宝之中度过一种宁静的村野生活……”

“别这样说，”卡洛斯笑着说，“否则我就一把火烧了它。”

不过，她最喜欢的还是那些摆在茶几大理石面上的彩釉陶器；那些易碎的陶器真是巧夺天工。其中有一件特别引她注意，那是一只图案奇特的波斯瓷瓶，上面是一排黑色的柏树，每棵树都遮住一朵色彩鲜艳的花；这使她联想到在长期的忧伤之中出现的短暂的微笑。接着便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花饰陶器，色彩艳丽，不落凡俗，上面还画了许多历史人物，有卡洛斯五世^①过厄尔巴岛^②；有亚历山大^③给罗克珊^④加冕；有精美的讷韦尔瓷器，庄重、朴实无华；有马赛瓷器，上面是一朵盛开的大红玫瑰，妖娆诱人，犹如一个裸露身子的少女；有德比^⑤瓷器，涂着晴空那种湛蓝色，周围有圈金边儿；有威基伍^⑥瓷器，乳白色和粉红色，微微透明，象是水中的贝壳……

“再等一下。”卡洛斯见她又要坐下，就大声嚷道。“要拜拜

① 卡洛斯五世(1500—1558)，是1516至1556年间的西班牙国王。

② 厄尔巴岛是位于地中海科西嘉岛东部的岛屿，属于意大利。

③ 亚历山大，此处是指马其顿古国国王(公元前356—323)。

④ 罗克珊是亚历山大之妻。

⑤ 德比，英格兰中部一城市。

⑥ 一种精致的英国瓷器。

这幢房子的守护神!”

屋子中央，在一个宽大的支座上有尊青铜的日本佛像。这是尊怪神，全身裸露，光洁无毛，浮肿的脸，笑得滑稽可爱，那胀得圆圆鼓鼓的肚皮就象是吃下了整个宇宙而消化不良了——两条腿疲倦无力，毫无弹性，那皮肤就象是死胎的。这尊喜气洋洋的怪物骑坐在一只巨大的动物上，那畜生长着人脚，脖子恭敬地低垂着，从它的嘴上和那斜视的眼睛上，可以看出它对自己的受辱是何等地不满……

“想想看，”卡洛斯说，“所有的人都拜倒在这尊铜像面前，向他祈祷，亲吻他的肚脐，把财产献给他，为他去死……”

“爱上一尊怪神，”玛丽娅说，“是最值得称颂的，对吗？”

“那么，你不认为对你的爱也是很值得称颂的吗……”

他们俩在窗前的一张摆满靠垫的又宽又矮的长沙发上坐下。一扇白丝绸屏风从这个古董的世界中隔出了一块具有现代舒适条件的小天地。因为她嫌热，卡洛斯打开了窗户。靠近窗台，茁壮地长着一棵雏菊。再往前，草坪上，一只古色古香的石头花盆里长着一棵开了红花的仙人掌；在一棵核桃树的枝叶之下，有一片阴凉、舒适的地方。

玛丽娅·爱杜亚达走过去靠在窗口，卡洛斯也跟了过去。两人默不作声地靠在一起，深深地沉浸在幸福之中，享受着这种与外界隔绝的甜美的宁静。有只鸟儿在枝头轻轻地啾唱，过不一会儿，它又沉默了。她想知道，远处，阳光照射下的蓝色山岗那一边的白色村庄叫什么。卡洛斯答不上来。后来，他漫不经心地摘了一朵雏菊问道：“她是有一点儿爱我，还是很爱我……”^①

^① 原文是法文。

她从他手中夺过了那朵花。

“有什么必要问花？”

“因为你还没有明确无误、绝对肯定地对我说过，就象我希望的那样……”

他搂住了她的腰；两人微笑着互相对视着。这时，卡洛斯两眼凝视着她的眸子，对她低声祈求说：

“咱们还没看盥洗室呢……”

玛丽娅·爱杜亚达就这样任他拉着走过了大厅，又穿过了挂着描述战神马尔斯和爱神维纳斯在森林中相爱的壁毯的客厅。盥洗室就在两侧，有一层瓷砖贴面，一块古老的卡拉马尼亚^①红地毯给盥洗室增添了不少生气。一直接住她的卡洛斯，这时在她脖子上慢慢地、长时间地吻了一下。她更加任他去爱，闭上了两眼，完全被征服了。他们走进了那间暖烘烘的、金碧辉煌的小房间。进去时，卡洛斯放下了拱门的绸门帘，因为从那儿进入了一丝阳光。片刻之间，两人都停住不动了，四周没有第三个人。他放开了臂膀，两人谁都不碰谁，似乎他们由于过度的幸福而窒息了，不知所措了。

“那个可怕的脑袋！”她低声说。

卡洛斯拽过床单，盖上了那幅可恶的画。随后，一切声响都消失了，这栋孤独的房子在树丛中沉睡了，在七月宁静的中午，安安稳稳地午憩了……

翌日，星期天，正巧是阿丰苏·达·马亚的生日。几乎家里所有的朋友都在葵花大院进晚餐，饭后在阿丰苏的书房里喝咖

^① 十六世纪小亚细亚地区一个土耳其公国。

啡。书房的窗户敞开着。这天夜晚，天气暖和，满天星斗，四周一片沉寂。克拉夫特、谢格拉和塔维拉抽着烟在凉台散步。格鲁热斯坐在沙发的一端，全神贯注地倾听斯坦因布罗肯一本正经地对他讲述芬兰音乐的演变。阿丰苏手拿烟斗靠在他那个长沙发上，他四周的人们在谈论着乡村生活。

晚饭时阿丰苏曾经宣布，他打算在这个月中旬去看看圣奥拉维亚庄园的树木，并且当即就约了一批好友去杜罗河畔。克拉夫特，谢格拉上校陪阿丰苏前去；侯爵答应八月在他的朋友斯坦因布罗肯“悦耳音乐的伴随下”，如他所说的，去看望阿丰苏。堂迪奥古犹豫不决，他担心路途太远，又怕乡间潮湿。现在要说服埃夏也去，与卡洛斯同行——现在卡洛斯已经完成了为他写书收集资料的工作，就为这事他留在了里斯本的“工作岗位上……”但是埃夏还是不同意去。他说，乡下对那些野人是个好去处。由于文明、进化，人要逃离自然；如唯心主义者预言的那样，实现进步，在地球上建立天堂，他的设想就是建一座巨大城市，占满了整个大地，所有房屋全部石头建造，只有一两处地方有座神圣的玫瑰小花园，人们从那儿采摘花朵，使正义的神坛馥郁芳香……

“还有玉米呢？香甜的水果呢？白菜呢？”威拉萨不怀好意地笑着问道。

那么，你威拉萨认为几百年后人们还吃白菜？另一位反驳说。吃蔬菜的习惯是人类身上残留的粗俗的动物本性的反映。随着时间的推移，文明而地道的人只吃人造食物，由国营工厂生产，装在小瓶子里或做成小药片……

“农村，”这时堂迪奥古用手使劲捋着胡子说，“对社会来讲，有一定的好处，可以进行有趣的野餐，骑驴游戏，进行一场槌球

比赛……没有农村就没有社会。”

“对，”埃戛低声说，“就象一所大厅里可以有些树。我同意要农村……”

卡洛斯靠在一只长沙发上，拚命地抽烟，一味地微笑，但是不说话。整个晚餐他都这样，沉默不语，对一切都报之以一笑，一副兴高采烈的神气，然后带着欢乐过后的疲倦。侯爵已经两次发现他在兴奋地沉思默想，此刻，他朝卡洛斯走过去，不耐烦地说：

“喂，说话呀，讲点儿什么！……你今天的样子有点儿特别，那高兴劲儿就象一个虔诚的信徒得到了一块圣饼！”

周围的人都友善地谈论着卡洛斯：威拉萨觉得他现在气色好了，也更愉快了；堂迪奥古带着一副行家的神气，意识到了这里面有个女人，他羡慕卡洛斯的年龄，羡慕他的精力。阿丰苏又装上一袋烟，高兴地望着孙子。

卡洛斯立即站起身来，避开这种友好的观察。

“不错，”他说，微微伸了个懒腰，“我今天有点疲倦，不爱动……一定是夏天来了……但是，我得活动活动……喂，侯爵，跟我打一盘台球吧？”

“走吧，伙计。要是这能使你振作起来……”

他们走了。埃戛随后跟去。刚来到走廊上，侯爵就停住了步，仿佛想起了什么。他直截了当地向埃戛打听科恩夫妇的消息。最近见过面吗？一切都了结啦？对于侯爵，这个忠诚之花来说，没什么秘密可言。埃戛告诉他，浪漫史已经结束，现在科恩碰到他，就识相地把眼睛一低……

“我之所以问，”侯爵说，“是因为最近我两次见到了科恩夫人……”

“在哪儿？”埃戛迫不及待地问道。

“在普里斯剧院，而且都是和达马祖在一起。最近一次就在这个星期。达马祖和她挨得紧紧地，亲亲热热，谈得很是投机……后来，他走过来同我坐了一会儿，但眼睛总盯住她……她在另一头，样子傲慢，用望远镜看他……毫无疑问，是在谈情说爱……这个科恩命该如此。”

埃戛脸变得煞白，心烦意乱地捻着胡子，末了说：

“达马祖和他们关系密切……不过，也许他是在调情，我不感到奇怪……他们是一类货色。”

台球室里，那两个人有气无力地打着球，埃戛则不停地踱着步，显然心绪烦躁不安，嘴里叼着已经熄灭的雪茄。蓦地，他站到侯爵面前，两眼闪着光，说道：

“你最后这次在普里斯见到那个无耻女人是什么时候？”

“我想，是星期二。”

埃戛又闷闷不乐地踱起步来。

这时，巴蒂斯塔出现在台球室门口，一言不发地使了个眼色招呼卡洛斯。卡洛斯惊讶地走了过去。

“来了一辆出租马车，”巴蒂斯塔低声说，“说是车里有位夫人要找您。”

“什么夫人？”

巴蒂斯塔耸耸肩膀。卡洛斯手里拿着球杆，吃惊地看着巴蒂斯塔。一位夫人！肯定是玛丽娅……上帝啊，出了什么事，晚上九点钟乘一辆破旧的马车跑到葵花大院来！

他让巴蒂斯塔赶快去给他找顶小礼帽。他就这么副样子，上衣也没穿，急急忙忙跑了下去。在走廊上，他碰上了欧泽比奥。他刚到，还在用手帕拍打靴子上的尘土。卡洛斯都顾不上

站下来和欧泽比奥说句话，就赶忙向马车跑去。车停在通往他的房间的便门前，车门关着，静悄悄的，使人感到既神秘又恐惧……

他打开车门。在这辆老式四轮马车的一角，有个黑色的人影，裹着一块带花边的头巾。那黑影不安地欠了欠身子，低声说：

“就一小会儿！我想同你说句话！”

他如释重负！是勾瓦林纽夫人！于是，卡洛斯气乎乎地粗鲁地嚷道：

“要的什么花招？你想干什么？”

他想关上车门，她却使劲地向外推开。这当儿，车夫在不声不响地解缰绳。她按捺不住了，当着车夫的面发作出来：

“是谁的过错？为什么这样对待我？进来，只一会儿，我必须同你谈谈！……”

卡洛斯生气地跳上马车：

“顺着阿泰罗转一圈。”他对车夫嚷道，“走慢点儿！”

这辆老式马车顺坡而下；有一阵子，在黑暗中，他俩各自缩在狭小座位的一端，在玻璃窗格格的响声中，还是重复着那些粗鲁、苦涩的话：

“多么鲁莽！多么愚蠢！……”

“是谁的过错？是谁的过错？”

到了桑托斯街的斜坡上，马车跑在石子路上声音小多了。卡洛斯对自己的僵硬态度感到后悔，朝她转过身来，语气缓和了，几乎是用以往那种亲切的语调责怪她的鲁莽作法……给他写封信不是更明智吗？

“写信做什么？”她大声说，“为了你不给我回信？你根本不

会把我的信当回事，就象是个陌路人写信求你施舍一样！……”

她觉得闷气，就使劲摘掉了头巾。马车沿着河边缓缓地轻声滚动着，卡洛斯都感觉到了她的呼吸声，她那不安的、充满了痛苦的呼吸声。他一声不吭一动不动地坐着，感到无比的心烦。透过朦朦的玻璃，在那黑暗的、沉睡着的河面上，他隐约看到一根根帆船的桅杆。两匹马也象睡着了。她还在发怨气，那是在心中积压已久，带着讥讽而且充满了痛苦的怨气。

“我求你去圣伊萨贝尔，你没去……给你写信，你不理我……我要你给我个坦率的解释，你不来……什么也没有，一张纸条，一句话，一个暗示都没有……地道的蔑视，粗暴而无礼……我真不该来……但是，我做不到，我受不了！……我想知道我哪点儿对不住你啦。这是怎么回事？我怎么不对啦？”

卡洛斯感到她那饱含着晶莹泪水的双眼带着祈求，在寻找他的回答。而他，甚至没有勇气正面看她，只是不安地低声说：

“的确，亲爱的朋友……事情已经很明白，用不着再解释了。”

“要解释！要讲清，这种情况是暂时的，是厌烦了，还是就此决裂了！”

他在自己那个角落里动了动身子。他找不出一一种委婉的，甚至是亲切的方式告诉她，他对她的欲望已经完全枯竭了。最后他说，不是因为厌烦。他的感情一向高尚，不至于变成发脾气或者愠气……

“那就是决裂？……”

“不，也不是……也不是永远的、绝对的决裂……”

“那就是一时愠气了？为什么？”

卡洛斯没回答。她使劲抓住他的胳膊摇着。

“你说话！说呀，上帝！别做胆小鬼，拿出勇气来说说什么！”

是的，她说得有道理……象这样坐在这儿，笨拙地、假装镇静地躲在黑暗中说些无关重要的理由，他就是个懦夫，是没骨气。他要明明白白、坚定地说清楚。

“好吧，说清楚。我认为咱们的关系应该改变……”

他又犹豫了。当他感到坐在身旁的这个女人在绝望地发抖时，话到嘴边又缩了回去。

“改变，我的意思是说……咱们可以把无法持久的感情冲动变为愉快的、更为高尚的友谊……”

随着车轮慢慢的滚动声，他的嘴也渐渐地灵活了，乖巧了，话也有说服力了。他们这种关系将发展到什么地步？必定会是通常的结局。到那么一天什么都暴露了，这段欢乐的浪漫史就会以丑闻和耻辱告终；或是尽管能长期保住秘密，但它会变得几乎同夫妻的结合那样平庸，再没有趣味，再没有欢乐。再说，可以肯定，继续在辛德拉或者其他什么地方幽会下去，社会上好奇的人，多嘴的人就会发觉他们的私情。对于有自豪感，有羞耻心的人来说，自己的私情为公众所知，甚至出租马车车夫也知道了，难道还有比这更可怕的事吗？不能这样……理智、感情都指明了需要分手。她本人以后也会感激他的……当然，习惯了欢乐的柔情，乍一中断是会痛苦的，他也并非好过。正因如此，他没有勇气给她写信。总之，两人都需要坚强，不再互相见面，至少几个月内要这样。以后，脆弱的感情，不安的情绪，就会渐渐地变为正常的友情，颇为稳定而且更为持久的友情。

他不再说什么。沉默中，他感到她躲在马车一角，好象一个可怜的、没有生命的物件，缩在大围巾里，轻声地哭泣。

好难熬的片刻啊。她没发火，只是可怜地哭着，轻声地、慢慢地抽泣，真象没完没了。卡洛斯只找到了一句平淡无味的话：

“别犯傻了，别犯傻了！”

马车沿着一排房子行驶，来到了煤气厂门前。在明亮的灯光照射下，一个美国人和几位身着浅色衣装的女士走了过去。这是个繁星闪烁的仲夏之夜。有些人在树丛中漫步。她还在哭泣。

他身边这种悲切、低声的哭泣开始打动他了；她没完没了地哭泣撕扯着他的心，为此他几乎要向她发火了……刚才他在葵花大院沙发上多么平静，对周围的一切他都报以微微的一笑，那真是一阵疲劳之后的休憩啊！

他拿起她的手，满怀怜悯，想使她平静下来，但已经有几分不耐烦了。

“确实，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太荒唐了……这一切都是为你好……”

她总算动了动身子，擦擦眼睛，伤心地擤擤鼻涕，但不时地还深深抽泣一下……突然，一阵感情激动，她把双手伸向他的脖子，使劲抱住他，把他按到自己的胸部。

“哦，亲爱的，别抛弃我，别抛弃我！你知道我多么爱你！你是我生命中唯一的幸福……我想死，我要自杀！……我做了什么错事？没人知道咱们相爱……但愿人们知道！为了你，我可以牺牲一切：生命，荣誉，一切的一切！……”

她用泪水润湿着他的脸。他任她摆布，只感到她那温暖的没穿紧身胸衣的身体象是裸露着，从他的双膝往上移动，紧紧贴到他的身上，带着一种要重新占有他的冲动，一阵狂吻使他喘不过气来……突然马车停下了。卡洛斯一动不动，她则趴在他身上，

喘息着——他们就这样呆了片刻。

马车没再继续前进。这时，卡洛斯抽出一只手，摇下玻璃，他发现，他们已停在葵花大院的对面。马车夫遵命绕着阿泰罗慢慢地转了一圈，又上了这个坡，回到这幢房子门前。有一阵子，卡洛斯想下车，就此果断地结束这场长时间的折磨。但是，这似乎太冷酷了。虽然他讨厌这个女人，但还是无可奈何地对车夫嚷道：

“再往阿泰罗走，别停下！……”

马车在窄小的街道上掉了头，又滚动起来。路面的石子再次颠得玻璃格格作响；他们又一次地，但更为平稳地顺着桑托斯街的坡路往下走。

她又吻起他来。但是，这些亲吻已经失去了刚才那股难以拒绝的激情。此刻，卡洛斯只是感到疲乏，真想回到自己的房内去休息，因为是她把他拖了出来，用这些指责，用带着泪水的热情折磨他……就在伯爵夫人吊着他的脖子疯颠地低语时，他心目中生动而强烈地映出了玛丽娅·爱杜亚达的形象，她此时正平静地在她那铺着红地毯的厅里，还没睡觉。她信赖他，想着他，回忆着前一天的幸福。那时“淘喀”这座白色的乡村别墅充满了他们的爱情，在树丛中沉睡着……于是他对勾瓦林纽夫人感到一阵厌恶，就粗鲁地、无情地把她推向马车的一角。

“够了！这一切都是荒唐的。咱们的关系结束了，再没什么可说的了！”

刹那间，她变得目瞪口呆。接着，她打了个寒战，神经质地笑了一声。随手使劲把他一推，还掐了一下他的胳膊。

“好吧！去吧，躲开我！找另一个去，找那个巴西女人去！我知道她。她是个烂货，丈夫破产了，她得找个人为她付做衣服的

账单!……”

他攥紧拳头，转过身来，象是要揍她。黑暗的车厢里隐隐约约有一股马鞭草的香味。他俩彼此看不清对方的眼睛，但是都闪着仇恨的光……卡洛斯愤愤地敲了一下窗玻璃。马车没停下。勾瓦林纽夫人怒气冲冲，设法放下另一边的窗玻璃，把手指都碰伤了。

“你最好出去!”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讨厌你呆在我身边! 我讨厌死了! 车夫! 车夫!”

马车停住了。卡洛斯跳下车，使劲碰上车门。他一声没吭，甚至都没脱一下帽子致意，径自转过身子，迈开大步朝葵花大院走去。在这满天星斗的宁静的夏夜，他却思绪万千，仍然在气得发抖。

十四

那是在一个星期六，阿丰苏·达·马亚动身去了圣奥拉维亚。就在同一天的大清早，玛丽娅·爱杜亚达搬进了奥里威斯，她选这天是因为这是个吉利日子。卡洛斯同埃戛一起去圣亚波罗尼亚车站送走了爷爷，回来时他兴高采烈地对埃戛说：

“这下子就剩咱们俩呆在这座大理石之城里，也就是垃圾之城里与烤太阳了……”

“宁愿这样，”埃戛回答说，“也不愿穿上白鞋到辛德拉的尘土道上去漫步、思考！”

星期六，卡洛斯天黑回到葵花大院时，巴蒂士塔说，埃戛先生这会儿已经去了辛德拉，只带了几本书和用一张报纸包的几把刷子……埃戛先生留下了一封信。他还对巴蒂士塔说，“巴蒂士塔，我去享受了。”

信是用铅笔写在一张大糙纸上的，内容是：

朋友，由于憎恶里斯本的三合土，我突然无限思念大自然的风光和翠绿的颜色。在我这个文明的，而且是过分文明的生命中，仍然残留的动物本性，使我迫切需要在草地上遛遛身子，饮一小口溪里的清水，并且在一棵栗子树枝下的吊床上睡上一觉。请助人为乐的巴蒂士塔明天托公共马车把箱子给我送来，因为我不想使“混血儿”的马车超载。我只呆三、四天。这时间够我同上帝在托钵僧修道院山顶聊聊天，看看迷人的“爱之泉”旁的毋忘我开得如何……

“吹牛皮!”卡洛斯嘟哝了一句,对于埃戛的不告而别很是气恼。

他把信扔到一旁,说:

“巴蒂士塔!埃戛先生信里说,给他送一盒帝国牌雪茄去。你给他送古巴之花牌的。抽帝国牌简直是吸毒。这个畜生连抽烟都不会!”

晚饭后,卡洛斯浏览了一遍《费加罗报》,翻阅了几页拜伦诗集,打了一会儿台球,在凉台哼了会儿西班牙小曲——后来又走出家门,无目的地在阿泰罗广场附近闲逛。葵花大院如此无声无息,没有灯光,由于夜晚炎热,窗门都开着,真使他闷闷不乐。他抽着烟,不知不觉地来到了圣弗朗西斯科街。玛丽娅·爱杜亚达的窗户也敞开着,灯没亮。他上楼到了格鲁热斯家。维多林诺少爷不在家……

他一边诅咒着埃戛,一边走进了文人俱乐部。他遇上了塔维拉,他肩头上搭着上衣,在看电讯。在这个古老的欧洲,没什么新闻,只是说又有一些虚无主义分子被绞死了。而他,塔维拉,则要去普里斯……

“你也去吧,亲爱的卡洛斯!在那儿,你能看到一个漂亮女人同蛇和鳄鱼一起泡在水里……我特别喜欢耍弄动物的女人!……但是这个女人很难对付,蛮得很……我给她写了一封信,她则从水池里向我送来秋波。”

他拉着卡洛斯,沿着施亚都街往下走,不多时就谈起了达马祖。他再没见到那位可爱的人儿吗?那个可爱的人儿四处散布说,马亚在施亚都无礼之后,通过一位朋友向他作了低三下四、胆小懦弱的解释……这个达马祖真厉害!内里和外表都象只皮球!你越是使劲儿往地上摔他,他跳得就越高,越欢……

“总之，他是个背信弃义的小人，你对他要多加小心……”

卡洛斯耸耸肩膀，笑了。

“你别小看他，”塔维拉非常认真地说，“我了解这个达马祖。我们在‘洛拉·哥达’之家吵架那次，他显得象个胆小鬼，但是，后来他不断地扰乱我的生活……他什么都干得出……前天，我在西尔瓦餐厅吃夜宵，他在我面前坐了一会儿就立刻谈起你，胡说一气，用威胁的口气……”

“威胁！他说什么啦？”

“他说，你是一副好斗、了不起的架势。但是不久会有人教训你的……什么一场大丑事正在酝酿之中……什么不久你的脑袋被一颗子弹打穿了，他都不会惊讶……”

“一颗子弹？”

“他是这么说的。你还笑，但我可知道……我要是你，就会去找达马祖，对他说：‘小达马祖，我的心肝，告诉你，今后我每碰上一件不愉快的事，就来敲断你的一根肋骨。你小心着点……’”

他们走到了普里斯。这是个热闹的星期天，一大群人拥在看台上，连最高几层也坐得满满的，人们欢笑着，脸上露出惊讶的神色。最高层是一些穿着短袖衬衣，提着大瓶葡萄酒的小伙子。那个脸上涂着红白两色的小丑的滑稽表演，引得人们不断发出粗鲁的笑声；他摸了摸一位坐在马背上兜圈子的姑娘的两只小脚，又舔了舔自己的手指，然后抬起眼睛，象是尝到了蜜糖……那位小姐瘦小身材，板着面孔，两条发辫上插着鲜花，悠闲地坐在铺着金黄色座垫的宽大马鞍上。她的坐骑是一匹白马，咬着缰绳，由一名马夫牵着慢慢地绕圈子。蠢笨而又好色的小丑在场上跟着她转，双手按住心口，笨拙地祈求着，臀部在裤筒宽大、缀着金纸钱的裤子里慢慢地扭动。一位穿着金色条纹裤

子的保镖做出吃醋的样子，把小丑推开。小丑屁股往下一坐，直挺挺地躺倒在地。孩子们发出一阵笑声，鼓乐齐鸣。天气热得闷气，雪茄的烟雾不断地腾起，遮住了亮堂堂的煤气灯。卡洛斯很是不自在，想走开。

“再等一等。至少看看鳄鱼女人！”塔维拉嚷着说。

“我受不了了。这臭气要憋死我了！”

但是，在大门口，他又突然被张开双臂的阿连卡拦住了。阿连卡刚到，同他一起来的还有另一个老人，那人高高个子，雪白胡须，全身黑色衣着。诗人对在这儿遇到他亲爱的卡洛斯很是惊讶。他还以为卡洛斯在圣奥拉维亚的城堡里呢！他甚至还在报上看到了这条消息……

“不，”卡洛斯说，“是爷爷昨天走了……我现在还不想去同大自然打交道……”

阿连卡大笑起来，脸色微红，凹陷的双眼因为喝了杜松子酒而闪着光。白须老人在一旁默不作声地戴起自己的黑手套。

“我可正相反！”诗人大声说。“我可是需要泛神论的冲洗！大自然多么美好！草原！森林！……所以下周我也许要到辛德拉去享受一番。科恩夫妇在那儿，他们租了一栋非常漂亮的小房子，就在维托尔饭店附近……”

科恩夫妇！卡洛斯这时才明白了埃戛出走的原因和“他对翠绿颜色的思念”。

“听我说，”诗人低声对他说，一面抓住他的袖子，把他拉到一旁。“你不认识我这位朋友？他是你父亲的挚友，我们仨经常在一起耍闹……他不是什么显赫人物，只是一个专做出租马车生意的人……但是，你知道，在葡萄牙，特别是在那时候，人们的关系和谐，贵族同出租牲口的人友善相处……见鬼了，你应该认

识他的！他是达马祖的舅父！”

卡洛斯记不起来了。

“吉马莱斯，在巴黎的那一位！”

“啊，那个共产党人！”

“对，他热烈拥护共和制，是个充满了人道思想的人，甘必大的朋友，在《拉贝报》上写过文章……是个很有意思的人！……他来这儿是因为他从他兄弟那儿继承了一部分土地，就是几个月前去世的达马祖的另一位舅父……我看事情还得拖一段时间……我们刚才一同吃的晚饭，还喝了点儿酒。我们甚至还谈起了你父亲……要我给你介绍一下吗？”

卡洛斯拿不定主意。最好是在另一种更为亲切的场合，能够安然地吸着雪茄，谈谈过去……

“好吧！你一定会喜欢他的。他对维克多·雨果很是熟悉，讨厌神父之流……他性格开朗，非常开朗！”

诗人热烈地握了握卡洛斯的双手。吉马莱斯微微举了举他那缝着黑带子的帽子。

在返回葵花大院的路上，卡洛斯一直在想着他的父亲，想着那一段往事。这是由于那位长者，那位曾经同父亲经常宴饮作乐、专做出租马车生意的人的突然出现而引起来的！这件事勾起了最近几天一直萦绕他心头、折磨着他的另一个想法，那想法使得他在幸福欢乐之中感到一丝隐痛……卡洛斯想到了他的爷爷。

现在已经决定，他和玛丽娅将在十月底动身去意大利。卡斯特罗从巴西发来的上一封信中，干巴巴而且别有用心地写着，他将在“十一月中旬穿着高雅的防寒冬衣在里斯本露面”——为此，他们要在这之前就得远走高飞，到美丽岛的绿色树丛里，躲

在他们的爱情之中，以此和世界隔绝，就象周围竖起了一道道围墙。这一切都好办，他内心认定这些全是正当的，而且使他的生活充满了光明……只是，现在有件麻烦事——爷爷！

是的，爷爷怎么办？他同玛丽娅走了，去享受极大的欢乐，但那将会永远葬送了阿丰苏的欢乐及他晚年的平静，美好的生活。爷爷是属于过去时代的人；他俭朴、廉洁，是个从不屈服的硬汉子——对用这样简单、幼稚、粗暴的办法来解决一桩难以克制的爱情，他只能视之为放荡！在他看来，人们那种超脱了做人的规范和自然的婚姻结合，就是一文不值。他永远不会理解这种奇怪的充满感情色彩的思想方法，他们象所有道德上的罪人一样，以此来掩盖自己的错误。在阿丰苏看来，一个男人拐走了他人的妻子、他人的女儿，就是拆散了一个家庭，中断了一家的烟火，而且永远陷入姘居的生活。一切再奇特的爱情，不论它多么崇高，多么强烈，在义务、法律、社会、家庭的三、四条基本原则面前，都会象肥皂泡一样破灭，因为这些原则有如大理石块一般地坚硬，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人们生活的依据……对他来说，这将是无可挽回的灾难！他的儿媳跟一个男人私奔，留下了一具尸体；现在，他的孙子也要出逃，毁坏别人的家庭——他这个家庭的历史，就是这样，在肉体的引诱下反复表演着通奸、私奔、家破人亡！……再说，阿丰苏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如今这些希望破灭了，葬送在泥塘里了！在爷爷痛苦的脑海里，他会永远成为一个外逃者，一个无用的人。他同自己的乡土联在一起的根全断了，他放弃了可能使自己在国内成名的一切努力，而是去住在藏身的旅馆里，讲着异国的语言，身边是个靠不住的家庭，有如废墟上长起的杂草……可怜的爷爷的残年将总是生活在难以消除的隐痛与折磨之中！……但是，他又有什么办法？他已经

对埃戛说过这点。生活就是这样！他没有勇气也无善心，不能轻易地作出牺牲……再说，爷爷的不悦从何而来？是来自偏见。公正的上帝啊，他更有权利得到自己的幸福，那是大自然所赐予的！……

他走到阿泰罗广场的尽头。特茹河同黑暗融成了一体。不久，那个人将通过这里从巴西回来，那个人在信中甚至都忘了让亲亲他的女儿！啊，他要是不回来该多好！一个神奇的大海浪也许会把他卷走……那样一切就变得简单、完美而且干净利索多了！生活中为什么要有这么个干巴鬼？简直象个掉进大海里的空袋子！啊，他要是死了该多好！……这时他忘掉了自己的苦恼，幻觉中看到玛丽娅在呼唤他、等待他。她自由了，安详宁静，面带微笑，身穿丧服……

回到自己的房内，卡洛斯疲倦、忧伤地叹了口气，一屁股坐进了安乐椅。见到此景，巴蒂士塔微笑着咳了一声，把灯拨得更亮了点儿，然后说：

“这会儿没埃戛在眼前，就显得更孤单了……”

“更孤单了，更凄凉了，”卡洛斯低声说，“该走动走动了……我对你说过，也许今年冬天我们旅行去。”

少爷以前可没对他说过这事儿。

“对了，也许去意大利……你还想回意大利吗？”

巴蒂士塔沉思了一下。

“我上一次没见到教皇……死前不見到教皇我可不甘心……”

“好，一定找个机会，你一定能见到教皇。”

沉默了片刻，巴蒂士塔朝镜子里望了一眼说：

“我想，去见教皇得穿礼服吧？”

“是的，我建议你穿礼服……在那种场合，应该佩戴基督勋章……我一定设法给你弄个基督勋章。”

巴蒂士塔吃惊地站了片刻，然后，他激动得满脸通红地说：

“非常感谢您。这儿有的人有基督勋章，可他们的功德也许并不如我……听说，连有的理发师都……”

“你说得对，”卡洛斯回答说，“真无耻。我真得设法给你弄个圣母勋章。”

现在，卡洛斯每天上午都从这条通向奥里威斯的尘土飞扬的大道上经过。为了自己的马不被太阳晒，他总是乘“混血儿”的马车，车夫是埃戛最中意的——他把那对马留在“淘喀”别墅的旧马厩里歇脚，自己就在各家酒店里闲逛，一直到卡洛斯回葵回大院。

通常在中午，玛丽娅·爱杜亚达吃过饭，一听到宁静的马路上传来车轮的滚动声，就到大门口等候卡洛斯，站到最高一层的台阶上。台阶两侧摆着花盆，上面有玫瑰红色的凉篷遮荫。在郊外，她常穿浅色衣服，有时还按照西班牙古典式样在头发上戴朵鲜花。郊外清新、干净的空气使她那象牙色的面孔更加有了生气，更添了光彩——在阳光和绿树的映衬之下，她那素雅、闪光的美每天都给卡洛斯一种意外的、更新鲜的魅力，使他着了迷。大门嘎吱一声关上，卡洛斯感到一种“精神上的特别安乐感”，用他的话说，他整个人行动起来更加轻松自如，处于一种永恒的和谐甜美的感觉之中……但是他第一个亲吻的总是那个沿着槐树小径跑来迎接他的罗莎，她那一头黑发飘动着，拍打着她的双肩，妮妮丝在一旁高兴地蹦着、叫着。他抱起罗莎。玛丽娅站在玫瑰色的凉篷下，从远处朝他们微笑着。周围的一切都

显得那么欢乐、亲切、宁静。

房子里经过一番精心收拾，整齐干净，赏心悦目。大厅可以使用了，再没有早先那种博物馆式的刻板模样和那种没有生气的豪华气派。玛丽娅插在瓶里的鲜花，一张随便放置的报纸，刺绣用的毛线，甚至她那洁净的衣服的拂动声，都无形中表明了生活的温暖。就连卡洛斯五世^①时代最华丽的收藏珍宝的贮柜——用锃亮的铁皮包着，都给人以舒适感。他们就坐在那儿谈天，直到罗莎上课的时间。

这时，萨拉小姐就会走来，她表情严肃，沉默寡言，总是穿着黑色衣裙，一枚银质蹄掌形别针别在男式的立领上。她脸上又出现了那好看的气色，低垂的双眼带着少女的羞怯，头上则系了一条清教徒式的素色缎带。她那微微胖了些的丰满的胸部，从深色的紧身背心里凸起。看来，郊外平静、轻松的生活显然很使她满意。但是，她不认为长着橄榄树林的褐色土地就是农村。“太干燥，太艰苦了，”她说，无限怀念她的英国那绿茵茵潮湿的土地以及那雾蒙蒙灰色的广阔天空。

钟敲了两点。罗莎在楼上的房间里，开始了她冗长的课程。卡洛斯和玛丽娅于是躲进了那个日本式的亭子，更加自由自在。这座日本式小亭子是克拉夫特凭想象设计的，表示他对日本的喜爱。亭子建在槐树小径的尽头，在两棵栗子树的遮掩和树荫之下。玛丽娅喜欢这个地方，称它是她的幽思之地。亭子全部为木结构，只有一扇圆窗，顶部是日本式尖型，顶上的树枝沙沙作响——可是声音轻得都能听到鸟儿的啾鸣。克拉夫特用印度产的细席铺地，亭子里装饰简朴，只有一张涂漆的桌子，几件日

^① 卡洛斯五世(1516—1556)，西班牙国王。

本瓷器。因为有一块黄色丝绸大单子挡着，看不见天花板，大单子的四角系紧了象一顶鼓鼓的帐篷的顶部。整座小巧的亭子看来就是为了放下一张苏丹王宫中那种松软而舒适的矮沙发，那沙发深得可以在里面做各种美梦，宽得可以放松了身子休憩……

他们走进亭子。卡洛斯拿上一本书，那是专为在萨拉小姐面前摆样子的；玛丽娅则拿着一块刺绣或是裁缝的布料。但是，书和布料很快就落到了地上——而他们的双唇、手臂则紧紧地贴到了一起。她滑倒在沙发上；卡洛斯跪在一只靠垫上，浑身颤抖着。刚才在罗莎和萨拉面前他竭力克制住自己，这会儿真是急不可耐了。他抱住她的腰，在长时间的亲吻之中，无数次地述说着那些纯真、热切的话语。那一遍遍的亲吻使得他们全身酥软，在那令人销魂的甜蜜之中，他们紧闭着双眼。她想知道，在分手后的那漫漫长夜里，他都做了什么。卡洛斯说，他通宵达旦地想着她，梦里看见她……接着又是一阵寂静。亭子顶上的麻雀嘁嘁喳喳，鸽子在咕咕地叫，一直在陪伴着他们的妮妮丝这会儿蜷缩在一个角落里，从稀疏的银白色毛发下，睁着一双亮晶晶的黑眼睛，带着怀疑的神态在注视着他们，他们时而喃喃低语，时而又沉默不言。

外面，在这没有一丝微风、安静的日子里，炙人的太阳下，干热的庭院在沉睡，到处呈现出灰蒙蒙的绿色，树叶纹丝不动，四下里一片寂静。透过白色房子关闭的百页窗传出来的罗莎弹奏的单调音符，是可以听到的唯一的声响。在这个亭子里，也是一片寂静，那是满足了之后的寂静——只是偶尔从沙发上那丝质靠垫中发出一两声倦怠而舒心的叹气，或是一两次时间更长、更为激情满怀的亲吻声……是妮妮丝使他们从那种甜美的沉醉之

中解脱出来。由于总是呆在那里不动，被困在炎热的小亭子里，呼吸着空气中飘溢的茉莉花的芳香，它厌烦了。

玛丽娅用手抹抹脸颊，慢慢站起身来。但是立刻又躺倒在卡洛斯面前，怀着无限的感激……上帝呀，要分离是多么难受呀！为什么要这样？他们相亲相爱，她却要一个人留在那儿，整夜地渴望着他，而他却要在葵花大院孤单地睡觉，得不到她的温存！……又是一阵长时间的无声冲动，两双深情的眼睛湿润了，又是没完没了的亲吻，直到他们的嘴唇疲倦了。妮妮丝使得他们终于离开了那儿，它不耐烦地从门口跑向沙发，呜噜着，象要狂吠起来。

玛丽娅往回走时常常有一种不安的感觉。萨拉小姐对这种午睡会怎么想？门关得严严实实，一点声音也没有，连那扇窗户都关上了。梅朗妮从小就侍候玛丽娅，是可靠的；善良的多明古斯是个老实人，不必担心。但是萨拉小姐呢？……玛丽娅笑着承认，当她后来在饭桌上遇到这位英国姑娘那天真无邪的目光时，真感到有点儿羞愧……当然……要是可爱的小姐敢于嘀嘀咕咕或是略微皱皱眉头，她就会立即收到一张开往南安普敦的皇家邮轮上的船票！罗莎是不会抱怨的，因为她不喜欢萨拉。但是，她办事那么认真，又那么尊敬自己的女主人！玛丽娅可是不愿意失去这么一位严肃的姑娘的敬重。所以他们决定，在辞退萨拉小姐时，要重重酬谢她，到了意大利再找个德国女教师补她的缺。对于那位德国人，他们就是夫妇了，就应该是“先生和太太……”了。

逐渐地，对更为亲密、更为完美幸福的追求在他们心中不断增长。仅仅上午在沙发里呆的短短几个小时，头顶是鸟儿啼叫，庭院沐浴在阳光里，周围一切都醒着，对此他们已经不满足了。

他们渴望着漫漫长夜里从容的欢乐，他们的手臂可以不隔着衣服抱在一起，周围的一切，郊野、人和阳光都已入睡……再说，这太容易了！挂着壁毯的大厅与玛丽娅的卧室相通，隔一道玻璃门又通向花园；女教师、用人，只是上午十点钟才到最高一层他们的房间来；整幢房子都已入梦乡；卡洛斯有一把大门的钥匙；那唯一的一条狗妮妮丝已经是看到过他们亲吻的知己了……

玛丽娅同卡洛斯一样强烈地希望有这样的夜晚。一天到野外散步回来，夜幕已降临，他们两人共同试了试一把两用钥匙——卡洛斯曾经答应拿去镀镀金的。卡洛斯惊奇地发现那总是讨厌地作响的旧大门的合叶上点了油，滑动起来没有了声响。

他就在这天晚上来了——而且把“混血儿”的四轮马车留到了别墅里，以便天亮时再把他接走，那个车夫是不会管闲事的，况且他口袋里已经得了一大笔小费。天空灰蒙蒙的，闷气得很，没有一颗星斗，不时地，一道无声的闪电射向海面，将海天相联。卡洛斯非常小心地贴墙走着，在临近了他那渴望已久的占有她的时刻时，一种伤感与焦急交错的复杂感情隐隐约约地使他胆怯起来。他几乎是战兢兢地打开了门，而且刚刚走了几步就站住了，因为听见妮妮丝在里面狂吠。但是，一切又回复了沉寂。房子朝向花园一角的那面窗户出现的亮光使他镇静下来。他在玻璃门旁遇到了玛丽娅，她身穿镶花边的睡衣，怀里抱着妮妮丝，它还在嗡嗡地哼着。她也紧张极了，急盼着能在自己身边触摸到他。她不想立刻就进屋去，他们就在那里呆了一会儿，坐在石阶上。妮妮丝也安静下来，在那儿舔着卡洛斯。四周无边无际一片墨黑，只是在远方水面上，一只船的桅杆上有个摇曳不定的亮点无力地在夜空里时隐时现。玛丽娅紧紧地依偎着卡洛斯，躲在他怀里长叹了一口气，一双眼睛不安地望着那静谧的黑

夜，好象花园里熟悉的树木，整个庭院全都不复存在，全都消失了，溶化在阴影之中。

“为什么我们不马上去意大利？”她突然问道，一面摸索着卡洛斯的手。“既然一定得去，为什么不马上就走？……我们没必要这样偷偷摸摸，担惊受怕！”

“怕什么？我亲爱的？我们在这儿就象在意大利、在中国一样的稳妥……当然，我们也可以早点儿走，只要你愿意……你决定什么时候，定个日子！”

她没答话，头亲昵地靠在卡洛斯的肩上。他又慢慢地说：

“不过，你知道，我要先去一趟圣奥拉维亚看看爷爷……”

玛丽娅的双眼又一次盯住那无边无际的黑夜，好象从中得到了一个预感——前景将会混沌、黑暗。

“你有圣奥拉维亚，有爷爷，有朋友……我什么人也没有！”

卡洛斯动了心，把她抱得更紧了。

“你谁也没有！你对我说这种话！你可是太不公道，太忘恩负义了！你沉不住气，这就是英国人所说的‘不知羞耻地篡改事实’。”

她就象昏厥了似地偎依在卡洛斯怀里。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想死……”

闪电的巨光照亮了河面。玛丽娅害怕了，他们就走进她的卧室。两只烛台的光影投射在花布和黄色的锦缎上，使这间温暖，飘溢着淡淡的芳香的卧室显示出一种圣殿般的夺目光彩。床已经铺好，镶着花边的床单为这张爱情的大床盖上了一层洁净的白雪。屋外，靠海那个方向，响起了缓缓而沉闷的雷声。但是，玛丽娅已经听不见了，她已经扑进卡洛斯的怀中。她从来没象今天这样爱他，象今天这样需要他！她那贪婪热烈的双唇好

象要伸得更远，要超过他的肉体，要吞噬他的欲望和他的灵魂——而整个夜晚，在那些金光闪闪的锦缎之间，她蓬散着头发，裸露着躯体，显得那么圣洁。在他看来，她确实与他一直想象的女神一样。她终于把他紧紧地搂在自己圣洁的怀里，和他一起高高地飘浮在金色的云雾之上，陶醉在爱情之中……

天亮他离开时，正在下雨。卡洛斯在一家酒店里找到了醉醺醺、仍在睡觉的“混血儿”，把他塞进了马车里，自己披上湿漉漉的破毯子，哼着小曲，喜气洋洋地驾车回到了葵花大院。

几天后，当他同玛丽娅一起在“淘喀”别墅附近散步时，他注意到路旁有幢小房子要出租。他当即就打定主意把它租下，免得凌晨离去时同这个醉醺醺、昏昏沉沉的“混血儿”一起驾车在石子路上颠簸。他看了房子：有一间宽敞的房间，要是铺上地毯、挂上窗帘，可以当个舒适的住处。他马上租下——两天后，巴蒂士塔驾着小车运来家具，收拾这所新的小宅院。玛丽娅几乎忧愁地说：

“又弄了所房子！”

“这个，”卡洛斯笑着大声说，“是最后一栋了！不，是倒数第二栋房子……我们还要有一栋，是咱们俩的房子，真正自己的房子，那将在远方，我还不知道在哪儿……”

从此他们每天晚上相会。九点半，卡洛斯手里拿着点燃的雪茄准时离开“淘喀”别墅。多明古斯举着灯走在前面，由他关大门，拿下钥匙。卡洛斯就慢慢地走到自己的“陋舍”，那儿有个小用人，就是葵花大院花匠的儿子，伺候他。旧地板上铺了一块软软的地毯，地毯上除了一张床只有一张桌子、一张带条纹的长沙发、两把藤椅。在同玛丽娅分开的几个小时里，卡洛斯就给圣奥拉维亚写信，特别是给在辛德拉留连忘返的埃戛写信。

他收到了两封埃戛的信，上面几乎全是讲的达马祖。达马祖带着科恩夫人四处露面：辛德拉的赛驴会上达马祖又出了洋相；达马祖在塞特艾斯又炫耀了一番他那顶带面纱的帽子；达马祖是个无耻之徒；达马祖在维托尔院子里，跷着腿，亲切地谈论“拉结夫人”；为了公众道德，真该抽达马祖一顿！……卡洛斯耸耸肩，认为埃戛不必如此吃醋，不值得！为了谁呢！为那么个多嘴的以色列女人，一个甜言蜜语、好吃懒做、挨过丈夫一顿痛打的女人！“要是她的确，”他在给埃戛的信中写道，“从你那儿堕落到找上了达马祖，你的态度就该和一支雪茄掉到了污泥里那样，当然没有什么可遗憾的。有哪个孩子拣到去抽它，你就该心平气和地让他抽去。对孩子或是对雪茄烟发火，是愚蠢的！”但是，平时他给埃戛回信时，只是谈谈奥里威斯的情况，谈谈他同玛丽娅的散步，她的言谈，她的可爱之处，她的高雅……给爷爷的信中没什么可说的，在那十来行字里写写炎热的天气，劝爷爷别累着，请他问候来访的客人们，还转达了小曼努埃尔给他的口信——而这人他爷爷却从未见过。

他没东西可写时，就躺长在沙发上，打开一本书，一双眼睛却盯在壁钟的指针上。半夜，他就披上外套，拿了手杖走出去。沉寂的郊外响起了他那孤单的脚步声，带着一种不可思议的、做了亏心事似的凄凉劲儿……

一天晚上，天气酷热，卡洛斯由于疲倦在长沙发上睡着了。只是当壁钟凄凉地敲响两点时，他才猛地惊醒。糟糕！这一夜的恩爱完了！玛丽娅一定在不安地等着他，担心着他会遭了什么祸！……他抓起手杖，顺着马路跑起来。不多时，他轻轻打开院门，心想玛丽娅一定睡着了，妮妮丝会吠起来。他从槐树中间走过，小心翼翼地放轻了脚步。突然，他似乎听到，在一旁树下，草

地上传来了男人急促的喘气声，还夹杂着亲吻声。他停住步，大为恼火。他当即就想用手杖狠揍一顿那两个在草地上搂抱在一起的畜生，他们把他那充满诗情画意的爱情隐蔽所给玷污了。一条白裙子在黑夜中移动着，一个有气无力的声音在喘着气说：“啊，是的。啊，是的^①……”是那个英国姑娘！

啊，上帝，是那个英国姑娘，是萨拉小姐！惊呆了的卡洛斯停止了脚步，他从大门溜出去，又慢慢把门关上，躲在前面一个墙角，在一棵山毛榉的树影下等着。他气得发抖。得马上告诉玛丽娅这件可气的事！他不愿意她允许这个不道德的女人再在罗莎面前呆一秒钟，来玷污他的天使的纯洁……啊，真可怕，这么一个伪君子，如此的狡诈，伪善，从未露过破绽！几天前，他还看见这个女人对《插图杂志》上一幅一对纯洁的牧羊人在郊外树丛中亲吻的图片不愿目睹呢！而现在，她却躺在草坪上哼着！

靠近大门的地方，漆黑的道路上亮起一支香烟。一个男人迈着沉重的步子匆匆走过去，他的肩上披着一块毯子，这人象个打短工的。这位萨拉小姐已经饥不择食啦！她衣着体面，举止端庄，梳着清教徒式的发型，可是竟然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要，不管他是粗野的还是肮脏的，只要是个男人就行！她竟然以如此大相径庭而又互为补充的双重人格把他们蒙骗了好几个月！白天，她是羞答答的玉女，寡言沉默，动辄就红脸，缝纫篮子里总放着《圣经》；到了晚上，小女孩儿一睡下，她所有严肃的态度都收了起来，一位圣女变成了一只母羊，肩上披着围巾，到草地上同随便一个男人鬼混！……这对埃戛可是一篇很好的小说题材！

他又往回走去，轻轻打开大门，再一次蹑手蹑脚地走在槐树

^① 原文为英文。

成行的小路上。不过，此刻他正在犹豫，是否把这件令人作呕的事告诉玛丽娅。他知道，玛丽娅在寂静的屋子里铺好了床，也在等他，而他则也象那个肩披毯子的男人一样，偷偷摸摸地走进去……当然，不完全相同！一个是神圣的爱，一个是畜生鬼混，有天渊之别……然而，他担心，如果告诉玛丽娅，在他们那种充满崇高情感，在金色锦缎之间的爱情之外，同时还存在着这种粗野、诡秘、不正当的情爱，在草地个象动物一样滚来爬去……这必定会引起她十分敏感的羞愧。这有如指出她的过失，这过失虽说有点儿遮掩，然而也是粗俗的，两种爱情就其形式说是相似的，令人遗憾地相似……不，什么也不能说。但是小姑娘怎么办？……是啊，同罗莎接触时，那个女人会同以往一样，象个勤劳的清教徒，严肃认真，办事井井有条。

朝向花园的那扇玻璃门还有光亮。他抓起一把土朝玻璃扔去，土轻轻地打在门上。玛丽娅急忙披上睡袍出现了，两手理着松散的头，多少带点儿倦意。

“为什么这样晚才来？”

卡洛斯使劲地吻了吻她那双几乎是闭着的惺忪的美丽眼睛。

“我看着书困得睡着了……后来，我进来之后，又好象听见院子里有脚步声，我到处看了看……是我疑神疑鬼了，什么也没有。”

“我们得养条看门狗，”她低声说，一面打了个哈欠。

她在床边坐下，垂着双手，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对自己这么懒洋洋，她也感到好笑。

“你这么疲倦，亲爱的！我走吧？……”

她把他拉到自己那芳香、温暖的怀里。

“我要你深深地、深深地爱我，长久地爱我①……”

第二天卡洛斯没去里斯本，很早就到了“淘喀”别墅。梅朗妮在掸擦亭子，她对他说夫人有点儿疲倦，早餐都是在床上吃的。他走进大厅。萨拉小姐面对敞开的窗子，坐在软木凳上，在树荫下缝着什么。

“早上好②，”卡洛斯对她说，一边朝窗台走过去，想好好观察一下她。

“早上好，先生，③”她用那羞怯而谦恭的口气应了一句。

卡洛斯说天气热了。萨拉小姐认为这个时候已经热得难以忍受了。好在下面有条河，看着还使人觉得凉快……

卡洛斯一面点上烟一面说，昨天晚上尤其闷热，他都不能入睡。她呢？

哦，她一觉睡到天亮。卡洛斯问她是否做了好梦。

“啊，是的，先生。”④

啊，是的！然而现在这个“是的”可是贞洁的，而不是带着呻吟声了。但她的双眼低垂着。她的样子是如此端庄、稳重，纯洁得好象从没有过污点！……装得不落一点儿破绽！卡洛斯一边捻着自己的胡子一面想，她的小乳房一定是白白嫩嫩、圆圆鼓鼓的。

夏天就这样在奥里威斯度过了。九月初，卡洛斯从爷爷信中得悉，克拉夫特某个星期六要到里斯本来，就住在中央饭店。那天上午，他一早就朝那儿跑去，想了解一下圣奥拉维亚的消息。他见到克拉夫特时，克拉夫特正站在镜子前刮胡子。全身

① 原文为法文。

②③④ 原文为英文。

黑色衣着的欧泽比奥正坐在长沙发的一头，一声不吭地用小剪子修指甲。他是昨晚才从辛德拉来的。

克拉夫特很喜欢圣奥拉维亚。他不明白住在圣弗朗西斯科街和葵花大院那个憋气的小庭院中，阿丰苏这个健壮的贝拉人怎么能受得住。他在圣奥拉维亚过得非常愉快！爷爷身体很健康，他那么热情地待客使人不由想起了亚伯拉罕^①和《圣经》。谢格拉上校兴致勃勃，他吃喝无忌，结果晚餐过后都动弹不得，肚皮要爆开了，靠在沙发上哼哼。在那里克拉夫特认识了特拉瓦索斯老头儿，那人每谈起他“亲爱的卡洛斯的才干”，两眼总是泪水汪汪。侯爵情绪很高，见到拉麦古的小贵族们就亲切地张开双臂，有个摇船女爱上了他……除此之外，天天是丰盛的晚餐，去打几次野兔，参加了一次宗教游行，观赏了姑娘们在教堂广场上跳的舞，晚上听吉他演奏会，白天看剥玉米。完全是一首葡萄牙优美的田园诗……

“不过，关于圣奥拉维亚咱们得再好好谈谈。”克拉夫特最后说，一面走进了小盥洗室去洗头发。

“你呢，”卡洛斯这时转过身来问欧泽比奥。“你一直在辛德拉，是吗？在那儿做什么？……埃戛呢？”

小欧泽比奥收起小剪刀，站起身，整了整眼镜。

“他在维托尔饭店。很有意思，他买了头驴……达马祖也在那儿……但是，不常见他。他总是同科恩夫妇在一起……总之，过得还不错，相当热闹……”

“你又和那个叫罗拉的妓女在一起了？”

欧泽比奥脸涨得通红。怎么这样说！他非常严肃地说，他

① 亚伯拉罕，《圣经》故事中犹太人的始祖。

是在维托尔饭店！同一个葡萄牙妓女在一起的是帕尔马……他现在办了家报纸，叫《魔鬼号角》。”

“《号角》？”

“对，魔鬼的，”欧泽比奥说。“是一份说笑话、讽刺人的报纸……以前就有这家报，叫《警笛》。但是现在那家报纸转手给帕尔马了。他打算扩大报社，增加笑料……”

“总而言之，”卡洛斯说，“增加点儿就象他这个人一样的无耻、讨厌的东西……”

克拉夫特又走了出来，一面擦着头。他一边穿衣服一边说，现在他很想去旅行，这是他在圣奥拉维亚拟定的计划。“淘喀”别墅现在不属于他了，他在波尔图附近的住家需要大修，所以他打算去埃及过冬天，逆尼罗河而上，见识一下法老的古代文化。然后，也许再往东去巴格达，看看幼发拉底河，看看巴比伦遗址……

“所以，”卡洛斯叫起来说，“我注意到桌子上那本书，书名是《尼尼微和巴比伦》……见鬼了，你喜欢这些？我讨厌已经消亡的种族和文明……我关心的只是活着的一切。”

“因为你是个需要感官欢乐的人，”克拉夫特说。“说到感官欢乐和巴比伦，你想去布拉甘萨饭店吃午饭吗？我要到那儿去会个英国人，他替我照管着我的那些矿上的事……但是，咱们俩得从金子路走，因为我要去我的代理人家转一下……也顺路。说定了，中午！”

欧泽比奥在下面厅里面对着一大摊电报调正他那副倒楣的黑眼镜，他们撤下他走了。刚走到院子，克拉夫特就抓住卡洛斯的胳膊，谈起了他刚才提到的那件有关圣奥拉维亚的正经事——爷爷对卡洛斯没去那儿显然不高兴。

“你爷爷倒没对我说什么，但我知道你很伤了他的心。没什么好借口的，就几个小时火车的路……你知道他是多么地爱你……见鬼了！*Est modus in rebus*①。”

“的确，”卡洛斯低声说，“我早该去了……你要我怎么办呢，朋友？……总之，过去的已经过去，现在要做出努力！……也许下星期我同埃夏一起去。”

“对，伙计，让他高兴高兴……在那儿呆几周……”

“*Est modus in rebus*。我一定设法在那儿呆几天。”

代理人的陋室在蒙特标大楼对面。卡洛斯在商店门前慢慢地转悠着等了几分钟。突然，他看见梅朗妮从蒙特标大楼走出来，同她一起的是个头戴紫帽子的胖老太太。他很是惊讶，就赶忙穿过了大街。梅朗妮由于意外地碰上了卡洛斯，就停住了脚步，满脸涨得通红。没等问，她就结结巴巴地说，是太太让她到里斯本来，和她一起的是位朋友……一辆两匹白马拉的四轮马车停在马路上，梅朗妮匆忙跳上车，马车颠簸着朝王宫方向驶去。

卡洛斯疑惑不解地看着她离去。克拉夫特这时也到了，他也在盯着看。他认得那辆马车是奥里威斯的“托度号”，他自己过去常乘它来逛里斯本。

“是‘淘喀’来的什么人？”他问。

“一个女用人，”卡洛斯说，对梅朗妮那种莫明其妙的窘态仍感到迷惑不解。

卡洛斯走了没几步就停了下来，在熙来攘往的车马声中，压低嗓子问道：

“喂，克拉夫特，欧泽比奥对你说过我什么没有？”

① 拉丁文：凡事都要有个分寸。

克拉夫特坦白说，刚一进屋，欧泽比奥就开始吞吞吐吐地告诉了他卡洛斯在奥里威斯的神秘生活……

“但是我没让他说下去，”克拉夫特接着说，同时还表白他不是个好奇心重的人，他甚至从来不看《罗马故事》报。“不过，你应该去趟圣奥拉维亚。”

这天晚上卡洛斯果然对玛丽娅说他要去看爷爷。她也非常认真地劝他要这样做，并且后悔自己如此自私，长时间把他困在身边，远离了其他爱他的人。

“但是，亲爱的，时间不会太长，对吧？”

“最多两三天。当然，我会把爷爷接回来。他在那儿也没事干，也免得我再回到那儿去……”

玛丽娅这时用双手搂住他的脖子，胆怯地低声告诉他，她有个强烈的愿望……就是看看葵花大院。想看看他的房间、花园和所有那些可爱的地方，因为他过去常常在那些地方想起她，而且因为在那些地方他感到距她是那么遥远，不可接近，他曾经很痛苦过……

“告诉我，你愿意我去吗？不过，要在你爷爷回来之前去。你愿意吗？”

“我认为这主意太好了！只有一个危险，就是不再让你走，把你关在我家里。”

“上帝呀，但愿如此！”

于是两人商量好，在卡洛斯动身去圣奥拉维亚那天，她到葵花大院去吃晚饭。夜里，他乘马车去圣亚波尼亚车站，然后，她回奥里威斯。

那是个星期六，卡洛斯很早就来到了葵花大院。当他听到载着玛丽娅的马车在门前停下，她那深色的衣裙沙沙地拖在铺

着通向他房间内楼梯的樱桃色丝绒上时，他的心象初次相会时一样紧张而激动地跳动着。在前厅，他们亲吻了，这是极为甜蜜的第一吻。

她立即走到梳妆台前脱下帽子，理理头发。他不停地吻她，抱住她的腰肢。两人的脸紧贴在一起，朝着镜子里微笑，对自己年轻美貌感到无限欣慰。接着，她急不可待地怀着好奇心跑遍了他所有的房间，细细地察看，甚至连盥洗室也看了。她读出每本书的书名，闻闻瓶子的香气，打开丝质的床幔……在一张路易十五时代的柜台上，有只银盘子，里面放了许多照片，这些卡洛斯忘记藏起来了，有穿女骑士长裙的骑兵上校的太太，眉清目秀的鲁盖尔夫人，还有其他的女士们的照片。她带着一丝苦笑把手伸到那些记载着许许多多往事的照片之中……卡洛斯笑笑，请她别看这些“他心灵的错误”。

“为什么不看？”玛丽娅认真地说。她很清楚，他不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并非纯洁得如同天使。一个男人总会有很多以往的照片。再说，她深信他过去对任何女人的爱都比不上对她爱得那么真挚。

“这些偶然的事情说不上是‘爱情’，不然就是对爱情的亵渎了，”卡洛斯低声说。“那些就象是客栈里的卧房，到那儿过一夜……”

但是，玛丽娅久久地打量着骑兵上校太太的照片。她觉得这个女人很美！是什么人？一位法国女人？

“不，是维也纳人。是一个同我有往来的商人的妻子……他们喜欢安宁的生活，住在乡下……”

“啊，是维也纳人……都说维也纳女人很迷人！”

卡洛斯从她手里把照片夺过来。为什么谈论别的女人呢？

在这茫茫人世，只有一个女人，他已经把她抱住贴在自己的心上了。

于是，两人在葵花大院走了一遍，最后到了平台。

她特别喜欢阿丰苏的书房，房内挂着主教内室式样的丝绸，陈设朴实无华，环境宁静，益于读书。

“我不知为什么，”她小声说，眼睛一边慢慢地扫过摆满书籍的书架和那个十字架上的基督，“不知道为什么，你爷爷使我害怕！”

卡洛斯笑起来。傻瓜！爷爷要是认识她，一见面就会大大恭维她一番的……爷爷简直是个圣人！是个可爱的老头儿！

“他热烈地恋爱过吗？”

“不知道，也许……但是，我觉得爷爷一向是个清教徒。”

两人下楼到了花园。这是个幽静、华丽的花园，小瀑布的流水悦耳地飞溅而下。她也很喜欢这个花园。两人在一棵古柏下坐了一会儿，面前是一张粗糙的石台，上面刻着的那些字与日期已经辨认不清，枝头上鸟儿的叫声在玛丽娅听来比她以往听到的鸟鸣都更为娓娓动听。后来，她挑了一根树枝，打算带回去作个纪念。

她帽子都没戴上就到前面去看马车房。看门人第一次见到一位如此漂亮的金发女郎来到葵花大院，便手拿着小帽呆呆地站在一旁。玛丽娅抚摸着马儿，拍拍它们，对一匹叫杜南蒂的马爱不释手，因为它常常拉卡洛斯去圣弗朗西斯科街。他从这些极为普通的举止之间看到了一位贤慧妻子的难以言状的可爱之处。

他们踏着卡洛斯专用楼梯回到楼内——玛丽娅觉得这楼梯很“神秘”，樱桃色的粗绒布把楼梯里铺得严严实实，犹如一个保

险柜，衣裙磨擦声全被闷住了。卡洛斯发誓说，除了埃戛有一次装扮成渔妇从这儿走过，再也没有一位穿着裙子的人从这儿走过。

后来，他让她在屋内呆片刻，他去吩咐巴蒂士塔办点儿事。但是，他回来时，见她坐在长沙发的一头，无精打采、情绪低落，就赶忙抓起她的双手，不安地问道：

“怎么啦，亲爱的？你病了？”

她慢慢抬起双眼，一层泪水遮住了它们的光辉。

“我在想，为了我你要抛弃这栋漂亮的宅子、放弃你舒适的生活、平静的日子、你的朋友们……我很难过，很后悔！”

卡洛斯跪在她身旁，笑她太过虑，称她是傻瓜。他用亲吻吮吸了她那滚动的泪花……难道她认为自己还不如花园里的瀑布和几块旧地毯价值高？……

“我亲爱的玛丽娅，我的不安是我为你做得牺牲太少了，而你的牺牲却是如此之大！”

她苦笑着耸耸肩膀。

“我！”

她用手拢拢头发，轻轻地把他拉进自己的怀里，低声地、好象在对着自己的心说话，打消他的不安和疑虑：

“是的，的确，在这个世上只有咱们的爱情有价值！其他全一文不值！只要咱们的爱情是真摯的、深切的，其他的一切全是虚幻的、全都无所谓了……”

她的声音被卡洛斯的亲吻淹没了。他把她抱到床上——在这张床上，他曾把她想象成一位不可触及的女神，度过了多少难眠之夜啊。

五点钟，他们想到该吃晚饭了。桌子摆在一间小厅里，卡洛

斯很早就想把这个厅装饰上珍珠色和庚申蔷薇色的锦缎。但是，还没改装好，墙上仍然留着深绿色的糊墙纸。最近，卡洛斯在厅里挂了一幅父亲的遗像——一幅蹩脚的油画，画的是一个面色苍白的年青人，一双大眼睛，手上拿着麂皮手套和一根马鞭。

巴蒂士塔换上了一身浅色的旅行装在一旁侍候他们。桌子圆而小，象只花篮。香槟酒冰镇在一只银桶里；备餐桌上放着盛大米甜食的盘子，上面有玛丽娅名字的缩写字母。

这种令人愉快的细致的安排博得了她柔情的一笑。后来，她看见彼得罗·达·马亚的遗像。这引起了她的兴趣。她盯着那张没有血色的脸——是时光使它变得苍白了。画上的人那两只阿拉伯人形状的大眼睛浓黑而无神，看上去很是忧伤。

“是谁？”她问。

“我父亲。”

她走上前去，举起蜡烛仔细端详着。她觉得卡洛斯不象他。当她归坐时，卡洛斯正小心地打开一瓶陈香贝尔丁酒，她非常认真地说：

“你知道吗，有时候你象谁？……有意思极了，但是真的，你象我的妈妈！”

卡洛斯大笑起来，他很高兴，因为这种相象使他们俩更亲近了，这使他很荣幸。

“真的，”她说，“妈妈很漂亮……不是瞎说，你的额头、鼻子……我也说不清有点儿什么……但是，有些姿势，有时微笑的样子……还有在你茫然和若有所思时的样子……我有好多次这样想过……”

巴蒂士塔端进来日本砂锅。卡洛斯兴致勃勃地宣布晚餐为

葡萄牙菜。掌勺的法国厨师安托恩先生同爷爷走了，留在家的是一位厨师米凯拉，卡洛斯认为这也是位好厨师，有堂若昂五世^①时代修道院的烹调手艺。

“我亲爱的玛丽娅，现在，头道菜是鸡汤，在过去只能在奥迪维拉斯女修道院保拉院长的房内才能吃到，而且是在神秘的宗教订婚仪式上……”

晚餐丰盛、愉快。当巴蒂士塔退下时，他们很快地隔着鲜花握了握手。卡洛斯此时觉得她更美丽、更可爱了。她的双眼好象散发出无限柔情，她戴在胸前的纯洁的玫瑰显示出她高雅的情趣。他们俩都产生了同一种愿望，即永远地呆在这个单身汉舒适的房间内，品尝着堂若昂五世的葡萄牙晚餐，而且由穿着一身便装的巴蒂士塔侍候。

“我真想不去赶火车了，”卡洛斯说，象在祈求她的同意。

“不，你应该去……我们不能太自私了……只是你要照料好自己，每天给我发封长长的电报……发明电报局的唯一目的就是为那些相爱而又相距遥远的人，妈妈常这样说。”

这时，卡洛斯又拿自己同她妈妈相象这件事开起玩笑。他低下身子，摇摇放在冰中的香槟瓶子说：

“有意思，你以前没对我这么说过……你也从来没对我谈起你的妈妈……”

玛丽娅的脸泛起了红晕。哦，从来没谈起过妈妈，因为从来也没有机会……

“再说，也没有很多有意思的事可说，”她补充说。“妈妈是马德拉岛人，并不富有，她嫁给……”

^① 1706年至1750年的葡萄牙国王。

“在巴黎结婚的？”

“不，在马德拉同一个奥地利人结了婚。这个奥地利人是陪他的一位骨瘦如柴的弟弟到那儿去的……他是个很有教养的人，见到了长得非常漂亮的妈妈，他们彼此相爱了，就这样……”

她谈这些话时，两眼一刻没离开过盘子，并且一边慢慢地切着一只鸡翅膀。

“这么说，”卡洛斯高声说，“如果你父亲是奥地利人，亲爱的，你也就是奥地利人了……也许你就是你说的那些非常迷人的维也纳女士中的一位了……”

对，依照法律也许算是个奥地利人。但是，她从没见过父亲，向来是和母亲住在一起，总是讲葡萄牙语，认为自己是葡萄牙人。她从未去过奥地利，也不会说德语……

“你没有兄弟姐妹吗？”

“有，有个小妹妹，很小就死了……我都记不得什么模样了。在巴黎我有她的照片……很漂亮！”

这时，一辆飞奔而来的马车停在下面街上。卡洛斯感到奇怪，就拿起餐巾跑到窗口。

“是埃戛！”他大声说。“就是那个讨厌鬼，从辛德拉来了！”

玛丽娅不安地站起身来。两人不知所措地面面相觑站了片刻……但是，埃戛亲如卡洛斯的兄弟，他等着埃戛从辛德拉回来后带他去“淘喀”别墅。最好是在那儿见面，既自然又方便而简单……

“巴蒂士塔！”卡洛斯叫道，不再犹豫了。“告诉埃戛先生我在吃晚饭，请他到这儿来。”

玛丽娅已经坐下，她满面通红，急忙整整发卡和略显蓬乱的头发。

门开了，埃戛惊讶地站住了，他手里拿着白帽子、白阳伞和一个暗灰色的纸包。

“玛丽娅，”卡洛斯说，“你终于见到了我的好朋友埃戛。”

对埃戛，他则简单地说：

“玛丽娅·爱杜亚达。”

埃戛慌忙放下纸包，去握玛丽娅·爱杜亚达向他伸过来的手。她脸颊微红，含着笑。但是，那个暗灰色的纸包捆得不结实，散了。一包新鲜的辛德拉奶酪点心滚了出来，弄脏了地毯上的花纹。这时，原来的尴尬局面在一片欢乐的笑声中消失了——埃戛无可奈何地张开双臂，看着他的点心滚得满地都是。

“你吃过晚饭了吗？”卡洛斯问。

没有，还没吃晚饭。他已经看到餐桌上那葡萄牙式的鸡蛋甜食，他都馋了。维托尔饭店那糟透了的饭菜，他已经吃厌。啊，那算什么烹调手艺啊！菜难以下咽，菜名却是从法文翻成了土语，真象在体育馆上演的喜剧！

“那就来吧！”卡洛斯高声说。“快，巴蒂士塔！……把鸡汤端来！哦，还有时间！……你知道吗，我今天去圣奥拉维亚？”

埃戛当然知道，他收到过卡洛斯的信，而他正是为此才来的……不过，他还不能吃晚饭，全身是路上的灰尘，再说还穿着这身乡下便装……

“巴蒂士塔，告诉他们把鸡汤给我留下！不，告诉他们什么都给我留着，我饿得象阿卡狄亚^①的牧民！……”

巴蒂士塔端上咖啡。夫人乘坐的那辆马车已经装上了小箱子，在门口等候了，那辆车将拉他俩去圣亚波罗尼亚车站。但是

① 阿卡狄亚，古希腊一高原，是个风光明媚、人情淳朴的理想之乡，人们常以此地比喻田园牧歌式的生活。

埃戛还想说话，他说还有时间，并且掏出了怀表。不过表停了。他马上说，在乡下他象鲜花、鸟儿一样，靠太阳来判断时间……

“现在要留在里斯本了吧？”玛丽娅·爱杜亚达问他。

“不，夫人，呆到我履行完公民义务，再去两三趟施亚都足矣……然后，再回到乡村野外。辛德拉已经开始对我有了吸引力，此时，那里人迹罕至……辛德拉，夏天挤满了资产阶级人物，在我看来犹如一首沾满了油垢的田园诗。”

这时，巴蒂士塔给卡洛斯端来法国萨特洛烈酒，并说他要是不想故意误了火车，就不该再拖延时间了。玛丽娅立即站起身来，进到里屋去戴帽子。两位朋友单独地呆了一会儿，卡洛斯从容地点上雪茄。

“你去住多久？”埃戛终于问道。

“三、四天。我回来之前你别去辛德拉，咱们需要谈谈……你在那儿搞的什么鬼？”

另一位耸耸肩膀。

“我呼吸新鲜空气，采集花朵，有时低声吟诵着‘多么美丽啊，这一切！’如此这般。”

然后，他伏向桌子，用牙签戳了只橄榄说：

“除此之外，无事可做……达马祖在那儿！同科恩夫人形影不离，这是我信中对你说了的……当然，他们之间没什么关系，那全是做给我看的，为了激怒我……达马祖此人卑鄙之极！我就等找个机会掐死他！”

他攥紧拳头猛挥了一下，被太阳晒黑的脸上带着怒气：

“当然，我还是同他说了话，同他握了手，称他是‘亲爱的达马祖’，等等。但是，我就等找个机会！必须除掉这个畜生。这是道义所驱，众望所归。把这只球踢出人群实在是大快人心事。”

“还有谁在哪儿？”卡洛斯问。

“你想知道什么？……勾瓦林纽夫人。但是，我只见到她一次。她很少露面，现在可怜得很，在服丧呢。”

“服丧？”

“为你呀。”

两个都没再说下去。玛丽娅走了进来，罩着面纱，刚戴好手套。这时，卡洛斯又叹了口气，无可奈何地伸着双臂，让巴蒂斯塔帮他穿上一件旅行夹外套。埃戛也来帮忙，并请他向阿丰苏转达晚辈的敬意，还要问候谢格拉胖上校。

埃戛光着头送他们下去，关好了马车门并对玛丽娅·爱杜亚达说，等卡洛斯从杜若河庄园回来，就去“淘喀”看她……

“我回来前，你别去辛德拉！”卡洛斯对他嚷道。“米凯拉会照料你的！”

“好的，好的。①”埃戛说，“一路平安！亲爱的夫人，您有事尽管吩咐……‘淘喀’见！”

马车走了。埃戛回到自己房内，另一个仆人正在那儿为他洗澡做准备。小厅里已经空无一人，只有鲜花、残羹剩饭和几支仍然孤独地点燃着的蜡烛映衬出彼得罗·达·马亚那幅暗淡画像上的苍白面孔以及他那凄凉的双眼。

紧接着的那个星期六，大约两点钟，卡洛斯和埃戛吃过了午饭仍然坐在桌旁，抽着剩下的雪茄，谈论着圣奥拉维亚庄园的事。卡洛斯是当天凌晨独自从那儿返回的。爷爷决定在那片苍劲的树丛中呆到秋末，因为这年秋天天高气爽，气候宜人……

① 原文是英文。

卡洛斯在那儿发现爷爷非常愉快，非常健壮，虽然由于轻微的风湿痛，不得不中止了他一向喜欢的冷水浴。老人身体健康、硬朗，对卡洛斯的心是一种宽慰：他觉得等到十月他同玛丽娅动身去意大利时，就可以放心走了，不会显得不孝顺。此外，他已经想好了一套蒙骗办法——他是这样对埃戛说的——为的是实现他生命中最崇高的愿望而又不使爷爷伤心，不搅乱他晚年的平静生活。这个办法很简单，就是他先一个人去马德里，开始一次“学习旅行”。这一点，在圣奥拉维亚时他已经和爷爷谈妥。玛丽娅在“淘咯”多呆一个月，然后，乘船到波尔多^①，在那儿卡洛斯与她会合，开始他们幸福的生活，而意大利的花香鸟语将会为他们更增添浪漫色彩……到了春天，他回里斯本，把玛丽娅在一个稳妥的住处安顿好。这时，再慢慢地向爷爷透露这种关系，这种关系既同他荣誉相关，又迫使他长达数月生活在异国他乡，那里已经成了他那颗心的祖国。爷爷还能怎么说呢？他只会接受这桩浪漫史；那些使人不快之处，由于距离遥远和感情因素，爷爷就不会看见了。对阿丰苏来说，发生在意大利的这桩爱情不过是一件虚幻、幼稚的事……他所感到遗憾的仅仅是孙子每年要为此远走高飞。但是当他想到人类爱情的脆弱和生命的短暂，也就一年年地能自我宽慰了。再说，卡洛斯也相信宽厚仁慈会使那些不久于人世的心肠最硬的人变得心软……总之，他认为自己的打算挺高明。埃戛也表示同意。

接着，他们又兴致勃勃地谈论起两个情人该住在何处。卡洛斯坚持自己的浪漫想法——要在湖畔找栋农村小舍。但是埃戛不喜欢有湖泊。他认为，天天总是看着平静的蓝色湖水，对爱情

① 法国加龙河沿岸的城市。

的持久性是个威胁。他说，一对相爱的人儿孤零零地生活在一成不变的景色的宁静环境之中，他们既不是生物学家，又不爱好垂钓钓鱼，那就不得不整天地寻求对方的情欲，他们的思想、感受、追求、欢乐以及沉默都来自其中……见鬼了，最强烈的爱情也经受不住这个！一对情人，他们唯有追求是相爱，因此要找个城市，找个繁华、蒸蒸日上的大城市定居。这样，男的白天可以去俱乐部，找人闲谈，上博物馆，丰富思想，观赏其他女人的音容笑貌；而女的可以上街，购物，上剧院，引来其他男人的注目。所以，到夜晚，当他们相会时，由于分离了一整天，两人没有好好地观察一番对方，每人就都会带来各自经历过的强烈的生活气息。当他们单独呆在安乐窝里时，就会感到新鲜的、真正的欢乐，在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亲吻之中，总会体会到新的滋味。

“我，”埃戛站起身来继续说，“要是带一个女人远走高飞，绝不找湖边，不去瑞士，也不去西西里的深山密林，而是去巴黎，去意大利大街伏特维尔^①附近的街角，找栋窗户朝闹市的房子，离开谈论哲学的场所和集中了智慧的《费加罗报》社及卢浮宫都没几步远……瞧，这就是我的信条！……巴蒂士塔给我们送邮件来了。”

不是信件。巴蒂士塔用托盘送来的只是一张名片：他惶惶不安地走进来说，“有个家伙在外面，在前厅，还有辆马车等着……”

卡洛斯看了一眼名片，脸色变得白得吓人。他不安地慢慢地把名片翻来覆去，手指都在发抖……然后，一声不吭地把它扔到桌上给埃戛看。

^① 巴黎一轻歌剧院。

“见鬼了，”埃戛惊讶地低声说。

是卡斯特罗·戈麦士！

卡洛斯猛然站起身来，用坚定的口气说：

“让他进来……到大厅！”

巴蒂斯塔指着卡洛斯吃午饭时穿着的法兰绒短外套，低声问是否要件长外套。

“拿来。”

只剩下卡洛斯与埃戛两人时，他们互相焦虑地交换了一下眼色。

“不是来寻衅，这很清楚。”埃戛轻轻说。

卡洛斯没搭腔。他又看了一次名片：那人叫若阿金·亚瓦勒斯·卡斯特罗·戈麦士，姓名下面用铅笔写着“布拉甘萨饭店”……巴蒂斯塔拿来了长外套。卡洛斯慢慢扣好衣服，没再对埃戛说什么就走了出去。埃戛站在桌旁，呆呆地用餐巾擦着手。

大厅挂着秋天鲜苔色的丝绒窗帘。卡斯特罗·戈麦士一只腿跪在沙发边上，好奇地观赏着一幅康斯特布尔^①的精美油画，那是鲁纳伯爵夫人的像。她穿了一身紫绒英国猎装，英姿飒爽。听到地毯上响起了卡洛斯的脚步声，他转过身来，手里拿着白帽子，微笑着为自己如此随随便便地欣赏那幅康斯特布尔的杰作表示歉意……卡洛斯面色异常苍白，用生硬的手势向卡斯特罗指了指那张沙发。卡斯特罗·戈麦士笑眯眯地一面道谢，一面慢慢坐下。他那剪裁合体的外套胸前戴了一朵含苞待放的玫瑰；他那双漆皮鞋的光亮反射到亚麻靴套上；他的脸干瘦、黝黑，下巴留着山羊胡子，头发稀疏。他笑起来总带着冰冷、疲乏的

① 康斯特布尔(1776—1837)，英国著名画家。

表情。

“我在巴黎也有一幅康斯特布尔的精品。”他无拘无束地说，说话时“r”的喉音很重，不过巴西口音使那个音显得柔和了。“然而，那只是一幅小风景画，只有那么两个人。说实话，他不是我喜欢的画家……但是，给画廊倒是增添了光彩。谁都得有他的画。”

卡洛斯坐在他对面的一张椅子上，两手紧握着拳头放在膝上，不动声色，犹如一尊大理石像。面对着这副亲切的模样，有个想法使卡洛斯很痛苦，他浑身象遭了鞭笞似的，两眼睁得挺大，射出一股无法扑灭的怒火。卡斯特罗·戈麦士一定什么都不知道。他一到，一下船，就马上跑到奥里威斯，睡在了奥里威斯！他是丈夫，还年轻，已经抱过她了！现在到这儿来，悠哉悠哉，胸前戴着朵花儿，谈论着康斯特布尔！卡洛斯此时唯一的想法是，那个人会侮辱他。

但是，卡斯特罗·戈麦士友好地道歉说，他如此前来，既不认识卡洛斯，甚至都没先写了条子求见……

“我到您这儿来的原因又是如此紧急，我是今晨十点从里约热内卢来此地的，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从拉扎雷托^①来的，我现在到了这儿！……只要有可能，今天晚上我就动身去马德里。”

卡洛斯的心轻松了。那么说，他还没见过玛丽娅·爱杜亚达，他那两片干燥的嘴唇还没碰过她！卡洛斯终于改变了大理石般的僵硬态度，做了个注意倾听的动作，轻轻把椅子挪近了一步。

卡斯特罗·戈麦士这时已经把帽子放下，从上衣内口袋里

^① 里斯本船泊检疫处的老房子。

拿出一个带有金色字母的钱包，然后，慢慢地在一些证件中翻找一封信……接着，他手里拿着信，十分平静地说：

“我动身前，在里约热内卢收到这封匿名信……但是，请阁下相信，我不是因为这封信才急急忙忙地横渡大西洋的，那样就太可笑了……我还想告诉您，我对信中的内容完全无所谓……信在这儿。阁下想自己看，还是由我给念念？”

卡洛斯吃力地低声说道：

“请阁下念吧。”

卡斯特罗·戈麦士打开信，在手里又翻动了片刻。

“阁下可以看到，不论从哪个角度讲，这都是一封可憎的匿名信，用的是杂货店的纸，打上了蓝格，字写得蹩脚，用的墨水一般，气味难闻。总之，是件可恨的东西。信里这样写着：

一位曾有幸同阁下握过手的人——我可不要这种荣幸……——一位曾有幸同阁下握过手并赞赏您绅士气度的人，认为应该请您注意，全里斯本已在传说，您的妻子成了此地一位非常有名的青年的情妇，此人名叫卡洛斯·爱杜亚笃·达·马亚，住在‘绿窗大厦’的一幢称为‘葵花大院’的房子里。这位好汉十分富有，他慷慨地在奥里威士买下了一座郊外别墅，安置下阁下的妻子，他每日前去，有时在那里呆至翌日凌晨，此事引起了邻里公愤。为此，您尊贵的名字在首都也就沾上了泥污。

“这就是信的全部内容。我只想补充一点，因为我知道，信上所说的千真万确……众所周知，卡洛斯·达·马亚是这位女士的情人。”

卡洛斯很平静地站起身来。轻轻张开双臂，表示要承担一切责任。

“我对阁下没什么可说，悉听尊便！……”

卡斯特罗·戈麦士那苍白的脸上掠过一层红晕。他折起信，慢慢地把它放回钱包里。然后，冷冷地微笑着说：

“请原谅……卡洛斯·达·马亚先生，您同我一样清楚，如果想把这件事付诸武力解决，我就不会亲自到您府上来对您念这封信了……事情全然不是这样。”

卡洛斯困惑不解地又坐到了椅子上。对方那慢慢吞吞的讲话方式变得使他无法忍受。那人微笑着，双唇白得吓人，对于他的嘴里会说出来的事，卡洛斯有一种说不清的恐惧，他那颗可怜的心几乎要炸开来。他有一种强烈的欲望，想对那个人大喊，结果他的生命，把他杀死，或是滚出那个他呆在此地徒劳无益的大厅，或是骂那人是名无耻之尤！

卡斯特罗用手抚摸着胡子，不紧不慢地说下去；他小心谨慎地用词遣字，力求准确。

“事情是这样，卡洛斯·达·马亚先生。在里斯本肯定许多人并不认识我，但是，他们知道此刻在巴黎、巴西或是地狱的某个地方有个叫卡斯特罗·戈麦士的，他有个漂亮妻子，这个卡斯特罗·戈麦士的妻子在里斯本有个情夫。这很令人不愉快，特别是事实并非如此。阁下理解，我不应该再担‘不幸的丈夫’这个虚名，因为我名不副实，我也不能‘合法地’享有这个名义……为此我到这儿来，是以君子对君子，非常坦诚地告诉您，就象我也想告诉其他人一样，那位太太并非我的妻子。”

有那么片刻，卡斯特罗·戈麦士期待着卡洛斯·达·马亚搭话。但是卡洛斯脸上毫无表情，使人捉摸不透。只见他双眼闪现出痛苦，面色苍白。后来，他艰难地微微点了点头，好象是平静地接受了这件意想不到的事，这样，他俩之间再说什么话已经没有必要，是多余的了。

卡斯特罗·戈麦士微微耸耸肩膀，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象一个把一切都归结于命运捉弄的人。

“这些就是生活中可笑的一幕幕……卡洛斯·达·马亚先生现在对事情会看清楚了。这是个过了时的传统的故事……我同这位女士生活了有三年。去年冬天，我要去巴西，为了不单独旅行，把她带到了里斯本。我们住在中央饭店。阁下完全可以理解，我并没向饭店经理透露实情。这位女士同我一道来，同我睡在一起，所以对饭店里的人员来说她是我的妻子。她作为卡斯特罗·戈麦士的妻子住在中央饭店，她作为卡斯特罗·戈麦士的妻子后来在圣弗朗西斯科租了一套房子，她作为卡斯特罗·戈麦士的妻子最后找了个情夫……不论发生什么事她总是以卡斯特罗·戈麦士妻子的身份，即便是在对卡斯特罗·戈麦士极其不愉快的情况下……上帝呀！我们确实不能为此过于指责她……出于偶然，她拥有了极好的社会地位、纯洁无瑕的名声，而后来，最为人道的办法是，她对事实尊重的态度使她宣布——这样做的人为数太少了——她的社会地位与名声全是借用的，她仅仅是个无名小女子，某人的姘妇……当然，说句公道话，她没必要向卖给她黄油的杂货店老板或租给她房子的胖婆娘作这样的解释，除非有位父亲要向她引见他那刚从修道院出来的黄花闺女……再说，我也有一定过错。我常常甚至是在一些微妙的事情上让她使用了我的姓名。比如，她用我的名义雇用了英国女教师。英国女人是很苛求的！……特别是这一位，她是个很严肃的姑娘……但是，这一切都成为过去……现在我要说的是，我正式收回借给她用的名字，她只能留下自己的名字，即麦克·格伦夫人。”

卡洛斯松了一口气，站起身来，两手使劲抓住椅背，差点儿

把椅套撕破：

“我想，再没什么可说的了吧？”

卡斯特罗·戈麦士对这样下逐客令的粗暴结局，只是轻轻咬了咬嘴唇。

“没有了，”他说罢拿起帽子，非常缓慢地站起来。“我只想补充一点，免得阁下作出不公平的猜疑。这位女士并非是一位被我勾引了的姑娘，而且我也没有禁止她改换门庭。那个小女孩也不是我的女儿……我认识她妈妈只有三年……她是从别的什么人怀里跑来转到了我的怀里……我还可以说，并没有侮辱谁人之意，她是一个我付钱的女人。”

他用这句话全面完成了对另一位侮辱。

他痛痛快快地报了仇。卡洛斯一言不发，粗鲁地掀起门帘。面对这种进一步显露出来的痛苦的粗暴态度，卡斯特罗·戈麦士的举止倒真值得称赞。他微笑着点头道别，并低声说：

“我今晚就去马德里，我很遗憾，由于这种不愉快的原因认识了阁下……对我来说是不愉快的。”

他迈着自信、轻快的步子消失在前厅的幔帐后面。接着，下面传来一声车门响，一辆马车在碎石路上滚动了……

卡洛斯双手抱住头，无精打采地坐在靠门处的一张椅子上。仍在他耳际回响的卡斯特罗·戈麦士的那些不紧不慢的话语，留给他的只是受了伤害的感情。一件非常美好、令人遐想的東西猛然从天上跌下来，破碎了，掉到了泥潭里，使他全身上下溅满了难以洗涤的污秽……他不痛苦，只是全身上下一阵惊恐，因为看到一个神圣的理想有个如此可悲的结局……他曾把自己的心灵与另一颗崇高、完美的心灵匆匆忙忙地联结在一起，飘向金光闪闪的九霄之外，突然，一个“r”音很重的声音响起来了，两颗

心灵滚动起来，跌进了泥潭；他发现在他怀里的，是个陌生女人，名叫麦克·格伦。

…… 麦克·格伦！她是麦克·格伦夫人！

他握紧双拳站立起来。他的自尊油然而生，他对她的机灵手段非常气恼，这种伎俩害得他几个月来羞羞怯怯、战战兢兢、殷切地象追逐一颗神圣的星星一样追随着这个女人，而到头来，她原不过是个可以毫不在乎地在长沙发上脱光身子，把自己奉献给任何一个口袋里装着一千法郎的巴黎男人的女人！真太可怕了！他现在想起来，满面都羞得通红：当初他进入圣弗朗西斯科街那间红棱纹布客厅时的感情是何等地真诚；他是怎样着了迷般地望着那双在他看来是世上最纯洁的手，在绣布上抽拉毛线，真象一位辛勤操劳的慈母。他怀着心灵的尊重之感，都不敢挨一挨她的裙边，在他看来，那衣裙有如圣母的神服，连一个最粗鲁野蛮的人都不敢稍稍地把那硬挺的皱折弄乱！啊，多么愚蠢！多么愚蠢！……在整个这段时间，她都在讥笑杜若河畔的一位乡巴佬的无知！啊，现在要是见到那些为表达爱情曾献给她的鲜花，他都会感到羞愧！想到当初礼貌地称她“夫人”都会无地自容！

要是在阿泰罗第一天就知道这位从天而降的女神是个巴西人的姘妇该多好！可是，事情并非如此！他荒唐浪漫的激情，使得一切再明显不过、再清楚不过的事物与他的双眼之间升起了一层金色的薄雾，把再崎岖不平、暗淡无光的大山也变得象座平滑发亮的宝石山！为什么她要选择一个在街上曾经带着一种强烈欲望盯住她看过的男人作她的医生，请到家里，亲切地接待他呢？为什么每天上午在圣弗朗西斯科街长时间的交谈中，她从未谈起巴黎的事，从未谈起她的朋友和有关她家里的事？为

什么在两个月之后，当他第一次说“我爱你”的时候，她竟会突然委身于他，而没有通常那种爱情的前奏，那种爱情是逐渐滋长，然后才开花的。为什么她那么轻易地接受了他一栋家具齐全的房子，和她接受他的花束一样？还有其他一些事，尽管事小但也并非无足轻重：那些高等妓女所欣赏的贵重珠宝，床头必备的《圆梦手册》，她同梅朗妮亲密无间的关系……此时，在他看来，连她亲吻时的亲热劲儿都好象并不那么真诚，也没有感情——而是为了情欲！……但是，一切都按上帝的安排结束了！由于这位巴西人出于怜悯对他的提醒，他原来所爱的那个女人和她诱人的力量犹如一枕欢乐然而醒醒的美梦，突然消失在空中。这个女人不过是个麦克·格伦夫人……自从他遇见她，他对她的爱就犹如血管里的热血，现在这血从这块无法医治的伤口里流淌出来，那是在他自尊心上留下的创伤，永远无法愈合！

埃戛在门口出现了，脸色依然那么苍白。

“怎么样？”

卡洛斯的怒火爆发了：

“咄咄怪事，埃戛，咄咄怪事！这是最无耻不过、最卑鄙不过的事！”

“那个人向你要钱了？”

“比这还要糟糕！”

卡洛斯怒火中烧，来回踱着步，发泄了一通，一口气把什么都讲了出来，用的是那个人的原话——不过是由他的嘴重述而变得生动了。从中他意识到了遭受侮辱和感到厌恶的新的理由。

“难道有人还遇上过比这更可憎的事吗？”末了，他大声嚷道，使劲把双臂在埃戛面前一挥。而那一位惊讶不已地坐在长

沙发上。“你能想象比这更可憎的情况、更荒唐的情况吗？这真足以使一颗心碎了。真让人哈哈大笑。真是妙不可言！那个小男人就坐在这张长沙发上，在你现在坐的这个地方，胸前别着一朵花，态度和蔼可亲。他说：‘请注意，那个女人并非我的妻子，只是一个花钱养的女人……’你明白这话吧？那家伙付钱给她……一个吻多少钱，一百法郎。给你一百法郎……真太可怕了！”

他又开始心烦意乱地踱着步，把感情发泄出来，又把事情重说了一遍，总是引卡斯特罗·戈麦士的原话，但进行了更粗暴的歪曲……

“你怎么看，埃戛？你说说。你碰到这种情况怎么办？真可怕，对不？”

埃戛若有所思地擦着他的单片眼镜，犹豫了一下，最后开口说，作为这个时代的人，这个“世界”的人，以超然的态度考虑一下这些事情，也就没什么可气恼和可痛苦的了……

“这么说，你毫不明白！”卡洛斯大声嚷着。“你根本不理解我的处境！”

不，不。埃戛完全理解，的确难以容忍，当一个人正要将自己的命运真心实意地同一个女人连在一起时，得知了许多男人都给过她过夜钱……但是，这倒使事情简单了，不那么严重了。以前曾是个复杂的悲剧，而如今倒变成了轻松的消遣戏了。卡洛斯不必再为拆散他人的家庭而内疚，也不必再逃亡国外，躲在意大利某个花丛中的小窝里去掩藏自己的过错。再也不必把自己的名誉永远同一个人也许他不会永远爱的女人拴在一起了。天哪！这一切都是有益之处！

“那她的尊严何在？”卡洛斯大声说。

是的，不过降低尊严和失去纯洁其实并不怎么了不起，因为在卡斯特罗·戈麦士来访之前，她已经是个背叛丈夫的女人——这就既不纯洁也没尊严了，这无需用什么粗鲁的字眼。当然，这一切都是令人气恼的侮辱——然而，事情也不过如此，即一个男人虔诚地珍爱着一尊圣母像，以为那是拉斐尔^①的作品，而后来有一天他发现这尊圣像只不过是一个叫作卡斯特罗·戈麦士的家伙在巴伊亚州^②画的。但是这件事依他之见，在亲人密友之间和社会上的效果是：在此之前，卡洛斯有个漂亮的情妇，但也有诸多不便，而现在，他有个漂亮的情妇，却没有这些不便了……

“你该做的，我亲爱的卡洛斯……”

“我要做的是给她写封信，寄去我这两个月同她睡觉的钱……”

“浪漫的残酷！……这可是《茶花女》中有过的作法……特别是，你没能从适当的哲学角度来看待其细微的差别。”

另一位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说：

“好了，埃戛，别再谈这件事……我现在烦极了！……一会儿见。你在家吃晚饭，对吧？好，一会儿见。”

他朝外面走去，正要用劲带上门，这时埃戛慢慢悠悠地从沙发上站起身来，平静地说：

“那个小男人上哪儿去了？”

卡洛斯回转身，两眼直冒火星。

“去奥里威斯？去找她了？”

是的，至少他是命令马车驶往克拉夫特庄园的。埃戛为了

① 拉斐尔(1483—1520)，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名画家。

② 巴伊亚，巴西一个州名，此处泛指巴西。

认识这位卡斯特罗·戈麦士，曾躲到看门人的小屋里。他看见那人走出来，点上一支雪茄……他的确是个钱财不少、墨水不多的人，在那包罗万象的不幸的巴黎，他们这种人两点钟走到和平咖啡馆喝红醋栗酒，个个粗暴、野蛮……这是看门人对埃戛说的，那人看上去兴高采烈，并且叫车夫驶往奥里威斯……

卡洛斯似乎彻底垮了。

“这一切太可恶了！……说不定，他们俩原本是心照不宣的。我却如同你很久以前在这儿说过的那样：‘我的灵魂掉进了茅厕，需要从内里好好洗刷一下！’”

埃戛郁郁地轻声说：

“道德浴盆的确有必要，的确变得如此迫切了……城市里应该有这么个行业。”

在自己的房间里，卡洛斯在桌子前来回走着，桌上放着一张白纸，他准备给玛丽娅·爱杜亚达写信，已经写上了这天的日期和“尊敬的女士”，这几个字他竭力写得端正、清楚——他找不出另外合适的词儿。他决心给她寄一张二百英镑的支票，这是用巧妙的办法把他在她床上度过的几周该付的钱给她。但是，他还想加几行非常冷淡、非常无情的话，要比钱更能伤害她。可是，他只能写出一些非常气恼的词句，这就披露出了他对她深切的爱。

他看着白纸，“尊敬的女士”这平淡的字眼勾起了他对她肝肠寸断的思念。昨天夜晚他还称她为“我的心肝”，因为这个女人当时还不叫麦克·格伦，因为她还尽善尽美，因为当时的激情无法克制，超过了理性，使他如醉如痴，不顾一切。尽管她已经变成了麦克·格伦，另一个人的不忠实的姘妇，然而他对那位高

尚、可爱的玛丽娅·爱杜亚达的爱情此时却更为强烈了，并且因这种爱情已经成为不可能而感到了绝望——这就犹如对一个死去的美人的爱，在冰冷的墓穴里就更加热烈。啊，她要是能从她陷下去的泥潭中再度复生，洁白无瑕地复生，还叫玛丽娅·爱杜亚达，还拿着她圣洁的绣布，该多好！……那样，她将得到最温柔的爱情，足以补偿她失去的天伦之乐！她将受到尊敬，足以补偿那个肤浅的世俗社会从她身上夺走的尊重。她具备一切赢得爱情与尊敬的条件——她美丽、妩媚，欢乐、聪颖，善良、慈爱，有难以比拟的情趣……她有如此之多的可爱、突出的优点——却只是一个徒有其表的女人！

但是，为什么？为什么她长期弄虚作假，天天花言巧语，一切都是撒谎，从她佯装圣洁到使用的名字，全都如此！

他用双手紧紧压住头，觉得生活真难以忍受。如果她撒了谎，那么实情又是什么？如果她睁着那双天真无邪的眼睛，对他如此不诚实，那么这个世界也就完全成了一大片茫茫无声、尔虞我诈的天地。你把一束玫瑰放到一只花瓶里，可是这些花散发出了瘟疫！你朝着一片青翠的绿色草地走去，可发现了它原来掩盖着一片沼泽！为什么，为什么她要撒谎？如果他第一次战战兢兢、怀着倾慕之心、犹如看见圣徒行神迹一样看着她刺绣时，她就告诉他，她不是卡斯特罗·戈麦士先生的夫人，而只是卡斯特罗·戈麦士先生的情妇，难道他的激情就不会那么强烈、那么深切吗？使得一个神父的全身显得光彩的，使他的抚摸变得珍贵的并不是他身上那条圣带……那么，为什么要扯下这种无耻的弥天大谎——因而他现在都担心，她的亲吻也是虚假的，甚至她的呼吸都是虚假的！……这长期编造的谎言几乎使他离开祖国，为了一个肉体献出了自己的整个生命，而其他人对这个

肉体只是给几个英镑而已！这样的女人——她就象按小时租赁的出租马车，而他却为了她几乎使爷爷的晚年凄苦悲凉，并将无可挽回地葬送了自己的一生，限制了自己做人的自由行动！

可是，为什么？为什么要演这种充斥着所有喜剧舞台的“婊子充贵妇”的庸俗闹剧？为什么她如此做的时候，语气是那樣的诚恳、形象是那樣的纯真，并带有母亲般的温柔？为了金钱利益？不是。卡斯特罗·戈麦士比他更富有，远比他更能满足她对各色化妆品和车马等等方面的渴求……她认为卡斯特罗·戈麦士要抛弃她，为此她身边需要另一个敞着的、唾手可得的满满的钱包？那么，她尽可以更干脆地对他说：“我是自由身，我喜欢你，请随便占有我吧，我委身于你了。”不！这里尚有隐秘的东西，曲折而难以猜透的东西……要弄清这点，他又要付出什么呢！

于是，慢慢地在他心里产生了去奥里威斯的欲望……对，只是侮辱性地向她怀里扔一张封好的支票，傲慢地报复一番是不够的！为了使自己彻底心绪安宁，他要从她阴暗的心灵深处探清这出无耻闹剧的隐秘……只有这样，才能消除他无限的痛苦。他想再一次去“淘喀”别墅，去看看那个已经变成了麦克·格伦的女人现在如何，再去听听她的言谈话语。啊，要去就不能粗暴，不能责骂，要非常冷静，要有笑脸！前去只是为了让她讲清为什么要苦心策划这无益的谎言……前去只是为了平静地问她：“亲爱的夫人，为什么要耍这个鬼名堂？”然后，看着她哭号……是的，他那深沉的爱使得他非常想看看她嚎啕大哭。当初，在那间秋天藓苔色的大厅里，那个卡斯特罗·戈麦士带着重重的喉音“r”说话时，他曾感到万分痛苦，现在他也要看看她的痛苦，但是是在另一个环境里，这是个他曾经忘乎一切、幸福休憩

的环境，那时曾经多么的美好，简直如天堂一般！……

他猛然果断地拉响了铃。巴蒂士塔走了进来，他的外衣扣得整整齐齐，一副听候调遣的模样，就象已经拿起刀枪，以备在他猜测将要到来的危急时刻中效忠主人……

“巴蒂士塔，跑到中央饭店去打听一下卡斯特罗·戈麦士先生是否已经回来！……不，听着……你站在中央饭店门口，等着那个曾经来过这儿的人进去……不，不，还是问问好！……反正，你设法了解一下那个人是否已经回来，是否在饭店里。你一得到准确消息，就立即乘马车赶回来……找个可靠的车夫，然后让他拉我到奥里威斯去。”

下达命令之后，他立刻就平静了。他感到松了一大口气，因为不必再写封措词尖刻的信去折磨、挖苦她了。他慢慢地把纸撕了。然后，填写了一张贰佰英镑的支票，抬头写上“持票者”。他将亲自带去……噢，当然不会把支票用浪漫的方式扔到她怀里……而是把它放在桌上，信封上写好麦克·格伦夫人收……突然，他又感到可怜她。他都能看到打开信封时，两大颗泪珠无声地慢慢从她面颊上滚下……他的眼睛也潮湿了。

这时，埃夏从外面问道可否进来。

“请进！”卡洛斯大声说。

他继续两手插在衣兜里，默默地踱着步。另一位，也默不作声，走过去靠在那个朝向花园的窗台上。

“我要给爷爷写封信，告诉他我到了。”卡洛斯终于在桌前停止步，低声地说。

“请代我问候他。”

卡洛斯坐下来，懒洋洋地拿起笔。但是，他很快又搁下笔，两手交叉着抱在脑后，紧靠着椅背，闭上双眼，一副精疲力竭的

样子。

“你知道吗，有一件事我确信无疑？”埃戛从窗口那边突然说。“给卡斯特罗·戈麦士写匿名信的是达马祖！”

卡洛斯看着他说：

“你这样认为？……也许是……确实，还会有谁呢？”

“不会是别人，少爷。就是达马祖！”

卡洛斯这时想起塔维拉对他说过的事——他提到达马祖正在策划一桩丑闻，还说他脑袋上该挨一颗枪子儿……所以，达马祖肯定这个巴西人会来，然后便是一场决斗……

“要处死这个无耻之徒！”埃戛突然恼怒地嚷道。“只要这个贼子活着，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保障，没有安宁！……”

卡洛斯没答腔。而另外那位火越发越大，脸色都变了，非常苍白，把往日积压的仇恨都发泄了出来：

“要是有个借口，我早把他杀了！……要是有个借口，比如他敢无礼，敢放肆地看一眼，我就叫他粉身碎骨！……不过，你要有所反应，不能就这样了结！不行！要给他点厉害看……你看，多无耻，竟然写匿名信！……我们的平静生活，我们的幸福，所有这一切常受到达马祖的扰乱。不能这样。我所感遗憾的是，没有个借口！但是，你有，抓住机会，狠狠教训他一顿！”

卡洛斯不置可否地耸耸肩说：

“的确，该狠狠抽他几鞭子……但是，确实是我同这位夫人的关系才使得他对我态度如此恶劣。既然这桩事已经了结，与它有关的一切也就了结了。Parce Sepu Itis^① 况且，他曾说过她是个无耻之徒，他说对了……”

① 拉丁文：已经埋葬。

他狠狠地在桌面上击了一拳，站起身，面带苦笑，无限厌烦地说：

“他，达马祖·萨尔塞德先生说对了！……”

一想到此，他的怒火又复燃了，而且更加激烈。他看了看钟。他急着要见她，急着要侮辱她一番！……

“你已经给她写信了？”埃戛问道。

“没有，我要到那儿去一趟。”

埃戛露出万分惊讶的样子。然后，他又踱起步来，一声不吭，两眼看着地毯。

巴蒂士塔回来时，天已经黑了。他看见卡斯特罗·戈麦士下车到了饭店，令人把他的行李搬了下来。巴蒂士塔还说，送少爷去奥里威斯的马车在下面等候呢。

“好，再见，”卡洛斯说，一面慌慌张张地寻找着手套。

“不吃晚饭了？”

“不吃了。”

不一会儿，马车行驶在去奥里威斯的大道上。瓦斯路灯已经点燃。他不安心坐在狭小的座位上，就哆哆嗦嗦地点起一支烟，但并没抽。此时，他已经对这场难以对付的痛苦会面感到忐忑不安……他甚至不知该怎么称呼她，是带着一副高傲无所谓的样子，叫她“亲爱的夫人”，还是叫她“我的好朋友”。与此同时，他又无限地可怜她，这种感情使他的态度又软了下来。他都能看见，由于他冷冰冰的态度，她满面苍白，泪水横流。这些泪水是他过去所珍惜的，现在他却站在咫尺之处看着它流淌，泪水使他动心，使他怜惜……有那么一会儿，他曾想转回去。给她写几行冠冕堂皇的字，从此永远彻底地甩掉她，这样做总是比较高尚些！可以不寄去支票——这是富人的粗野侮辱做法。尽管她要

了花招，但是，她毕竟是个女人，神经脆弱，惯于胡想，或许她爱他并非出于利害考虑……写封信是较为高尚的做法。现在，他想出了该给她写的尖刻而确切的词句。对了，他要告诉她，他愿为一个爱他的女人而献身，但绝不为一个由于“职业”关系而委身于他的女人献身或是浪费时光。这就更为简单、干脆……再说，这样他就不必见到她，用不着为去听她的解释和看到她的泪水而受罪。

这时，他的决心动摇了。他敲敲窗子叫马车停下，以便能在车轮停止滚动的宁静中，更加心平气和地想一想。但是，车夫没听见，两匹马继续踏着夜路飞奔。卡洛斯又犹豫不决地任凭马车继续跑下去。不一会儿，他从阴影中认出了他曾多少次怀着欢乐的心情，激荡着的感情经过的地方。这时，一股新怒火又涌了上来，但不是针对玛丽娅·爱杜亚达本人，而是针对她的“谎言”，因为这“谎言”无可挽回地糟蹋了他一生中神圣的欢乐。现在，他恨的是那些“谎言”——他把那些谎言看成是有形的，可触及的，有极大分量的东西，是件丑陋、带铁色的东西，正是它毁坏了他的心灵。啊，要不是这个难忘的“小东西”如同花岗岩石块那样牢牢地横在他们之间，他会向她重新张开双臂，也许心情不同了，但至少热情依然如故！他人的妻子或是他人的情人——看穿了，这又有什么关系？不会因为没经过神父用拉丁语低声的祝福，她对他的亲吻就能玷污他的双唇，或是她的亲吻就不那么动人。主要是由于“撒谎”，而且当他第一天去圣弗朗西斯科时，她就撒了谎，这就象腐烂的霉菌，糟蹋了从那以后所发生的一切：亲切的话语，宁静的时刻，悠闲的漫步，炎夏的午睡，躲在黄色门帘后亲吻时的气息……由于她一开始就带着平静而动人的眼神，含着笑“撒谎”，这一切就都被玷污了，变得不干不

净……

他感到闷热。当他正要打开没用带子拴住的车窗玻璃时，马车突然停在人迹稀少的道路上……他打开了车门。一个头上罩了块大围巾的女人在同车夫说话。

“梅朗妮！”

“啊，先生！”

卡洛斯急忙跳下车，已经快到庄园别墅了，马路附近是一片橄榄园，四周围着芦荟篱笆，一棵白杨从墙内探出身来。卡洛斯大声命车夫继续前走，在庄园别墅门口等候。他同梅朗妮站在那儿，周围一片漆黑，梅朗妮紧紧裹着大围巾。

她在那儿做什么？梅朗妮好象脸色很难看。她说，她要到镇上找辆车，因为夫人想去里斯本，去葵花大院……她当时以为马车是空的。

她紧紧扭着双手，谢天谢地，真感到松了口气。啊，多好，多好呀，他来了！……夫人非常难过，连晚饭都没吃，没完没了地哭泣。卡斯特罗·戈麦士先生突然来了……夫人真可怜，她想死！

这时，卡洛斯紧贴墙根走着，一面向梅朗妮打听。那个人怎么来的？说了些什么？如何分别的？……梅朗妮当时什么也没听见。卡斯特罗·戈麦士先生和夫人单独在日本凉亭里谈话。走的时候，她看到卡斯特罗·戈麦士先生对夫人说再见，非常平静，非常和气，面带笑容。他还对妮妮丝说了话……倒是夫人，她无动于衷，但脸色死白！那个人走后，她几乎昏倒。

他们朝“淘喀”别墅大门走去。卡洛斯倒退了一步，手里拿着帽子，深深吸了口气。这时，他由于心情极不平静，那股傲慢气也就消失了。他要弄清一切情况！他不断发问，让梅朗妮感

觉到他痛苦的感情……“你说吧，梅朗妮，说呀！^①夫人知道卡斯特罗·戈麦士先到过葵花大院，把一切都说了吗？……”

当然知道，所以她才哭，梅朗妮说。对了，她曾早就一再劝夫人把实情讲清楚！她同夫人关系很好，从小就服侍夫人；她看着罗莎出世……她早就对夫人这么说了，到奥里威斯之后，她还说过！

在围墙的黑暗的影子，卡洛斯低着头。梅朗妮“早就对她说过了”！这么说，她夥同女用人策划出了这个圈套，把他的生命紧紧地拴住。梅朗妮用大围巾遮住脸，一面唉声叹气，一面讲述着那些情况，把他原来寄托在金色云彩美梦里的那最后一线希望也打掉了。什么也没剩下。一切都埋葬在废墟之中，陷入了肮脏的泥塘。

片刻之间，他的心感到非常沉重，简直想回里斯本。但是，她就在那黑墙的另一侧，在绝望地哭泣，痛不欲生……他又慢慢地朝大门走去。

这时，他不再以傲慢的态度而是用亲切的口吻向梅朗妮提着问题。为什么玛丽娅·爱杜亚达不对他说明真相呢？

梅朗妮耸耸肩。她不知道，恐怕连夫人自己都不清楚！她是作为戈麦士太太住在中央饭店的；她又以戈麦士太太的名义租了圣弗朗西斯科街的房子；她接待他时也是用戈麦士太太的名儿……就这样一切都不知不觉地过去了，她同他交谈，她爱上了他，她来到了奥里威斯……后来就晚了，她再也没勇气讲清情况了，一切就这样变成了“撒谎”，她担心会不欢而散……

但是，卡洛斯大声说，她从来没想到，这一切有一天总要被

^① 原文为法文。

发现的？

“我说不清，先生，我说不清^①，”梅朗妮几乎是哭着说。

此外，还有别的疑点。她没在等候着卡斯特罗·戈麦士？没想过他要回来？没常提起他？

“啊，没有，先生，没有^②！”

自从先生天天去圣弗朗西斯科街以后，夫人就认为她彻底同卡斯特罗·戈麦士先生脱离了关系，再也不提他了，也不希望有人说起他……以前，小姑娘总称卡斯特罗·戈麦士先生为小朋友^③。现在对他什么也不叫了，人们告诉她小朋友没了……

“她还给他写信，”卡洛斯说，“我知道她还给他写信……”

是的，梅朗妮想是这么回事……但是，是些冷冰冰的信。自从来到奥里威斯后，夫人十分注意，再也不花卡斯特罗·戈麦士给她寄来的一文钱。她收藏好取钱的汇款单不动，今天下午全交还了戈麦士先生……还记得一天上午在蒙特标大楼门前先生您碰到了梅朗妮吗？就是那一天，她同一位法国朋友去典当夫人的一只珍贵的手镯。夫人现在靠她的珠宝生活，有许多已经进当铺了。

卡洛斯动情了，停住脚步。但是，她为什么要撒谎呢？

“我不知道^④，”梅朗妮说，“我不知道……但是，她深深地爱你，真的^⑤！”

他们走到了大门口。马车已经在等候了。在槐树林荫道的尽头，房子的门敞着，可以看到走廊里的灯光，微弱、惨淡。卡洛斯甚至觉得看到了玛丽娅·爱杜亚达裹着深色外套，戴着帽子，在这无力的灯光下走动……她一定听见了马车滚动声。她是多

①②③④⑤ 原文为法文。

么焦急、痛苦啊!

“去告诉她我来了,梅朗妮!去!”卡洛斯低声说。

那姑娘跑去了。他在槐树荫下缓步走着,在这静谧的黑夜,他感觉得到自己的心在慌乱地跳动。他走上三层石板台阶——这房子已经使他感到陌生了。往里看,走廊里空无一人,摩尔式的灯盏照耀着斗牛用的马具……他就站在那儿不走了。梅朗妮手里拿着围巾走过来对他说,夫人在壁毯厅里……

卡洛斯走了进去。

她站在那儿等待着,仍然穿着大衣,脸色苍白,整个人的精神都集中在那双亮晶晶的眼睛上,眼角还挂着泪珠。她朝他跑了过来,抓住他的双手,抽泣着,全身颤抖着,说不出一句话。

慌乱不安的心绪下,卡洛斯只找到了这么一句既表示同情又愚笨的话: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哭,我不知道,没有理由哭嘛……”

她终于能结结巴巴说句话了。

“听我的,看在上帝的面上!你别说话,让我告诉你……我正要到你那儿去,让梅朗妮先去找车。我要去找你……过去我没勇气向你说!我做的不对,太可怕了……但是,你听着,先什么也别谈,原谅我,我没有过错!”

她又抽噎得说不出话了。她跌倒在沙发一头,突然嚎啕大哭,浑身颤抖,蓬散的头发在她的肩头抖动。

卡洛斯呆呆地站在她面前。惊讶和疑虑使他的心几乎停止了跳动,他没有勇气去安慰她。不过,现在他意识到要给她留下一张支票的做法有多么低下、粗暴。这张支票还在他钱包里,现在使他感到羞愧……她抬起头,满脸泪水,吃力地说:

“听我说!……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对你说……啊,有多少事

要说，有多少事要说啊！……你别走，坐下，听我说……”

卡洛斯慢慢地拉过一把椅子。

“不，到这儿来，靠近我……我好有说出来的勇气……你心肠好，可怜可怜我，按我说的做！”

她那噙着泪水的双眼，感人而且低声下气的祈求使他让步了，他远离她坐在长沙发的另一头。这对她是个极大的刺激。玛丽娅由于哭泣声音嘶哑了，她两眼不看他，象个忏悔者一样开始低声诉说起她的过去。她时而犹豫，时而结结巴巴，时而大声痛哭。每讲到羞耻难堪之处，她就用双手捂住自己痛苦的脸。

并非她的过错！并非她的过错！他满可以问问那个男人，因为他知道她的全部底细……是她的母亲……真难以启齿，但是正是由于她是她的母亲，她认识了第一个男人，另外一个男人，一个爱尔兰人，并且后来同他私奔……她同他生活了四年，如同夫妻，她十分忠诚，不与任何外界接触，只顾照料自己的家，他准备着同她结婚！但是，他在同德国人作战时在圣普里瓦战斗中战死了。她带着罗莎和病中的母亲，卖了所有的东西，财尽源竭……开始时，打打短工……在伦敦，她设法教人钢琴……一切努力都落了空。有两天揭不开锅，只能吃点儿咸鱼，看着罗莎挨饿！可怜的孩子没有吃的，挨饿！啊，他无法理解这意味着什么！……几乎凭着救济，她们才回到了巴黎……在那儿，认识了卡斯特罗·戈麦士。这事很丢人，但她不得不那么做！她彻底毁了……

她慢慢从沙发上滑落下来，跌在卡洛斯跟前。他依旧肃然不动，一声不吭，但他的心却被种种思绪与痛苦撕碎了：他可怜她，因为她遭受了种种磨难，母亲生病，打零工，挨饿，这一切甚至使他隐隐约约感觉到了她的可爱，而另一个男人更使他感到

可憎，就是现在冒出来的那个爱尔兰人，这就使她在他的眼里变得更低下……

她继续谈着卡斯特罗·戈麦士。她同他生活了三年，老老实实、规规矩矩，没有任何越轨的想法。她的愿望就是在家安安静静地生活。而他却逼她与人们聚会，参加夜间社交活动。

卡洛斯就象遭受着折磨，再也听不下去了。他推开她伸过来的双手。他想走开，结束这一切！

“啊，不，不要赶走我！”她叫着，痛苦地抱住他。“我知道，我一文不值！我是个不幸的女人……但是，我过去没有勇气说，我亲爱的！你是个男人，对这些事你不理解……请看着我！为什么不看着我？就看一眼，别把脸转过去，你要可怜我……”

不！他不想看她。他害怕那些眼泪，害怕那痛苦绝望的表情。她那对贴在他的双膝上、一起一伏的温暖乳房，使他心里的一切开始动摇——自尊、被侮辱感、嫉妒和尊严……这时他的双手却不知不觉违背了自己的意志，抓住了她的双手。她立即疯狂地亲吻他的手指，他的衣袖，她急切地祈求他对她埋在心底的痛苦能有一刻的怜悯。

“哦，说你原谅我了！你心眼那么好！说一句话……就说一句你不恨我，然后我就让你走……但是，你要先说……至少，要象以前那样再看我一眼！……”

这时，她的双唇在寻找他的双唇。卡洛斯感到自己的软弱使他整个人都变得卑微了，这使他对自己很恼火，也对她很恼火。他抓住她使劲摇晃着，并且大声说：

“但是，为什么你不告诉我，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这样长时间不说实话？我一直始终如一地爱你！你为什么撒谎？”

他把她推倒在地。他站在她面前，绝望地指责她：

“是你的谎言把我们分开了。你的谎言太可恨了。完全是你的谎言造成的!”

她慢慢地站起来,摇摇晃晃,简直都站不稳,脸色惨白。

“但是,我是想对你说的。”她轻声说,垂着双手,有气无力地站在他面前。“我原是要对你说的……难道你不记得,就是那天,你来晚了,我曾说起要租一幢郊外的房子,你第一次说了你喜欢我,难道你忘了?我立即对你说:‘有件事我要对你讲……’你连话都不让我讲完。你以为我想告诉你,我只愿意属于你一个人,愿意远走高飞……你还说,要同罗莎一起走,到世界上某个地方去享受欢乐……你不记得啦?……这时,我才有个侥倖的想法,还是什么也不说,随它去吧。以后,等过了多少年后,当我完全证明自己是个贤慧的女人,值得你尊重的时候,我再向你坦白一切,并且对你说:‘你要是愿意,现在就让我离去!’哦,这步棋错了,我现在明白了……但是,当时我有了这侥倖想法,我抗拒不了……如果不是你说咱们要逃得远远的,我就会对你说了……但是,你一说出走,我就看到了新的生活,充满了希望,尽管我也说不清是什么!就这样,把那次难以启齿的忏悔推迟了。总之,我也说不清,当时就象天堂突然敞开了大门,我看到了我和你在咱们自己的家中……一个侥倖的想法!……后来,每当在你那样爱我的时候,我要是对你说:‘别这样对我,要知道,我是个不幸的女人,连丈夫都没有……’那真太可怕了。我还能对你再怎么解释呢?我不能失去你的尊重。多好啊,我能受到人们尊重……但我终究是错了,是大错……我现在呢,全完了,一切都结束了!”

她瘫倒在地上,好象一个被征服、被打败的人,把她的脸掩在沙发里。卡洛斯慢慢地走到大厅的尽头,又猛然回到她身边,

还是那句指责的话“撒谎，撒谎”，“天天瞒着，想尽办法瞒着”……但是，回答他的只是她的抽泣。

“至少到奥里威斯以后，你已经知道你就是我的一切了，为什么你还不对我说？……”

她无力地抬起头说：

“你以为怎么样？我过去是害怕，如果我不那么做，你对我的爱就会变……我都想象到你已经对我不尊重了，我好象看见你进来时都不肯脱下帽子，你对小姑娘也失去了热情，你要为房子的开销付钱……后来，我悔恨，但还是拖下去了。我总是想：‘今天不说，再多一天的欢乐，明天吧……’就这么下去了！总之，我自己都弄不明白，真可怕！”

片刻的沉默。这时卡洛斯听到妮妮丝在门口，它在低声哀叫着，要进来。他开了门。小母狗跑了进来，跳上沙发，玛丽娅就缩在那张沙发的一角哭泣着。它不安地舔舔她的双手，两只亮晶晶的黑眼睛盯着卡洛斯，他此刻又象丢了魂似的踱着步。

玛丽娅忧伤地长叹了一口气，卡洛斯停住步。他站着望了望可悲又可怜的玛丽娅……他双唇颤抖着动情地低声说：

“就是我原谅了你，怎么能相信你以后不再说谎呢？既有了这次可怕的谎言，它就总会横在你我之间！再难以有信任和平静的日子了……”

“除了这件事，我从没对你说过谎话，而且就是这件事也是由于对你的爱！”她严肃地说，声音非常虚弱。

“不，你一切都是撒谎！全是假的。你结婚是假的；你的名字是假的，你整个生活都是谎言……再无法相信你了……现在我简直对你为什么流这些眼泪都怀疑，还有什么可信的？”

由于愤怒，她傲慢地挺直了身子。她两眼的泪水突然干涸

了，苍白的脸上那对激怒、圆睁的大眼睛重新闪现出光辉。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说我流泪还有别的原因，我的祈求
是佯装的？你是说这一切我全是装的，只是为了留住你，不失去
你，因为我被抛弃了，要再拽住个男人养活我？……”

“不，不！不是这个意思！”

“那我呢？”她嚷着说，突然以压倒他的气势朝他走过去，脸
上一副理直气壮的神色。“那我呢？为什么我就一定要相信你起
誓说过的，你对我有深切的感情呢？你究竟爱我什么？你说！爱
的是他人的妻子，名字，通奸的乐趣，我的打扮装束？……还是我
本人，我的身体，我的心灵和我对你的爱？……我还是同一个人，
你好好看看我！……还同样是这一双手臂，同样是这个胸脯……
只有一个东西不同，我的爱情！我的爱情更强烈了，不幸地、无
以比拟地更加强烈了。”

“哦，但愿真是这样！”卡洛斯绞扭着双手喊道。

这时候，玛丽娅扑在他的脚前，向他伸出了双臂。

“我以我女儿罗莎的生命对你发誓！我爱你，疯狂地爱你，
不顾一切地爱你，直到生命的终结！”

卡洛斯浑身颤抖着。他整个人向她靠了过去，她的胸脯在
他脚前一起一伏，几乎使他难以控制，要向它扑去，即使那样会
毁掉他的一生……但是，他又一次清醒地想到了“谎言”。他躲
开了她，绝望地用拳头顶住自己的头。他憎恶这种可耻的事，它
抹不去，也毁不掉，犹如一根铁棍横躺在他和他那神圣的幸福之
间！

她仍然跪着，一动不动，眼睛盯住地毯。接着，在那笼罩着
沉寂的大厅中响起了她那痛苦和颤抖的声音：

“你是对的，一切都完结了！你不相信我了，一切都完结

了！……你最好离开这儿……再也没人会相信我……对我来说，一切都完了，在这个世界上我再也没有亲人了……明天，我就离开这里，把一切都留给你……你得给我时间收拾一下……然后，我要做的就是离开这里！”

她再也说不下去了，伏倒在地上，伸出双臂大哭起来。

卡洛斯转过身来，心痛欲碎。她穿着那件深色衣裙，伏在地上，无依无靠，象个被赶出家门的可怜人，孤孤零零地缩在某个角落，为世界所不容……这时，人的尊严、自尊心、家庭的声誉，这一切象被一阵怜悯的风吹得无影无踪。她所有的缺点全被遮住了，他看到的只是她的美貌、她的痛苦、她崇高可爱的心灵。宽容大度、同情仁慈都迸发出来和强烈的爱情融合到了一起。他弯下腰，张开双臂，对她低声说：

“玛丽娅，和我结婚好吗？”

她抬起头，不解地睁大了双眼。这时，卡洛斯伸着双臂，期待着再次把她搂在怀里，永远做为他的妻子……于是，她站起身来，因为踩住了裙子，踉跄着摔倒在他怀里，拼命地吻他，又哭又笑，欣喜若狂地说：

“和你结婚，和你？啊，卡洛斯……永远永远地和你生活在一起？……啊，我亲爱的，我亲爱的！照料你，服侍你，爱你，就是你一个人的？可怜的罗莎也是你的……不，别和我结婚，不可能，我不配！但是你要是真愿意，又为什么不可以呢？……我们一同远走高飞，罗莎，你和我都心心相连！你一定会成为我们的朋友，我的和她的，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再没有亲人了……啊，上帝，我的上帝啊！……”

她脸色刷白，沉重地从他的双臂上滑下，昏厥过去，金黄色的灯光照耀着她那拖在地板上的散开的长发。

十五

玛丽娅·爱杜亚达和卡洛斯刚吃过午饭——那天晚上，卡洛斯就留在奥里威斯他那所小屋里了。多明古斯上完咖啡，把一盒香烟和《费加罗报》放在卡洛斯身边，然后离去。两扇窗户敞开着。这天上午天气阴沉、闷热，连树叶都纹丝不动，缓缓的钟声悠扬地消失在村野的远方，更增添了四周气氛的凄凉。萨拉小姐坐在树下一张软木凳上，慢慢地缝着什么。罗莎在她身边的草地上玩耍。卡洛斯穿着一件丝质衬衣和一件法兰绒外套，走了过来，他拉张椅子坐在玛丽娅旁边，亲切得就象一对夫妇。他拿起她的手，抚弄着她的戒指，温存地轻声说：

“告诉我，亲爱的……决定什么时候动身了吗？”

这天晚上，在最初的亲吻过程中，她以未婚妻的身份，娇声地表示，不改变去意大利的计划，仍然希望在美丽岛的花丛中找个罗曼蒂克的安乐窝，只是现在不再怀着不安和羞愧去过他们的幸福生活，而是要享受合法的幸福与欢乐。从在阿泰罗见到玛丽娅·爱杜亚达那天起，卡洛斯经历了种种烦扰和磨难，现在他也盼望能安顿下来，享受平静、不担惊受怕的爱情。

“就我来说，明天就想走。我渴望着安宁的日子。我甚至想懒懒散散地生活！……但是，你说，你想什么时候走？”

玛丽娅没回答，只是她那双充满感激和爱的眼睛在欢笑。然后，她朝窗外叫罗莎，并没把被卡洛斯握住了抚摸着的手撒

回来。

“等等，妈妈，我就来！给我点碎面包……这儿有好多麻雀还没吃午饭呢……”

“不行，快来。”

她在门口出现了，穿着一身白衣裙，两颊红扑扑的，腰带上插着一朵夏末的玫瑰。玛丽娅要她走近点，到他们中间来，让她靠在自己的双膝上。玛丽娅一面给罗莎系头上松开的丝带，一面非常认真、非常激动地问她是否愿意卡洛斯同她们整天生活在一起，就住在“淘喀”……小姑娘的双眼充满了惊讶和喜悦：

“什么？永远、永远地在这儿，晚上也在这儿，整个晚上？……把你的箱子、你的东西也拿来？”

两人轻轻说了声：“是的。”

罗莎这时跳了起来，高兴地拍着巴掌，她要卡洛斯马上去拿他的箱子，他的东西……

“听着，”玛丽娅又把她抱在膝盖上，郑重其事地对她说，“愿意他作为爸爸那样，整天地同我们在一起，我们都听他的话，都永远地喜欢他吗？”

罗莎脸上的笑容完全消失了，深情地望着妈妈说：

“我是再喜欢他不过的了！……”

两人都亲吻了她；他们激动得双眼都湿润了。玛丽娅·爱杜亚达第一次当着罗莎的面，弯下身子轻轻地吻了一下卡洛斯的前额。小姑娘先是惊奇地看看她的朋友，然后又看看妈妈。她好象什么都明白了，从玛丽娅膝盖上滑下来，过来靠在卡洛斯身上，带点撒娇地说：

“你愿意我只把你一个人叫爸爸吗？”

“对，就把我一个人，”说罢，他用两臂把她紧紧地抱住。就这

样，他们得到了罗莎的同意——这时，她甩开大门朝外面跑去，两手捧着给麻雀吃的东西。

卡洛斯站起来，双手抱住玛丽娅的头，久久地望着她，把她的心灵都看穿了，然后兴奋地低声说：

“你真是个绝代佳人！”

她轻轻地挣脱开；他这样的赞美使她不安。

“你听我说……可我还有好多、好多事要告诉你。走，到我们的亭子里去……你没什么事，对吗？就是有，你今天属于我……我马上就去找你，你先带上你的香烟。”

卡洛斯走到通往花园的台阶上，停住步，四下望了望，享受一番雾濛濛天空的甜美……他感到了生活的美好，犹如一首优美、凄切的诗篇，好象被一层轻轻扬拂的薄雾掩映着，没有光辉，也没有歌声，然而对于两颗对外部世界不感兴趣、也与之不协调的心灵来说却是美好的，两颗心在永恒的爱情的梦境里尽情欢乐，在静谧和昏暗之中一起跳动。

“要下雨了，安德烈大叔！”他从正在修剪黄洋树的老花匠身边走过时说。

安德烈大叔慌忙脱下帽子。“是啊，久旱之后，很需要下点雨！这块地够干的啦！家里各位都好吗？夫人好吗？小姑娘好吗？”

“都好，安德烈大叔，谢谢您。”

花匠祝愿他的亲人都如他一样地愉快，和犹如获得甘霖的干旱土地那样地欢乐。卡洛斯往安德烈大叔手里塞了一个金币。他真不知所措了，竟没有胆量合拢手指攥紧那枚闪闪发亮的金币。

玛丽娅来到凉亭时带来了一只檀香木的“聚宝盒”。她把盒

子放在沙发上，让卡洛斯用靠垫垫上，舒舒服服地坐在一旁。她还给他点上一支烟。然后，她偎在他跟前，坐在地毯上，一副忏悔时的虔诚姿态。

“你这样可以吗？要多明古斯给你拿杯水或是白兰地来吗？……不要？那你就听着，我要把一切都告诉你……”

她要讲的是自己的一生经历。她曾想过给他写封长长的信，象小说那样。但是，她决定还是用整整一个上午，伏在他跟前，慢慢地叙说。

“你坐着舒服吧，是吗？”

卡洛斯在等待着，他深深地感动了。他知道，那两片可爱的嘴唇要讲出许多使他心疼的事——这些对他的自尊心也是痛苦的。但是她和盘托出她的生活，就会使他彻底占有她。他越是全面地了解她的过去，也就越感到她完全是属于他的。实际上，他也极想知道这些事，尽管会使他痛苦，会伤害他的自尊。

“好，说吧……然后，我们再把它忘掉，永远地忘掉。但是，现在你说吧，说吧……你到底生在哪儿？”

她生在维也纳，但是对童年她已经没有记忆，对父亲几乎一无所知，只知道他很富有，长得十分英俊。她有过一个妹妹，两岁时夭折，名叫爱罗依莎。后来，她长成了大姑娘，妈妈不愿她问起往事，常说回首往事害处之大犹如摇晃一瓶陈葡萄酒……对于维也纳，她只隐隐约约记得那宽阔的林荫道，军人都穿白色制服，还有一栋带镜子的金黄色房子，那是个跳舞的场所。有时候，只有她和外公长时间地坐在那儿，外公是个伤感、胆怯的老人，总躲在一个角落里，给她讲着乘船的故事。以后，她们去了英国。但她只记得一个雨天，她身上裹着皮衣，坐在一个用人的腿上，从闹哄哄的大街小巷穿过。她比较清楚的记忆是从巴黎

开始的。妈妈那时已经守寡，还为外公服丧。当时有个保姆，是意大利人，每天上午拿着藤圈和皮球，带她到香榭丽舍大街去玩。晚上，她常看到妈妈穿戴得很讲究，呆在挂着锦缎幔帐和灯火辉煌的大厅里。一个举止有些粗鲁的金发男子总是躺在沙发上抽烟，并且过段时间就给她带来一样玩具，称她是“冷冰冰的小姐”，因为她总是板着面孔。后来，妈妈把她送进图尔市附近的一所女修道院，因为这时虽然她能随着钢琴演唱《美丽的艾伦娜》中的圆舞曲了，但还不识字。女修道院花园有许多艳丽的紫丁香，妈妈是哭着在那儿同她分别的。肯定是为了安慰妈妈，一个胡子浓密，态度严肃的人等候在一旁，院长用颇为尊重的态度对他讲话。

开初，妈妈每个月都来看她，并在图尔住上两三天，给她带来许多礼品、玩具、糖果、绣花手绢、漂亮衣服，但是修道院规章严格不让穿。后来，她们还乘马车在图尔郊外游玩，而且总是有军官骑着马、护卫着马车，他们对妈妈以你相称。修道院的老师、院长不高兴她这样进进出出，也不喜欢妈妈的嬉笑和她丝绸衣裙的飘拂声搅乱了她们虔诚走廊的沉静。但是，同时好象又害怕她，称她为“侯爵夫人”。妈妈是管辖图尔市将军的好朋友，她还常常去看望主教。主教来女修道院时，脸上总是对玛丽娅带着特别的笑意，总要谈起“令堂大人”。后来，妈妈来图尔的次数少了。有一年，她全年在德国旅行，几乎没写来信。一天，妈妈回来了，人瘦了，而且身穿重孝，抱住她整哭了一个上午。

但是，下一次来探望时，她更显得年轻了，珠宝饰物也更多了，举止也更显得轻松，还随身带来两条猎犬，她说要去圣地和遥远的东方进行一次充满诗意的旅行。玛丽娅那时快十六岁了。由于她学习努力，为人和善、庄重，博得了院长的好感。有

时，院长带着忧伤的神情看着她，抚摸着她按规定梳起的两条垂下的发辫，还常向她表示要把她永远留在身边。她说：世界不会对你有什么好处，孩子！有一天，一个沙维尼太太来领她去巴黎找妈妈。那女人是个破落贵族，一头白色髻发，犹如严肃和道德的化身。

玛丽娅离开修道院时大哭了一场！要是她当时知道到了巴黎后的情景，真会哭得更厉害呢！

妈妈的家在蒙索公园，那里实际上是个赌馆——但却给人一副雅气、庄重的讲究外表。用人们都穿长丝袜，客人都是法国名门显贵，他们谈论赛马、斗牛，谈论杜依勒宫以及参议院里的演讲。然后，他们别出心裁地摆起赌博的桌子。她总是十点回到自己的房间。陪伴她的沙维尼太太和她每天清晨很早就乘一辆深色的老妇人乘坐的马车去布洛涅树林。

但是这种表面上无忧无虑的生活渐渐地支撑不住了。可怜的妈妈受到一位德特勒维内先生的控制，那是个危险的男人，他既能诱人又非常厚颜无耻和没有头脑。家很快变成了一所不折不扣的、浪荡公子们吵闹的游乐场。当她按照修道院的好习惯，清晨早起时，她发现男人们的外衣乱扔在沙发上，大理石的螺形支柱上有许多雪茄烟蒂和香槟酒的污迹。在靠里面的一个房间内还在玩巴卡拉^①，可以听到筹码的响声，阳光已经射了进来。一天晚上，她已经躺下，突然听到了叫喊声和楼梯上跑过去的急促脚步声。她下了楼看到妈妈昏倒在地毯上。过了些日子，妈妈才噙着眼泪告诉她“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

于是她们把家搬到了梭塞·达旦街一幢公寓的四楼。一些

① 巴卡拉，一种纸牌赌博。

陌生人和行迹可疑的人开始来来往往。有留着大胡子的瓦拉几亚^①人，有送假钻石的秘鲁人，还有袖子里藏着血迹斑斑匕首的罗马伯爵……有时，在这群人中来一两位绅士——他们不脱外衣，好象出席一场小型音乐会一样。其中有位绅士是爱尔兰人，非常年轻，叫麦克·格伦……由于没有了带绸缎衬里的体面马车，沙维尼太太离开了她们。她一个人跟着妈妈，只得麻木不仁地在这种喝酒熬夜和玩巴卡拉牌的生活中混日子。

妈妈把麦克·格伦称作“娃娃”。他真是个又淘气又快乐的孩子。他很快就恋上了玛丽娅，那是一个爱尔兰人的激情与冲动。他保证一旦他自立之后，就娶她为夫人——因为麦克·格伦尚未成年，生活仰仗于一位很喜爱他、脾气怪癖而又富有的奶奶，她住在普罗旺斯^②的一处大宅院里，还在笼子里养了许多猛兽……但是他常常鼓励玛丽娅同他一起逃走，不愿看到她生活在那些酒气熏天的瓦拉几亚人中间。他想把她带到枫丹白露，住在那栋他经常谈起的有爬藤的小别墅里，安安静静地等到他成年，那时他就可以有两千镑的收入。当然，这种境况是靠不住的，但是总比留在那种使她时时感到脸红的乌烟瘴气、粗鲁野蛮的环境中强……这个时期，妈妈好象渐渐完全失去了理智，人也变得神经质，简直疯疯颠颠了。日益增多的困难使她心神不安，常同女仆吵闹，常喝香槟来麻醉自己。为了满足德特勒维内先生的要求，她典当了自己的珠宝，她几乎天天为他的风流生活而哭泣。终于出现了真正的麻烦：一天晚上，她们不得不匆匆忙忙地打点了一包衣服，跑到一家旅馆去过夜。更可怕的是，德特勒维内先生开始以一种吓人的眼光看着她……

① 瓦拉几亚，为古时欧洲一小王国，现为罗马尼亚的一部分。

② 法国东南部一个地区，过去是一个省。

“我可怜的玛丽娅！”卡洛斯低声说，一面拉住了她的双手，脸色煞白。

她一动不动地呆了片刻，话都说不出来了，脸依在他的膝盖上。然后，她擦去模糊了双眼的泪水，接着说：

“麦克·格伦的信都在这个盒子里……我一直保存着这些信好证明自己的行为，如果可能的话……每一封信他都求我去枫丹白露，称我是他的夫人。他发誓说，一旦两人到了一起，就一同去跪到他奶奶面前，求得她的宽恕……无穷无尽的保证！他是真诚的……你要我对你怎么说呢？一天早晨，妈妈和一群乌合之众去了巴登^①，我独自留在巴黎一家旅馆里……当时我真心惊肉跳，怕得要命，害怕德特勒维内会来……就我孤身一人！我怕得真想买支手枪……但是，这时麦克·格伦来了。”

玛丽娅跟他走了，平静得就象真是他的妻子，带走了所有的箱子。妈妈从巴登一回来就赶到枫丹白露。她怒气冲冲，但又痛苦地诅咒麦克·格伦，威胁说要抓住他关进马扎监狱，还要打他的耳光，然后她又嚎啕大哭。麦克·格伦就象孩子一样，边哭边抱住她亲吻。妈妈终于妥协了，把两人紧紧搂在怀里；她完全原谅了，称他们为“心肝宝贝”。她那一天是在枫丹白露过的，高兴地谈到了“巴登的欢宴”，并且打算到这个小别墅住下，同他们生活在一起，安安乐乐地度过她的晚年……那正是五月，晚上，麦克·格伦在花园里点起了一堆火庆贺。

第一年平平静静、顺顺当当地过去了。她唯一的愿望就是妈妈能来同他们安定地生活在一起。当她恳求妈妈时，她就会想一想说：“你说得对，再说吧！”但是以后，她就又会陷入巴黎生

① 巴登，德国西南部与瑞士和法国交界的一个地区，1805到1918年为一大公国，该区一城市也叫巴登。

活的漩涡之中。一天上午她乘一辆出租马车来了，穿着讲究的皮外套，下面却是一条旧裙子，一副疲乏痛苦的神态。她向玛丽娅要一百法郎……后来罗莎出世了。从那一刻起，她唯一所关心的就是使他们的结合合法化。但是，麦克·格伦却毫不在乎地拖着，因为他象小孩一样怕奶奶。他地地道道是个好孩子！上午，他常常用食物诱捕小鸟！此外，他还非常固执，渐渐地她对他也就完全失去了尊敬。初春的一天，妈妈提了箱子来到枫丹白露，她精神沮丧，对生活厌烦了。她终于同德特勒维内闹翻了。但是，她马上又找到了安慰：她很快喜欢上麦克·格伦，她对他倾注了自己的爱抚，觉得他如此可爱，有时，她的爱抚都使他人感到难为情。他们两人整天在喝香槟及玩纸牌中混日子。

突然，同普鲁士的战争爆发了。麦克·格伦非常兴奋，他不顾她们的祈求，很快就报名参加了在沙雷特的朱阿夫营^①。他祖母赞赏他对法国表现出的热爱，以诗体给他写了一封信，其中还提到了贞德^②，并寄给他一大笔钱。这一段时间，罗莎正巧得了假膜性喉炎。她一直没离开过孩子床边，几乎得不到任何有关战争的消息。她只是隐约听说最初在边境的几场战斗打了败仗。一天早晨，妈妈只穿了件睡衣，惊慌失措地冲进她的房间：军队在色当投降，皇帝成了俘虏！“完了，一切全完了！”妈妈惊恐地说。她去巴黎打听麦克·格伦的消息，在卢瓦勒街碰到一群人狂呼乱叫，乱乱糟糟，有的还唱着马赛曲，她只得躲进一个门洞里。那群人簇拥着一辆四轮马车，上面坐着一个脸象蜡一样白的男人，脖子上围着一条紫色围巾。她身旁一个人战战兢兢

① 朱阿夫兵是法国军队中的步兵，原为阿尔及利亚人组成，身着五颜六色的阿拉伯式制服，以强悍著称。

② 即圣女贞德，法国十五世纪一位民族女英雄。

兢地告诉她，群众从监狱里救出了罗赛弗^①，并且已经宣布成立共和国了。

没打听到麦克·格伦的消息。于是，接着而来的是没有尽头的惶恐不安的日子。庆幸的是，罗莎的健康恢复了。但是，可怜的妈妈让人看了心疼，她突然衰老了，满面阴云，总是有气无力地坐在椅子上说着：“一切都完了，一切都完了！”确实，当时法国似乎是完了。每天都打一个败仗，整团整团的人被俘，被塞进装畜生的闷子车，匆忙运往德国的监狱。普鲁士人向巴黎进军了……她们在枫丹白露呆不下去了，漫长严冬已经来临。靠着匆忙变卖东西和麦克·格伦留下的钱，她们动身去了伦敦。

这是妈妈的要求。到了伦敦，这座巨大而陌生的城市使她感到晕头转向，又加上生病，她只好听凭妈妈的愚蠢想法摆布了。她们在梅费尔^②的一个豪华区里租了一栋带家具的房子，租金非常昂贵。妈妈常说，要在那儿组织波拿巴流亡分子抵抗中心。而内心里，妈妈是想在伦敦筹建个赌馆。但是，唉，时代已经不同了……那些失去了帝国的帝国分子，已经不再赌巴卡拉。两个女人很快就没有了收入，还得不断地开销，那幢昂贵的住宅和三个仆人和累累的债务，抽屉里剩下的就是一张五英镑的钞票了。麦克·格伦被围困在巴黎，四周是五十万普鲁士人。她们只得卖掉珠宝、衣服，甚至皮大衣，在索禾区^③的贫穷地区租了三间陈设简陋的住房。那是伦敦的寄宿公寓，是座孤零、肮脏、凄凉的房子，一幢被烟熏、火烤得象团破烂布絮似的建筑物。壁炉里是几块冒着烟不好烧的湿木头；晚餐是少许凉羊肉和就近

① 罗赛弗(1830—1913)，法国政治记者，强烈反对当时的帝国。

② 伦敦西端上流社会住宅区。

③ 伦敦的一个区，以餐馆多著称。

买的啤酒。最后，她们连付寄宿公寓的几个先令租金都拿不出了。妈妈一病卧床不起，唉声叹气，哭哭啼啼。她，有时在傍晚，裹上一件雨衣，带几包衣物（甚至是内衣、衬衫！）去当铺典当，为了能让罗莎至少喝上一杯牛奶。妈妈给过去在“金屋”一同吃宵夜的老朋友写去信，一些没有回音，一些回信里用一片纸包上半个英镑，很有点儿使人心寒的施舍滋味。一天晚上，那是个星期六，大雾弥漫，她去典当妈妈一件带花边的睡袍，昏暗的黄色灯光下，她在伦敦城里迷了路。她冻得发抖，饥肠辘辘，还有两个酒气熏天的粗鲁汉子追赶她。为了逃避那两个人，她跳进一辆马车，求车夫送她回家。可是，她连一个便士都付不起。女房东喝醉了酒，在小屋里打鼾。车夫嘀咕个没完。她羞惭难当，就在大门口哭了起来。这时，车夫动了心，从座位上跳下来，表示愿意先拉她去当铺。他们就这样上了路。那个好心车夫只要了一个先令。他以为她是法国人，甚至还骂了几句普鲁士人，坚持要请她喝一杯酒。

这段时期，她在想法找个工——裁缝、刺绣、翻译、誊抄手稿……但是什么工作也没找到。在那个艰难的冬天，伦敦很难找到工作。来了大批法国人，穷得同她一样，都在为面包奔波……妈妈总是哭，然而比她的眼泪更可怕的是，她常常暗示说，只要年轻漂亮，在伦敦就不难弄到钱和过上舒适、豪华的生活。

“你觉得这种生活如何，我亲爱的？”她高声问道，一面痛苦地抱紧了双手。

卡洛斯默默地吻了吻她，双眼湿润了。

“不管怎么说，这一切全都过去了。”玛丽娅·爱杜亚达接着说。“交战双方和解了，包围撤了。巴黎又开放了……困难就是

如何回去。”

“你怎么回去的？”

有一天，在摄政大街，偶然碰见了麦克·格伦的一位朋友，也是个爱尔兰人，在枫丹白露时他常来同她们吃晚饭。这个人到索禾区来看她们。看到那一贫如洗的惨景，一壶淡茶，几块羊骨头反复地在即将熄灭的碳火上烤，好心的爱尔兰人开始骂起英国政府，并发誓说他要进行报复。后来，他双唇颤抖着说，他要全力帮助她们。这位可怜的年轻人也是整天在大街上游荡，为生活而苦苦奔波。但是，他是爱尔兰人，他怀着种种打算，热心地跑遍伦敦，为她们回法国所需要的数目不大的路费而奋斗。果然，就在那天晚上，他精疲力竭然而又兴高彩烈地挥动着三张钞票和一瓶香槟酒来了。喝了几个月的红茶之后，妈妈见到金黄色盖子的克里格特酒瓶，激动得差点儿晕过去。他们收拾好破烂东西。在恰林克罗斯^①车站，她们就要动身的时候，这位爱尔兰人把妈妈拉到一个角落，一面拧着胡子，一面哽咽着告诉她麦克·格伦在圣普里瓦的战斗中阵亡。

“我干嘛非得对你说下去呢？到了巴黎，我开始找工作做。但是，一切都仍然处在混乱之中……几乎紧接着就发生了巴黎公社的事……真的，我们经常吃不上饭。但是，毕竟不是在伦敦了，既非冬天也非流亡生活。我们是在巴黎，有许多过去的朋友同我们一道受苦，不觉得那么痛苦了……由于这一切困苦，可怜的罗莎变瘦了……眼看她脸色苍白，没有了欢乐，没有好衣服穿，整天趴在窗子上，真让人心疼……妈妈这时总抱怨她的心脏毛病，她最终死于这种病……。我找到的工作报酬很低，仅够付

^① 伦敦市中心一个区。

房租和不致于饿死……由于操心、拚命干活，我病倒了。我还在奋斗。妈妈太可怜了。罗莎如果不变换一下生活，没有新鲜空气，没有起码的舒适条件，她就活不成了……这时，我在妈妈一位老朋友家中认识了卡斯特罗·戈麦士。这位朋友并没有因为战争和普鲁士人而遭受损失，是她让我做些裁缝活儿……其余的事你已经知道了……连我也不记得了……我不得不……我有时见到可怜的罗莎舔光了小碗里的汤后肚子还饿。她裹着一块披肩，一声不响地缩在一个角落里……”

她再也说不下去了，趴在卡洛斯的双膝上哭了起来。而他，颤抖的双手抚摸着她的头发，激动得只是对她说他一定弥合过去的痛苦给她留下的创伤……

“你再往下听，”她一面擦着眼泪一面说，“还有一件事我要对你讲。我说的是实话，我以罗莎的生命起誓！在过去的这两次关系里，我的心是麻木的……我的心一直是沉睡的，一直如此，没有任何感觉，没有任何欲望，一直到我见到你……我还想对你说件事……”

她犹豫了一下，面色绯红。她两手抱住了卡洛斯，整个人依在他身上，一双眼睛紧紧地盯住他的眼睛。在她最后的，也是真诚的忏悔中，她的声音更低了：

“不仅我的心是麻木的，我的身体也一向是冰冷的，象大理石那么凉……”

他使劲把她抱住。他们的嘴唇无声地久久贴在一起，在一次新的感情冲动中——简直就象第一次冲动那样，他们的心灵完美地溶合到了一起。

几天后，卡洛斯和埃戛乘了一辆四轮马车，沿着奥里威斯

大道朝“淘喀”别墅走去。

这天，整个上午卡洛斯在葵花大院给埃戛讲述他那强烈的激情怎么又一次把他投入了玛丽娅的怀抱，而且要永远做她的丈夫。由于对埃戛绝对信任，卡洛斯向他详细地讲述了她那痛苦然而是可以理解的经历。然后，他的情绪平静了下来，建议他们一起去“淘喀”别墅吃饭。埃戛在室内转了一圈，有些犹豫。末了，他慢慢地刷起自己的上衣来，并且低声地说：“真动人！……生活是多么奇妙呀！”刚才，卡洛斯在推心置腹地长谈时，一停顿，埃戛就是这样说的。

此刻，他们正在公路上行进，暖风徐徐地从河面吹来。卡洛斯还在谈论玛丽娅，讲述着在“淘喀”别墅的生活，他那说不尽、唱不完的幸福赞歌从心底里迸发了出来。

“真的，亲爱的埃戛，我找到了几乎是尽善尽美的幸福！”

“还没有人知道你们在‘淘喀’别墅的情况吧？”

除了梅朗妮——她是可以信赖的，还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们商定，十月底去意大利时，对萨拉小姐和多明古斯要给予重重的酬谢，然后辞退他们，因为他们是两人友谊的最早见证人。

“然后去罗马结婚？……”

“是的……在哪儿都可以，只要有个神坛和一位神父就行了。这些在意大利不会缺少……以后，埃戛，这一切幸福之中只会有一种隐忧会再度出现。所以，我说是‘几乎是’。这个使人心烦的隐忧就是爷爷！”

“是啊，老阿丰苏。如何让他了解这桩事，你有什么主意吗？……”

卡洛斯毫无主意。他只是感到他丝毫没有勇气去对爷爷

说：“这个我准备娶的女人，在过去的生活中曾有过错……”再说，他也想过，说了也无用。爷爷绝不会理解使玛丽娅遭难的种种复杂的、命里注定是无法避免的缘由。如果对爷爷详细讲述，爷爷会觉得这是一部头绪不清、感情脆弱的小说，同他坚强、纯洁的性格是格格不入的。特别是那些丑陋的过失会伤害爷爷，不能使他冷静地看待当时不可抗拒的缘由。这是一个崇高的灵魂被一种命中注定难以挣脱的网缚住了。为了理解这个情况，本就需要一颗比爷爷更为宽容、更为柔和的心……老阿丰苏是块花岗岩，别期望他会象一个现代诡辩家那样有明察秋毫的事。他从玛丽娅的生活中，只会看到确确凿凿的事实——她接连躺倒在两个男人的怀抱里。由此，决定了他作为一家之长的态度。既然这样做必然会引起感情上的冲突，并造成难以弥合的家庭分裂，那他为什么还要向老人坦率地说出这一切呢？……

“你这样认为吗，埃戛？”

“低声点，小心车夫听见。”

“他听不懂葡萄牙语，特别是咱俩的说法……你的看法如何？”

埃戛在靴底划了根火柴，点上雪茄，然后低声说：

“是的，老人很固执……”

所以，卡洛斯设想了一套巧妙的计划，就是向爷爷隐瞒住玛丽娅的过去，只让他认识一下玛丽娅。他们偷偷地在意大利结婚，然后再回来，她到圣弗朗西斯科街去，他则回葵花大院。以后，由卡洛斯带爷爷到他在意大利认识的一位挚友麦克·格伦太太家。可以立刻吸引住爷爷的是玛丽娅的那些迷人之处，她那贤淑、严肃的性格，精美而又朴素的晚餐，她那直率的谈吐，再弹奏上几段萧邦、贝多芬等等。为了完全征服一位特别喜欢孩子

的人，把罗莎也请出来……总之，等爷爷对玛丽娅、对小姑娘、对这一切都有了好感时，他再找一个上午对爷爷坦诚地说：“这位高尚而可爱的人儿生活中摔过一跤，但是我同她结婚了，事到如今，不管怎么说，我挑选她作为我的妻子没错吧？”而对这样不可挽回的既成事实，好心的爷爷为了维护玛丽娅，会完全宽恕的，会第一个这样想：这桩婚事按世上的常规并非最为理想，但按两个人的心愿，肯定是最完美的……

“你说呢，埃戛？”

埃戛在沉思，一边弹掉烟灰。他认为，简单地说，卡洛斯对爷爷采取了玛丽娅对他自己使用的复杂的连环套办法；卡洛斯没意识到自己甚至是在仿效她那微妙的判断。

“就这么办，”卡洛斯接着说。“如果他宽恕，接受这一切，好极了！那就在葵花大院庆祝一番……要不然，就一刀两断！我们就分道扬镳，各自强调一件美好的东西，爷爷强调血缘的传统，我强调爱情的权利。”

看到埃戛依然沉默不语，他又问道：

“你认为如何？说话呀。你怎么没了主意，伙计！”

另一位晃晃脑袋，象刚从梦中醒来。

“你要我坦率地告诉你我的意见吗？见鬼了，咱们是两个男子汉，是在象男子汉那样谈话……我的意见是：你爷爷快八十岁了，你才二十七岁，或许还不到……我要说的话是痛苦的，没有人在这样说话时能比我更痛苦了。不过你爷爷有一天总会死的……所以，还是等到那个时候。别结婚。你就想象她有个年迈的老父亲，很固执己见，又不喜欢卡洛斯·达·马亚先生，也不喜欢他的山羊胡子。等一段时间吧，继续乘坐‘混血儿’的马车前往‘淘喀’别墅。让你爷爷平静地度过晚年，别让他失望，别

让他不愉快……”

卡洛斯一声不吭地拧着胡子，朝后靠坐在四轮马车里。在这些不平静的日子里，这样一个理智、浅显的道理，他从来没想到过。对，是这样，等待！免除爷爷的这一切痛苦不是最该尽的孝道吗？……作为女人，玛丽娅肯定急切地希望通过神父，变情人丈夫，一切就都变得纯洁了，没有力量能拆散他们。但是，她希望有个合法的仪式，而不是匆匆忙忙、偷偷摸摸……此外，她为人正直、宽厚，完全能理解不伤害这位可敬的老人的至高无上的义务。再说，难道她还不知道他的忠诚犹如钻石般坚硬、纯净吗？她曾经得到过他的誓言：从那一刻起，他们就完婚了，虽然不在圣坛前，也未曾在教堂登记，但是他们是在名誉面前，而且他们是两颗不可动摇的心的结合……

“你说得对！”他终于拍着埃戛的膝盖叫起来。“你说得太对了！这是个好主意！我应该等待……可是与此同时，我该怎么办？……”

“什么与此同时我该怎么办？”埃戛笑着反问道。“见鬼了，这就不是我的事儿啦！”

接着他又继续认真地说：

“在等待期间，你也许破费点钱，可以过着上等的生活。你安置好妻子——因为从今天起她就是你的妻了。安置在奥里威斯或是其他的地方，随你的便。给你的妻子应有的舒适和尊严……就这样过下去。什么也阻止不了你们到意大利的新婚旅行……回来后，你仍旧抽你的卷烟，自由自在地生活。这就是理智。伟大的桑乔·潘萨^①也会这样想的……你那包里是什么东

^① 桑乔·潘萨，堂吉珂德的忠实仆人。

西，这样香？”

“菠萝……好，就这样，亲爱的朋友。等待。听其自然吧。这是个好主意！”

这是个好主意！最合卡洛斯的脾气了。为什么要为了一些过份的浪漫色彩而陷入家庭痛苦的深渊呢？玛丽娅信赖他：他富有，他年轻；世界对他们毫无保留、宽宏地敞开着。他们只有听其自然了。

“埃戛，你这个主意好！玛丽娅会第一个觉得这个主意富有理智且又实在。要推迟安排我的生活和安置我的安乐窝，我感到有点儿惋惜。但是，没别的办法！最主要是愿爷爷愉快……但愿上帝能让玛丽娅做顿可口的晚餐来庆祝这个主意的诞生！”

此刻，“淘喀”别墅越来越近了，埃戛倒是为同玛丽娅·爱杜亚达的第一次会晤感到担心。他想到，玛丽娅由于知道他是卡洛斯的挚友并相信他一定知道她的过去、她的痛苦遭遇以及和卡斯特罗·戈麦士的关系，那她肯定会难以掩饰地发窘和脸红的。这些使埃戛很是不安。正因如此，对于去不去“淘喀”别墅，他曾犹豫过。但是如果不来见她，那简直是一种使玛丽娅难堪的作法，那是不想让她丢面子的仁慈的愿望……所以，他决意破釜沉舟了。除了他，还有谁应该第一个向卡洛斯的未婚妻伸出手来祝贺呢？……此外，他怀有一种无限的好奇心，想在家里、从近处看看这位漂亮女人所具有的现代女神的风韵！但是，他从马车上跳下来时却有些紧张。

一切终于都愉快而顺利地过去了。玛丽娅正坐在花园的台阶上绣花。确实，她看到埃戛时，大吃了一惊，脸涨得通红，当时他正慌忙地摸索自己的单片眼镜。两人默默地轻轻握了握手。这当儿，卡洛斯已经高高兴兴地把包着的菠萝打开——在赞美

菠萝的同时，他们所有的拘谨都消失了。

“啊，好极了！”

“颜色多好，黄橙橙的！”

“多香！一路上都散发着香味儿。”

自从科恩夫妇举办晚会的那个倒霉的夜晚，埃戛喝得酩酊大醉之后，他再没去过“淘喀”别墅。他立刻对卡洛斯回忆起了那个暴风雨之夜，在路上他坐着一辆破旧马车的情景，回忆起了克拉夫特的混合酒、冷火鸡宵夜……

“我在这儿可受了好大的罪，亲爱的夫人，我被打扮成了魔鬼靡非斯特！……”

“由于玛格丽特^①的缘故？”

“在这个充满激情的世界，夫人，若不是为了玛格丽特或者浮士德，还会因为谁呢？”

不过，卡洛斯希望他去看看“淘喀”别墅的新貌。玛丽娅非常熟悉地带着他看了各个厅，并因为他到夏末花开过了才来感到惋惜。埃戛欢声笑语，喜不自胜。最后，他说，“淘喀”别墅失去了它那博物院式的阴森、惨淡的模样！现在，在这个地方可以自由谈天了！

“这真是个野蛮人，玛丽娅！”卡洛斯高兴地大声说。“他讨厌艺术！他是个伊比利亚人，是个闪族^②……”

闪族？埃戛认为他自己是一个文明的雅利安人^③！所以，他无法生活在那种每张椅子都露出了戴假发的先辈们那样忧郁、

① 玛格丽特也是德国作家歌德诗剧《浮士德》中的人物，代表纯洁、无辜的姑娘。

② 闪族，指诺亚的后代，即中东一带的人，特指犹太人。

③ 雅利安人，指印欧语族的人。

庄重面孔的房子里……

“但是，”玛丽娅笑着说，“所有这些十八世纪的珍品都使人首先想起精巧的工艺，独具的匠心，高雅的式样……”

“您这样看？”埃戛问道。“对我来说，所有这些金黄色的东西，这些用花枝装饰的物品，这些路易十五、十六时代流行的古董，都过分不庄重和轻佻了……如此而已！我们是生活在民主时代！为表达出民主时代的朴素、充实和坦诚的欢乐精神，宽大的柔皮安乐椅和涂漆的硬木家具是最好不过的了！……”

就这样，在欢乐的气氛中，在花园里，围绕着古老的家具陈设展开了一场轻松的争论。

萨拉小姐低着头，拿了本书在黄杨树中漫步。埃戛已经听说了她在夜间的私情，这时他连忙戴上单片眼镜，把她好好地打量了一番。当玛丽娅弯下身子割天竺葵时，他对卡洛斯打了个无声的手势，表示他对萨拉小姐那般红的薄唇、胖雉鸠般的圆圆胸脯很为欣赏……再往里，到了凉亭附近，他们看见罗莎正在荡秋千。她长得如此漂亮真使他惊讶；她象朵鲜艳的白色茶花。他要求她亲吻他一下。她却非常严肃地要他先摘下眼镜。

“这是为了看你看得清楚些！是为了看你看得清楚些！……”

“那为什么不每只眼睛都戴上一个呢？这样只能看到半个我……”

“真可爱！真可爱！”埃戛低声说。

他认为这个小姑娘很直率、大方。玛丽娅很是高兴。

晚餐更加重了这种欢乐亲切的气氛。一开始上汤，卡洛斯就谈起了郊外，谈起他想在辛德拉，靠近卡普苏的地方修建一幢农舍式的房子，说“等我们结婚的时候”。埃戛谈论那未来日子的方式就更合玛丽娅的心意。他说，既然卡洛斯已经幸福牢牢在

握，现在需要的就是工作！他又提起了原先的那个想法，就是集合一班人，以一份杂志为代表，来指导文学，培养情趣，提高政治水平，促进文明，振兴衰败的古老的葡萄牙，等等……就凭卡洛斯的思想，财产（甚至他的相貌，埃戛还补充说），他都应该领导这场运动。这将使老阿丰苏·达·马亚何等地高兴啊！

玛丽娅全神贯注，认真地听着。如果卡洛斯工作勤奋、努力，就会再使他们的结合充满活力，也表明她对他的影响是有成果的，是纯正的，因此，她也就心安了。

“你说得对，说得很对！”她热情地高声说。

“此外，”埃戛接着说，“国家也需要我们！我们亲爱的、但是极端低能的勾瓦林纽说得好，国家缺乏人才……如果我们这些有才之士满足于驾驶自己的双轮小马车，写一些原子的内心生活，国家又如何能有人才呢？我本人，亲爱的夫人，就正在写一个原子的自述！……说到底，这种对艺术的浅薄涉猎是荒唐的。我们在酒吧里、书本上大嚷大叫说，‘这个国家破烂不堪了’，见鬼！那我们为何不齐心协力重新振兴它呢？不按照我们的喜好，按照我们设想的完美模式改造它呢？……亲爱的夫人，您不了解这个国家。这是个了不起的国家！是一块没有生命的上等蜂蜡。问题在于谁来塑造它。至今，这块蜡经过了一些粗糙、低能、笨拙、平庸之手……要把它交到艺术家的手上，交到我们的手上，让我们来把它变成个乐园……”

卡洛斯大笑起来，一面继续在一个盘子里准备菠萝、桔汁和马德拉葡萄酒。但是，玛丽娅不许他笑。她认为埃戛的想法是高尚的，是感奋于崇高的义务。她说，她几乎为卡洛斯懒于做事感到内疚。现在，他即将生活在宁静的爱情之中了，她希望看到他工作和显示出他超群的才能……

“的确，”埃戛笑笑说，一面朝后往椅子上一靠。“谈情说爱的时期已告结束。现在……”

这时，多明古斯端上了菠萝。埃戛尝了一口，立即高兴地叫了起来。啊，好极了！啊，真可口！

“你是怎么做的？用马德拉酒……”

“还有天才！”卡洛斯大声说。“好吃，对吗？现在，告诉我，我为文明所能做出的一切是否值得这一盘菠萝！我活着就是为了这些事！我不是为了创造文明而生……”

“你生下来，”埃戛打断他说，“是为了采集这棵众人用汗水浇灌的文明之树上的花朵！其中也有我的一份，少爷！”

不，不！玛丽娅不希望谈论这个问题。

“这样谈话就把事情弄糟了。埃戛先生，不要误解卡洛斯，而要鼓励他……”

埃戛不同意这说法，他那双懒洋洋的眼睛在微笑着。如果卡洛斯需要一个诗神来激励自己，那可绝不会是他这个留胡子的法律学士……诗神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啊，的确如此！……在这样一个天堂可以写出多少美妙的篇章，产生多少高尚的思想……”

他做了个懒洋洋、亲切的手势，把“淘喀”别墅、宁静的树林、玛丽娅的美貌都包括在内了。随后，玛丽娅在客厅里弹奏起萧邦的一首《夜曲》，卡洛斯和埃戛在花园门口抽完雪茄，观赏着月亮升起。埃戛说，从晚饭一开始，他就想到结婚！……的确，什么也无法和结婚、家庭生活、安乐窝相比……

“伙计，当我想到，”他咬着雪茄，郁郁地轻声说，“在那个以色列女人身上我几乎花费了一年的精力，那是个放荡女人，该揍一顿……”

“她在辛德拉干什么？”卡洛斯问道。

“完全是个浪荡女人。毫无疑问，她把整颗心都掏给了达马祖……你懂得在这儿‘心’这个词儿意味着什么……你见过这样的无耻之徒吗？是个地道的混帐货！”

“可你却那么喜欢她，”卡洛斯说。

埃戛没搭腔。随后，突然他怀着一种波希米亚式的带有浪漫色彩的仇恨，大肆歌颂起家庭、劳动、人类崇高的义务来，与此同时他不停起喝着白兰地。半夜，他离去时，在那条栽着槐树的小路上，有两次险些绊倒。他已经有点儿迷迷糊糊，一边还背诵着普鲁东的话。卡洛斯扶他上马车时，他让把车篷敞开，以便看看月亮。这时他仍然拉着卡洛斯的胳膊，又同他谈起了杂志，说这个国家需要刮起一股强劲的精神之风和男性的道德之风……最后，他朝后靠到坐位上，摘下帽子，任夜晚的微风吹拂，并且说：

“还有件事，亲爱的卡洛斯。你看能不能把那个英国女人让给我……她那低垂的睫毛挺有趣呢……能不能替我安排一下……走了，车夫，扬起鞭子来！啊，多美的夜色！”

在“淘喀”别墅与朋友第一次共进的这次晚餐，使卡洛斯感到非常高兴。他本想等他们结了婚从意大利回来时再把玛丽娅介绍给他的亲友们。但是，现在“合法结合”在他的思想上已经推后，推到了遥远的未来，几乎是遥遥无期了。正如埃戛所说，应该等一等，先这样过活……然而，玛丽娅和他不能整个漫长的冬天单独地住在那儿，没有热闹的社交活动，没有朋友的交往。所以，一天上午，当卡洛斯见到了玛丽娅过去的邻居、给他传过“英国女士”消息的格鲁热斯时，就请他星期天到“淘喀”别墅来

进晚餐。

艺术家那天下午乘马车来了，他穿着晚礼服，系了白领结。他见到卡洛斯和埃戛都穿着浅色的乡间便装，当时就感到很不自在。除了罗拉、贡莎那类女人，他见到任何女人都会不知所措，不知如何开口。他曾说过玛丽娅“具有贵夫人的风度”，可一见到她竟窘得一句话也说不出。他满脸通红，用手捏搓着衣兜的衬里。吃饭之前，卡洛斯提出带他去看看庭院。可怜的艺术家的礼服被树枝刮了一下。他想竭力说些“这地方景色优美”一类的赞扬话，但是不知怎的，从嘴里蹦出的竟是些粗俗的陈词滥调：“景致不赖！真棒！”接着，他出了满头大汗，非常气恼，不明白自己的嘴里怎么会说出这些粗俗、同他艺术家那高雅的情趣格格不入的词句。待他坐到桌边时，更感到格外地笨嘴拙舌，就不再说话了。即使玛丽娅好意地为他提供了一个可以谈论瓦格纳^①和威尔第^②的机会，都无法打开他那麻木的双唇。卡洛斯也在设法使他卷入席间谈笑风生的气氛中去。他说，为了追求当时住在劳伦斯饭店的玛丽娅，他去了辛德拉，但没遇到玛丽娅，而是碰上一个长胡子的胖老太婆，怀里抱只小狗，操着西班牙语骂她的男人。每当卡洛斯大声问“你还记得吗，格鲁热斯？”“对吧，格鲁热斯？”时，那位艺术家只是涨红着脸低声咕哝个“是的”，就再也不多说了。坐在玛丽娅身边，他始终象个呆头呆脑的木头人。他把晚餐的气氛给破坏了。

他们商定喝完咖啡就乘马车四处转转。卡洛斯已经拿起了缰绳，玛丽娅也坐稳身子，扣好了手套，这时埃戛又跳下马车去找他的外套，因为怕傍晚的凉风。就在这时，他们听到路上响起

① 瓦格纳(1813—1883)，德国著名作曲家。

② 威尔第(1813—1901)，意大利著名作曲家。

了马蹄声——侯爵来了。

卡洛斯感到很意外，因为整个夏天都没见到他。侯爵见到玛丽娅就立刻停住马，脱下那宽大的无檐帽，深深地鞠了一躬。

“我以为您在哥勒干^①一带呢！”卡洛斯大声说。“这是格鲁热斯告诉我的……您什么时候来的？”

侯爵是前一天到的，去了趟葵花大院，没见个人影。现在来奥里威斯看看瓦格斯。他结婚了，就住在附近，正在度蜜月……

“哪一个，胖的那个，看斗牛见到的那位？”

“不，那个瘦的，划艇比赛时见到的那个。”

卡洛斯从座位上弯下腰，仔细查看了一番侯爵的小母马，皮毛光亮，呈棕黄色，十分漂亮。

“是新买的马？”

“这是塔克的一匹小马……你想买吗？我骑它人有点儿太重。这马可以拉辆双轮马车。”

“转一圈让我看看。”

侯爵转了一圈，稳稳地坐在鞍子上，把这匹小母马炫耀了一番。卡洛斯觉得“表演得不错”。玛丽娅低声说：“挺好看的马，头也小巧……”这时，卡洛斯向苏泽拉侯爵介绍了麦克·格伦夫人。侯爵催马走到敞篷马车前，同玛丽娅握了手。埃戛进屋去了还没回来，在等他的当儿，他们谈起了夏天，谈论起圣奥拉维亚、奥里威斯和“淘喀”别墅的事……侯爵很久没到这一带来了！上次来，他还被怪癖的克拉夫特耍了一下……

“您想想，”他对玛丽娅·爱杜亚达说，“那位克拉夫特请我来吃午饭。我来了，但是看院子的告诉我，克拉夫特先生、仆人

^① 哥勒干，葡萄牙中部城市。

及厨师全去了波尔图。但是，克拉夫特先生在厅里留了一张条子……我进入大厅，看到一座日本雕像的脖子上挂着张字条，上面写着类似这样的话：‘吃神代表其离家的主人恭请侯爵先生前往餐厅，那里的厨柜中有奶酪、葡萄酒，足够大汉饱餐一顿。’我真在那儿吃了顿午饭……为了不寂寞，我同看院子的仆人共享了。”

“但愿您报了仇！”玛丽娅笑着大声说。

“是这样，亲爱的夫人……后来我请他吃晚饭。当他从‘淘喀’别墅去我家时，我的门房告诉他，侯爵先生出远门了，家中既无面包又无奶酪……结果，克拉夫特给我送去了十二瓶香贝尔丁酒。自那以后我再也没见到过那位吃神……”

吃神还在那儿，还是那么肥胖、胆怯。卡洛斯自然邀请侯爵当晚从瓦格斯家返回时再来看看他的老朋友吃神。

侯爵十点钟来到。这次聚会欢欢乐乐。他很快就把格鲁热斯的忧郁情绪赶跑了，拼命把他拽到钢琴边；玛丽娅唱了歌；他们尽情地谈笑。在这对情人的藏身之所举办的第一次友人聚会，充满欢声笑语，热热闹闹直到深夜。

起初，正如埃戛所说，这种欢乐的聚会只是周末举办。但是，日益寒冷的秋天很快剃光了“淘喀”别墅树木的枝叶，因而卡洛斯就一周举办两次这样的聚会，分别在大学传统的假日，即星期天和星期四。他还找到了一位技艺高超的女厨师，是法国阿尔萨斯人，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侍奉过斯特拉斯堡的主教。由于她一个孩子的放荡不羁及各种其他的不幸，她流落到了里斯本。玛丽娅认为，法国女厨师晚餐的配菜具有高度的科学性；侯爵则认为，到“淘喀”别墅来进餐的这天是他的“文明日”。

餐桌上光彩夺目。四壁的挂毯上织的是茂密的树林，使人

如同置身于荫凉的野外休憩地之中，而且意外巧合的是，还摆了几只银光闪闪的烛台。葡萄酒是从葵花大院小巧的酒窖里拿来的。天上，人间，海阔天空，他们无所不谈——只有“葡萄牙政治”除外，因为趣味高尚的人认为这个话题不登大雅之堂。

上咖啡时，罗莎来了。她满面笑容，裸露着双臂，一身轻纱飘舞的连衣裙配上一双黑袜子，浑身散发出鲜花的清香。侯爵很喜欢她，是埃戛的情敌。埃戛曾经对玛丽娅提出要向罗莎求婚，而且他在为她写一首十四行诗，已经写了些时候。罗莎更喜欢侯爵，认为埃戛“太……”——她用手指在空中画了个波浪形来完成她的想法，好象是说埃戛“太古怪”。

“说对啦！”埃戛大声说，“因为我比别人都更有文化修养！才疏学浅的人很难理解高尚文雅。”

“鬼家伙，你说得不对！”周围的人嚷道。“是因为你太没独创性了……自然同习俗格格不入。”

大家为玛丽娅的健康干杯。她微微一笑，在新朋友之中很是愉快，而且显得非常俊美。她总是穿着黑色衣服，剪裁得低低的领口显露出了她那举世无双的光洁颈项。

以后，他们又组织了一些庄重的活动。一个星期天，钟声在鸣响，远处烟火在空中呼啸，这时埃戛遗憾地说，他严肃的哲学原则不允许他也去庆贺那个村镇的圣人，那个圣人在世的时候，一定也是个可爱的固执人物，也有很多幻想，也很温柔慈祥……此外，他又说，不正是这样一个阳光灿烂、气候干燥的日子里爆发了色摩比利山口^①战斗吗？为什么不为李奥尼达和那三百将士放烟火，却为斯巴达的永世光荣大放烟火？

^① 希腊东部一个山隘，公元前480年李奥尼达指挥的斯巴达军队在此被波斯军队打败，斯巴达国王（公元前490？—公元前480在位）李奥尼达战死。

后来，他们又庆祝了其他历史性日子。庆祝发现米洛斯的维纳斯^①纪念日时用了一颗可以点燃的气球。又一次，侯爵从里斯本拉来了满满一辆四轮马车的著名法多歌星，有宾塔度，维拉一维拉和加哥。晚饭后直到深夜，五把吉他在流水映照明月的夜色中，弹唱着葡萄牙最悲伤的法多民歌。

当只剩下卡洛斯和玛丽娅两人时，他们就在日本式小亭子里度过上午的时光——在这座窄小的凉亭里，两颗心跳动得更厉害，挨得更近了，这是一天中他们最早的一次避开人们的卿卿我我。在原来铺着草席垫的地方，卡洛斯换上了著名的印度垫子，是干草色和珍珠色的。这阵子他最关心的是美化“淘喀”别墅。他每次从里斯本回来都要带回几个萨克逊蓝的小人，或是一件象牙雕品，或是一件瓷器，象所有忙着布置自己新窝的新郎一样。

玛丽娅却是不断地提醒他埃戛提出的智力计划。她希望他多工作，以便为自己赢得名声。那会是她的骄傲，特别是爷爷会更高兴。为了使她高兴（并非为了满足自己的精神需要），卡洛斯又开始为《医学杂志》写几篇关于医学的文章。上午，他就在小凉亭里工作，带着他的手稿、书籍和他那篇著名的文稿《古今医学》。他穿一身薄薄的丝质外衣，一旁放着香烟，周围有小鸟啼唱。他在推敲着文章词句，而她则不声不响地在旁边绣花——他终于感到了其中的无穷乐趣。在这个窄小、用绸缎布置的小凉亭里，飘散着她身上的芳香，于是他的思路变得更丰富，文章更有文采。玛丽娅很看重他的工作，视其为崇高、神圣的事业。清晨，她亲自掸扫从窗子吹进来落到书上的灰尘，收拾、整理白纸，小

① 即维纳斯雕像，著名的希腊古代塑像，于1820年在希腊的米洛斯岛发现，现存于巴黎的卢浮宫。

心翼翼地摆好新笔。她甚至还绣了一只锦缎的靠垫，以便使那位作者更舒适地坐在他那宽大的印花的皮椅里。

一天，她主动表示要誊抄一篇文章。她的字几乎可以同达马祖那手漂亮字相比美。卡洛斯很是高兴，从此就不断请她誊写。由于她也参加了同一项工作，他对她的爱也就更深了一层。一位温柔女性能给人多少无微不至的照顾啊！她为此事准备了特别的纸张，一种平滑的象牙色的纸。她那纤细的手指一抬，就会使卡洛斯在论证生机说和变种说上遇到的难题迎刃而解……一个吻就是对她的全部报偿。

有时，卡洛斯给罗莎上课——时而教历史，亲切地给她讲述仙女的故事；时而教地理，引起她对居住着黑人的地方的兴趣以及对流经圣地废墟的古老河流的兴趣。这又使玛丽娅非常高兴。她一声不吭，怀着虔诚的心情，严肃地听着这位可爱的人儿给自己的女儿讲课。她忘记了手上的刺绣，忘记了卡洛斯的需要，看到罗莎聚精会神地坐在他跟前，专心听着关于圣女贞德和帆船驶往印度的美丽故事，幸福的泪水就模糊了她的双眼。

从十月中旬开始，阿丰苏·达·马亚就一再说他要离开圣奥拉维亚。他迟迟没走只是因为旧宅子和马车房尚有几项修缮工程没完。近来，他有一种强烈的修建房子的热情——如他经常说的，闻到新木头和油漆的气味，他就感到年轻多了。卡洛斯和玛丽娅也打算离开奥里威斯。只要爷爷一回到葵花大院，鉴于家庭义务，卡洛斯也不能长期住在这儿。再说，秋末，“淘喀”别墅变得暗淡、荒凉，不再有田园诗意，因为院内树木光秃，到处积水成潭，河上烟雾濛濛，而且挂着印花布帘的办公室内只有一个壁炉——此外，餐厅里，那两个眼睛亮晶晶的努比亚人像之间

的华丽的烟囱，多明古斯一点火就冒出使人讨厌的浓烟。

一天上午，卡洛斯九点钟起床后就来到了“淘喀”别墅，头一天夜里他同玛丽娅呆到很晚，凌晨一场狂风暴雨又使他在那间小屋内无法睡觉。玛丽娅房间的窗子仍然紧闭着。清晨，天放晴了，院子如同洗刷过一般，蓝天之下空气清新，一幅美丽、宁静的冬日景色。卡洛斯一边散步，一边观赏着盛开的盆栽菊花。这时，门铃响了，是邮差按铃。几天前卡洛斯刚刚给格鲁热斯写过信，打听圣弗朗西斯科街那层楼十二月初是否有人居住，他现在正等候这位艺术家的回音。于是，他走去开门，妮妮丝跟在身后。但是，这天的邮件仅是一封埃夏的来信和两份捆好的报纸——一份寄给他，另一份寄给“奥里威斯科拉夫特先生庄园的卡斯特罗·戈麦士夫人”。

卡洛斯在槐树下一面走着，一面打开埃夏的来信。信是昨夜写的，日期处写着：“匆匆草于夜间”。信中说：“在我送给你的这张破纸上，你可以看到一段使人想起泰西塔斯^①的精彩散文。但是请别惊慌，我已经花了钱使全部印数不会再行销售，只留了两份，一份送到“淘喀”别墅，另一份（啊，按照宪法习惯的必然逻辑）送到了王宫大厦，给了国家元首！……但是那一份也到不了目的地。总之，我对这股污水的出处抱有怀疑，我们要采取措施！望立即前来！我两点钟等你。此外，一如伊阿古对凯西奥所说：把银钱放在你的钱袋里^②。”

卡洛斯不安地打开报纸。报头是《魔鬼号角》：从印刷、纸张、大量斜体字和模糊不清的铅字看，都表明了污秽、丑恶的意

① 泰西塔斯(55—120)，罗马历史学家。

② 伊阿古与凯西奥均为莎士比亚名剧《奥赛罗》中人物。本文引的一句话原是伊阿古对罗德利哥所说，而非对凯西奥所说。见《奥赛罗》第一幕。

图。在第一版,卡洛斯一眼就看到有篇文章用铅笔打了两个叉,还立即看到了好几处有自己的名字。他往下读去:

你好,马亚先生!如此说来,你不去诊所了,也不再接待城里的病人了,公子哥儿先生?——这就是在施亚都广场“哈瓦那之家”^①咖啡馆门口流传的笑话,指的是马亚先生,那位骑英国马的马亚,就是葵花大院那位闻名遐迩的美男子马亚。保林诺大叔是个有心人,他当时正路过那儿,听到了如下新闻:马亚先生认为生活在一位有夫之妇巴西女人的怀抱中最为舒适不过。其实那女子既非巴西人也未结过婚,但那个傻瓜却为她在奥里威斯弄了套宅邸,以避暑纳凉!这个世界上总得有各种各样的人啊!……那位可怜虫以为拣了个便宜,而有高尚情趣的年轻人则要捧腹大笑,因为那女人要的不是他可爱的眼睛而是他那可爱的钞票……那个蠢货,骑在一匹英格兰小马的背上神气得活象一个侯爵,一个真正的侯爵!他还以为弄到手的是一位摩登女郎,是巴黎林荫道上的贵妇,是个有夫之妇,并且冠有爵位!……到头来,(不,这足以使人笑破肚皮!)到头来,他才发现那女人是个没人要的婊子。虽然她身边曾有个巴西汉子,但他烦厌她了,要把她转给葡萄牙人……马亚中了彩!可怜这个笨蛋!就是这样,马亚先生也只能尝点儿他人的残羹剩饭,因为那女人在使他迷恋之前已经同另外一位上层社会的年轻人在圣弗朗西斯科街纵情地寻欢作乐过了,后来那年轻人也厌倦了,因为此间的男子汉只欣赏漂亮的西班牙女郎。但是,谁对这位傻蛋马亚先生都无可奈何!——好吧,既然如此,咱们就直言不讳了,“魔鬼”就准备好它的号角,向全世界吹奏马亚的战绩。万岁,马亚先生!

卡洛斯手拿着报纸一动不动地站在槐树间发愣,象是一个

^① “哈瓦那之家”咖啡馆在里斯本闹市区,是葡萄牙最早的一家咖啡馆。

人脸上突然挨了一把泥浆，既气恼又说不出话来！他气的并非是看到了一份下流报纸用粗鲁的语言糟蹋他的爱情，而是厌恶那些粗俗、下流的字眼，这类话只有在里斯本才能写得出，它们臭气熏天，玷污了他，玷污了玛丽娅，玷污了他们的爱情……他感觉受到侮辱。冲动之下，他唯一的念头就是处死写这篇文章的畜生。

处死他！埃戛已经制止这份报纸印发了，因为埃戛认识那位名不见经传的作家。他手上拿到的报纸是否仅仅是印出的几份，倒无关紧要。他脸上已被玷污。大庭广众之下公开地侮辱他与在一张纸上偷偷摸摸地侮辱他是一个样……谁敢如此放肆，就必定处死谁！

他决定立即去葵花大院。多明古斯吹着口哨在厨房窗台擦洗银器。当卡洛斯告诉他去奥里威斯镇上找辆旧式马车时，好心肠的多明古斯看了看表说：

“十一点钟您可以乘‘托度’四轮马车走，是夫人叫来送她去里斯本的……”

卡洛斯想起，玛丽娅昨天的确计划好去亚林内和上书店去。他矛盾起来，因为正是这一天，他——他和他的手杖，都不应该出去！正在这时，梅朗妮端着一壶热水走过来，她说夫人还没穿戴好，也许她不去里斯本了……卡洛斯又在草坪上、核桃树之间来回踱起步来。

然后，他坐在一张软木长凳上，打开寄给玛丽娅的《魔鬼号角》，慢慢地又看了一遍那篇庸俗的文章。在寄给她的这份报纸上，那些粗鲁话看上去就更加下流，更加难以容忍，更应该用血来惩罚。对一个安分守己、毫无人害之心、默默地呆在自己家里的女人，竟有人如此粗暴地使劲往她脸上摔污泥，更是罪不容

诛！他的愤怒从胡编这篇下流文章的作者又伸展到了那位产生这种人物的正在腐烂的社会。不错，每座城市都受到这类蛀虫的毒害……但是，只有里斯本，也只有这个道德腐败、社会文明低下、完全失去了理性、耗尽崇高情趣、没有尊严、只讲粗俗言语的令人厌恶的里斯本，才会出现这么个《魔鬼号角》。

在这一番道德主义者的愤愤不平之中，也出现了一阵剧烈的疼痛。整个里斯本社会可能是堆积在地球上这个角落里的粪土，但是，《魔鬼号角》的这篇文章到底有无任何捏造呢？没有。那都是玛丽娅的过去，她把它当作一件破烂污秽的衣服从身上脱下，他亲手把这件衣服埋掉，换上的是他的爱情和他的名声——不过，有人又把这件衣服挖了出来，在阳光下高高举起，展露出它的污垢和破洞……现在，这件事将会永远威胁着他的生活，象一种危险物总在伴随着他。他原谅，忘却，都无济于事。周围的人都知道。有好奇心的人或是怀恶意的人，随时都可以再写出《魔鬼号角》上那样的文章。

他战栗着抬起了头。就是在此处，在这些树下，在这夏天绿荫蔽日、鸟儿轻声啾啾，他和他选择的终生伴侣玛丽娅散步的地方，此时，这些树已枝秃叶落，他在这些树下第一次自问自答：他家族的荣誉，他在社会的名声，他所承袭的家族的纯洁和尊严，真的能允许他同她结婚吗……

把整个感情献给她，所有的财产交给她，这完全可以！但是，结婚……如果有了儿子呢？一旦他的儿子长大，有了自己的尊严和纯洁的心灵，也许有一天会从《魔鬼号角》上看到，他的母亲曾经是一个巴西人的情妇，在此之前还是个爱尔兰人的情妇。如果儿子来找他，天真而愤怒地嚷道：“这是不是诬蔑？”他只得低下头轻声说：“这是真的！”他的儿子会看到自己将永远和这个

妈妈联系在一起，这个妈妈的苦难与可爱不为别人所知，而她的错处却无情地被人人知晓。

她也会这样！如果他求救于她的理智和那正直崇高的心灵，对她说，一家可憎的《魔鬼号角》报上的讽刺和侮辱的话有一天可能会传到他们亲生的儿子的耳中，她一定会甘心情愿让他放弃诺言，并且高兴地从那铺着紫绒地毯的秘密楼梯进到葵花大院，只要她知道楼上等待着她的是那永远不息的强烈的爱情……整个夏天她都再没谈起别的形式的结合，说的只是他俩心心相印，彼此感到慰藉的结合。不，玛丽娅不是虔诚的教徒，不为“道德上的罪恶”担心！神父的祝福和她有什么关系？……

是的。但是他曾经在他們长期相爱后一个最激动的时刻向她提出要结合，难道他现在要去对她说：“这些都是耍孩子气，咱们别再去想它了，对不起。”不，他的心也不愿这样做！相反，他完全倾心于她……他怀着宽厚大度的怜悯之心，怀着极大的热情朝向她，而与此同时他的理性也在谨慎而严肃地提醒他。他对那颗心崇拜得五体投地，躺在她那双臂膀上他才得到感情上的最大满足，除此便再没有幸福了。他唯一明智的做法是用他的名字作为最后的一节锁链，牢牢地同她联接在一起，任凭它《魔鬼号角》响彻天空。他将以这种叛逆的态度傲视世界，宣布爱情是至高无上的唯一王国……不过，首先要处死那个匿名作者！卡洛斯来回踱着步，草地被踏平了。他的一切恼怒都倾泻在这个污损了他的爱情的无耻之徒身上，这个人在刹那间给他的生活带来了莫大的痛苦和不安！

玛丽娅从一旁打开了窗户。她穿了一身黑色衣裙，准备外出。只要看看她那亲切的微笑，看看她的双肩以及合体的衣服衬托出的那健美、温暖的身躯，卡洛斯对自己刚才在光秃秃的槐

树下刹那间闪过的不忠和胆怯的疑虑，顿时有一种厌恶的感觉……他朝她跑过去，轻轻地给了她一个长吻。这一吻是真心地祈求宽恕。

“你怎么啦，这么板着面孔？”

他笑了，郑重地说，不是板着面孔，也许是心烦。他收到了埃戛一封信，埃戛的一封啰哩啰嗦的麻烦的信。所以他要去一趟里斯本，自然晚上就全得呆在那儿了……

“整个晚上？”她失望地叫起来，一双手伸到他的肩膀上。

“是的，很可能是这样。讨厌死了！埃戛的事常常突如其来……你不也去里斯本吗？”

“现在就更想去了……你要是愿意我去的话。”

“天气倒很好……但是路上会冷的。”

玛丽娅喜欢这样的冬天天气，阳光明媚，空气新鲜但又有点儿寒意袭人。这样的天气使她感到轻快，头脑清醒。

“好，好吧，”卡洛斯说着扔掉了烟蒂。“咱们先吃午饭，亲爱的……这位埃戛可能已经不耐烦得来回转了。”

玛丽娅跑去催促多明古斯。卡洛斯穿过潮湿的草地，慢慢地走向那排矮树丛，那树丛象一片篱笆从一面把“淘喀”别墅围住。小山从那里向下倾斜，山坡上布满一个个小庄园、一片片白墙和橄榄树，还有一个工厂的大烟囱吐着浓烟。再往远去，是一条浅蓝色冒寒气的河流。后面，便是座座暗蓝色的青山，一栋栋白色的农舍小房依山傍水而立；在晴朗的日子里，薄薄的雾霭之中，那幢幢房子清晰可见。他停住步，观赏了片刻眼前的景色。这座他从不知道名字的村庄，在阳光下如此宁静、悦目，使卡洛斯突然产生了一种欲望，想到世界的某个角落找个幽静、隐蔽又傍水的地方，那里没人认识他，也没有《魔鬼号角》，他可以象普

通的穷人一样，和自己心爱的人一起在陋屋斗室中过着平静的生活。

玛丽娅从餐厅的窗口招呼他，她正探下身子从一株尚在开花的蔷薇上摘下所剩无几的花朵。

“这个天气外出多好啊，玛丽娅！”卡洛斯穿过草地，走上前来说。

“现在有太阳，里斯本也很漂亮……”

“是这样。但是，施亚都广场，流言蜚语，平庸的政治，那些报纸刊物，所有这些可恶的东西……我倒情愿在非洲找间茅草屋！”

午饭拖了好长时间。钟敲一点，“托度”马车才登途上路，车上还挂着昨夜的雨水。在下坡处，就在镇子前面，他们同一辆跑不动的马车相错而过。玛丽娅好象瞥见了埃戛的帽子和单片眼镜……他们停下车。果然是埃戛。他也认出了“淘喀”别墅的马车，他那两条仙鹤般的长腿跳着躲过一个个水坑，走了过来，一面喊着卡洛斯。一见到玛丽娅，他就露出了一副狼狈相。

“真没想到！我正要往你那儿去……看到天气这样好，我心想……”

“行了，你把车钱付了，过来同我们一起走！”卡洛斯打断他的话说，眼睛不安地望着埃戛，琢磨着他突然来奥里威斯的原因。

埃戛付过车钱，坐进了大马车，感到很窘，因为在玛丽娅面前不能坦率地谈论《魔鬼号角》那件事，而卡洛斯那双眼睛又盯着他。于是，他谈起了冬天，谈起上特茹地区闹水灾的事……玛丽娅从报上看到了这则消息。这次水灾为害不小，两个小孩儿淹死在摇篮里，损失了许多牛羊，真是大灾大难！卡洛斯终于忍

不住了，说：

“我收到了你的信……”

埃戛回答说：

“全都妥善解决了！都谈妥了！我来这儿确实是出于对田园的感情……”

玛丽娅非常知趣地朝河边望去……埃戛这时用手指迅速比划一下，意思是“钱，就是个钱的问题”。卡洛斯放心了。埃戛又回过来继续谈起上特茹地区的灾民，以及为救助灾民准备在特琳达德剧场举办的一个文学艺术晚会……这是官方组织的盛大活动。有议会的男高音们，文学界的夜莺们，还有佩戴圣地亚哥军功勋章的钢琴家，所有那些嗓音响亮而动人的立宪派人士都要“出击”。国王和王后都会出席。已经在编织准备挂在大厅里的茶花花环了。埃戛本人尽管有蛊惑性，还是被邀去朗诵《一个原子的回忆》片段。由于谦虚，也是由于这篇回忆里还没有什么足以使首都的人们高兴的愚蠢内容，他拒绝了。但是，他举荐了格鲁热斯。这位艺术家可以拿他的一篇作品到那儿去显一番身手或是去为他人演奏催眠曲。此外，还有一首阿连卡的关于社会题材的诗。总之，一切都表明那将是一次盛会。……

“堂娜玛丽娅夫人，”他继续说，“应该去看看！……有意思极了。您会看到，浪漫派和自由派的葡萄牙人都将粉墨登场，系着白色领带，肚子里有多少货色都会掏出来！”

“的确，你应该去看看，”卡洛斯笑着说。“再说，要是格鲁热斯演奏，阿连卡朗诵，那就成了我们的晚会……”

“说得完全对！”埃戛带几分激动地大声嚷道，一面摸索着单片眼镜。“在里斯本有两件东西值得一看……一是看耶稣圣像游行，另一个就是诗歌晚会！”

他们在小贝罗广场转了几圈。卡洛斯大声命令车夫在阿勒克林街路口停下。他们下了车，从那儿坐上有轨马车前往葵花大院。

马车紧挨着人行道在一个坡前停下，对面是家裁缝店。这时，一个身材魁梧的长者正站在那儿；他留着耶稣门徒式的胡子，穿了一身丧服。当看见了靠着车窗的玛丽娅时，他显得有点儿惊慌。他那宽大、苍白的脸上微微泛起红晕，接着，他大模大样地向她脱帽致意，那是一顶帽檐上翘、一八三〇年式样的帽子，上面还系了一条黑带子。

“他是谁？”卡洛斯问。

“是达马祖的舅舅，叫吉马莱斯，”玛丽娅说着脸也红了。“他在这儿，真有意思！”

啊，对了，是那个久负盛名的吉马莱斯先生，主办《拉贝报》，甘必大的密友！卡洛斯记得自己曾经与阿连卡在普里士剧院碰见过这位同胞。他也向吉马莱斯致意。那一位动作更加缓慢地脱下了他那顶意大利烧炭党人的黑帽子。埃戛使劲戴好单片眼镜，想好好地看看达马祖这位传奇式的舅舅，因为他在帮助法国政府治理国家。他们送走了玛丽娅，马车往阿勒克林街驶去。当他们穿过马路朝中央饭店走去的时候，埃戛由于仍然被那位革命者的风度和整齐的胡子所吸引，就又回过头去……

“真帅！多漂亮的帽子，嗯！他怎么见过玛丽娅？”

“在巴黎……这位吉马莱斯先生同她母亲很要好。玛丽娅同我说起过他。一个穷光蛋。他不是什么甘必大的朋友，什么也不是……他从西班牙报纸上译点儿消息给《拉贝报》，穷得快饿死了……”

“达马祖不管他？”

“达马祖是个骗子。咱们还是谈自己的事……你给我寄的鬼东西《魔鬼号角》是怎么回事？你倒说说。”

他们慢慢地顺着阿泰罗广场走，埃戛讲起了这桩肮脏勾当。他昨天上午在葵花大院收到了《魔鬼号角》。他熟悉这家小报，甚至还和那位老板兼主编早有私交，这人叫帕尔马，帕尔马·卡瓦朗，以示区别于另外一个帕尔马·卡瓦林纽的尊贵称呼。卡洛斯立刻明白了，文章如果是帕尔马写的，那么灵感肯定是别人的。帕尔马对卡洛斯毫无所知，对玛丽娅也不了解，连她在圣弗朗西斯科街的住处和“淘喀”别墅都闻所未闻……显然他不会为了卖弄文采去写这样一篇文章，因为这只会给他带来麻烦和或许是一顿毒打。因而，这篇文章完全是别人付钱托他登载的。在金钱交易中，谁出的价钱高谁就能赢。遵循这个永恒的原则，埃戛到帕尔马·卡瓦朗的陋室里找到了他。

“你还认识他的破房子？”卡洛斯憎恶地问道。

“不太熟……我去司法秘书处问了一个人，那人同他合伙出版《宗教年鉴》……”

埃戛去了那间破房子，并且发现原稿正在一位肯行方便的善人手中。首先，那部印刷这类无耻材料的破机器印了五六份报就坏了。此外，这位可爱的帕尔马对向他推荐这篇稿子的那位绅士很恼火，因为在钱数上争得很厉害。埃戛当即表示买下他印出的全部报纸，这位报人立刻伸出一只大手，露出了用牙齿咬平的指甲，那只手由于感激和期待而颤抖着。埃戛当即付了他五镑，并答应以后再给十镑……

“代价是高的，但你有什么办法呢？”埃戛接着说，“我毫不犹豫，没再同他还价……当我要他说出推荐那篇稿子的绅士的姓名时，帕尔马可怜地说，他还要养活一个西班牙女人，那位绅士

已经替他付了房租，因为里斯本房租昂贵，而报纸在这个倒楣的国家……”

“他要多少钱？”

“十万雷亚尔。但是，如果用报告警察威胁他，也许会减到五万。”

“你答应给他十万，什么都答应他。我要知道那个人的名字……你认为会是谁？”

埃戛耸耸肩膀，用手杖在地上慢慢地划了个道。然后更加慢吞吞地说，《魔鬼号角》上这篇文章的策划者可能是卡斯特罗·戈麦士的熟人，是个去过圣弗朗西斯科街的人，并且也了解“淘喀”别墅，是一个出于吃醋或是报复要伤害卡洛斯的人，他还了解玛丽娅的历史，总之，这人是个胆小鬼……

“你在描绘达马祖！”卡洛斯大声说，脸色煞白，并且停住了步。

埃戛耸耸肩膀，又在地上划了个道。

“也许不是……谁知道！总之，咱们会查清楚，我答应三点钟去里斯本酒馆会帕尔马，最后敲定这笔交易……最好你也去。你带着钱吗？”

“要是达马祖，我就揍死他！”卡洛斯咕哝着说。

卡洛斯钱带得不够。他就乘坐一辆轻便马车跑到威拉萨办公所。管家早已去了马弗拉，参加一个洗礼仪式。卡洛斯只好向爷爷的裁缝老柯泰斯借了十万雷亚尔。大约四点钟，他们在圣米斯塔广场的里斯本酒馆门口下车时，帕尔马正倚在大门上点烟，他穿了一件破旧的绒外套和一条紧箍大腿的开士米裤子。他马上大模大样地向卡洛斯伸出了手，但卡洛斯没去碰它。帕尔马·卡瓦朗伸着手，毫不感到羞辱地说，他正想离开这儿，在楼

上喝烈酒等着，他都腻味了。但是，他又预感到马亚先生会劳驾来一趟的……

“我正在同好朋友埃戛办这件事……如果你们愿意，咱们到上面找个单间，更方便些，还可以喝一杯。”

他们顺着昏暗的梯楼向上走去时，卡洛斯想起来见到过这副厚厚的眼镜，见过这张苹果汁色的松软的脸……对了，在辛德拉，这个人和欧泽比奥还有两个西班牙女人在一起。那一天，他自己象只无主的狗，沿着安静的马路东闻西嗅，寻找着玛丽娅……这使卡洛斯更加厌恶帕尔马先生。到了楼上，他们走进一间小屋，屋内有面铁窗，天井里昏暗的光线从那里透进来。桌上的台布沾满油污和酒渍，几个盘子同盐醋调味品小瓶混杂着放在一旁，一只橄榄油瓶里还有几只死苍蝇。帕尔马先生拍了几下巴掌，叫伙计送烈酒来。随后，他使劲儿提了提裤子说：

“好，我想面前的二位都是君子，好样的。我已经对友人埃戛说过，整个这笔交易……”

卡洛斯打断了他的话，用手杖头意味深长地敲打着桌沿。

“直截了当些……为要告诉我谁向你推荐了《魔鬼号角》这篇文章，帕尔马先生，你要多少钱？”

“说出是谁约你写的，并且拿出证据来！”埃戛补充说，一面望着墙上那张印有裸体女人戏水的画。“单说名字还不够……当然，帕尔马，作为朋友你完全可以信赖……但是，朋友，如果你告诉我们是堂路易斯·布拉甘萨^①，显然我们是绝不会相信的！”

帕尔马耸耸肩膀。看来必须拿出证据了。虽说他毛病很多，但可不是个蠢货！做交易就得坦率、干脆……他们如果谈

^① 是1861—1889年葡萄牙的国王。

妥，在这儿立即把证据交给他们，他的钱包就可以塞满了。但是拿出那些证据可得需要勇气，还要冒生命危险！他有一封推荐这篇文章的朋友写的信，有一份寄送《魔鬼号角》的名单，还有这篇文章的铅笔草稿……

“为了这些，你要十万雷亚尔？”卡洛斯问道。

帕尔马犹豫了片刻，用肌肉松弛的手整整眼镜。这时，侍者送来了烈酒，于是《魔鬼号角》主编大大方方地递过酒，还拉过椅子请二位绅士坐下。但是两人都拒绝了——卡洛斯站到桌子旁边，把手杖放在桌子上；埃戛又在看另一张画，画上是两名喝醉酒的修道士。侍者退下后，埃戛走上前来，和蔼地碰了碰那位报人的肩膀，说：

“十万雷亚尔可是个大数，帕尔马我的好朋友！请注意，给这个数儿是对你客气。因为《魔鬼号角》上这篇小文章送到博阿·奥拉警察局去是要坐牢的！……当然，现在这情况不同了，你并非有意伤人，但还是要吃官司的！……谢维林诺就是这样去了非洲，被塞进底舱，吃的是水手饭，还得挨鞭子。那是挺难受的，非常难受的。所以，我希望咱们在这儿以君子之风，友好地谈妥这件事儿。”

帕尔马低着头，搅拌着酒杯里的糖块。他叹了口气，终于用有气无力的声调说，正是以君子的友好态度，他同意十万雷亚尔……

卡洛斯立即从裤兜里掏出一把英镑，一个个轻轻地放到一只盘子里。被金币的叮当声弄得心绪激动的帕尔马，卡瓦朗马上解开上衣，取出钱包，一个粗大的银质交织字母在闪亮，字母上方是一个大大的子爵纹章。他手指颤抖着，把三张纸打开摊在桌子上。埃戛正拿着单片眼镜，急不可耐地等着。现在他高兴

地叫起来。他认出了那是达马祖的笔迹！

卡洛斯仔细地察看这几张纸。那是达马祖写给帕尔马的一封信。信不长，是用俚语写的，随信附来了那篇文章，并要求他“再加点辣味”。那是份手稿，达马祖精心炮制的，还加了重点号。那些该收到这份《魔鬼号角》的人名单也是达马祖起草的，有勾瓦林纽夫人，巴西公使，堂娜玛丽亚·库尼亚，国王，葵花大院所有的朋友，科恩，一些官员和首席女歌星芳赛丽……

这时，帕尔马不安地用手指在桌布上敲打着，旁边的盘子里金币在闪光。埃戛隔着卡洛斯的肩膀又看了一眼那几张纸，然后鼓励他说：

“帕尔马，把钱收起来吧！交易归交易，这些钱都快凉了！”

手摸到钱时，帕尔马·卡瓦朗激动了。真的，如果知道事关马亚先生这样一位正人君子，他不会接受那篇文章的！真是这样！……先是他的朋友欧泽比奥·希尔维拉同他谈。接着，萨尔塞德又同他说。两人都很狡诈，说是开个玩笑，马亚不会介意的，等等，等等，还做了许多保证……不管怎么说，他自己被说服了。萨尔塞德和欧泽比奥的行为都很卑鄙。

“幸亏机器坏了！不然，现在就糟了，真可怕！真不愉快，真的，真不愉快。不过，现在了结了。后果还不算太严重。人生中总会干些蠢事的。”

他睁大双眼，又数了一遍手上的钱，然后咕嘟一声痛快地喝干了烈酒。卡洛斯收藏好达马祖的信，拉开门闩。但是，他又转过身来，最后问了一句：

“这么说，我那位朋友欧泽比奥·希尔维拉也在这桩事里插了手？”

帕尔马非常缓慢地担保说，欧泽比奥只是代表达马祖来对

他谈话！

“欧泽比奥，那个可怜虫，他来仅仅是作为使者……因为达马祖和我不怎么来往。从在比斯凯尼亚家吵架之后，我们就很少见面。说真话，我当时说要给他两耳光，他也忍了。过了好一段时间，当我在《真实报》主管‘上流社会’专栏时，我们又说话了。他代表朗丁伯爵来找我，很有礼貌地要求我为一个生日舞会写几句漂亮话……后来，达马祖本人过生日，我也写了一篇短文。他请我吃了一顿宵夜，我们的关系就比较好了。但他是个奸诈的家伙……而欧泽比奥，那可怜虫，他仅仅是受人指使。”

卡洛斯转过身，离开了那间小屋，对帕尔马既没说一句话也没打个招呼。《魔鬼号角》的主编朝着门口低了低头，然后又厚着脸皮高高兴兴地喝起他的烈酒，同时又向上提了提裤子。这时，埃戛慢慢地点上雪茄烟。

“帕尔马，现在由你一个人撰写整版报纸？”

“西尔威斯特勒也写……”

“哪个西尔威斯特勒？”

“就是《花絮》专栏的作者。我想您还不认识他。一个瘦瘦的小伙子，长得不丑……整天愁眉苦脸，他写的东西意思也不大……但是，他了解点儿上流社会的事。他同卡贝拉斯子爵夫人混过一阵，他称她为我的‘长毛女’……不过，西尔威斯特勒有时也很有趣！他，他知道上流社会的一些事，比如贵族之间的勾心斗角，姘居，丑闻……你从没看过他写的东西？不过，烦人的是总得由我给他修改……这一期将有我写的专页，写现代花花公子。我喜欢这个题材，再加上点儿现实主义的笑话……好了，以后再说吧。再有，埃戛，我很感谢您。如果您有什么需要，我和《魔鬼号角》将随时效劳！”

埃戛向他伸出了手。

“谢谢，可敬的帕尔马！再见。①”

“上帝保佑您，亲爱的堂胡安②！”这位可敬的人物非常机智地应了一句。

卡洛斯坐在车里，在下面等候。

“现在怎么办？”埃戛站在车门口问道。

“现在，你上车来，咱们去解决达马祖……”

卡洛斯早已想好了大略的计划。他想派人去向达马祖下战书，因为已经证明了达马祖是报纸上一篇侮辱他的文章的作者。决斗要用长剑或是锐利的短剑之中的一种进行；葵花大院兵器室中这类闪光的铁器总是使达马祖胆战心惊的。如果决斗——看来非常可能不会发生——卡洛斯将在达马祖的脸颊和肚皮之间戳个洞，让他在床上躺上几个月。否则，卡洛斯只接受萨尔塞德先生做出的一种解释，即他要简单地签署一个声明，上面写有这样一句话：“我宣布我是个无耻之徒。达马祖（签字）。”办这些事，卡洛斯是指望埃戛了。

“谢谢，谢谢！咱们立刻就去！”埃戛搓着双手高声说，双眼闪现出喜悦的光彩。

但是，他提醒卡洛斯说，达马祖正在服丧，这就要求再找一个证人。他提到格鲁热斯，那是个说话不多、很顺从的年青人。但是无法找到这位艺术家，因为女用人总是说维多林诺少爷不在家……他们决定去文人俱乐部，然后再派人送张条子，说是“为了一桩涉及友谊和艺术的紧急事情”，请格鲁热斯前来。

“就用这个办法，”埃戛说，一面搓着双手。这时，马车正朝

①② 原文均为西班牙文。

着圣弗朗西斯科街跑去。“就用这个办法除掉达马祖？”

“是的，必须结束这种迫害。这简直到了可笑的地步……用剑击或是一封信，我们至少能在一段时间里把这个无耻之徒制服。我倒宁愿刺他一剑。不然，你就去写一封措词激烈的信……”

“你一定会得到一封满意的信！”埃夏说着狡猾地一笑。

在文人俱乐部，给格鲁热斯写完便条，他们就到图片室去等他。勾瓦林纽伯爵和斯坦因布罗肯正站在一扇窗子下谈话。他们感到很意外，芬兰公使忙伸出双臂去拥抱亲爱的马亚，因为自从阿丰苏动身去圣奥拉维亚之后他再也没见到过马亚。勾瓦林纽热情地招呼埃夏，重叙了今年夏天他们在辛德拉建立的友谊。但是，他同卡洛斯握手却是冷冷冰冰、十分短暂。几天前，他们在罗雷托见面时，勾瓦林纽还低声说了句“你好，马亚”，话里已露出了冷淡。啊，再也没有当初的那种热情，那么亲切的拍肩膀了，那时卡洛斯和伯爵夫人总是在圣伊萨贝尔那位姑母家的床上抽香烟。现在，卡洛斯抛弃了勾瓦林纽伯爵夫人，离开了圣马沙尔街，离开了那张长沙发，那沙发伯爵夫人一坐上去，她那皱褶的裙子总发出窸窣的响声；现在她的丈夫也沉着脸，好象他也被抛弃了。

“我常常怀念我们在辛德拉的愉快讨论！”他说着亲切地拍拍埃夏的后背，往日这可是马亚受到的待遇。“咱们的讨论可是第一流的！”

其实，那些都是“激烈的争论”，事情发生在维托尔饭店的院子里，争论的是关于文学、宗教、道德等问题……一天晚上，为了耶稣的神力问题他们甚至吵了起来。

“是这样！”埃夏点点头说，“您那天晚上好象肩上披了件耶

稣兄弟的袍子！”

伯爵笑了。上帝保佑，不是耶稣兄弟，是关于福音书里的优美故事，没人比他更熟悉了。他知道福音里的许多传说故事……但都是些用于安慰人类灵魂的故事。这也就是那天晚上他同友人埃戛持不同看法之处……哲学和理性主义能够安慰一位哭泣的母亲吗？不能。所以……

“不管怎么说，我们讨论得很有意思！”他最后说，一边看了看表。“说句真心话，一场关于宗教、形而上学的高水平的讨论确实使我感到乐趣……如果政治活动之外还能给我点儿时间，我一定全力研究哲学……我天生就该干这一行，就是要深入研究问题。”

就在这时，穿着蓝色外套，胸前别着一小枝艾菊的斯坦因布罗肯抓住了卡洛斯的手说：

“你还需要健壮点儿！……阿丰苏·达·马亚呢，一直在贵国？……怎么这个冬天很少看到他呀^①？”

接着他又对自己没去圣奥拉维亚表示惋惜。可是，有什么法子！王室成员全在辛德拉，他不得不陪伴他们，让他们欢心……后来，因为有事，他匆忙去了一次英国。现在才从那儿回来不几天。

是的，卡洛斯知道，他从《插图杂志》上看到了……

“你看到了？哦，是的，人们都非常友好，《插图杂志》对我是很友好的^②……”

人们宣布了他离开的消息，后来又宣告了他来到的消息，用的都是经过特别挑选的友好词句。由于葡萄牙和芬兰的关系

①② 原文为法文。

诚挚友好，事情必然如此……”总之，这里的人太好了，太可爱了！①……”

“只是，”他补充说，一面文雅地微微一笑，同时朝着勾瓦林纽看了一眼，“有个小差错……人们说我是从南安普敦乘皇家邮轮到此的……事实并非如此！我是乘法国海运公司的轮船在波尔多上的岸。我曾经想给平托先生写封信，他是《插图杂志》的主编，一个很讨人喜欢的年轻人……后来，又一想，我就对自己说‘上帝呀，人们会以为我要从准确的角度来教训《插图杂志》，这太严重了……’瞧，还是谨慎为好，于是我就没吭声……但是，这毕竟是个错误，我是在波尔多上的岸②。”

埃戛低声说，历史有一天会负责纠正这个事实的。公使微微一笑，做了个手势，似乎想说历史才不会自找麻烦呢。但出于礼貌，他不便把这话说出来。这时，勾瓦林纽点上雪茄，又看了一眼表，然后询问朋友们是否听说了内阁的一些事，有关内阁危机的消息。

他们都感到意外，因为他们没看报纸……但是埃戛大声说，危机，为什么？在这样一个平静的时期，各公共机关已经关了大门，一切都令人满意，在如此美好的秋天会发生危机？

勾瓦林纽耸耸肩膀表示异议。昨天傍晚，召开了一次大臣会议。今天上午，大臣会议主席全副披挂去了王室，决定“放弃权力”……再多他也不知道了。他没同他的朋友们谈论此事，也没去过他们常聚会的地方。同过去发生危机时一样，他深居简出，保持沉默，静坐观望……整个上午他都在那儿抽雪茄和看《两个世界》杂志。

①② 原文为法文。

卡洛斯认为，这简直是一种不爱国的弃权。

“那么为什么呢，勾瓦林纽，要是你的朋友上台……”

“正因如此，”伯爵说，满脸涨得通红。“我不想炫耀自己……我有我的自尊，也许我有理由这样……如果我的经验，我的言谈话语，我的名字派得上用场，我的同事们知道我在哪儿，只要来请我就是了……”

他闭上口，两唇紧紧地咬住雪茄。斯坦因布罗肯一听到谈这些政治问题，立即向窗口走去，躲在一旁擦眼镜片，缩进了那个属于芬兰的中立角落，使人莫测。但是，埃戛还未能从惊讶中恢复过来。为什么会垮了，为什么一个在两院中拥有多数的内阁，有太平的环境、军队的支持、教会的祈祷，还有信贷银行的保护，会垮台呢？

勾瓦林纽用手指慢慢地捋着胡须，低声地解释道：

“内阁已经耗得差不多了。”

“象一支蜡烛？”埃戛大声笑着说。

伯爵不知如何答复是好。也许不能说象支蜡烛……蜡烛靠的是蜡油……而在这个内阁里，聪明才智过剩。毫无疑问，确实有些盖世之才……

“这话说得好！”埃戛举起双手嚷着。“说得好极了！在这个得天独厚的国家里，政治家们个个‘才智出众’。反对党也一向承认，它所谩骂的大臣们，除了办蠢事，个个都是‘头等的天才’！而多数派也承认，尽管他们常谴责反对党干的蠢事，但反对党里还是人才济济！然而世上其他的人都一致认为这个国家是一片混乱。所以，结果就出现了这种可笑的事实：一个由全欧洲拥有无数盖世之才的政府管理的国家，确被人们一致认为是一个管理得最糟糕的国家！我建议，既然天才们总是失误，就让蠢

才们来试一次吧！”

听到这种异想天开的大话，伯爵友善而高傲地笑了笑。卡洛斯急于显出友好的样子，就凑到对方的雪茄上点着自己的雪茄，插话说：

“勾瓦林纽，要是你的朋友们上了台，你选择什么职务？外交大臣，显然如此……”

伯爵做了个非常无所谓的手势。他的朋友们显然并不需要他的政治经验。他将专心从事理论研究工作。再说，他尚且不知道自己的家庭事务，健康状况，以及生活习惯是否能允许他挑起在政府任职的重担。总之，外交大臣对他并没有吸引力……

“这个职务绝对不干！”他很自信地接着说。“要想作一个能理直气壮地在欧洲说话的外交大臣，背后就需要一支二十万人的陆军和一支装备有鱼雷的舰队。不幸的是，我们太弱了……而我，如果充当二流角色，任凭一个俾斯麦或格莱斯顿^①来指挥我‘必须这样做’，我可是不干！……你说对吗，斯坦因布罗肯？”

这位公使咳了一声，含含糊糊地说：

“当然是这样……这太严重了。这过分严重了^②……”

于是，埃夏说，友人勾瓦林纽凭他对非洲地理的兴趣，可以当一名开拓型的、有独创性的、大有作为的海军大臣……”

伯爵高兴得满面生辉。

“是的，也许是……但是，我告诉你，亲爱的埃夏，在那些殖民地，所有的美好事业，所有的伟大事业，都已经完成。奴隶已经

① 格莱斯顿(1809—1898)，英国著名政治家，曾四次出任首相。

② 原文为法文。

解放，他们对天主教教义已有了充分的了解，海关业务也已经建立……总之，最好的事都已经办了。但是，还是有些有意思的细节尚待完成……例如在罗安达^①……我这么提，只是作为一个细节来说，作为尚待做的一项点缀进步的工作来说。在罗安达很需要一个普通的剧场，这是文明的一个方面。”

这时，一个仆人走上前来通知卡洛斯说，格鲁热斯先生在下面大门口等候。两位朋友立即前去会他。

“这位勾瓦林组真是个绝妙的人物！”埃戛走下楼梯时说。

“这一位，”卡洛斯以上层社会人士那种极为鄙夷的口气评论说，“在政治界算是个好的了。好好想想，把那些穿白衬衣的人物好好排排队，这一位也许是最佳者了！”

他们在大门口遇到格鲁热斯；他穿了一件浅色短外衣，正在卷一支烟。卡洛斯马上请他回家穿上一件黑色礼服。艺术家睁大双眼问道：

“赴晚宴去？”

“参加葬礼。”

他们粗略地告诉艺术家，达马祖在一份报纸，就是《魔鬼号角》上写了一篇文章，文章中最好听的字眼是称卡洛斯为“下流货”（报纸他们没让印发，因为不能让这种肮脏货传出去）。说这件事时，他们没提及玛丽娅的名字。所以，埃戛和他，格鲁热斯，准备去一趟达马祖家，要他赔偿名誉损失或是要他的命。

“不过，”艺术家嘟哝着说，“这同我有何干系呢？……这类事我不懂行。”

“你必须，”埃戛解释说，“去穿件黑色礼服，并要皱起你的眉

^① 罗安达，安哥拉首都。

头。然后，跟我来，你什么话也别说，称达马祖为‘阁下’。我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不能舒展开眉头，也不能脱下礼服……”

格鲁热斯没再说话，去穿他的黑色礼服了。但是，走到街心时，他又回头说：

“哦，卡洛斯，我对家里人说过了。二楼还空着，而且贴了新糊墙纸……”

“谢谢，快去穿黑衣服！……”

艺术家走了。这时，一辆全速跑过来的四轮马车在文人俱乐部门前停了下来。黛雷斯·加玛从车上跳下来，一只手还抓着车门把手。他大声问两位朋友：

“勾瓦林纽呢？他在上面吗？”

“在……有什么新闻吗？”

“那些人垮台了。萨·努内斯被召去了！”

他跑步穿过院子。卡洛斯和埃戛继续慢慢地朝格鲁热斯家门口走去。二层楼的窗户敞开着，但是没有窗帘。卡洛斯抬起双眼朝那儿望去，回忆起看赛马的那天下午，他乘着辆四轮双座马车从贝林来到这儿看这几扇窗户的情景：那时已近黄昏，关上的百叶窗后面一盏灯亮了，他盯住它，好象它是一颗可望而不可及的明星……时光过得多快呀！

他们又返回文人俱乐部。勾瓦林纽和黛雷斯正匆匆登上等候着的马车。埃戛停住步，垂下两手。

“勾瓦林纽去为政权而奋斗了，命令到荒野腹地去演《茶花女》了！上帝，可怜可怜我们吧！”

这时，格鲁热斯终于来了，他戴了顶高礼帽，穿了一件庄重的大礼服，脚上是双新漆皮鞋。三个人立即坐上一辆又窄又硬的马车，卡洛斯要带他们去达马祖家。由于当晚他想在奥里威

斯吃饭，他打算在星星公园圆形音乐台附近等候他们，以了解这场“吵闹”的结果。

“你们要快点，厉害点！”

达马祖的家是座只有一层的老房子，有扇绿色的大门，上面有根带铁丝的拉铃，响起来象修道院里的凄凉铃声。两位朋友等了很久，那位粗野的加里西亚人才趿拉着一双拖鞋出来，由于达马祖现在已经同卡洛斯分道扬镳，就不需要讲究穿戴了，这个加里西亚人再用不着受罪穿着紧紧绑绑、让人受罪的漆皮靴，跟着达马祖到处跑了。在院子的一角，有扇门打开了，露出亮堂堂的小花园，那里象是一个堆放箱子、空瓶子和垃圾的地方。

加里西亚人认出了埃戛，就马上带他们穿过一个散发着霉味的昏暗的狭窄通道。然后，他啪嗒啪嗒地跑向走道的另一头，把一扇门打开，里面透出了光亮。几乎就在这同时，达马祖就从那儿喊起来：

“哦，埃戛，是你呀！进来吧！见鬼了！……我正在穿衣服……”

埃戛被这亲切、热情的喊声弄得不知所措了，只得在黑暗的过道上严肃地说：

“没关系，我们等着……”

达马祖穿着衬衣，正在系背带。他站在门口坚持道：

“请进来呀！真见鬼，我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我已经穿好裤子了！”

“这儿有位客人，”埃戛大声说，就此把事挑明了。

那一头的门关上了。加里西亚人走过来打开了大厅。地毯同卡洛斯在葵花大院房内的一模一样。周围的一切都使人想起

了他同马亚过去的友谊：一张卡洛斯的骑马像镶在一个漂亮的带瓷花的镜框里；一块从梅黛罗丝姐妹那儿买来的绿白相间的印度大单子覆盖着钢琴，那还是由卡洛斯用别针别好的；在一个多层西班牙书柜上的玻璃罩里，有一只新的女人丝鞋，那是达马祖在塞拉买的，因为他有一天听卡洛斯说，“在男孩子的屋内总要在一个合适的地方摆件象征爱情的珍品……”

这些雅致的布置是在马亚的影响下匆忙做出的。但是萨尔塞德老爹那坚固的家具更显眼地摆在那儿，全部是硬木的和一色的蓝丝绒；有个大理石座架，上面摆了一台黄铜大钟，钟上刻的是狄安娜^①在抚摸一只猎犬，还有一面巨大的贵重镜子，镜框上插着一串名片，女歌星的照片和晚会的请帖。格鲁热斯正在端详这些东西时，走道上响起了达马祖轻快的脚步声。艺术家立即跑过来同埃戛挨在一起，手里拿着高礼帽，站在一张套着丝绒的牢固、舒适的长靠椅前。

这位可爱的达马祖穿上了一身蓝色长礼服，扣得整整齐齐，还别了一朵含苞待放的茶花。一见到格鲁热斯，他就举起双手，笑着说：

“怎么，这位就是客人？你总爱开玩笑！害得我穿上了礼服……我差点儿佩带勋章呢！……”

埃戛非常严肃地打断他的话，说：

“格鲁热斯不算是客人，但是我们来此地的缘由却是微妙和严肃的，达马祖。”

达马祖睁大了双眼，终于注意到了两位朋友的奇怪装束，两人都是黑色衣着，表情冷冷冰冰，十分严肃。他退后一步，脸上

^① 狄安娜，罗马神话中的月亮和狩猎女神。

的笑容顿时完全消失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请坐，你们请坐……”

他的声音也变得无力了。他坐在一把矮安乐椅的边沿，旁边一张桌子上摆的全是漂亮的精装书。他把双手放在膝盖上，急切地等待着。

“我们来此，”埃夏开始说，“是代表我们的朋友卡洛斯·达·马亚……”

一股热血突然涌上了达马祖那肥胖的脸，一直冲到他那用火钳卷过的头发的头路处。他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了，一副惊讶、窒息了一般的样子，呆呆地蹭着膝盖。

埃夏直坐在沙发上，慢慢地说下去：

“我们的朋友卡洛斯·达·马亚指控说：达马祖发表了，也许是让别人在《魔鬼号角》上发表了一篇严重侮辱他和同他有关的一位夫人的文章……”

“在《魔鬼号角》上，我，”达马祖结结巴巴地说，“什么《魔鬼号角》！……”

埃夏非常冷淡地从口袋里取出一卷纸，走过去把它们一张一张放在达马祖身旁那张桌子上的一本非常精美的、由多雷^①插图的《圣经》上。

“这就是你寄给帕尔马·卡瓦朗的文章草稿……这儿还有一份名单，也是你的笔迹，是你要寄送《魔鬼号角》的人名单，从国王到芳赛丽……此外，我们还有帕尔马的声明。达马祖不仅仅是个煽动者，而且事实上是文章的作者……由于受到了侮辱，我们的朋友要求进行决斗……”

^① 多雷(1832—1883)，法国著名画家。

达马祖从安乐椅上跳了起来——埃戛下意识地往后一退，担心他会打人。达马祖站到大厅中央，眼神发呆，两手在空中挥舞着说：

“这么说，卡洛斯向我挑战了？向我挑战？……我做了什么伤害他的事？是他整了我一次！……是他，你们完全知道是他！……”

他顿足捶胸，眼里含着泪水，滔滔不绝地把心里的怨气倾泻出来。是卡洛斯，是卡洛斯狠狠地伤害了他！整个冬天，卡洛斯追着他，求他把自己介绍给一位非常漂亮的巴西女人，那女人在巴黎住过，把卡洛斯迷住了……由于他，达马祖，一向心地善良，就答应了，还说：“放心吧，我给你介绍！”后来呢，先生们，卡洛斯干了什么事？他利用了一次神圣的机会，一次丧事，那时他，达马祖，到北方去了，因为他的舅父病故，卡洛斯就跑到了这个巴西女人家里……他施尽种种计谋，使得那个可怜女人把他达马祖——她丈夫以你相称的密友，拒之门外了！好啊，本该由他向卡洛斯下战表的！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很理智，为了阿丰苏·达·马亚先生，他避免了一场丑闻！……他抱怨过卡洛斯，这是事实……但是是在文人俱乐部，“哈瓦那之家”咖啡馆，在一班年轻的朋友中间发发牢骚……结果，卡洛斯却来了这么一手！“向我挑战！而我，所有的人都了解我！……”

由于上气不接下气，他不说话了。埃戛伸出一只手，很有礼貌地指出，他们离开正题了。《魔鬼号角》上这篇文章是达马祖构思、起草并出钱刊登的。这点他没有否认，也否认不了，因为证据就在面前，就摊在桌子上。此外，他们还有帕尔马的声明……

“这个无耻之徒！”达马祖大声说，又气得昏头昏脑地来回

转，都碰到了家具上。“这个无耻的帕尔马！我要和这家伙算账！……跟卡洛斯没什么，可以有办法解决，我们都是文雅的青年……对帕尔马，要认真对待！这个背信弃义的家伙，我要狠狠教训他！这个人我给了他好多英镑，有七万雷亚尔呢！请他吃过宵夜，坐过马车！这个强盗，他为了参加一次洗礼，去炫耀一番，向泽菲林诺借了手表，后来又把它当了！……他对我也来这一手！……我非得把他剁成肉块！埃戛，你在哪儿见到的他？说呀，唉！我今天就要抓住他，用鞭子抽得他满街跑……背信弃义，我不能容忍，对谁我都不能容忍！”

埃戛以一个稳操胜券的人所有的那种心平气和的口气再次提醒他，回避正题无济于事：

“我们决不会就此罢休的，达马祖……问题是：你达马祖侮辱了卡洛斯·达·马亚。要么公开收回写过的侮辱性文章，要么进行决斗……”

但是，达马祖没听下去，他绝望地向格鲁热斯求救。而那一位则坐在丝绒沙发上一动不动，把两只穿着新漆皮鞋的脚踏来蹭去，颤抖着，一副痛苦相。

“这个卡洛斯真行！还自称是我的密友呢！是他使我改变了一切！我甚至在许多事情上都模仿他的样儿……你很清楚，格鲁热斯。你说话呀！说呀，伙计！难道你们都和我作对！……我甚至还到海关替他取过箱子呢……”

艺术家红着脸低下了头，很不自在。埃戛已经厌烦了，又最后进行了一下恐吓：

“一句话，达马祖，是收回还是决斗？”

“收回？”达马祖吞吞吐吐地说，为了尊严，他强装出一副傲慢的样子，而全身却在发抖。“收回什么？真是！说得轻巧！我

会是那种收回自己说过话的人！”

“好极了，那就决斗……”

达马祖向后退了几步，不知如何是好。

“我去决斗什么！我不是那种决斗的人！我用的是拳头。叫他来吧。我不怕他。看我揍他……”

他那胖敦敦的身子在地毯上跳了两小步。他双拳紧握，作出一副进攻的架势。他希望卡洛斯就在这儿，把他揍个粉身碎骨！“要决斗就斗个痛快，让决斗在葡萄牙最后成为笑料！”

这时，埃戛装出自己的使命已完的样子，扣好外套，收好摊在《圣经》上的纸张。然后，平静地发表了受命要宣布的最后声明。既然达马祖·萨尔塞德先生拒绝收回自己的文章，又拒不决斗，卡洛斯·达·马亚警告说，今后无论在何处遇到你，在大街上或在剧院里，他都要往你脸上吐唾沫……

“向我吐唾沫！”达马祖大声地说。他脸色煞白，朝后退着，好象唾沫已经飞了过来。

突然，他满头大汗，惊慌地朝埃戛跑去，抓住他的手，绝望地说：

“哦，若昂，若昂，你是我的朋友，凭你的关系，帮我摆脱这个困境吧！”

埃戛非常大度。他挣脱了达马祖，轻轻地把他往沙发上一推，亲切地拍拍他的肩膀，使他镇静下来。埃戛说，既然达马祖求救于同他的友谊，他就不再是卡洛斯的使者，因为那样，他必然会苛刻要求。现在，他只是一个挚友，如同在科恩夫妇家或是在巴尔扎克别墅时一样。达马祖愿意听几句忠告吗？那么就签署一封信，说明让人在《魔鬼号角》上公布的关于卡洛斯·马亚先生和某夫人的事情纯属捏造、虚构。只有这样，你达马祖才有

救。否则，卡洛斯有一天会在施亚都广场或是圣卡洛斯剧院往你脸上吐唾沫的。若是真发生了这种事，亲爱的达马祖，你在里斯本就要被视为可悲的胆小鬼，除非你用剑或手枪进行决斗……

“再说，不管用哪种武器，你必死无疑。”

达马祖瘫成了一团。他靠在丝绒沙发上听着，呆呆地盯住埃戛。他无力地摆动着双臂，非常害怕地低声说：

“好吧，我签，若昂，我签……”

“这对你有利……那么你找一张纸来。你心绪太乱，我来起草。”

“信纸吗？是写信用的？”

“是的，当然是一封致卡洛斯的信！”

这个倒霉家伙的沉闷脚步声在过道里消失了。

“可怜虫！”格鲁热斯叹口气说，又打了一个寒战，用一只手在皮鞋上搓着。

埃戛严厉地嘘了他一声。达马祖返回时拿来了印有花体字缩写和皇冠的讲究信纸。为了把这痛苦的时刻置于寂静之中和无人知晓，他拉上了门帘。那块宽大的绒布一展开，就显露出了萨尔塞德的家徽，上面有一只狮子、一座塔楼、一只紧握矛戟的手臂，底部是一行雄壮有力的金字口号：“我是强者”。埃戛马上把桌上的书挪开，坐下来挥动笔杆在纸上写下了日期和达马祖的地址……

“我起个草稿，然后你抄正……”

“好，”另一位低声说道，又无力地靠到长沙发上，用手绢擦着脖子和脸颊。

与此同时，埃戛慢慢地、精心地写着。格鲁热斯在这片沉寂

之中感到很不自在，最后便站立起来，蹒跚着走到那面框上夹了许多请柬、门票和照片的镜子前面。那些都是达马祖社交生活的荣誉，是真正了不起的证据，是他生活中最热衷的事情：有带尊称的门票，有女歌星的照片，有舞会的请帖，跑马会的邀请信，航海俱乐部会员证——甚至还有剪报，宣布萨尔塞德先生的诞辰、抵离消息的剪报，消息中称他为“我们最杰出的运动家”。

倒楣的运动家！埃戛在起草的这封信渐渐使达马祖感到极大的痛苦和恐怖。上帝啊！在给卡洛斯这样一位亲密的年轻人的信中，为什么要写如此之多的难堪话呢？一行字就够了：“亲爱的卡洛斯，别生气，请原谅，那是个玩笑。”但是并非如此！密密麻麻写满了整张信纸，还加了好几行呢！埃戛翻过这页纸，把笔蘸到墨水中，好象那侮辱人的字眼源源不断地从那支笔下流出来，他再也抑制不住了，把脸往桌子上伸过去，几乎挨到纸上，说：

“埃戛，这东西不公开，对吧？”

埃戛想了想，举着笔说：

“也许不……我敢肯定，不会的。自然，卡洛斯看到你后悔了，自然就会把它放进抽屉，压起来。”

达马祖松心地嘘了口气。啊，好！他认为朋友之间这样做才合适！要说这是表明他后悔了，他确实这样希望！的确，写那篇文章是件蠢事……可是，没别的好办法！但凡涉及女人的事，他都是如此，生起气来就象一头雄狮子……

他稍稍轻松了些，用手绢搥着，重新又感到了生活的乐趣。最后，他点起一根雪茄，轻轻地站立起来，走到格鲁热斯面前——格鲁热斯正一瘸一拐地走着，察看着厅里的新奇东西，然后，他在那架钢琴和一堆音乐书籍前停了下来，晃动着他那疼痛

的脚。

“格鲁热斯，最近写了些什么新作品？”

格鲁热斯满面通红地轻声说，什么也没写。

达马祖嚼着雪茄在那儿站了一会儿。然后，他不安地朝桌子那边看了一眼，埃戛还在不停地写，他隔着格鲁热斯的肩膀说：

“那么啰嗦呀！因为这是个熟人……要不，我才不理那碴儿呢！不过，你也得给缓和缓和，设法让卡洛斯把这东西压在抽屉里……”

正巧这时埃戛站起身子，手里拿着那张纸朝钢琴这边慢慢地走过来，一边还低声地念着。

“不管怎么说，写得很得体！”最后他高声嚷道。“给卡洛斯这么写信最合适。你然后誊清，签上字。现在听着：‘亲爱的阁下——’你当然要称他‘阁下’，因为这是一份体面的文书……‘亲爱的阁下，阁下通过您的友人若昂·埃戛和维多林诺·格鲁热斯表示了对本人起草并送至《魔鬼号角》上发表的某篇文章的愤慨，我坦率地向阁下声明，现在我承认这篇文章纯属虚构而且语无伦次；唯一可替本人开脱的理由是，那是在我在酩酊大醉的状态下写出并送给《魔鬼号角》编辑部的……’”

埃戛停顿了一下，但没转身去看达马祖。这时达马祖垂下了双手，雪茄也掉到了地毯上，露出一副呆若木鸡的模样。埃戛正了正单片眼镜，朝着格鲁热斯说：

“你觉得措词太重了吗？……我这样写，是因为这是能挽救亲爱的达马祖的唯一办法。”

他把自己的想法进一步讲了出来，表明他是多么的宽容和聪明。这当儿，惶惑不安的达马祖正弯下身去拣起雪茄。不论是

卡洛斯还是他埃戛都不想让达马祖在一封信（一封可以公布的信）中宣称“由于自己是个造谣者才去造谣中伤他人的。”所以，要替这次诽谤找个偶然的、无法控制的原因，这样就可以摆脱上述行为的责任。怎样说更好些，是说他是个好逸恶劳，专爱追逐女人的青年，还是说他醉了酒好？……喝醉酒对谁都不是个耻辱……即使是卡洛斯自己，还有他们这些人，尽管全是些有尊严的高尚人物，也都醉过酒。更毋需追溯到罗马人身上了，那时喝醉酒是一种卫生学，一种享乐。历史上许多名人都常常是嗜酒过度的。在英国，就更为有趣。皮特^①、福克斯^②和其他一些人不到喝得东倒西歪，不去下议院发表演说。比如说，缪塞^③，就是个地道的酒鬼！总之，历史、文学、政治全是靠烈酒激发热情的……所以，只要达马祖说自己醉了，他的荣誉就保住了。他是个好人，但喝醉了，不慎重出了个差错……如此而已！

“你说是不是这样，格鲁热斯？”

“是的，也许，是醉了，”艺术家吞吞吐吐地小声说。

埃戛又接着读下去。“现在，酒醒之后，我承认——有如我一向所承认、所宣布的那样——阁下为品德高尚之人。我喝醉酒时对其涂抹污泥之人均是值得我敬重与赞美的。我还声明，如果今后我再出言不逊攻击阁下，那么不论阁下还是那些听到这种话的人，都不必予以重视，因为那不过是酒后失言——的确，由于我的家族经常出现的遗传习惯，我往往处于醉酒状态……谨向阁下致以敬意，等等。”埃戛用鞋后跟打了个转，回身把草稿放在桌上，然后借着达马祖的火点着自己的雪茄，友好、

① 威廉·皮特(1759—1806)，英国政治家，雄辩家。

② 查尔斯·杰姆斯·福克斯(1749—1806)，英国政治家，雄辩家。

③ 缪塞(1810—1857)，法国浪漫主义诗人，戏剧家及小说家。

亲善地解释了为什么他决定采用难改的恶习——酒后失言的说法。这也是想进一步保证“亲爱的达马祖”能从此平安无事。把达马祖可能出现的一切不慎都归咎于遗传性碎嘴多舌的毛病——对此达马祖无任何罪责，就象一个人长得又矮又胖一样，“从此之后”你达马祖就可以保护自己不受卡洛斯的挑衅了……

“达马祖，你天资聪颖，能说会道，……有一天，你又会忘乎所以，看完戏之后去文人俱乐部，一不小心你又会说出一两句得罪卡洛斯的话……如果不提防这一点，那就又会闹纠纷，吐唾沫，决斗……这样呢，卡洛斯就无法抱怨了。这信上都写清楚了，就是说，多喝了点儿酒，多喝了这一点儿是由于祖传的贪杯毛病……这样你就做到了一件事，这是我们十九世纪的人们最想做的事——不负责任！……再说，这对你的家庭也不是耻辱，因为你没有家庭……总之，这对你很合适，对吗？”

可怜的达马祖彻底垮了，他无精打彩地听着埃戛说话，弄不明白那些关于“遗传学”，关于“十九世纪”的夸夸其谈。只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控制着他：结束这一切，恢复他平静安宁的生活，免得去拼剑，免得挨唾沫。他无力地耸耸膀说：

“我该怎么办？……为了不让人家说三道四。”

他坐下来，装上一只新笔尖，选了一张新纸，纸上的缩写字母更加耀眼，他开始用那漂亮的字体抄写，那笔划有粗有细，字迹清晰，如同钢铸一般。

与此同时，埃戛解开了外套的钮扣，抽着雪茄，在桌子周围转来转去，急切地注视着达马祖那忙碌的手在一行行地抄写。那只手上还戴了一枚有家族纹徽的戒指。有那么一会儿，他紧张了一下……达马祖犹豫不决地举着笔停了下来。见鬼了！难道这个松软肥胖的家伙心底里那尚存的一点尊严唤醒了么？要反

抗?……达马祖把那双没有光彩的眼睛朝向埃戛问道:

“醉这个字是个字母n还是m?”

“是一个‘M’，仅一个‘M’，达马祖!”埃戛热情地帮助他。
“抄得挺快……你的字真漂亮!”

那个可怜虫朝着自己写的字笑了笑——他把头歪向一边，很为这笔好字感到自豪。

他抄完信，埃戛进行了校对，加了标点符号，这个文件应该完美无缺。

“达马祖，谁给你当公证人?”

“奴内斯，在金子路……怎么啦?”

“哦，没什么。这是在这类事情上常会涉及到的一个细节。完全是例行公事……好了，朋友们，从纸张、书写和文体来看，这封信颇具特色!”

他把信装进信封，封皮上有“我是强者”一行耀眼夺目的字。接着，他把信在外套内珍藏好，然后，拿起帽子，亲切地拍拍达马祖的肩膀，用开玩笑的口气说：

“好，达马祖，我们大家都值得庆贺！这件事本来可能是在户外，在一摊鲜血之中了结的，现在这样太好了。再见……不必劳驾，请留步。这么说，每个星期一总有大型晚会了？所有人都去，对吧！别再送了，伙计……再见！”

达马祖一言没发；耷拉着脑袋，无精打采地送他们穿过走廊。到了台阶处，他抓住埃戛，再次表示了他内心的不安：

“这东西不会给任何人看，对吧，埃戛？”

埃戛耸耸肩膀。这文件属于卡洛斯……但是，不管怎么说，卡洛斯是个既善良又有度量的年轻人。

这种含糊的答复可把达马祖害苦了，他叹了口气说：

“我竟还称过那人为‘亲爱的朋友’呢!”

“人生憾事太多了,我的达马祖!”这是埃戛的评论。他兴冲冲地一级一级从台阶上跳着走下去。

当马车在星星花园停住时,卡洛斯已经在铁门外等候了,由于惦记着到“淘喀”别墅吃晚饭,他有些不耐烦了。他立即往车里一钻,碰到了艺术家身上。接着他大声令车夫快跑,到罗雷托去。

“怎么样,先生们,要流血吗?”

“有比这更妙的!”埃戛为压过车轮声便大声吼着,同时拿出了信封。

卡洛斯念完达马祖的信,大为震惊!

“这真令人难以置信……做人的尊严都没有了!……”

“达马祖本来就不是人,”埃戛说。“你期待的是什么?希望他同你决斗?”

依埃戛之见,那信不应公布,因为那样只会引起人们的好奇心,并且围绕着《魔鬼号角》上那篇文章会招来流言蜚语,而这件事花了三十英镑才压了下去。最好把这封信留起来,对达马祖就总是个威胁,可以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把他变成一个既有用又无害的东西。

“我足以报仇了,”卡洛斯最后说。“你收藏着它吧,这是你的作品,随你怎么处理……”

埃戛高兴地收起信。这时,卡洛斯拍拍艺术家的腿,想知道他在这桩事关荣誉的事情里表现如何……

“糟透了!”埃戛大声说。“一副同情的脸色,没说一句话,赖在钢琴上,用手抓着鞋……”

“你要怎么样!”格鲁热斯叫起来,再也克制不住了。“你们

说要我穿上礼服，我又穿了一双新的漆皮鞋，整个晚上我都在受罪！”

那双鞋使他再也受不住，脸都煞白了；他使劲把鞋脱下，同时轻轻地出了一口长气。

翌日，吃过午饭，西南风带着粗大的雨点敲打着玻璃窗，埃戛穿着晨衣躺在长沙发上，两只脚朝向火炉，又一次读着达马祖的信。慢慢地他感到有些难过，因为这件反映一个懦夫的好材料，对哲学界、艺术界多么有用的材料，却永远也派不上用场，被打入黑暗的抽屉之中！……要是“我们尊贵的运动家”这篇自供状有朝一日出现在《插图杂志》或是新近出版的《晚报》“上流社会生活”栏目中，并冠以“尊严何在”的标题，那将会产生什么效果？会产生一个多么出人意料的效果？那会有何等的教益！何等社会正义行为的功德！

整个夏季，从辛德拉开始，埃戛无疑就讨厌透了达马祖，那时他是科恩夫人的情人。由于这个胖屁股的蠢货，她永远忘却了巴尔扎克别墅，忘却了在黑色绸缎床罩上度过的清晨时光，忘却了他热烈的亲吻，忘却了他对她朗诵过的缪塞的诗句，忘却了有鹌鹑的午餐，忘却了许许多多富有诗意的欢乐。但是，使埃戛最难忍受的是达马祖受到宠爱后那洋洋得意的劲头，是他身穿着白色法兰绒衣服同拉结肩并肩在辛德拉马路上散步时那种占有者的架势，是他常常挨着她的肩膀向她低声私语时的模样，是他经过他埃戛身旁时用一只手指轻蔑地向他打招呼的样子……真可恨之极！他恨达马祖。由于这种恨，他常常想到报复——揍他一顿，毁坏他的声誉或是让萨尔塞德先生在拉结眼里成为一个小丑，无耻之徒，野蛮人，一个漏气的气球似的讨厌鬼……

现在他有了这封天赐的信。在信中，那家伙郑重地宣布自己是个醉鬼。“我是醉汉，永远是个醉汉！”他在印有自己金色缩写字母的纸上这么写的，萨尔塞德先生胆怯得象只小哈巴狗，看见人举棍子就夹起尾巴趴下！……任何女人都受不了这一点……有必要把这封如此重要的信深藏在抽屉里吗？

不幸的是，为了卡洛斯的利益，不能在《插图杂志》或是《晚报》上公布它。但是，为什么不可以“私下里”就象是出于好奇心，给克拉夫特看，给侯爵、黛莱斯、勾瓦林纽，以及科恩的表弟看呢？甚至可以私下给塔维拉一份，那个人在胖罗拉家吵了一架之后对达马祖忌恨在心，他会到处“秘密地”宣读这封信的：在“哈瓦那之家”咖啡馆，在文人俱乐部的台球室，在西尔瓦餐厅，在歌星的化装室……一周后，堂娜拉结一定会知道她所选择的心上人是个职业造谣家和醉鬼！……真是太好了！

这个主意太好了，他没再犹豫，立刻走到房内把达马祖的信抄了一遍。就在这时，一个仆人送来了阿丰苏·达·马亚的电报，说他次日到葵花大院。埃夏不得不出去给奥里威斯打电报，通知卡洛斯。

当天晚上，卡洛斯回来时已经很晚，他冷得直抖，还随身带回了大包小包行李，因为他已彻底离开了奥里威斯。玛丽娅·爱杜亚达也回到了里斯本，搬回到圣弗朗西斯科的二楼去住，这次包租六个月，格鲁热斯的母亲在房内重新铺上了地毯。卡洛斯非常激动，对“淘喀”别墅还恋恋不舍。吃过宵夜，他坐在壁炉旁，把雪茄继续抽完，对那些欢乐日子的回忆源源涌来：那幢小房舍，清晨在大木桶里洗澡的乐趣，庆祝“吃”神的活动，侯爵弹奏的吉他，开着窗户喝咖啡，谈天说地，还有飞蛾围着灯扑打……屋外，冬日的寒风卷着大雨在静谧的黑夜中敲打着窗玻

璃。末了，两人都沉默着，眼睛盯住炉火，思忖着什么。

“今天下午，我在庭院里绕最后一圈时，”卡洛斯终于开口了，“树上连一片叶子都没有了……这样的秋末，你不感到凄凉吗？……”

“太凄凉了！”埃戛忧伤地说。

第二天一早，天气晴朗，万里无云。埃戛和卡洛斯在圣波罗尼亚车站下车时仍然睡眼惺忪，步履不稳。火车恰好到站。他们很快就在从小门涌出来的乱轰轰的人群中看到了阿丰苏。他穿着那件天鹅绒领的旧大衣，拄着一支手杖，在那些戴着镶有金银线的帽子的人们中间挤来挤去，那些人在替特雷伦斯饭店和金色鸽子饭店拉生意。阿丰苏身后跟着法国管家安托恩先生，他戴着高礼帽，神态严肃，手提的篮子里装着那只名叫“尊敬的波尼法希奥”的猫。

卡洛斯和埃戛觉得阿丰苏更苍老了，手脚更笨拙了。但是，他们在拥抱他时，却大为赞扬老人的健壮、结实。他耸耸肩膀，抱怨说，夏末以来就感到一阵阵头晕，还隐隐约约有些疲倦……

“你们倒是很不错，”他补充说，又一次拥抱了卡洛斯，并对埃戛微微一笑。“你真无情，若昂，整个夏天呆在这儿都不去看我？……你都干什么了？你们俩都做些什么？”

“无穷无尽的事！”埃戛高兴地回答说。“许多计划，种种设想，无数题目……特别是筹备出版一种杂志，建立一个高等教育的机构，这要我们花上一千匹马力的！……总之，吃午饭时会告诉你。”

为了给自己留在里斯本找个藉口，吃午饭的时候，他们真的谈到了杂志的事，好象这个刊物已经创办，文章都已经在工厂付

印——他们还详细讲了杂志的倾向性，这是一份评论刊物，还讲了这个杂志遵循的指导思想……埃戛已经为第一期准备好了一篇文章：《葡萄牙人的首都》。卡洛斯正在构思几篇英国式的短文，题目是《为什么我们的立宪体制失败了》。阿丰苏听着，很为他们这美好的奋斗雄心感到欣慰，他也想参加这一伟大事业，如加入一股资金……但是，埃戛认为阿丰苏·达·马亚应该出马，也贡献出他的智慧与经验。这时，老人笑了。什么！写文章！他，连给自己的管家起草封信还犹犹豫豫呢。此外，凭他的经验，他对自己祖国要说的话，可归纳为三个忠告，或者说三句话：对政治家们是“少点自由派作风，多点个性”；对文学家是“少点废话，多点儿思想”；对一般公民是“少点进步，多点道德”。

这一点激发了埃戛！这正是杂志应该宣传的精神改革的真正面貌！必须把这些话做为象征性的座右铭，用黑体字印在封面上——因为埃戛希望这份杂志从封面上就与众不同。于是，话题转到了这份刊物的封面——卡洛斯希望封面象文艺复兴时期那样，呈浅蓝色。埃戛要求同《两个世界》杂志完全一样，更接近金丝雀的颜色。两人都是被南欧人的想象力所激励，他们这样提出来并使那个模模糊糊的计划趋于成形，并非仅仅为了讨阿丰苏·达·马亚的欢心。

卡洛斯两眼含着深情，对埃戛嚷道：

“这可是件正经事。我们需要马上为编辑部找幢房子！”

埃戛大声嚷着：

“立即动手！找家具！找印刷机！”

整个上午他们在阿丰苏的书房里忙忙乱乱，用铅笔在纸上草拟了一份合作者的名单。但是困难也随之而来。几乎所有提到的这些作家，埃戛都不喜欢，认为他们在风格上缺乏富于艺术

表现的高蹈派诗人^①的特点，然而他希望杂志能成为完美无缺的典范。对卡洛斯来说，有些文人真令他难以忍受——但他又不愿说他们讨厌仅仅是因为他们缺乏整洁的衣冠和衣服做工粗糙……

不过，有一件事确定了下来：编辑部的用房。房间要用卡洛斯诊所的沙发和“淘喀”别墅的古玩豪华地布置起来。大门上（派一个穿制服的看门人）挂个黑漆牌子，用金色大字写上《葡萄牙评论》。卡洛斯微笑着搓搓双手，思忖着如果玛丽娅知道这个决定会多么高兴，因为为理想而进行有意义的奋斗是她的愿望，现在付诸行动了。埃戛则似乎看到了成摞的金丝雀颜色的杂志放在书店橱窗里，看到在勾瓦林纽晚会上人们谈论着这份刊物，在议会里政治家们惊讶地翻阅着这份杂志……

“这个冬天要使里斯本闹翻天，阿丰苏·达·马亚先生！”埃戛大声嚷着跳了起来，几乎碰到了天花板。

最高兴的是那位老人。

晚饭后，卡洛斯请埃戛陪他去圣弗朗西斯科街（玛丽娅这天上午刚住了进去），以便把这件伟大事业的消息告诉她。但是，他们在门口看见人们正从一辆运货车上卸箱子，帮助卸箱子的多明古斯说，夫人正在桌子的一角吃晚饭，连桌布都没铺。既然屋内这样乱，埃戛认为不便上去了。

“等一会儿见，”他说。“也许我去找西蒙·克拉维洛，同他谈谈杂志的事。”

他慢慢地沿着施亚都广场，往坡上走去。在“哈瓦那之家”咖啡馆，他看了那里的电讯消息。接着，在特琳达德新街拐弯

^① 十九世纪下半叶法国诗人的一派，强调技巧。其中有戈蒂埃，波特莱尔等。

处，他遇到了一个弱不胜衣的哑嗓子男人向他举过来一张“入场券”。附近，另外一些人在联盟饭店的暗处大叫着：

“体育馆的票，最便宜的……体育馆的票！谁买？……”

载着穿制服仆人的马车一辆辆喧闹地驶来。体育馆的煤气灯象过节一样明亮。埃戛同克拉夫特打了个照面，那个人正从罗雷托广场方向过来，系着白色领带，西服上插了朵鲜花。

“这是怎么回事？”

“是项慈善活动，我也说不清，”克拉夫特说。这是些夫人们举办的活动，阿尔汶子爵夫人给我送来一张票……请你帮我把这份募捐带给卡尔瓦留。”

埃戛怀着可以同阿尔汶子爵夫人调情的愿望，立刻买了一张入场券。在体育馆的过道上，他们遇到了塔维拉抽着烟在独自散步，等待着第一出喜剧《禁果》的结束。这时，克拉夫特建议去酒吧喝一杯。

“内阁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在一个角落刚落座，埃戛便问道。

塔维拉不知道。整整两天来人们都在拚命地进行着策划。勾瓦林纽想要公共工程部，维德拉也想要。还有人说，为了工会，在议长萨·努内斯家闹翻了天，最后议长拍了桌子，大吼着说：“混蛋，这儿又不是阿赞布扎松林①！”

“无耻！”埃戛憎恶地说了句。

后来，他们又说起葵花大院，阿丰苏的归来，卡洛斯重又露面。克拉夫特感谢上帝，因为这个冬天又有了一幢可以在那儿度过增长见识的文明时光的带火炉的房子了。

① 里斯本郊外的一片树林，过去强盗们常在那里出没。人们常以此指抢掠、分赃。

塔维拉目光炯炯地说：

“据说，在圣弗朗西斯科街将会有有一个更为有趣的聚会地点！是侯爵告诉我的。麦克·格伦夫人将接待大家。”

克拉夫特还不知道她已经从“淘喀”别墅回来了。

“她今天回来的，”埃戛说。“你还没见过她？……长得可是真迷人。”

“我相信。”

在施亚都广场塔维拉从侧面见过她一次。他认为是个美人！人样子也很亲切！

“真迷人！”埃戛又说了一遍。

这时，《禁果》结束了。男人们都涌到休息室，点上香烟，四处响起了嗡嗡的说话声。埃戛举着酒杯离开了克拉夫特和塔维拉，朝剧场大厅匆匆走去，去找阿尔汶子爵夫人的包厢。

但是，他刚拉开门帘，戴上眼镜，就看到了坐在第一排的科恩夫人。她一身黑色打扮，拿着一把带白花边的大扇子。在她身后，可以看到她丈夫那浓密的黑鬓角。她的前面是达马祖，那个醉鬼！他靠在蒙着天鹅绒的隔板上，身穿着礼服，两腮鼓鼓的，脸上带着微笑，胸前的衬衣上还别了一颗大大的珍珠。

埃戛立即无力地瘫坐在身旁的一把椅子上。此刻，他已经忘了阿尔汶夫人。他心神不定地看着贴满广告的布幕，手指颤颤微微地抚摸着胡子。

这时，铃声响了，人们又慢慢走进大厅。一位怒气冲冲的胖绅士碰了碰埃戛的膝盖；另外一位戴浅色手套的男人彬彬有礼地请埃戛劳驾让他过去。埃戛什么也听不见，听不懂。他的双眼这时恍恍惚惚，始终盯着科恩夫人的包厢，一时也没移开，脸上一副呆傻的神情。

从辛德拉那次之后，他再没见过她。就是在辛德拉，他也是从远处看见她身穿浅色衣裙，在绿树荫下行走。现在，在这儿，她全身黑色衣着，没戴帽子，一件袒胸的衣服露出了她那美丽洁白的酥胸。她又一次变成了巴尔扎克别墅时期的他的拉结。当时，他就是这样天天晚上在圣卡洛斯剧院卡洛斯包厢的最里面，把头靠在隔板上，满怀幸福地看着她。她举着有柄的金边眼镜，上面还系了条金链子。她看上去更苍白，更瘦了，从那发青的眼圈可以看出她十分疲倦。她那浪漫、多情的神采也减少了许多。同先前一样，她那美丽、浓密的头发动人地披散在裸露的后背。在小提琴校音和椅子的响声中，记忆的波涛冲击着埃戛，使他感到窒息。他又看到了巴尔扎克别墅的大床，想起了那些亲吻和欢笑，想起了他们穿着内衣坐在长沙发上吃鹌鹑，想起了那使人动心的甜蜜的午后，因为那个时候她就戴上了面纱悄然离去，而他则带着倦意留在那富有诗意的昏暗的屋内，哼着歌剧《特拉维亚塔》中的曲子。

“埃戛先生，劳驾可以吗？”

这是一位形容枯槁，胡子稀疏的男人，表示那座位是他的。埃戛站起身来，脑子晕晕乎乎，并没认出来那人是索查·内图先生。大幕拉起。舞台边上，一个仆人腋下夹了个掸子，正向台下挤眼睛，同女主人说着悄悄话。这时科恩站起身，把半个包厢都挡住了，他用修剪得整整齐齐的手慢慢地理理鬓发，那手上戴的钻石戒指在闪闪发光。

这时，埃戛大模大样、显出无所谓的样子，戴上眼镜朝舞台上望去。响起了一阵急促的铃声，仆人惊慌地匆忙跑下。一个因为吃醋而气势汹汹的女人，身穿着绿色长袍，歪披着一块大头巾，手里使劲地摇着扇子，从后台跑出来，大骂一个年轻女人。那

年轻女人很是傲慢，跺着脚后跟，大声地嚷着“我要永远爱他！我要永远爱他！”

埃戛不由自主地从眼角瞥着包厢，拉结和达马祖就象在辛德拉那样，头挨得很近，在微笑着低语。在埃戛的心里，一切都立即变成了对达马祖无比的仇恨！他靠在门框上，咬紧牙关，恨不得走上去朝他那肥胖的脸上吐口唾沫。

埃戛无法把自己那双冒着怒火的眼睛从达马祖身上移开。舞台上，一位患痛风病的老将军，嘴里嘟嘟囔囔地挥动着一张报纸，叫卖着他的木薯粉。大厅里的观众哄然大笑，科恩也笑了。这时，正趴在包厢边上，把戴着珍珠灰色手套的手放在包厢边上的达马祖发现了埃戛。他笑了笑，和在辛德拉一样，从高处傲慢地用手指尖向他打招呼。这犹如侮辱人一样，伤害了埃戛。就在前一天夜晚，这个胆小鬼还抓住他的手，全身发抖地喊叫着“救救我！”

一个念头突然出来了，他用手摸了摸口袋里的钱包，那里面装着达马祖前一天夜里写的信……“看我怎么收拾你！”他低声说。他立即离开了剧院，顺着特琳达德街往下走，象块滚动的石头，穿过了罗雷托广场，到了卡蒙斯广场尽头，走进一扇有盏灯照明的大门。那里是《晚报》编辑部。

这家著名报馆的院子却是臭气熏天。在没有灯照亮的石头台阶上，他碰上一位哑嗓子人，那人告诉他内维斯在楼上聊天。内维斯是位议员、政治家、《晚报》社长，几年前，一次度假时曾经是埃戛在卡姆广场的同宿伙伴。那个愉快的夏天，内维斯一直欠着他几个钱，自那以后，他们就以你相称了。

埃戛在一间点着无罩煤气灯的大屋子里找到了他。内维斯坐在一张堆满报纸的桌子旁，帽子扣在脑后，他正在同几个站着

的乡下绅士说话，那几个人毕恭毕敬，就象他们是他的信徒。在窗口，有个瘦高个儿年轻人，身穿浅色英国呢外套，头发卷曲得象是被一阵风吹了起来，正同两位年长者说话，一面挥动着手臂，犹如山顶上的风车。旁边还坐着一个秃顶男人，在一张纸条上写个没完。

内维斯见到埃戛(勾瓦林纽的一位挚友)在这样一个进行着阴谋和充满危机的夜晚来到了报社，就带着十分惊奇和不安的神色盯着他。埃戛连忙说：

“跟政治无关，是个人私事……你忙你的，咱们等会儿再谈。”

那一位结束了他对若泽·宾托的辱骂：“这个大蠢货竟不顾一切地向咱们王室的一对宝贝索查和萨的女友透露了一切”，就不耐烦地离开了桌子，抓起埃戛的胳膊，把他拉到屋子的一角。

“那么，是什么事？”

“是这么回事，四句话可以说清。卡洛斯·达·马亚受到一个人人皆知的人的侮辱。没什么意思。为了马的事，他在《魔鬼号角》上写了一段很不象样的话……马亚要他解释清楚。他作了解释，写了一封乏味的、怯懦的信，我希望你们能发表它。”

内维斯的好奇心动了：

“是谁呀？”

“达马祖。”

内维斯惊讶地一缩：

“达马祖！？有意思！这真是奇闻！今天晚上我还同他一道吃的晚饭！信里说什么了？”

“什么都有。他请求原谅，说他当时醉了，醉汉是他的职业……”

内维斯气愤地挥动着双手说：

“你要我发表这个，是吗？达马祖是我们政治上的朋友啊！……即使不是政治上的朋友，你这问题也不是党的事，而是个单纯的、涉及体面的问题！我不能这样做！……如果是一份决斗记录，一件光荣的事，正经的解释……但是，这封信却是有人说自己是醉汉！你是在开玩笑！”

埃戛恼火了，皱起了眉头。内维斯满脸涨得通红，对达马祖自称是醉汉的说法依然很反感。

“这不可能！太荒谬了！这里面有文章……让我看看信。”

他眼睛刚朝信纸上一瞥，看到那龙飞凤舞的签字，就马上大声嚷道：

“这不是达马祖写的，不是他的字！……萨尔塞德！哪个鬼东西叫萨尔塞德？决不是我亲爱的达马祖！”

“是我亲爱的达马祖，”埃戛说。“就是达马祖·萨尔塞德，那个胖子……”

另一位举起了双手说：

“我的达马祖，朋友，名叫格德士！世界上只此一个！见鬼了，一提达马祖就以为是格德士！……”

他轻松地出了口气。

“好家伙，你吓了我一跳！在现在这样的時候，内阁出了事，格德士又写了这么一封信……要是萨尔塞德，那是另一回事！等一下……是那个胖呼呼，在辛德拉有点家产的花花公子吗？此人诡计多端，去年选举时和我作过难，让西尔维里奥耗费了三十万雷亚尔……好，我听你的……喂，小佩雷拉，请过来和埃戛先生谈谈。有封信要在明天的报上发表，头版，大号字……”

小佩雷拉先生提醒说，还有维埃拉·科斯塔先生关于税则

改革的文章呢。

“那晚一步！”内维斯大声说。“名誉问题先于一切！”

他又回到那一群人中间。此时，他们正在谈论勾瓦林纽伯爵。他快步走到桌旁，立即以领袖的口吻说，勾瓦林纽颇有议员才干！

埃戛点上雪茄，把那些为内维斯讲话所震惊的人琢磨了片刻。这些肯定是议员，由于内阁危机破坏了他们在农村、庄园里的安宁生活，而到了里斯本。最年轻的一位象个糊涂蛋，穿的是细开士米的衣料，宽大的脸上血气旺盛，嘻嘻哈哈、举止粗俗，身体健壮、肌肉发达。另一位是瘦高个子，肩披上衣，两手叉腰，象马一样倔强的下巴。还有两位神父，褐色的脸颊刮得干干净净，他正在抽烟蒂。所有的人都显出疲倦和怀疑的神态，这是乡下人的特点，被往来的马车和首都的阴谋弄得晕头转向。他们晚上到这儿，到党的报社来，是为了探听消息，摸摸底。有的人希望找个职业，有的是为了寻求维护他们在本地区的利益，还有的是闲得无事可做。在他们看来，内维斯是位“难得的天才”。他们佩服他的口才和手段；他们肯定很乐意在自己镇子的店铺里提起这位友人、记者、《晚报》社长内维斯的名字……但是，在钦佩他和尾随他转的同时，他们隐约有种担心，怕这位“难得的天才”从窗口那儿向他们要几个钱。然而，内维斯却赞扬勾瓦林纽为雄辩家。这倒不是因为他有若泽·克里门特的口才，以及准确地用词遣字和对历史的综合本事。他也没有鲁芬诺的诗句！但没人能象他一样，有揶揄、笑骂的本事，能刺伤他人、疾人肌肤！在议会里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有标枪并且善于使用它。

“贡沙鲁，你还记得勾瓦林纽那个荡秋千的笑话吗？”他转身朝着窗口旁一位穿浅色短上衣的人嚷道。

贡沙鲁把他那细脖子从矮矮的立领里伸了出来，一双聪明而狡黠的黑眼睛在闪动着。他说：

“荡秋千的笑话？精彩极了！你讲给这帮人听听！”

人们都睁大双眼，看着内维斯，期待着他讲“荡秋千”的笑话。事情是发生在参议院，讨论教育改革问题时。托雷斯·瓦伦特正在发言，那个疯子主张在中学设体操课，并且要女孩子们做块大木板。勾瓦林纽站立起来，有针对性地说了下面一席话：“议长先生，我只想讲一句。在我们用不敬神的手拿秋千板取代了十字架的那天，葡萄牙将要永远离开她曾光辉灿烂地走过的进步道路！”

“说得好！”一位神父颇为满意地叫起来。

在一片喧闹的赞扬声中，响起了一声尖叫——就是那位比陶罐还粗的年轻人的声音，他耸耸双肩，番茄色肥胖的脸上露出一副揶揄的神情。他讥讽地说：

“先生们，我看这位勾瓦林纽伯爵好象是个极虔诚的教徒！”

这些狡诈的乡下自由派绅士们中间响起一片笑声，他们认为这位贵族对宗教的虔诚太过分了。这时，内维斯站起身来，激动地说：

“虔诚的教徒！咱们这个胖小子倒认为他是个虔诚教徒！……勾瓦林纽是个虔诚教徒！当然，他的思想完全跟上了我们这个世纪，他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一个实证主义者……但是，这里讲的问题，是他的辩驳才能，他作为议员的策略！自从多数派那个家伙用上了他的发明秋千，我的好朋友勾瓦林纽，虽说他和雷诺一样，是个无神论者，哼！也马上用十字架来回敬他！……这才是议员最漂亮的手段！你说对吗，埃戛？”

埃戛在雪茄的烟雾后面低声地说：

“的确是这样，十字架在这儿还用得上……”

这时，那位秃脑袋的人扔掉一张纸条，伸个懒腰，疲倦地靠到椅背上。他让埃戛“对那些人说，请他们把钱收好……”

埃戛马上朝这位和蔼可亲的人靠过来，他是在座的人里最有趣、最可亲的一位。

“怎么样，干得太累了吧，梅西奥？”

“我在设法试着为克拉维洛那本书《山丘之歌》写点东西，但是什么也写不出来……我不知道该写什么好！”

埃戛两手插在口袋里，非常亲切地笑着同他开玩笑说：

“什么也写不出！你们这些人不过是些消息、广告的撰写人，局限性太大。对于象克拉维洛这样人的书，你们要做的只是恭而敬之地说出它在哪儿卖和书价多少。”

梅西奥两手交叉抱着脖子，讥讽地问埃戛：

“那么，你想要人们在什么地方谈论书籍呢？……在目录上？”

不，要在评论杂志上：要不就是在报纸上——得是真正的报纸，而不是那种满天飞的廉价小报。那种小报上方登的是乡巴佬式或是法多民歌式的政治垃圾，下方是篇译文蹩脚的法国小说，其余的版面登满了生日、通告、侦探案件节录和慈善彩票。由于在葡萄牙既没有严肃的报纸，也没有评论性杂志——所以，也就没有可评论书籍的地方了。

“不错，”梅西奥说，“谁也不说什么，看来谁也不想什么……”

埃戛认为，这很有道理。可以肯定，这种沉默多半是来自一些平庸的小人物的自然想法，他们认为对于大人物不要过多提及。这也是一种庸俗而又卑躬屈节的嫉妒。但是，总的说，报纸

对书籍保持沉默主要是由于这些报纸放弃了研究和评论的崇高使命，变成了庸俗的家庭新闻报，因此报纸也感觉到了自己的无能……

“当然，我不是指你而言，梅西奥，你是我们屈指可数的一流评论家！但是，你的同事们，他们一声不吭，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无能……”

梅西奥耸耸肩膀，露出了疲倦和怀疑的神态，说：

“他们沉默，也是由于公众对此无所谓，谁都无所谓……”

埃戛不同意，已经有点儿激动了。公众无所谓！？这就奇怪了！公众买下了三千、六千本书，反倒对于评介书籍无所谓？从葡萄牙的人口来看，这个数目就同畅销书的数目相等了，老兄……不，亲爱的梅西奥，我的朋友，你说得不对！这种沉默比讲出来的语言更加明确、响亮地表明：“我们是无能的。我们被弄糊涂了，哪位内阁成员先生来了，哪位内阁成员先生走了的消息，“上流社会”版的新闻，哪家主人如何殷勤热情，还有用骂人的话和俚语写的社论，以及所有那些粗俗的文章，这些都把我们弄迷糊了……我们不懂得，也不能够去谈论一部艺术著作，或是历史著作，或是优秀的诗歌、游记。我们既没有词句也没有思想。我们也许不是白痴，但是我们染上了痴呆症。文学作品是高尚的，我们变得低下庸俗了……”

“关于报纸沉默这一点，你刚才所说的，梅西奥，是所有记者的共同腔调！”

梅西奥高兴地笑了，脑袋往后一仰，好象为一首优美的民歌陶醉了。然后，他拍拍桌子说：

“行啊，埃戛，说得妙！……您从来没想过当议员？有一天我曾对内维斯说：‘埃戛是个人才！埃戛可以在议会里讲罗彻福

特式的笑话。烧毁特洛伊！”

埃戛高兴地笑着，又点上雪茄。梅西奥马上拔出一支笔，说：

“您现在情绪来了！说，快说……对克拉维洛的这本书我该如何下笔？”

埃戛想知道他的朋友梅西奥已经写了什么。他只写了三行字：“我们得到了我们光荣的诗人西蒙·克拉维洛的新书。这册珍贵的书以它变幻莫测的特有手法，闪烁着声誉显赫的作者的才华，并将由活跃的出版商们出版……”念到这儿，梅西奥停住了。他不喜欢“活跃的”这个无力的词儿。于是埃戛建议用“有进取心的”一词。梅西奥修改后念道：

“‘……将由有进取心的出版商们出版……’糟糕，写不出字了！”

他扫兴地收起笔。算了！没有激情了。再说，已经很晚了，还有姑娘在等着他呢……

“明天再说吧……糟糕的是我这玩意儿写了五天了！鬼东西！你说得对，人都给弄糊涂了。真使我发了狂！倒不是为了这本书，书同我没关系……而是为了克拉维洛，他是个好人，再说他也属于咱们这个党！”

他打开抽屉，拿出一把刷子，拚命地刷起来。埃戛帮他刷掉他满背的灰尘。这时他们两人之间出现了贡沙鲁那干瘦、神情紧张的脸，一头蓬乱的头发象是被风吹的，总那么竖着。

“小埃戛到这家小报馆来干什么？”

“我在这儿给桑拜奥刷灰尘呢……还听了内维斯讲述勾瓦林纽的名言警句……”

贡沙鲁跳了起来，黑眼珠里闪现出机灵的阿尔加威人那种

诡秘的神情。

“关于十字架的高论？警世名言！但是，还有更精彩的，更精彩的呢！”

他抓起埃戛的胳膊，把他拉到窗边说：

“得小声点儿说，因为这帮乡下人……还有句更有趣的话，我记不清了。内维斯他一定知道！是关于什么自由亲手牵引着进步的骏马……如若这样，就真是个骑士形象了！自由和跑马俱乐部的骏马在一起，进步拉着一根缰绳……警世名言！这个勾瓦林纽，真是个蠢货！其他人呢，小伙子，其他人也挺了不起！讨论冬德拉地区的问题时，您去议会了吗？妙极了！说得真精彩！听了吓死人！我受不了！这样的政治，这个圣本托大厦^①，这种口才，这一帮说废话的人，真真把我气死啦！他们现在还说，这儿毕竟不比保加利亚更糟糕。一大堆废话！世界上还没见过这样的卑贱之徒！”

“你自己也滚到贱民堆里了！”埃戛笑着评论说。

另一位猛然退后一步说。

“咱们区别一下，作为一个政治家，为了需要，我变得卑贱了；作为艺术家，为了取乐，我嘲弄他们！”

但是，埃戛认为这种智慧与个性之间的缺德的不一致，对国家来说恰恰是莫大的灾难。贡沙鲁这位友人就是一例，他有聪明才智，所以他认为勾瓦林纽是个低能儿……

“是头蠢驴！”贡沙鲁纠正说。

“说得对！但是，你作为一个政治家，要他当部长，而且每当这头蠢驴大声嘶叫或是跺脚的时候，你都投票和发表演说支

^① 圣本托大厦为葡萄牙议会所在地。

持他。

贡沙鲁用手慢慢地梳理着蓬乱的头发，并且皱起眉头说：

“这是出于需要，老兄！这是纪律问题，党内团结一致问题……总有些义务嘛……王室希望如此，喜欢他……”

他四下看了一眼，凑近埃戛低声说：

“这里涉及工会问题，银行家问题，在莫桑比克的特权问题……都是钱哪，老弟，是为了万能的钱！”

由于埃戛毕恭毕敬地低下头认输了，贡沙鲁便兴高采烈、装模做样地拍拍他的肩膀说：

“亲爱的朋友，政治在今天可是有很大的不同！我们所作所为同你们文人一样。在过去，文学意味着想象力，虚构，理想……今天呢，则是现实，经历，积极的事实和文件。而在葡萄牙，政治也投入了现实主义的潮流。在复兴派和历史派^①时期，政治意味着进步、疏通、自由、长篇累牍的演说……我们把这一切都改变了。今天，意味着无可怀疑的事实——钱，钱！肮脏的钱！现钞！我们心灵里的钱，老弟！神圣的钱！”

因为感到大厅内一片寂静，他就突然不说了——似乎他的“钱，钱！”的呼喊还在瓦斯灯烤热的空气中回荡，如同警报响后的余音，召唤着四面八方有才能的人都来洗劫这个奄奄一息的祖国！……

内维斯已经离去。那些乡下绅士也准备散伙，有的在穿外衣，有的懒洋洋地不慌不忙地看着桌上的报纸。贡沙鲁猛然向埃戛道别，脚跟一转，也走了。当贡沙鲁从一位神父身边经过时，拥抱了他一下，还叫了他一声“鬼东西”。

^① 复兴派和历史派是葡萄牙十九世纪中叶的两个对立党派。

埃戛离开时已是午夜。坐在马车里朝葵花大院走去时，他已经冷静多了。他马上想到，如果信一公开发表，结果定会引起全里斯本的莫大好奇。那天晚上，内维斯全神贯注在内阁危机问题上，因而对于“马的问题”他立刻就认可了，别人却是不会再相信这点的……只要有人问达马祖，他肯定会讲玛丽娅和卡洛斯的坏话，来为自己辩解。一束强烈的诽谤的光柱，会把这件本该掩盖起来的事情又照亮了。也许为了他对达马祖的那么一点怨仇，却给卡洛斯招来了麻烦和苦恼。他实在是太自私、太狭隘了！……在回自己房间去的时候，他决定吃过午饭就去《晚报》编辑部，制止公开发表那封信。

但是，这天埃戛整夜梦见拉结和达马祖。看见他们乘车走在一条漫无尽头的大道上，道路两旁是果园和葡萄藤。他们躺在一辆铺了稻草的牛车里，稻草上铺着巴尔扎克别墅那非常豪华精致的黑锦缎床垫。两人无耻地紧紧搂在一起，狂吻着，一片树荫遮住了他们，牛车轮子发出缓缓的吱嘎声。这场冷酷的恶梦最残忍之处是，他埃戛，并没有丧失意志和男子汉的尊严，然而竟是拉车的两头牛中的一头！牛虻叮他，沉重的车辕压着他。车后那有节奏的亲吻声每响一次，他就抬起流着口水的牛嘴，晃动着两只牛角，哀伤地朝天惨叫一声！

在绝望的呻吟中，他醒过来。这场断断续续的恶梦又使他产生了对达马祖的仇恨。外面还在下雨。于是，他决定不再去《晚报》社了，让他们印发那封信吧。再说，达马祖怎么说又有什么关系？《魔鬼号角》那篇文章已经毁掉，帕尔马也得到了高报酬。一个人在报纸上宣称自己是造谣者、醉鬼的人，他的话又会有谁相信呢？

午饭后埃戛把他的决定告诉了卡洛斯，卡洛斯也这样

想——这个决定是埃戛昨天晚上看见达马祖在包厢里，一面用眼睛盯着他，一面同科恩夫人耳语时作出的。

“绝不会有错，我看他是在谈论你，谈论堂娜玛丽娅和我们这些人，说的是些耸人听闻的事……于是，我断然决定，要让上帝来主持公道！我们如果不整垮他，就不会安宁！”

是的，也许如此，卡洛斯赞同道。他只是担心爷爷，他要是听说了这件丑闻，看到他的名字同《魔鬼号角》和醉汉之类乌七八糟的东西混在一起，他会很气恼的。

“他不会看《晚报》的，”埃戛接着说。“他即使能听到点传言，也只会是含含糊糊走了样的。”

确实，阿丰苏只是模模糊糊地听说，达马祖在文人俱乐部对卡洛斯说了些难听的话，后来在一份报上声明说，他当时喝醉了。老人的意见是，“达马祖既是醉了（否则他怎么会侮辱他的老朋友卡洛斯呢？），他作这样的声明显示出他极为忠诚，真可以说是个热爱真理的英雄！”

“这一点，我们倒没料到！”后来，埃戛在卡洛斯屋内说。“达马祖倒变成正人君子了！”

不过，对《魔鬼号角》上那篇文章一无所知的马亚的朋友们，都赞成除掉达马祖。只有克拉夫特主张卡洛斯应该先“偷偷地揍他一顿”。塔维拉认为，如果把剑指在那个可怜人的胸口，对他说：“不牺牲尊严，就要你的命！”这就太残酷了。

但是，几天之后，再没人谈论这件丑事。施亚都广场和“哈瓦那之家”咖啡馆感兴趣的已经是其他的事了。内阁终于组成！

勾瓦林纽进入了海军部，内维斯在审计法院。按照宪法惯例，倒台政府的报纸开始评论说，国家是无可救药地完蛋了，同时还挖苦了国王……对达马祖那封信最后一次轻描淡写的反映

是，在特琳达德晚会前夕，刊登那封信的《晚报》上有那么一段友善的话：

“我们的朋友、著名的运动家达马祖·萨尔塞德，不久将去意大利旅行。我们祝愿这位尊贵的游客在音乐和艺术之国的美好漫游中万事顺遂。”

十六

在圣弗朗西斯科街吃过晚饭，埃戛站在过道里在上衣兜中摸找了半天雪茄烟盒，然后才进入客厅。这时玛丽娅已经坐在钢琴旁。埃戛问她：

“这么说，您肯定不出席特琳达德剧院的晚会了？……”

她一面弹奏一首缓慢的华尔兹，一面懒洋洋地转过身来说：

“我不想去，太疲倦了……”

“没意思。”卡洛斯舒舒服服地躺在一旁的安乐椅上，抽着烟，闭着眼，低声说。

埃戛不同意。攀登埃及的金字塔也是件苦事。然而，人们总愿受这个罪，因为一个天主教徒并非每天都有机会爬上一座有五千年历史的大建筑……而堂娜玛丽娅只消花上一角钱就能在这个晚会上看到难得一见的东西——一个民族通过舞台赤裸裸地表现出的情感，尽管他们都穿着晚礼服。

“振作起来，去吧！戴上帽子、手套，走！”

她微微一笑，抱怨说累了，懒得动弹。

“好吧，”埃戛大声说，“我可是不愿失去看鲁芬诺表演的良机……走吧，卡洛斯，起来！”

卡洛斯求他发发慈悲。

“再等一会儿，伙计！让玛丽娅弹几段《哈姆莱特》。还有时

间呢……这个鲁芬诺，还有阿连卡和其他的名手都是在后面才表演……”

于是，埃戛也贪恋上了这舒适、温暖的安逸环境。他叼着雪茄，懒洋洋地靠在沙发上，听着玛丽娅低声哼着奥菲利娅^①唱的那首低沉而忧郁的歌曲：

苍白的面容，金黄的头发，
躺卧在深深的水下……

埃戛很喜欢这首斯堪的纳维亚古老的歌谣。但是，更使他神魂颠倒的是，这天玛丽娅看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漂亮：那件浅色的衣裙，非常合身，使她的身材如同一尊大理石雕像那么完美；钢琴上的烛光从一侧照在她那洁白的面颊上，把她的头发染得金黄，她那无以伦比的象牙色皮肤显得更加光洁、可爱……她言谈举止都那么和谐、健美……在她那娴静的外表的衬托之下，她那炽热的感情就更加甜美！卡洛斯确实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他的周围充满了欢乐和柔情。他富有、聪慧，象青松一样健康；他是在爱恋别人和被别人爱慕之中过活；他有若干个对手，但这只是为了显示他的超凡地位所必需的；他从未得过消化不良的毛病；他舞刀弄剑是为了显示威风使人害怕；他清楚自己的强大地位，所以社会上的荒唐事也难以使他恼火。他真是天之骄子！

“鲁芬诺到底是个什么人物？”当玛丽娅唱完奥菲利娅的歌之后，卡洛斯问道，一边蹭着地毯，把脚往前伸了伸。

埃戛说不知道。他听说这人是位议员，一个夸夸其谈、好动感情的家伙……

① 莎士比亚著名悲剧《哈姆雷特》中的人物。

这时，正在翻找萧邦的夜曲乐谱的玛丽娅转过身来问道：

“就是你们在‘淘喀’别墅经常谈起的那个雄辩的演说家？”

不，不是！那是另一位，那是一个严肃的演说家，还是我们在科英布拉的同学，叫若泽·克里门特，他是个有口才、有思想的人……这位鲁芬诺则是一个留着大胡子的怪癖人物，是蒙桑地区选出的议员。他精于用装腔作势、演唱戏文的声调卖弄华丽的辞藻……

“我讨厌这一套！”卡洛斯带着轻蔑的口气说。

一个人毫无思想，噼噼喳喳地说个没完，就象树上的鸟儿那样，玛丽娅也觉得难以忍受……

“这倒不一定。”埃戛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同时看了一眼手表。“斯特劳斯的圆舞曲也没有思想，但是，在一个女士们聚集、宾客满堂的夜晚，却是令人愉快的……”

啊，不！玛丽娅认为这种空泛的卖弄语言技巧，总是贬低了那本该按原意表达思想的人类语言。音乐呢，则会触及神经。要是对于一个小孩唱支进行曲，他会嘻笑着奔向大人怀里……

“你要是向他朗读一篇米歇烈的文章，”卡洛斯接着说，“这孩子就会傻愣愣地瞪着眼睛，然后大叫大哭起来！”

“也许是这样，”埃戛说。“这一切取决于这孩子成长的环境和那环境中的习俗。没有一个英国人，不论其修养多高、学知多深，在力量的较量上，在同运动员的对比中，在体育和肌肉发达各方面，他不会没有弱点。我们这些南欧人，不论是多么厉害的批评家，总是喜欢温柔动听的言辞。至少，在有女士、有钢琴演奏、有穿礼服男人的灯火辉煌的夜晚，我会多少注意点儿遣词用句。”

这时埃戛情绪来了；他马上站起身来，要穿上外套，飞快地

奔向特琳达德剧院，唯恐误了鲁芬诺的节目。

卡洛斯又拦住他，并提出了一个重要想法。

“等等。我有个好主意，我们在这儿举办个晚会！玛丽娅弹奏贝多芬；我们朗诵缪塞、雨果和法国高蹈派诗人的作品；如果你喜欢雄辩的口才，咱们就请拉戈德神父来；咱们纵酒狂宴，过一个理想的晚上！……”

“我们有好椅子，”玛丽娅补充说。

“还有著名的诗人，”卡洛斯说。

“上等的雪茄烟！”

“上等的白兰地！”

埃戛失望地举起双臂。一个公民就是这样被引入歧途，被阻止去维护祖国的文学，手段就是狡诈地许诺给烟抽，给酒喝！……不过，他要出席晚会不仅是出于文学的理由。格鲁热斯还要演奏他的一首曲子《秋思》，要去为格鲁热斯捧场。

“别再说了！”卡洛斯嚷着从安乐椅上蹦起来。“我忘了格鲁热斯了！……这是件光荣的义务！咱们走。”

过了一会儿，亲吻过坐在钢琴旁的玛丽娅的手之后，两人已经慢慢地沿着大街朝前走去，这样一个美丽的冬天夜晚真使他们意想不到，天是如此晴朗，夜是如此静谧。在街上，卡洛斯还两次回头望，望那个闪亮的窗口。

“我很高兴，”他抓住埃戛的手臂大声说，“离开了奥里威斯！……在这儿，我们至少能聚在一起聊聊天，谈谈文学……”

他打算把客厅布置得更有趣，更加舒适。把旁边那间屋子改成吸烟室，铺上印度产的垫子，然后，再找一天请朋友们来吃晚饭……这样就实现了他的宿愿，建立起一个业余的文学艺术爱好者的活动中心……除此之外，一定要再出版一个刊物，那

将是知识界的莫大幸事。所有这一切将预示着会有一个真正绝妙的冬天，就象那个该死的达马祖说过的。

“而这一切，”埃戛总结说，“是给我们的国家增添文明。小伙子，咱们肯定会成为了不起的公民！……”

“要是想为我立个塑像，”卡洛斯得意地说，“那就请立在圣弗朗西斯科街……今天晚上多美啊！”

他们在特琳达德剧院门前停下，这时有一个蓄着耶稣信徒般的胡子、身着丧服的人从出租马车上下来，手里拿着一顶一八三〇年流行的宽边礼帽。这人从卡洛斯和埃戛身旁经过时，因忙着收点找回的零钱，没看见他们。但是，埃戛却认出了他。

“是达马祖的舅舅，一个富有煽动性的人物！一表人才！”

“据达马祖说，他们是他们家的酒鬼，”卡洛斯笑着提醒道。

楼上大厅里突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正在把大衣递给门口仆人的卡洛斯，担心格鲁热斯的节目开始了……

“不可能！”埃戛说。“那是出于礼貌的鼓掌！”

果然，当他们从两旁摆着花草的楼梯上走到前厅时，见到两个身穿礼服，踮着脚尖走路的人在窃窃私语。这时，他们听到舞台上，一个洪亮的嗓门，带着浓重的乡下口音，说话时元音拖得很长，正呼喊着重“拉马丁^①的宗教灵魂！……”

“是鲁芬诺，他近来简直神气极了！”还没跨进门的黛雷斯·加玛低声说，手里的雪茄烟背在身后。

卡洛斯冷漠地站在黛莱斯身旁，但是，瘦高的埃戛却顺着铺了红地毯的通道往前挤。通道两旁一排排的人头紧挨在一起，

① 拉马丁(1790—1869)，法国诗人，历史学家及政治家。

个个聚精会神，着了迷。观众的藤椅一直摆到了舞台边上。舞台附近，那装饰着浅色羽毛或花朵的女士们的帽子比比皆是。四周站着男人们，有文人俱乐部、“哈瓦那之家”的常客，有政府各部官员，有的系着白色领带，有的穿了晚礼服，都靠在支撑剧场的细柱上，身影从镜子中反射出来。埃戛看到了索查·内图先生用两只手指支着那长着稀疏胡子的干瘦的脸，正在思考着什么；再往前，是贡沙先生，一头被风吹乱的蓬松头发；接着是侯爵，他围着一条白色的丝质围巾；再过去，有一小群人，是赛马俱乐部的年轻人，有瓦加斯兄弟，孟冬萨，皮尼埃罗，他们带着惊讶与厌恶观看这场口才表演。上面楼座里，蒙着丝绒的栏杆后面，又是一排女士，她们身穿浅色衣裙，身子轻轻摇动着；她们的后边，站着一排绅士，其中那位新的内阁成员内维斯犹如鹤立鸡群，神色严肃，双臂交叉，做工粗糙的外套上别了一朵含苞待放的茶花。

瓦斯灯使人窒息，那冷酷的灯光在明亮的剧场大厅中一闪一闪。这座淡黄色的大厅里还闪动着镜子里反射出来的道道光束。小心翼翼的感冒咳嗽声不时地划破大厅的寂静，但那声音都立即被手帕压了下去。在楼座的尽头，有间用隔板做成的包厢，挂着樱桃色的丝绒门帘，包厢里摆了两张金色靠背椅，此刻还空着，包厢中那徘红色的锦缎显示出了王室的气派。

这时，鲁芬诺——一位皮肤黝黑，留着一撮胡子的后山县律师，在舞台上挥动着双臂，正在颂扬一位天使，“一位他曾在遥远的天空见到的赍济天使，扑打着两只锦缎的翅膀……”埃戛没听明白——他被夹在一位满头滴汗的胖神父和一位戴黑色眼镜的准尉之间。他终于按捺不住了：“他说的是什么？”神父激动得满面红光地告诉他说：“他说的全是关于慈善、进步事业！讲得真

精彩……可惜快讲完了!”

不错，看来已是尾声。鲁芬诺拽出手帕，慢慢地擦着前额，然后，疾步走到台前，以一个受到鼓舞非常激动的姿势转向王室的座席——这样一来，他那背心往上一提，内裤的裤腰都露了出来。这时，埃戛明白了。鲁芬诺在颂扬一位捐献了六十万雷亚尔给闹水灾的上特茹县灾民的公主。这位公主还打算为便利这些灾民在塔帕达花园设一座商场。但是，使鲁芬诺激动的，不仅仅是这笔巨额的施舍，因为他“如同所有受过哲学教育并且对这个世纪怀有真正抱负的人一样，从这些历史的事实中，他看到的不仅是事实本身象诗一般的优美，而且也看到了它们的社会影响。对于那戴着薄纱手套的手伸向了穷人这种非凡的诗一般的动作，广大民众只是欣喜而纯朴地笑了。而他，作为一个哲学家，则立刻透过公主的纤细手指预见到一个深远而美好的效果……是什么呢，先生们？那就是信念的恢复!”

突然，一把扇子从楼上滑落下来，招致楼下对一位胖太太的一声吼叫，进而引起了一阵埋怨声和一阵短暂的喧哗。礼服上佩戴着宽宽的红丝带的晚会主持人堂若泽·谢格拉立即站到了通向舞台的台阶上。他严厉地用那双斜眼睛朝着那个还不时发出笑声的出事的角落瞪着。有些绅士愤怒地嚷道：“嘘，安静，滚出去!”前排的座位上出现了勾瓦林纽部长的脸，他的眼镜严厉地闪着光，表现出对场内秩序的不安……这时，埃戛在他旁边找到了伯爵夫人，看见她戴了顶蓝帽子坐在远处，一边是全身黑色打扮的阿尔汶子爵夫人，另一边是宽肩膀上披着淡紫色绸缎的克拉本子爵夫人。吵闹声完全停息了。这时，鲁芬诺不紧不慢地呷了口水润润嘴唇，手里拿着白色手帕，笑眯眯地往前走了一步。

“先生们，我刚才说到，由于这个世纪的抱负……”

这时，埃戛感到透不过气来，很压抑，鲁芬诺的演讲使他受不了，好象他身旁那个神父身上也散发着臭气一样。他再也忍不住了，从后面挤出去找卡洛斯聊聊天。

“你想象得出是这么个蠢货吗？”

“讨厌死了！”卡洛斯低声说。“格鲁热斯什么时候演奏？”

埃戛不知道，因为整个节目都变动了。

“你的伯爵夫人在这儿呢！坐在前面，戴蓝帽子……我等着待会儿看你们见面呢！”

这时，两人都转过了身子，因为他们听到后面有人彬彬有礼地轻声说：“晚安，先生们①……”是斯坦因布罗肯和他的秘书，他俩都郑重地穿着晚礼服，踮着脚尖走路，手里拿着折起来的礼帽。一见面，斯坦因布罗肯就抱怨王室没人出席：

“晚会筹委会的冈塔涅德先生对我说得很肯定，王后要来的……有她的支持最好了，整个晚会都应有她的支持，对吧？……我就是为此才来的。真令人扫兴……阿丰苏·达·马亚身体很健康吧？②”

“谢谢，③……”

大厅里非常安静。鲁芬诺打着手势，好象在画布上慢慢地画着优美的线条。他描绘着一个村庄，即他出生的那个村庄日落时的美景。他的嗓门渐渐地降下来了，变得柔和了，并慢慢地消失在一片昏暗的嘈杂声中。这时，斯坦因布罗肯轻轻地碰了一下埃戛的肩膀。他想知道一下埃戛对他说过的那位杰出的演说家是否就是这一位……埃戛怀着爱国主义的情感回答说：“这

①②③ 原文为法文。

位是全欧洲最杰出的演说家之一!”

“属于哪一类型?”

“卓越的天才型,狄摩西尼斯^①型的!”

斯坦因布罗肯惊讶地睁大双眼,并用芬兰语告诉了他的秘书,秘书懒洋洋地夹上了单片眼镜。这两位芬兰使者腋下夹着礼帽,闭着双眼,好象是缩在一个庙里,静静地听着,等待着见见这位卓越的演说家。

这时,鲁芬诺两手垂下,坦白地承认了他内心的脆弱!尽管他的村庄如诗如画,每一块草地上都有紫罗兰,灌木丛中有夜莺,这些无可辩驳地证明上帝的存在,但是,他却被无神论的荆棘刺得死去活来!是的,傍晚时分,当古老的钟楼上的钟声召唤着人们去做晚祷,以及谷地里收割庄稼的妇女们唱起歌儿的时候,有多少次他曾从教堂广场的十字架和墓地十字架旁走过,并从一旁恶狠狠地对着这些东西报以伏尔泰^②式的冷笑!……

许多听众都动情地颤抖了一下。有的高兴得几乎话都说不清了,只是低声嚷着:“讲得好,讲得好……”

不错,正在被疑问折磨之时,鲁芬诺听到了一声响彻葡萄牙的可怕的叫喊……发生了什么事?自然界向它的子女进攻了!鲁芬诺描绘着水灾,挥舞着双臂,就象是在水灾中挣扎……这里一间小屋——充满仁爱的小窝倒塌了;那里,从洞穴中,传来了牛羊的惨叫声;再往前,污黑的水浪卷走了一颗含苞待放的玫瑰和一个摇篮!……

人们跳动着的胸腔里爆发出了热烈而嘶哑的叫好声。在卡

① 狄摩西尼斯(公元前385—公元前322),古希腊的演说家和政治家。

② 伏尔泰(1694—1778),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政论作者、文学家;其哲理小说以滑稽的笔调,通过半神话式或传奇式的故事,影射讽刺现实。

洛斯和埃戛四周，人们激动地转过身子互相望了望，脸上闪着光彩，同样兴奋地欢呼着：“多精彩的演说！……太棒了！……真是才华卓绝！……”

鲁芬诺微笑着，陶醉在这种激昂的情绪之中。这是他语言的功力。随后，他崇敬地转向庄重、空无人坐的王室席位……

由于他看到自然界的恼怒无法遏制，他就抬起双眼朝向了上苍的庇护所，朝向了会降临救星的神圣地方，朝向葡萄牙国王！这时，他猛然惊喜地看到他的头顶上伸展着一位天使的翅膀！是赍济天使，先生们！她从什么地方来？她的怜悯之心又是发自何处？她这样披着满头金发从何处出现？是来自科学书籍？是来自化学试验室？是来自连灵魂都不敢承认的解剖阶梯教室？是来自那些把上帝当作罗伯斯庇尔的先行者的干巴巴的哲学学校？不是！他曾经恭恭敬敬地跪在地上冒昧地问过那位天使。赍济天使指着上天轻声地说：“我从那儿来！”

这时，一排排座位上发出了一阵兴奋的喧哗声。就如同抹灰泥的屋顶裂开了，天使们正在上面歌唱。一阵虔诚而又富有诗意的颤抖振动着太太们的头部。

鲁芬诺要结束他的讲话了，心中的神圣信念是坚定的！是这样，女士们，先生们！从那一刻起，他曾经怀有的疑问犹如晨雾被太阳——一颗光芒四射的葡萄牙太阳驱散了……现在，不顾科学的讥笑，不顾雷诺分子、李特雷^①分子和斯宾塞分子傲慢的讥讽，他既已信仰上帝，就会用手贴在胸前高声地向所有人宣告——上苍存在！

“说得好！”过道上那位满身污垢的神父大声嚷道。

^① 李特雷(1801—1881)，法国语言学家及哲学家，法国辞典编辑者。

整个大厅内，瓦斯灯的热气使人窒息。来自政府各部、教堂、“哈瓦那之家”的绅士们拍起巴掌，得意地大声欢呼着上苍！

埃戛微微笑了笑，感到很有趣。这时他听到身旁发出一声嘶哑的喊叫。是阿连卡，他身穿着宽外衣，打着白色领带，不高兴地捋着自己的胡子。

“你以为如何，托马斯？”

“令人作呕！”诗人压着嗓门说。

他气得浑身发抖！在这个诗一般的夜晚，文人雅士们应该表现出他们的身份，表明他们是民主、自由的儿女，但是却来了这么一个家伙对王室谄媚、拍马……真是个地道的无耻之徒！

那边，挨着舞台最下面的阶梯处，鲁芬诺被人们围了起来，又是拥抱又是致意，他自己满面汗水、得意洋洋。人们一面从烟盒里往外拿雪茄，一面走出门外，个个面颊绯红，激情犹在。这时，诗人抓住了埃戛的胳膊说：

“等等，我正来找你。是吉马莱斯，就是达马祖的舅舅，求我介绍他同你认识……说是关系到一桩严肃的事情，非常严肃的事情……他正在下面酒吧里喝混和烈酒呢。”

埃戛感到莫明其妙……严肃的事情！？

“走，咱们也下去喝杯烈酒！你待会儿朗诵什么，阿连卡？”

“民主，”诗人一边下楼梯一边带点儿保留地说着，“一首短小的新作，你等会儿就知道了……对这些资产阶级是一些严酷的真理……”

他们来到酒吧门口时，吉马莱斯先生正往外走，他的帽子压到了眼睛上，嘴里衔着雪茄，一面扣着外套的钮扣。阿连卡非常庄重地介绍说：

“这位是我的朋友若昂·埃戛……这位是我的老朋友吉马

莱斯，他是我们时代的一位勇士，一位老‘民主’斗士。”

埃戛走近一张桌子，彬彬有礼地替这位老‘民主’斗士拉出一张椅子，并询问他愿喝白兰地还是啤酒。

“我刚喝过混合烈酒，”吉马莱斯冷冷地说，“今天晚上喝够了。”

一个侍者慢慢地擦着大理石桌面。埃戛要了啤酒。吉马莱斯先生放下雪茄，用手摸摸胡子和冷冰冰的脸，开始用缓慢、郑重的语气说：

“我是达马祖·萨尔塞德的舅父，我请我的老朋友阿连卡介绍我认识您，以便请您好好地看看我，并且请您说说，我的脸是不是一个醉汉脸……”

埃戛明白了，立即非常坦率而友善地打断了他的话：

“您是指您外甥写的一封信……”

“是一封您口授的信！一封您逼他签署的信！”

“我？”

“他是这么对我说的，先生！”

阿连卡插话说：

“你们说话小声点儿，真见鬼！……这个国家的人就爱好奇……”

吉马莱斯咳嗽了一声，把椅子拉得靠桌子更近了一些……他说，他离开了里斯本几个星期，为的是处理他兄弟的遗产事宜。这期间没见到他的外甥，因为他只是有必要时才找那个蠢货。昨天，在他老朋友瓦斯·福特家，出于一个偶然的机，他看到了一张共和党报《未来》，这家报纸文字不错，但思想性很差。他一眼就在第一版看到了他外甥的信，用的是大号字体，标题是《上层生活动态》——标题倒是正确。埃戛先生可以想象得

出他该有多恼火！就在福特的家，他给达马祖写了封信，信的内容大致如此：“我看到了你可耻的声明。如果你明天不写出另一封信登在所有的报纸上，说明你无意把我也包括在你们家的醉鬼之列，我就去把你的肋骨一根根地敲断。小心点！”信就是这样写的。若昂·埃戛先生知道达马祖怎么回信的吗？

“信在我这儿，这是个富有人情味儿的文件，犹如我的朋友左拉说的那样！信在这儿……一封了不起的信，金质的交织字母，伯爵纹章。这个蠢货！您要我念念吗？”

埃戛微笑着点头示意之后，他就慢慢地、抑扬顿挫地念起来：

亲爱的舅舅：您指的那封信是若昂·埃戛写的。我还不致于使咱们这个可爱的家庭出这样的丑。是他抓住我的手逼我签的名；而我，当时忙乱之中不知该怎么办。为避免说三道四，我签了字。这是我的敌人给我设下的圈套。亲爱的舅舅，您知道我是多么喜欢您，如果知道您在巴黎的地址，去年我就会给您寄去一琵琶桶古拉列斯的葡萄酒了。请别生我的气。我已经够可怜的了！您如愿意，请找这个若昂·埃戛，是他害的我！但是，请您相信，我定要报复，让他也忘不了！不过，现时在慌乱之下，我还没决定如何报复。但无论如何，我们的家庭一定会雪耻，因为我绝不允许有人拿我的尊严开玩笑……我之所以没在去意大利之前立即报复，之所以至今尚未为我的荣誉而战，是因为在所有这些打击的同时，几天前我又患了一场严重的痢疾，连腿都站不住了。况且，我的精神也很糟糕！……

“您在笑，埃戛先生？”

“不笑，您要我怎么样？”埃戛终于结结巴巴、气都喘不上来地说，两眼还挂着泪花。“我在笑，阿连卡在笑，您也在笑。真是怪！这尊严，这痢疾……”

吉马莱斯先生脸色苍白，看看埃戛，又看看那位用鼻孔往长长的胡子上喷气的诗人，然后说：

“不错，这封信写得很蠢……但是，事实终归是事实……”

这时，埃戛提请吉马莱斯注意一下常识，注意一下他本人在荣誉问题上的经验。两位君子竟然到一个人的家里去挑战，抓住他的手，粗暴地强迫他签署一封说自己是醉汉的信，这能想象吗？

在提请吉马莱斯先生考虑一下他自己的感触和经历之后，吉马莱斯的态度缓和了下来，他承认这类事至少在巴黎极为罕见。

“在里斯本也如此，先生！见鬼了，这儿又不是卡弗拉里亚^①！吉马莱斯先生，咱们以君子相待，请您告诉我，您觉得您的外甥怎么样？是个地地道道说真话的人吗？”

吉马莱斯先生摸摸胡子，慢慢地说：

“是个彻头彻尾的撒谎之徒。”

“说对啦！”埃戛得意洋洋地挥动着双手大声说。

阿连卡又来调停了。这场争论看来圆满地结束了。该做的，就是两个人作为优秀的民主主义者，应该象兄弟一般握手言和。

他站起身，一口饮尽了混合烈酒。埃戛微笑着向吉马莱斯伸出了手。但是这位老鼓动家那布满皱纹的脸仍然十分阴沉，他希望若昂·埃戛先生当着友人阿连卡的面讲明，（如果对此没有疑问了的话），他不认为他吉马莱斯的脸是个醉汉的脸。

“哦，亲爱的先生！”埃戛嚷了起来，使劲把钱向桌面上一摔，招呼侍者。“正相反！我非常高兴在阿连卡面前宣布，并且还要

^① 卡弗拉里亚，非洲东南部一地区。

到处去说，我认为您的脸完全是一张堂堂君子和爱国者的脸！”

于是，两人大模大样地握了手——吉马莱斯先生也借机说，他很高兴认识若昂·埃戛先生，这样一位天资聪颖、富有自由思想的年轻人。如果阁下需要什么，不论是政治上还是文学上的，只要往巴黎《拉贝报》社编辑部这个众所周知的地址写封信就行了。

阿连卡走了。另外两个人也离开了酒吧，一面还交换着对晚会的看法。吉马莱斯对鲁芬诺的装模作样、低声下气感到厌恶。在他听到鲁芬诺说起公主的翅膀和教堂前的十字架时，真差点儿从后面冲着鲁芬诺喊：“他们给你多少钱，混蛋？”

这时，埃戛猛然在阶梯上停止步，同时脱下了帽子：

“啊，男爵夫人，您这就离开大家走啊？”

阿尔汶夫人和朱安娜·维拉尔一道，慢慢地正走下来，一边系着绿色厚绒披肩上的宽带子。她抱怨说，头疼得要命，虽说她对鲁芬诺的演讲喜欢得发狂，不过整个晚上都是文学节目，真没意思！现在，又来了个小男人弹奏古典音乐……

“是我的朋友格鲁热斯！”

“哦，他是你的朋友？好啊，你应该告诉他先演奏《庇罗里度》^①。”

“您如此蔑视艺术大师，使我很难过……要我送您到马车旁吗？真不走运……祝您晚安，堂娜朱安娜太太！……男爵夫人，我愿随时为您效劳！上帝保佑您头疼早愈！”

她还没下台阶就转过身来，微笑地摇着扇子吓唬他说：

“别装样了！埃戛先生是不信上帝的。”

① 当时一支非常简单的流行歌曲。

“对不起……但愿魔鬼能保佑您头疼早愈，男爵夫人！”

那位年纪大的民主派已经知趣地离去了。埃戛从前厅望见了舞台的另一头，格鲁热斯坐在一张很矮的方凳上，他那长长的礼服的衣边拖到了地上，他那尖尖的鼻子对着奏鸣曲的曲谱，手正熟练地在琴键上移动着。于是埃戛踮起脚尖顺着铺了红地毯的窄小通道往前走去。这时，大厅里松快多了，几乎空了，流通的空气也清新了。太太们个个倦意十足，用扇子遮着嘴打哈欠。

他在堂娜玛丽娅·库尼亚附近停了下来。她这一排坐的全是熟人，有索塔尔侯爵夫人，彼得罗姐妹，塔格·黛莱泽。这位善良的堂娜玛丽娅立即碰了碰他的手臂，打听那位长发音乐家是谁。

“是我的一位朋友，”埃戛低声说。“是个了不起的艺术大师，叫格鲁热斯。”

格鲁热斯……这个名字就在女士们中间传开了。她们以前不认识他。这首悲悲切切的曲子就是他的作品吗？

“是贝多芬的作品，堂娜玛丽娅·库尼亚夫人，曲名是《悲怆奏鸣曲》。”

彼得罗姐妹中的一位没听清奏鸣曲的名字。这时索塔尔侯爵夫人——这位非常认真，非常漂亮的太太，一面慢慢地嗅着一小瓶挥发盐一面说是愚蠢^①奏鸣曲。附近座位上偷偷地发出了一阵讥讽的笑声。愚蠢奏鸣曲！真是天大的笑话！赛马场那个肥胖的瓦加斯从这排座位的尽头转过了他那张没胡子、红润的大脸说：

“好极了，侯爵夫人，真是妙语连珠啊！”

① 侯爵夫人把Sonata Patética，说成sonata Pateta；Pateta在葡萄牙语中意为“愚蠢”。

笑话传到了其他夫人那儿，她们转过身来，摇着扇子朝侯爵夫人微笑着。她长得很美，也很严肃，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她穿了一身黑丝绒的旧衣裙，嗅着挥发盐。就在这时，前边不远，有位戴着金丝眼镜，胡子花白的音乐爱好者，怒气冲冲地盯着这群吵吵嚷嚷的人们。

这时，唧唧咕咕的吵闹声响遍了整个大厅。咳嗽的人无所顾忌地咳了起来。有两位绅士打开了《晚报》。可怜的格鲁热斯俯在琴键上，礼服领子都盖上了脖子；他满头大汗，被这种注意力不集中的吵闹声搅乱了，曲子弹得一塌糊涂。

“彻底砸锅了，”卡洛斯说，一面朝着埃戛和这群人走了过来。

这对堂娜玛丽娅·库尼亚来说是何等的高兴，何等的意想不到啊！终于见到了这位忧郁王子卡洛斯·达·马亚先生！整个夏天他都做什么去了？所有的人都盼望他到辛德拉去，有人还盼得要命……那位花白胡子的音乐爱好者一声愤怒的“嘘”声使她住了口。就在这时，格鲁热斯使劲弹奏了两下之后，离开了凳子，用手绢擦着汗，悄悄走下舞台。在一阵松了口气的喧闹声中，响起了几声稀稀拉拉、有气无力、出于礼貌的掌声。埃戛和卡洛斯朝门口跑去，那里，侯爵、克拉夫特、塔维拉已经在等候了，他们要拥抱、安慰一下浑身发抖、面色憔悴的可怜的格鲁热斯。

紧接着，一位身材颇长的男人拿着稿子出现在舞台上。全场一片寂静。埃戛身旁有个人说此人叫普拉塔，他讲演的题目是《关于明纽省的农业状况》。他身后，一位仆人往桌上放了一盏两支蜡烛的烛台。普拉塔侧身对着烛光，聚精会神地看着他的笔记本：在他那悲伤的面容和宽大的纸张之间发出一阵沉闷的声音，就象天主教连续九天祈祷式中的低沉的祷告声。在这种

象呻吟一般的声音中，有时能听到这样的词句：“牲畜、财富……糟蹋财产……肥沃然而无人管理的地区……”

于是，人们成群地偷偷离开了座位，连晚会主持人站在通向舞台的台阶上瞪着眼“嘘”他们，也无济于事。只有女士们留了下来——还有一两位年老的官员，他们用手拢着耳朵，倾着身子，用心地听着那祷告式的嗡嗡声。

埃戛也逃离了这“明纽的美丽天堂”，来到了吉马莱斯先生跟前。

“真烦死人，嗯？”

这位民主派表示同意，他不认为那位演说家有什么意思……过了一会儿，他更严肃地抓住埃戛礼服上的一只扣子，谈起了另一件事：

“我希望刚才您不至于得出这个印象，以为我支持或是很重视我的外甥……”

哦，当然没有！埃戛早就看出，吉马莱斯先生对达马祖没有丝毫亲人的感情。

“我讨厌他，先生，非常讨厌他！他第一次到巴黎，知道了我是住在一间阁楼上时，就再也不来找我了！因为那个蠢货摆起了贵族的架势……您知道，他是个放高利贷人的儿子！”

他掏出雪茄烟盒，又郑重地补充说：

“他的妈妈不错！我的姐姐出身于教育有素的家庭。尽管婚姻不幸，但是出身好门第！按我的原则，您已经看到了，所有这些贵族的东西，爵位、纹章，我都看得很轻，甚至认为一文不值！但是，事实终究是事实，葡萄牙的历史就是这样……拜拉达①的吉马莱斯兄弟都是贵族出身。”

① 拜拉达，葡萄牙中部一地区。

埃戛微微一笑，有礼貌地点头说：

“您不久就回巴黎吗？”

“明天就去波尔多……现在，麦克马洪元帅、布洛格里公爵^①和德斯卡热公爵这一帮人已经完蛋了，在那儿人们可以自由呼吸了……”

这时，黛莱斯和塔维拉挽着胳膊走了过来，他们转过身好奇地端详着这位正同埃戛高声谈论元帅和公爵们的一身黑色打扮的严肃老人。埃戛注意到这位民主派穿的是一件新开士米长礼服，他的高帽子在闪光。埃戛很高兴同这位举止庄重、可尊可敬、并且引起了他的朋友们注目的绅士交谈。

“的确，那儿的共和国，”埃戛说，挨在吉马莱斯身旁走了几步说，“有一阵子受到了影响！”

“完全垮了！而我，亲爱的先生，您瞧我，因为在一次无政府主义者集会上讲了点儿真话，差点儿被驱逐出那个国家。我甚至听说，在一次大臣会议上，行伍出身的麦克马洪元帅用拳头猛击着桌子说：‘这个吉马朗混蛋，他给咱们添了麻烦，得踹他屁股几脚^②！’我当时不在场，我不清楚，但是别人这样告诉我……在巴黎，由于法国人发不好‘吉马莱斯’这个音，而我又厌恶他们说错我的名字，我签名时就写成吉马朗先生。两年前我去意大利，成了吉马里尼先生。要是我现在有什么事要去俄国，一定会成了吉马洛夫先生……我厌恶人家把我的名字说错！”

他们又转回剧场大厅的入口。强烈的瓦斯灯光照耀着一长排一长排的空座位，使大厅笼罩着一种沉闷的气氛。普拉塔仍然站在台上，两手插在口袋里，鼻尖低得触到了讲稿，然而人们

① 布洛格里(1785—1870)，曾在法王路易·菲利浦时任大臣。

② 此句原文为法文。

却听不清这位瘦瘦的稻草人嘴里发出的声音。这时，侯爵围着丝质围巾从里面出来。他从埃戛身旁走过时，对埃戛说，这位老兄非常实在，他知道自己笨嘴拙舌，就大量引证了蒲鲁东的话。

埃戛和那位民主派继续在前厅散步，在这里，雪茄烟雾缭绕，人们那无法压低的交谈声变得越来越高，简直象在院子里讲话。吉马莱斯先生嘲讽说，为明纽省的肥料问题在这个二流的剧场里引证蒲鲁东的话，纯属胡闹……

“哦，我们这里，”埃戛打断他说，“经常引证蒲鲁东的话，他已经成了一位经典的怪物。甚至国务委员们也知道，蒲鲁东认为财产是抢掠，上帝是坏蛋……”

那位民主派耸耸双肩……

“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先生！是个大人物！本世纪有三个伟大的人物：蒲鲁东，加里波的^①和我的老朋友！”

“你的老朋友？”埃戛莫明其妙地嚷道。

这是吉马莱斯先生在巴黎时对甘必大的友好称呼。甘必大从来是老远一见到他，就用西班牙语喊道：“喂，老朋友！”而他马上也以“老朋友，你这个鬼家伙！”来回答。这样，这个暱称就形成了，而甘必大总是笑笑。因为他的确是个好伙伴，是南部那种坦诚相交的朋友，而且是爱国者！

“他是个大人物，亲爱的先生！是所有人中最伟大的！”

埃戛猜想，吉马莱斯先生既然同《拉贝报》关系那么密切，就该首先崇敬维克多·雨果……

“我亲爱的先生，他不是个普通的人，他是整个世界！”

吉马莱斯先生又把头抬高了点儿，非常郑重地补充说：

① 加里波的(1807—1882)，意大利爱国者和将军，曾为意大利的统一而战。

“他真是整个世界！……不到三个月前，他对我说了一件事，还一直牢牢地记在我心中！”

这位民主派欣喜地看到埃戛露出了好奇和兴趣，他详尽地讲述了一个至今还深深地使他感动的光荣时刻：

“那是一个夜晚，在《拉贝报》报社。我正在写东西，他有点儿蹒跚地进来了，但是他的目光炯炯，还是那样的善良，那样的神气！……我赶忙站起来，就象一位国王来临了……不，不是一个国王，要是国王我早就朝他屁股上踹一脚了。我肃然站立，把他敬为神！什么神不神，没有一个神能使我肃然起敬！……不管怎说，总之我站了起来！他看着我，作了这么个手势，带着他惯有的那种天才的神情，笑着说：“晚安，我的朋友①！”

这时吉马莱斯不声不响，非常神气地迈了几步，好象现在想起那句“晚安”、那句“我的朋友”，使他更加强烈地感到了他在这个世界的重要性。

突然，阿连卡在另一群人中挥舞着双臂朝他们跑了过来，他脸色苍白，两眼冒火。

“你们对这个不知羞耻的家伙怎么看？这个无耻的家伙带着他的烂纸在那儿罗罗嗦嗦讲了半个小时了……人都跑光了，一个也没留下！我得对着这些藤椅子朗诵了！……”

他咬牙切齿地走开了，去其他地方发泄他的怒气。

这时，厅里传来几声有气无力的掌声，埃戛转过身来。舞台上没人了，只有烛台上的两支蜡烛在燃烧。一个仆人在钢琴上放了一张粗体字的大纸板，就象看马戏时那样，宣布“休息十分钟”。这会儿，勾瓦林纽伯爵夫人挽着丈夫的胳膊走了出来，一

① 原文为法文。

排排人向他们问候、点头，官员们纷纷举帽致敬。晚会主持人赶忙替两位贵宾找椅子。然而，伯爵夫人看见了聚在窗口处的堂娜玛丽娅·库尼亚和彼得罗姐妹、索塔尔侯爵夫人，就走了过去。埃戛马上朝这一帮亲密无间的人群走去，等候着女士们相互亲吻完毕，说道：

“伯爵夫人，您对鲁芬诺的口才还感到那么激动吗？”

“我太累了……真热，嗯？”

“热死人了。阿尔汶子爵夫人刚才出来的时候，头还疼呢……”

伯爵夫人的一双眼圈发黑，嘴角挂上了老年人的皱纹，低声地说：

“这不奇怪，可不好受了……可是，现在总得把这个十字架背到骷髅地啊——忍受着点儿吧。”

“要是十字架就好了，亲爱的夫人！”埃戛大声说，“可惜，是首抒情诗！”

她笑了。堂娜玛丽娅·库尼亚这天晚上显得更加年轻、活跃。她立刻满脸堆笑，对埃戛充满了爱慕和深情，埃戛是她宠爱的人之一。

“这个埃戛！……满肚子坏心眼儿！……告诉我件事，这些日子你的朋友马亚都到哪儿去了？”

埃戛不久前在大厅里还看见她拉着卡洛斯的袖子同他低声耳语呢。不过，埃戛还是装作对此毫无所知的样子说：

“他就在这儿，就在这个地方，观看了所有这些表演。”

突然，堂娜玛丽娅·库尼亚那双长得漂亮、但却无神的眼睛闪烁出狡黠的神情：

“说谁到谁就到……这次可真灵。瞧，忧伤王子朝咱们走来

了!”

果然是卡洛斯走过来了，勾瓦林纽伯爵正张开双臂对着他，那热情的劲头就象是老友重逢。自从阿泰罗的那天晚上之后，卡洛斯还是第一次见到伯爵夫人，那天晚上他彻底抛弃了她，尽管她在马车内哭泣，他却憎恶地关上了车门。当他们彼此慢慢地伸出手时，两人都低垂着双眼。还是她打开驼鸟毛的大扇子，结束了这尴尬的局面：

“真热，是吗？”

“热死了！”卡洛斯说。“您在这个窗口要着凉的。”

她强使自己那苍白的嘴唇露出笑容：

“这是大夫的忠告吗？”

“哦，亲爱的夫人，现在不是我看病的时刻！这不过是天主教徒的仁慈之心。”

这时，伯爵夫人突然朝着正在同索塔尔侯爵夫人嘻笑的塔维拉喊起来。她责骂他星期二没去圣马沙尔街。塔维拉对这样的关心，这般的亲切真感到茫然不知所措，他满脸通红，结结巴巴地说，他没想到临时有了事儿，真倒楣……

“再说，我没想到您那样早就开始接待宾客……您过去都是在四旬斋中间的星期天之后。我还记得去年……”

但是，他住了口。勾瓦林纽伯爵转过身来，把一只手亲切地放在卡洛斯的肩膀上。他想知道卡洛斯对“咱们的鲁芬诺”的印象。他，伯爵，很是喜欢！特别喜欢他的语调和多变的感情，他能把一桩严肃的事说得轻松愉快，既有口才，语言又俏皮。这是非常困难的艺术。真是了不起！

“我听过著名议员卢埃①、格莱斯顿②、甘诺瓦斯③和其他人的演讲。但是，都没有这么流利的语言，丰富的语调……全是干

巴巴的，既没思想又缺事实，不能打动人心！你们看赝济天使这个形象，张着锦缎的翅膀，慢慢地下降，这是何等的崇高，何等的可敬……真是一流的演讲。”

埃戛按捺不住了：

“我觉得您这位天才是个蠢货。”

伯爵笑笑，就象讥笑无稽的童言：

“看法总有不同……”

他朝周围的人伸过手去，同索查·内图，塔克，黛莱斯·加玛，以及其他朝着这群挚友聚集过来的人们握手。与此同时，他的党内和议会内的同僚贡沙鲁、内维斯、维埃拉·哥斯塔远远地站着，无法靠近他们推选的这位大臣，因为这会儿他正同上层社会的年轻人和夫人们谈笑。塔克是勾瓦林纽的亲戚，他想了解他的朋友加斯丹在政府的职务干得如何……伯爵对他围周的人说，他目前所做的就是核实一些材料，以便解决一些问题……至于说到工作，内阁挺倒霉。首相患重感冒卧床快一周了，不能工作。现在，他的同事财政大臣在阿泰罗街的家中发高烧……”

“好些了吗？可以出家门了吗？”周围的人关心地问道。

“还那样，明天他要去大丰多^④。这一位倒没全垮了。就在昨天我还对他说：‘你去大丰多，带上文件、案子……上午，你散散步，呼吸些新鲜空气……晚上，吃过晚饭后，坐在灯下再设法解决财政部的问题！’”

① 卢埃(1814—1884)，法国立宪会议成员(1848)，1849年任法国总理，后成为波拿巴派领导人之一。

② 格莱斯顿(1809—1898)，英国政治家，于1868—94年出任英国首相。

③ 甘诺瓦斯(1828—1897)，西班牙政治家。

④ 大丰多，里斯本附近的一地区。

铃声响了。堂若泽·谢格拉满脸通红地匆匆走来，挤过人群，告诉大臣休息时间已结束，并把手臂伸给伯爵夫人。走过卡洛斯身边时，她提醒他“每星期二”她在家见客，口气之简单就象在完成一项职责。他默不作声地躬躬腰。过去的一切，那张会滑动的长沙发，圣伊萨贝尔她姑姑的家，飘逸着她身上马鞭草芳香的马车，就象这都是些他们在书中看到，而后又双双忘却的事。她的丈夫跟在她身后，脑袋和眼镜都仰得高高的，因为他是代表政府出席这个文化晚会的。

“喂，诸位，那女人有点儿心神不定！”埃戛说完就同卡洛斯一起离去。

“你以为会怎么样？她过去是糊里糊涂，靠谈情说爱来消磨时光的，现在她仍然心安理得地按她以往的常规生活。”

“在这种常规的生活中，”埃戛果断地说，“她时时都能遇上你，因为你是见过她穿内衣的人！……世界真有意思！”

这时，阿连卡出现在最高一层台阶上，他从酒吧喝完混合酒回来。他那凹陷下去的双眼更加明亮，手里拿着上衣，已经准备登台朗诵了。侯爵围了一条丝围巾向他们走过来，用更加沙哑的声音抱怨说，他的喉咙还会给他添麻烦呢！……

接着，他非常严肃地对阿连卡说：

“喂，你将要朗诵的这首《民主》，是政治性的还是抒情性的？要是政治性的，我就走。但如果是抒情性的，讲的是人道、神圣的工人或是博爱的题材，我就留下，因为我喜欢这些，甚至这些东西对我还有好处。”

其他人都断言是抒情性的。诗人脱下帽子，用手理了理他那蓬松的髻发，说：

“告诉你们，伙计们……两者是不可分割的，你们看丹

东^①……不过，我不会去讲这些革命的雄狮。你们看帕索斯·曼努埃尔！^②当然，要符合逻辑……不过，唉，我也讨厌没有内容、没有一点儿上帝的政治！”

突然，重又安静下来的大厅里传出了比鲁芬诺的更响亮的声音，堂若昂·卡斯特罗，阿丰苏·阿尔布格尔格等伟人的名字在大厅里回荡。人们好奇地往入口处走去。那是个蓄着山羊胡，长相凶恶的胖子，礼服上还别了一朵茶花，他握着拳在头顶上挥动着，好象在舞动带盾牌的大旗^③。他大声地哀叹说，拥有得天独厚的特茹河入海口和闻名遐尔、有光荣传统的葡萄牙人，竟然在毫不痛心地挥霍着祖先的珍贵遗产！……

“这是爱国主义，”埃戛说。“咱们快走吧！”

但是，侯爵拦住了他们，因为他多少也有点儿喜欢带盾牌的大旗。那位爱国者踮着脚尖，抬起他的身子，吼叫着，好象是在质问这位瘦弱的侯爵。今天，这里有谁能一手举剑一手握着十字架，跳上帆船，把葡萄牙人的姓名带到尚未被人知晓的五洲四海呢？这儿，谁有足够的勇气效仿那位拔掉了自己在辛德拉花园内所有果树的伟大的若昂·卡斯特罗^④，难道这也是出于诗人般无私的心灵吗？……

“这个家伙想让咱们连最后一道甜食也吃不上了！”埃戛高声说。

周围的人哈哈大笑起来。侯爵看不惯这帮庸俗的同胞，转身走了。有些人用手遮住嘴打着呵欠，对“我们所有的光荣”厌

① 丹东(1759—1794)，法国革命领袖。

② 帕索斯·曼努埃尔(1801—1862)，葡萄牙政治家。

③ 即葡萄牙国旗，该旗上有五个盾牌。

④ 若昂·卡斯特罗(1551—1623)，葡航海家，曾任葡萄牙属东印度的总督。

恶了。卡洛斯无精打采；他留下来纯粹是为了给阿连卡鼓掌。正当他请埃戛一同去下面酒吧散散心时，他看见穿着浅灰色上衣的欧泽比奥匆匆忙忙地从楼梯上走下来。自从《魔鬼号角》那桩卑鄙勾当之后，卡洛斯再也没见到过他，他是那件事的“使者”。卡洛斯的怒火油然而生，真想狠狠地揍他一顿。他对埃戛说：

“在咱们等阿连卡上台这个空当，我要乘机去教训一下那个恶棍！”

“算了，”埃戛劝阻说，“他没什么责任！”

这时，卡洛斯已经顺着楼梯跑下去，埃戛不安地紧跟在后，担心他会动武。当他们走到门口，欧泽比奥已经往卡尔姆街方向走去。他们在亚贝果亚里亚广场追上了他，当时街上没有人迹，四周静悄悄的，只有两盏昏暗的瓦斯路灯在摇曳。看到卡洛斯没穿外衣，只穿了一件浅色衬衫，在黑夜中这样截住他时，欧泽比奥往后一缩，战战兢兢、结结巴巴地说：“呃，您在这儿……”

“听着，混蛋！”卡洛斯压低嗓门吼着。“你也参与了《魔鬼号角》那桩勾当？我要把你的骨头一根根地敲掉！”

卡洛斯起初去抓他的手臂时，还没那么恼火。但是当他那有力的手一触到那只柔弱、颤抖的手臂，从未忘却的旧时仇恨一起涌上了心头——因为儿时，希尔维拉姐妹每每带着欧泽比奥到他家庄园来玩，卡洛斯就恨得骑在他身上猛揍。于是，现在，卡洛斯就象过去那样狠狠地揍了欧泽比奥一顿，来发泄他的怒气。这位可怜的鳏夫的黑眼镜镜片打飞了，那挂重孝的帽子在石板地上滚走了，瘦弱的身子被打得摇摇晃晃。最后，卡洛斯把他推到一间马车库的门上。

“救命啊！警察，快来！”那可怜虫声嘶力竭地喊着。

卡洛斯的手已经掐住了欧泽比奥的咽喉。这时，埃戛来劝解了：

“住手！行啦！我们这位可爱的朋友已经得到了报应……”

他替欧泽比奥拣起帽子。而那一位全身颤抖，上气不接下气地爬着找他的雨伞。最后，卡洛斯用靴子狠狠地把他们踢倒在石板地上，他栽进了积着马粪的阴沟口。

广场上依然空无一人，失去光泽的灯架上的瓦斯灯昏昏暗暗。卡洛斯和埃戛又平静地回到了晚会会场。在灯火辉煌，摆满花草的剧场休息处，他们同蓄着山羊胡子的爱国者擦肩而过，那个人被朋友们簇拥着朝酒吧走去，一面用手绢擦着脖子和脸，一面带着倦意和胜利者的喜悦嚷着说：

“哎呀，真不容易，我总算打动了人们的心弦！”

该是阿连卡朗诵了！两位好友快步走上楼梯。果然，阿连卡已经站在点燃着两支蜡烛的台子上。

诗人细长的身躯在淡黄色的灯光下更显瘦弱，一双凹陷的眼睛慢慢地、若有所思地朝着座席上、走道里扫视了一遍。全场鸦雀无声，忧郁和庄重的气氛使得这种寂静更显深沉。

“《民主》！”诗歌《爱维拉》的作者象在讲述一个新发现似的郑重宣布说。

他用白手绢擦了两次胡子，然后扔到桌上。他缓慢地抬起手，做了个大手势：

在一个公园里，

月光照耀在

充满爱情和神秘的大片树丛中……

“我对你怎么说的？”埃戛碰了碰侯爵的臂肘嚷着说。“是抒

情的……我敢担保，说的是那个宴会！”

果然是那个曾在《西番莲》中描述过的宴会，一次在空旷的花园里举行的浪漫宴会，畅饮的是塞浦路斯的葡萄酒，织锦缎的长裙在茂密的木兰花丛中飘过，还有从小湖边传来的低沉的大提琴伴奏的歌唱……但是很快严肃的社会内容在诗中出现了。在明月照耀的树林中，一片“欢声笑语，举杯痛饮，调情耳语”的同时，外面，在花园镀金的栏杆附近，一个衣衫褴褛的妇人被看门狗的狂吠吓得惊惶失措，哭哭啼啼，紧紧地把乞讨面包的儿子搂在她那干瘪的怀里。……诗人把头发甩到脑后。他问道，为什么在这引以自豪的十九世纪还有饥民？从斯巴达克斯起，人们为争取正义、为争取平等所做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又有何用？立在山顶松树中伟大的主的十字架又有何用？

太阳的光芒在消逝，
凄凄的风儿渐平息，……
雄鹰盘旋在云雾中，
观看着
上帝之子死去！

沉寂和疑虑笼罩着大厅。阿连卡挥动着他颤抖的双手，哀叹着世世代代的天才们竟无法解决一桩简单的事情——让哭嚎的孩子有面包吃！

心儿撕碎，
良知震惊！
整个人类的知识，
竟解决不了这个悲惨的问题！
光阴飞逝，时代更换，

希望却渺渺茫茫，
我看到的依然是
一边饥饿，另一边消化不良！

埃夏用手绢捂着嘴大笑起来。他发誓说，他要笑破肚皮了。“另一边消化不良！”在抒情诗的精华中，从未见过如此精彩的词句！周围板着面孔的人对这种污浊的“现实主义”都报以一笑。有个人打趣说，治疗消化不良现在有小苏打。

“这同我何干！”一位身穿浅绿色外衣的绅士说，一边解开身上马甲的扣子。

侯爵狠狠地“嘘”了一声，全场又安静下来。他激动得解开围巾，因为这类人道主义的诗歌总使他动感情！这时，在台上，阿连卡说他找到了解决人类苦难的办法！那就是使他得到教益的声音！这是几个世纪来喊出的声音，尽管以往总是被压抑，但是从髑髅地到巴士的狱的这些年代，这声音无可抗拒地在增强！这时，阿连卡带着一副说教牧师和信念坚定的战士的架势，更加庄重地站在桌子后面，好象这张质朴的红木家具就是神坛，就是战壕。他抬起头，显出英勇地向丹东挑战的样子，发出骇人的喊声：阿连卡要共和国！

是的，要共和国！不要恐怖的共和国，不要互相仇恨的共和国，而要宽容、仁爱的共和国。要那种百万富翁微笑着张手拥抱工人的共和国！那种意味着黎明、慰藉、安全、精神之星和鸽子的共和国。

博爱之鸽，
把那洁白的翅膀伸展到
人类的泥沼之上，

对它所有的儿女，
待以同样的神圣平等！

上面楼座里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立刻，四下里板着面孔的人们发出了“嘘，安静！”的喊声，想把那些欢呼声压下去。于是，埃戛高高举起他那瘦骨嶙峋的双手，不顾一切地嚷道：

“好极了！说得对！说得好！”

埃戛由于大声喊叫而满脸苍白，整了整单片眼镜，对四周人说：

“这种民主真是荒谬绝伦……不过，如果资产阶级们摆出使人不能容忍的架势，这不行！所以我要鼓掌！”

埃戛瘦干的双手再次高高举起，挨着侯爵那双象敲打槌子一样地挥动着的双手。周围的人由于不想使自己在民主问题上显得还不如埃戛和那位衣冠楚楚的贵族热心，也立即热烈地叫起好来。大厅里的人们朝着这帮满怀革命激情的人投过来不安的目光。这时场内又安静下来，气氛更为庄重，人们进一步期待着，因为阿连卡（由于灵感，他已预见到资产阶级不能容忍异端邪说）用愤怒的诗句问道，一旦美好的共和国来临，资产阶级有什么可厌恶、有什么可害怕的？是害怕给儿童仁慈的面包？是害怕向无产阶级伸出的慷慨的手吗？是害怕希望？害怕光明？

你们害怕明亮的光？

你们畏惧 A.B.C？

那么你们就去惩罚识文断字的人，

并重新变成卑贱的庶民百姓！

在历史上倒退，

灭掉街上的瓦斯灯，

让孩子们裸着身子，
那绞索会再一次来临！

大厅里爆发出更为热烈、由衷的掌声。听众终于为这种反复出现的人道的、华美的抒情诗句的感人情节所折服。共和国和共和国的危险又有何妨。一行行的诗句铿锵有力，含意明确地倾泻出来，其感情的波涛滚过那些更有进取精神的心灵，看到这种支持的态度，阿连卡微笑着张开他的双臂，象数家珍那样逐一宣讲着共和国将会带来的各种好处。在共和国的旗帜——不是红色，而是白色的旗帜下，他看到长满庄稼的原野，看到所有的饿汉吃饱了肚子，看到在上帝微笑的目光下人们和平川谷地欢歌笑语。是的，阿连卡不要没有上帝的共和国！民主和基督教义犹如长在同一枝干上的百合花，它们相辅相成，融成一体！髑髅地的岩石可以成为开大会的主席台！为了这样一种美好的理想，不需要红衣主教，也不需要祈祷书，不需要连续九日的祷告和教堂。共和国完全靠纯洁的信念建造，并在野外进行祈祷，圆圆的月亮即是圣饼，夜莺“就是如此”^①在月桂树枝头上歌唱。万事兴隆，万物闪光，冲突的世界将由慈爱的世界所取代……

犁锄代替干戈，
正义嘲笑死亡。
学校不受约束，充满活力，
巴士底狱被夷为平地。
教皇的三重冕滚进了污泥，
平等的百合花开放，

① 原文为拉丁文。

一代崭新的人类

在昔日战场上把十字架树起！

一阵热烈而发自内心的叫好声使瓦斯灯的火焰都晃动了起来！这就是南欧拉丁人对诗歌、对响亮的词句、对浪漫派自由主义的酷爱，也是对那象焰火一般呼啸着冲上了天空闪着异彩爆开的形象的酷爱。这样的形象最终会征服一切，会使每个人的心脏跳动加快，会使政府各部门的头目们为了一个有着夜莺的共和国，兴奋得竟靠到了他们夫人的身上高声欢呼！阿连卡朝天花板举起他的双臂，用嘶哑的嗓子模仿着祈祷辞的调子，呼喊这只从髑髅地带着光芒飞来的民主的鸽子降临大地，这时，一股柔情沁入了听众们的心灵，一阵狂喜从他们中间闪过。夫人们在座位上动了动身子，半转过脸朝天上望去。闷热的大厅里吹来一股教堂中特有的凉气。诗歌的尾韵同低沉的祷告混杂在一起，好象是在对着一尊穿着锦缎长袍、头戴金星冠冕的神像讲话。然而，人们简直不知道，他们所祷告和期待的这位神，是自由之神还是圣母马利亚。

正在这时，阿连卡看见她下来了，散发出一阵香气。她的圣足触到了大地平川。她那丰满的乳房使全世界得以富足。一切都变得葱笼、昌盛，一切又都获得青春：

玫瑰更加清香！

水果更为甜蜜！

明亮而纯洁的心灵闪着光彩，

挣脱了阴影和伪装……

痛苦惊恐地逃窜，

饥饿成为过去，战争也已消亡，

人们在大地上欢歌，
基督微笑在天上！……

这时，爆发了一阵震耳欲聋的欢呼声，震撼了淡黄色的四周墙壁。发狂的年轻人爬上了椅子，还有两块白手帕在舞动。诗人此时全身精疲力竭，激动得颤抖着下了台阶，投入热情地伸向他的手臂之中。他上气不接下气地低声说：“孩子们，小伙子们……”埃戛拉着卡洛斯从后面跑过来，大声嚷道：“讲得真精彩，托马斯！”泪水从阿连卡眼里夺眶而出，他全身激动得抽搐起来。

沿着走道，一路上不断有人欢呼祝贺。有的拍拍他的肩膀，严肃的人同他握握手；有的则说“热烈祝贺您。”他慢慢地抬起头，脸上挂着自豪的微笑，露出了满口稀疏的牙齿。他感到自己是公认的“民主”诗人，是经过胜利洗礼，并肩负着意想不到的拯救灵魂的使命！当他从堂娜玛丽娅·库尼亚身边走过时，她拉了拉他的袖子，兴奋地对他低声说：“好极了，好极了。”这时，已经有点儿飘飘然的诗人叫嚷道：“玛丽娅，需要光明啊！”黛莱斯·加玛过来拍拍他的后背，并且对他说：“唱得很动听。”阿连卡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结结巴巴地说：“振作起精神，亲爱的黛莱斯，振作起精神来！”

这时，埃戛在混乱的人群中四处寻找着卡洛斯，他在同阿连卡拥抱之后就不见了。塔维拉肯定地对埃戛说，卡洛斯到酒吧去了。到了下面酒吧，又有个年轻人斩钉截铁地说，堂卡洛斯先生找了一辆马车，往施亚都方向去了……

埃戛站在门口，正在犹豫要不要呆到晚会结束。这时，勾瓦林纽板着一副阴沉的面孔，挽着伯爵夫人快步走下来。两位贵

人的仆人赶忙跑去叫四轮马车。当埃戛微笑着走上前去询问他们对阿连卡的巨大民主胜利有何感想。勾瓦林纽的恼怒再也遏制不住了，他咬牙切齿地说：

“诗的词句很美，但不合时宜！”

马车来了。他握着埃戛的手，匆忙咕哝了几句：

“在王后支持的上流社会晚会上，当着陛下大臣的面，大谈街垒路障，向无产阶级许诺新世界和金钱……完全不合时宜！”

这时，伯爵夫人提起长长的丝绸裙裾，钻进了马车。那位大臣也怒气冲冲地进到车内。他那穿着镶金银花边的制服，骑了一匹小白马的随身仆人，在车旁小跑着。

埃戛正准备回到上面去，侯爵裹着一件阿威罗式的大衣走了出去，他不愿再听台上那个大胡子诗人对着台下那一双双可爱的眼睛朗诵那些可爱的小诗：侯爵讨厌描述人体的诗篇。随后，格鲁热斯扣着上衣钮扣从酒吧走出来。看到朋友们纷纷离去，埃戛也决定走了，同艺术家一道去文人俱乐部喝混合酒。

他和格鲁热斯把侯爵送上一辆马车，然后沿着特琳达德新街慢慢走去。他感到这个冬天的夜晚出奇地迷人，虽然没有星星，但是却暖和得如同吹来了五月的春风。

在他们经过亚利安萨饭店时，埃戛听到有人快步追来，接着后面有人叫道：“埃戛先生，请留步，埃戛先生！……”他停住步，认出了吉马莱斯那帽檐卷着的帽子和白胡子。

“请您原谅！”这位报人气喘吁吁地大声说。“我看见您下来，想同您说两句话，因为明天我就离开此地了……”

“悉听尊便……格鲁热斯，你先走吧，我立刻就来！”

艺术家在施亚都广场的一角等着。吉马莱斯先生又一次表示了歉意。其实，就是想说几句话……

“我听说您是卡洛斯·达·马亚的挚友。两人亲如手足……”

“是的，我们很要好……”

除了在灯火辉煌的特琳达德剧场门口的几个青年人，街上空无一人。在漆黑的夜里，亚利安萨饭店那高大的门脸在他们身上投下了巨大的阴影。然而，吉马莱斯还是谨慎地压低了嗓门说：

“是这样…您知道——也许您不知道，我在巴黎曾同卡洛斯·达·马亚先生的母亲关系十分密切……您有急事，我现在就暂不谈这段历史。我要说的是，几年前她托我保管一只小盒子，据她说，盒子里有重要信件……后来，自然由于我们都忙于许多别的事，时光年复一年地过去了，她也已故去。长话短说吧，因为您还有急事。我为处理哥哥的遗产事宜来葡萄牙时，恰巧把这盒子也带来了……今天，我在剧场时就想，最好还是把盒子交给她的亲属……”

格鲁热斯开始不耐烦了：

“还要磨蹭多久？”

“就完！”埃戛高声说，此时他已经对那些信和盒子发生了兴趣。“请说下去。”

于是，吉马莱斯匆匆忙忙简明扼要地说明了自己的要求。由于他知道若昂·埃戛先生同卡洛斯·达·马亚过从甚密，他想还是把盒子请埃戛先生归还其亲属……

“完全可以！”埃戛打断他说。“我目前就住在马亚家，在葵花大院。”

“那真太好了！那么您明天派个可靠的仆人来取盒子……我住在贝娄鲁广场的巴黎饭店。要不，我给您送去也行，这对我

倒没什么不便，尽管我明天要离开此地……”

“不，不，我派个仆人去取！”埃戛坚持说，同时向这位民主派伸出了手。

他热烈地同埃戛握了手。

“非常感谢您！我里面再附张纸条，请您代我交给卡洛斯·达·马亚，或者他的姐姐。”

埃戛不觉一楞：

“给他的姐姐……给哪个姐姐？”

吉马莱斯也惊讶地看了看埃戛。慢慢地松开了他的手，说：

“给哪个姐姐？！给他的姐姐，他唯一的姐姐，玛丽娅啊！”

格鲁热斯不耐烦地用脚底敲打着石子路，从那个角落里嚷道：

“喂，我到文人俱乐部去了。”

“一会儿见！”

这时，吉马莱斯用戴着黑色羊皮手套的手捋了捋他那长长的胡子，盯着埃戛，想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埃戛又挽起他的胳膊，请他一同往罗雷托广场走走，再接着谈谈。这时，那位民主派带着怀疑的神情又慢慢往前迈了几步。

“我觉得，”埃戛微笑着然而却是不安地说，“咱们这儿有个误会……我从小就认识马亚，至今还在他家住，我敢担保，他根本没姐姐……”

于是，吉马莱斯又含含糊糊地说了些致歉的话，这就更使埃戛更加感到不安和难受。吉马莱斯以为，既然都和解了，有关这个姐姐的一切事情也就都被忘却了，不再是秘密了。

“因为就在几天前，我在索德雷码头看见卡洛斯·达·马亚同他姐姐和您同乘着一辆马车……”

“什么！那位女士！那个坐在马车里的？”

“一点不错！”吉马莱斯先生生气地大声说，至此，他对自己卷进去的这件说不清的事已经不耐烦了。“就是那一位，叫玛丽娅·爱杜亚达·蒙弗特，或者叫玛丽娅·爱杜亚达·马亚，随您便。我从小就认识她，常常把她抱在怀里；她后来同麦克·格伦私奔了，以后又同卡斯特罗·戈麦士那个鬼东西住到了一起……就是她！”

他们走到了罗雷托广场中央的一盏大瓦斯灯下。吉马莱斯先生猛然停止脚步，因为他看到埃戛正惊恐地盯着他，脸色煞白。

“您对此一无所知？”

埃戛深深地吸了口气，把帽子往前拉了拉，没有回答。于是，另一位尴尬地耸了耸双肩。他发现自己做了件蠢事！一个人还是千万别管别人的闲事为好！可是现在糟了！想想看，在参加了那场诗歌晚会之后，埃戛先生一定把这件事视为一场恶梦！吉马莱斯诚恳地表示歉意，并且祝愿若昂·埃戛先生晚上过得非常愉快。

埃戛就象借着一道闪电看清了全部灾难一般，猛然抓住了吉马莱斯的胳膊，担心他会带着这些证据、文件、蒙弗特的盒子离去，永远地失踪匿迹，埃戛所渴望知道的事实真相也就随之消失了。他们慢步穿过罗雷托广场，埃戛结结巴巴地解释着他激动的原因，以便吉马莱斯镇定下来，好从他嘴里掏出他所知道的情况、证据、全部真相。

“吉马莱斯先生，您知道……这是非常微妙的事情，我料想，还完全不为他人所知……所以，当我突然听到您这样坦率地说到这些情况时，我震惊了，简直头昏脑胀……因为——这是咱们

私下说，在里斯本根本没有人把这位女士当作卡洛斯的姐姐。”

吉马莱斯立刻用力挥动了一下手。啊，原来如此！这么说，这是在瞒着他？埃戛先生做得完全对……这些事当然是十分严肃的，需要千方百计地掩盖住……他理解，非常理解！……的确，由于马亚家族在里斯本的社会地位，那位女士是不能以卡洛斯姐姐的身份出现的。

“但是，她是没有过错的，亲爱的先生！过错是她母亲的，是魔鬼赐给她的那个离奇的母亲！……”

他们从施亚都广场往下走。埃戛止住步，睁大了两只发红的眼睛看着这位老人：

“吉马莱斯先生很熟悉这位蒙弗特太太？”

非常熟悉！他在里斯本时就知道她，但只是远远地见过她一面，那时她是彼得罗·达·马亚的妻子。后来，悲剧发生了，她同一个意大利人私奔。就在这一年，他自己也同里威朗^①的一个叫克列蒙的女裁缝去了巴黎。繁忙的事务、不走运的生活，相互交叉，他就这样永远留在了那儿。不过，他要说的不是他个人的生活……过不久，一天晚上，他在拉伯德^②家的舞会上遇到了她，他们的交往即从那时开始。这时候，那个意大利人已经在—场决斗中死去。老蒙弗特也死于膀胱病。于是她就同—个叫做特勒维内的年轻人同居，住在蒙索公园—栋非常漂亮、非常讲究的房子里……她是个非同—般的女人！他毫不羞惭地承认他欠她很多情！当他可爱的女友克列蒙患胸疼病时，蒙弗特太太给她送来鲜花、水果、葡萄酒，还来陪伴她，守着她，善良得如同—位天使……因为那时她确实有—个宽广、仁慈的胸怀！她这

① 里威朗，法国地名。

② 拉伯德(1807—1869)，法国著名建筑师。

个女儿，堂娜玛丽娅，当时大约七、八岁，美得真讨人爱……还有同那个意大利人生的另一个小女孩儿，也很漂亮，真的也很漂亮！不过，那个小的死在伦敦了……

“这个玛丽娅，我常常抱她，我亲爱的先生……我不知道她还记得不，我曾给过她一个会说话的娃娃，会叫‘拿破仑’……那是帝国昌盛时期，连不知羞耻的娃娃也是帝国主义分子！后来，她去了图尔修道院，我陪她母亲去过那儿两次。那时，我的信仰原则不允许我走进宗教的巢穴，但是，我还是陪同她母亲去了……当她同那个爱尔兰人麦克·格伦私奔时，她母亲非常生气地来找我，要我找警官去抓那个爱尔兰人。最后，她自己乘坐一辆出租马车去了枫丹白露，两人和解了，还生活在一起……总之，有许多麻烦事。”

埃戛拖着步子，精疲力尽地吁了口气，有气无力地问道：

“显然，这位女士不知道她是谁的女儿……”

吉马莱斯耸了耸肩膀。

“她根本没想过地球上还有马亚家族！蒙弗特太太总对她说，她的父亲是奥地利的一个贵族，她自己是在马德拉同他结的婚……完全是一派胡编乱造，亲爱的先生，是胡编乱造！”

“真可怕，”埃戛低声说。

但是，吉马莱斯先生说，蒙弗特太太又能怎么办呢？她总不能对女儿坦白说：“我抛下你父亲跑了，他为此自杀了！”这倒不完全是出于羞耻。女儿可能意识到母亲有过情人，可怜的姑娘，自己不是十八岁就有了个情人吗。但是，由于枪杀、尸体、流血……

“就是对我也没说！”吉马莱斯先生停住在这个没有人踪的街上，挥动着手臂说。“就是对我，她也从不说起她的丈夫，不谈

里斯本,也不说葡萄牙。我记得有一次在克列蒙家,我提到了一匹栗色马,那是她经常骑的彼得罗·达·马亚的一匹马。是一匹非常漂亮的马!但是,我根本没提她的丈夫,只是说那匹马。可是,亲爱的先生,她就用扇子敲打桌子,象泼妇似的嚷起来:‘你在说些什么,我亲爱的先生,你提这些天外的故事让我心烦^①!……’的确,她说得对,这是些天外的故事!长话短说吧,我深信直到她生命的最后时刻,她还装作没有彼得罗·达·马亚这个人。她是个没有理智的人!后来,她酗酒了……这就是全部情况!她心非常善良,对克列蒙非常好。愿她安息。”

“真可怕,”埃戛又一次低声说,脱下帽子,用颤抖的手擦了擦额头。

此刻,他唯一的愿望是,不断地收集证据,了解细节。于是,他说起了那些信件,说起蒙弗特太太的盒子。吉马莱斯不知道盒子里装的是些什么;如果只是些时装账单或是刊登了有关她的消息的《费加罗报》的旧剪报,倒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这是蒙弗特太太同女儿动身去伦敦前夕给我的一个小盒子。当时是战争时期。玛丽娅已经和那个爱尔兰人同居,有了一个小女孩,叫罗莎。后来就发生了巴黎公社,以及其他的灾难。蒙弗特太太从伦敦回来时,我在马赛。这时可怜的玛丽娅已经跟卡斯特罗·戈麦士同居,我想那是为了不致饿死……后来,我回到巴黎,但没再见到蒙弗特太太,她当时已经病得很重……对玛丽娅我再没同她说过话,因为当时她已经和那个卑鄙之徒卡斯特罗·戈麦士分不开了;那是个夸夸其谈的家伙,是个该上断头台的不法商人。我每每遇见她,都总是远远地向她致意,就象那

^① 原文为法文。

天我见到她和您、和她弟弟同乘一辆马车时那样……所以这些信件就一直留在我手里。说真话，由于忙于政治上的事务，我把这些信件忘到了脑后。现在，我带来了，由她的亲属处理吧。”

“如果对您不麻烦的话，”埃戛建议道，“我现在就去您住的饭店，马上取走这些东西……”

“一点儿不麻烦！咱们也顺路，把这件事就可以了！”

他们默默地朝前走了一会儿。晚会肯定结束了。施亚都广场那条坡道上响起来一阵马车声。有两位女士和一个年青人从他们身旁走过，那年轻人挥动着手臂，大声地谈论着阿连卡。吉马莱斯从衣兜里慢慢掏出雪茄烟盒，然后又停下来划了根火柴说：

“这么说，堂娜玛丽娅只是被当作一个亲戚了？……她是怎么知道的？是怎么一回事？”

正在低头走路的埃戛打了个冷战，好象突然被唤醒。然后，他结结巴巴，前言不搭后语地编造了一席话，这些使他在黑夜中也羞红了脸。是的，玛丽娅·爱杜亚达是被当作了亲戚，是管家发现的。她同卡斯特罗·戈麦士、同过去已经一刀两断。马亚祖孙每月给她钱，她作为一位死于意大利的马亚的女儿住在奥里威斯，深居简出。大家都很喜欢她，阿丰苏·达·马亚特别喜欢那个小女孩……

突然，他对自己编造的这些话感到很恼火，他把那位高尚的老人的名字都扯了进去。他就象憋住了气似的大声嚷道：

“总之，连我也说不清楚，真是耸人听闻！”

“一场悲剧！”吉马莱斯先生板着面孔总结说。

他们来到小贝娄鲁广场时，吉马莱斯请埃戛稍候片刻，等他跑上去取蒙弗特太太的信件。

广场上只有埃戛一个人了；他朝天举起双手，把他从罗雷托来的这一路上怀着的象梦游者似的压抑的心情，默默地放松一下。他唯一准确无误的感觉是，吉马莱斯讲的情况铁定无疑，这些情况是如此严紧，真是天衣无缝，没有一点破绽，不露马脚，也不会不攻自破。他在里斯本结识了玛丽娅·蒙弗特，那时她还是彼得罗·达·马亚的妻子，骑着栗色的小马。她私奔后，他又在巴黎遇见她，那时她的第一个情人已经故去，她同其他的男人们生活在一起。他还抱过玛丽娅·爱杜亚达，给她买过娃娃……从此，他经常见到玛丽娅·爱杜亚达，了解她的情况：他了解她在巴黎、在图尔修道院的生活，与爱尔兰人在枫丹白露同居，以及投身到卡斯特罗·戈麦士怀抱里的情况：最后，几天前他还在索德雷码头看见她同自己、同卡洛斯·达·马亚共同乘坐一辆出租马车！这一切同玛丽娅·爱杜亚达讲的情况全都符合。从这一切又看到了这样一个可怕的事实：卡洛斯是他姐姐的情夫！

吉马莱斯还没下来。二楼，一扇敞开的窗户闪着光亮。埃戛又在广场周围慢慢地踱起步来。此时，他心中对这场悲剧性的大灾难渐渐地怀疑了，难道这种事会发生在他的一位朋友身上，发生在里斯本一条街上，发生在从格鲁热斯母亲那儿租来的房子里？……不可能！这种丑事只会发生在一个乌七八糟的社会，发生在中世纪那样的动乱时代。但是，在一个资产阶级社会，警察戒备森严，规章齐全，有繁多的法律保障，文件记载，洗礼登记和结婚证明，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现代生活中，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事：两个曾在一个摇篮里睡过觉的孩子，由于母亲的疯狂行为，后来他们分开了，在相隔遥远的两地长大、接受教育、描绘着各自长长的命运曲线——这些是为了什么？是

为了再到一起睡觉，过姘居生活？这不可能。这类事只能在书本上找到，那也是艺术的精湛创造手法，为了给人的心灵以新的恐惧……然后，埃戛举目望了望亮灯的那扇窗口——吉马莱斯肯定正在箱子里翻找文件。讲述了那些情况的那个人正在那儿，而他所讲的一切没有丝毫不能立足的矛盾之处！……埃戛似乎觉得，楼上那处灯光渐渐照亮了这桩错综复杂的灾难，使其清晰可见，并向他展现出了那整个缓慢的发展过程。是的，说到底，这一切都是可能的！那个孩子，一个女人随身带走的女儿，长大了，成为一个巴西人的情妇，又返回里斯本定居。邻近的一个住宅区里，住着那个女人扔下的儿子，他也长大成人了。由于他出众的才貌和侈华的穿戴，在这个土里土气、简陋粗俗的城市里，使他的地位十分显赫。而她，满头金发，身材颇长，迷人的容貌，拉斐丽服装店的衣服，是一朵高级文明社会的鲜花，在一群瘦小、皮肤棕褐色的女人之中犹如鹤立鸡群。在地方狭小的市区和阿泰罗街，人们不免挤来蹭去，因此他们两人命中注定要相遇。又由于各自的魅力，他们又必然会互相吸引！还有比这更自然的事吗？如果她相貌丑陋，衣着粗俗，而他也只是个戴了顶高礼帽的瘦弱青年，那他们彼此就绝不会注意，而是各奔前程了。如今这样，他们自然要相识，而且两人也就可能相爱了……后来，有一天，吉马莱斯先生出现，可怕的真相披露了！

暗处的饭店大门响了一声，吉马莱斯先生头戴了顶丝绸便帽，手里拿着一包东西走了过来。

“刚才没找到箱子钥匙，请原谅！一有急事往往如此……这就是说的那只盒子！”

“好，好……”

那象一个装雪茄的烟盒，被这位民主派用一张旧《拉贝报》

包了起来。埃夏把它装进上衣衣兜，并立即向吉马莱斯伸出手，似乎再讲什么话都多余了。不过，那一位坚持要送他到阿森纳街口，虽说他只戴了顶便帽。对于从巴黎来的人，这天晚上简直有一种柔和、宁静的东方色彩。而他，有记者的习惯，从来不早睡，总要到凌晨两、三点钟……

吉马莱斯先生嘴上叼着雪茄，两手插在口袋里，慢慢地走着，话题又回到了政治和晚会上。他觉得阿连卡的诗太没力量——因为标题是《民主》，他曾寄予很大希望。

“词藻颇为华丽，很耍弄了一番文笔，大谈其自由，但对于君主制度和王室这堆垃圾并没给点儿有分量的抨击，没狠狠地刺几下……您说对不？”

“确实如此……”埃夏低声说，眼睛朝远处打量着，想找辆马车。

“就象这里的共和派报刊一样……一派空话、废话！……我常对他们说，‘鬼东西，对准社会问题进攻啊！’”

巧得很，一辆大马车从王宫方向朝这边慢慢驶来。埃夏匆匆同这位民主派握了一下手，祝他一路平安，然后向车夫交待了葵花大院的地址。但是，吉马莱斯先生仍然抓住车门，建议埃夏去巴黎旅行。既然他们成了朋友，他一定要把所有那些人都介绍给他……埃夏先生将会看到另一番景象！绝不是葡萄牙的这些蠢才、庸人，拧搓着胡子装腔作势，自以为了不起。在那个世界第一流国家，到处是欢乐、博爱，人人富有才智……

“我的地址就是《拉贝报》编辑部！谁都知道！至于这个小盒子，我就拜托了……”

“您尽可放心！”

“您有事尽管吩咐……代我问候堂娜玛丽娅女士！”

马车行驶到阿泰罗街时，埃戛焦虑地自问着：“我该怎么办？”圣明的主啊，该如何处理他掌握的这个可怕的秘密？现在吉马莱斯要远去了，永远消失了，他就成了唯一掌握这个秘密的人。他恐惧地预见到了那可怕的前景，这个秘密一旦泄露，他在世界上最敬重的人将是何等的痛苦。于是，他本能的想法是永远保守这个秘密，就让它到此为止。他什么都不说，吉马莱斯也消失在巴黎了，让有情人继续相爱吧！……这样可以不在卡洛斯的生活中制造什么残酷的危机，自己作为卡洛斯的朋友，也不会痛苦。再说，把一桩乱伦的证据摆在他们面前，毁坏了两个无辜、可爱的人的生活，这将是何等残酷！……

但是，一想起“乱伦”，那沉默的一切后果又如同黑暗中的火光，活龙活现地、可怖地闪现在他的眼前。他既然知道了他们是乱伦，他能心安理得地目睹两个人那样生活下去吗？他还能去圣弗朗西斯科街，同他们欢欢乐乐地坐在桌旁，透过帷幔瞥见那张他们共枕的床，并深知这种罪恶的可鄙行为是他沉默的结果吗？不能……但是，他有勇气在第二天走进卡洛斯的室内，对着他说：“喂，你是你姐姐的情夫”吗？

马车在葵花大院前停下。埃戛如往常一样，从卡洛斯的私用楼梯上楼。所有的灯都熄了，四周一片寂静。

他点上蜡烛，拨开卡洛斯卧室的帷幔，胆怯地踩着地毯往前迈了几步，此刻的脚步声都变得十分凄凉。从镜子中反射出的一束光照进了黑洞洞的屋子。光亮投到了铺着长长的平整床罩、带着幔帐的整洁的大床。接着他想到卡洛斯此时正在圣弗朗西斯科街和一个本是他姐姐的女人睡觉。这个念头无情地、尖利地刺透了他，并在他眼前呈现出一幅活生生的具体影象，使他清清楚楚地看到他们一丝不挂地抱在一起……玛丽娅所有的

美貌和卡洛斯所有的高雅风度完全消失了。所剩下的只是从同一个肚子里生出来的两只动物，象狗一样，由于情欲的冲动，在一个角落里粗野地搂抱在一起！

他赶忙跑回自己的房间，摆脱开那个幻象，因为在摇曳不定的蜡光照亮的昏沉走廊上，那个幻象显得越加清晰、明亮。他把梳妆台上的六支蜡烛全部点燃起来。此时，他感到更为急迫和事在必行的是必需把一切都告诉卡洛斯。与此同时，他越来越感到没有勇气去见卡洛斯，把乱伦的事揭出来破坏他的幸福和生活。不能这样做！让别人去告诉他这件事吧！而后，他可以去亲切、真诚地安慰他，分担他的痛苦。无论如何，卡洛斯生活中最大的灾难不能由他嘴里说出的话所导致！……让别人去告诉他吧！但是，由谁呢？他的脑海里千头万绪，闪过许多没有条理、含混不清的想法。请玛丽娅出走，藏匿起来……给卡洛斯写封匿名信，详尽地讲述吉马莱斯讲的情况……这种杂乱的思绪，急切的心情，渐渐地变成了对吉马莱斯的怨恨。这个蠢货讲这些做什么？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些私信委托给他？阿连卡为什么要介绍他们相识？唉，要是没有达马祖那封信……这一切都是来自那个该死的达马祖！

他帽子都没脱，在屋内不安地转来转去，目光落到床头柜上的一个信封上。他认出是威拉萨的笔迹。信还没拆封……猛然，他想出了个主意。把一切都告诉威拉萨！为什么不可以呢？他是马亚家的总管。这个家对他没有任何秘密。关于这个家庭中一位原被认为已经去世，但又突然出现的女人的错综复杂、离奇的情况，如果不向这位忠实的管家说明还能向谁说呢？他一向可靠，由于继承因素或是命运的安排，他总是了解这个家庭所有的秘密与利害关系的……埃戛不再多想，也不再往深处考虑，

他立刻选定了这个可以救苦救难的办法——因为这样至少使他的心平静了下来，从他心上搬掉了一块压得他透不过气并使他无法忍受的沉重铁块……

他需要早起，到家中去找威拉萨。他在一张纸上写道：“请七点叫醒我。”然后，他走下楼，到仆人们住的那条石柱长廊上，把纸条挂到他的随身仆从的门锁上。

他心情较为平静地回到楼上，打开威拉萨的来信。那是个便函，提醒友人埃戛在大众银行的二十万雷亚尔汇票还有两天到期……

“见鬼，都赶到一起了！”埃戛恼火地叫起来，把信揉成一团扔到地上。

十七

七点整仆人叫醒了埃戛。一听见门响，他就猛地起来，坐在床上——接着，昨夜的惴惴不安也突然又都涌现在他的脑海里——卡洛斯，他的姐姐，这个家庭从此被破坏的幸福，好象一切又都苏醒了。阳台的门开着，一股清晨灰濛濛的雾气悄悄地透过了白色的窗纱。埃戛抖抖嗦嗦地环顾了一下周围。然后，又胆怯地钻回了被窝，在出去对付一天的苦难之前，他还要享受一下那点儿温暖和舒适。

盖着暖和舒适的毯子，他慢慢觉得，似乎不必那么急匆匆地跑到威拉萨家去，而且也没多大益处……找威拉萨又有何用呢？这不是金钱问题，不涉及什么请求，也不涉及什么法律——不需要一位管家的经验。这只会再让一个资产阶级分子了解一桩极端微妙的秘密，这个秘密就连他自己知道了也吓了一跳。他用毯子往紧又裹了裹，只把鼻子露在冷空气中。他对自己低语说：“去找威拉萨才叫傻呢！”

再说，难道他就不能鼓足勇气，立即在今天上午就明确、大胆地把全部情况告诉卡洛斯吗？这桩事难道真象昨夜他想得那么可怕，会无可挽回地毁灭一个人的一生？……在塞洛利库的沃泽亚斯村，他母亲家的乡村别墅附近，也曾有过一起类似的事，两兄妹险些在蒙昧不知的情况下结了婚。当证件齐备，就要宣布这桩婚事时，真相大白了。有如塞拉芬神父所说，未婚夫妻

有两天“傻了眼”；但是，他们终于笑逐颜开，非常和睦、非常高兴地以兄妹相称了。那位未婚夫——一个非常英俊的小伙子，后来说“他家里差点儿出大乱子”。目前的这桩事，阴差阳错更大些，两人的感情也更加深切；但是，他们的两颗心毫无罪责，绝对纯洁。所以，为什么卡洛斯的生活会永远遭受破坏呢？既是毫无所知，也就无后悔可言。最初的震惊过去之后，哪儿还会给他带来永恒的痛苦呢？只是那种欢乐结束了。那不过是随便的一次情场失意罢了。比起玛丽娅若是背叛了他而同达马祖相好，这打击要轻得多了。

突然，门开了，卡洛斯嚷着走了进来：

“怎么回事，今天早晨怎么啦？刚才巴蒂士塔在楼下对我说……有什么奇遇？决斗啦？”

他的上衣扣得整整齐齐，领子挺直，遮住了昨晚的白色领带。肯定，他是乘马车从圣弗朗西斯科街来的，埃戛刚才还听到马车在道旁停住的声音。

埃戛猛地起来坐在床上，伸手去取旁边桌上的香烟，一边打着哈欠说，昨天夜里同塔维拉商定去一趟辛德拉……为了不晚，所以让人叫醒他……但是，谁知道，醒来累得很……

“天气怎么样？”

这时，卡洛斯过去拉起纱窗。就在光线充足的办公桌上，放着用《拉贝报》包着的蒙弗特太太的盒子。埃戛猛然想：“如果他看到，问起来，我就和盘端出！”由于这个可怕的决定，他那脆弱的心脏激烈地跳动起来。这时，纱窗卡了一下后拉了起来，一束阳光照到了桌上，卡洛斯转过了身，却没注意到盒子。埃戛深深地松了口气。

“这么说，要去辛德拉了？”卡洛斯说着在床铺脚边坐下来。

“的确，是个不坏的主意……玛丽娅昨天也说要去辛德拉……等等！咱们一块儿玩去！咱们可以乘一辆四轮马车去！”

他看看表，计算着备车和通知玛丽娅需要多少时间。

“问题是，”埃戛不安地说，一边从桌上拿起单片眼镜。“塔维拉说是同几个姑娘一起去……”

卡洛斯不高兴地耸耸肩膀。大白天同不三不四的女人去辛德拉多丢脸！晚上，黑乎乎的，再喝上几杯，那还可以……但是，大白天！也许是同胖罗拉一起去吧，唔？

埃戛抓起床单的一角擦着单片眼镜。他卷进了一桩复杂、棘手的事情之中了。她们不是西班牙女人……而是些女裁缝，是些严肃的姑娘……他以前曾经答应过同其中一位姑娘去辛德拉，一位叫西蒙斯的人的女儿，他原是做沙发椅套的，已经故去……她们都很严肃！……

面对着如此严肃的许诺，卡洛斯马上放弃去辛德拉的念头。

“那就算了！……我去洗个澡，然后去办事……你要是去了，替我带回些干奶酪饼给罗莎，她喜欢吃！……”

卡洛斯一走，埃戛就无精打采地抱起双臂，完全失望了。他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他是不会再有勇气“和盘端出”了。怎么办？……他不知不觉地又回到原来的想法，想去求助于威拉萨并把蒙弗特的盒子交给他。再没人能比威拉萨更诚实、更讲究实际的了。凭着他那资产阶级的平平稳稳的脾性，还有谁能比他更不动感情和冷静地处理这场灾难？威拉萨的“冷静”使他最后拿定了主意。

于是，他焦急地从床上跳下来，拉了拉铃。在仆人到来之前，他把睡衣披在肩上，走过去仔细看了看蒙弗特的盒子。那的确象只旧雪茄烟盒，包着它的那张纸的折痕部位已经很脏，并且

破损，还留有火漆印记，那显然是蒙弗特家的徽章——为了爱情^①。在盒盖上是歪歪扭扭的女人字体，写着“吉马朗先生收，于巴黎”。听到了仆人的脚步声，他就把挂在旁边椅子上的一条毛巾盖到盒子上。半小时后，他已乘坐一辆敞篷马车跑在阿泰罗大道上。他情绪高涨，大口大口地呼吸着难得享受的早晨清新空气。

事情一开始就不顺当。威拉萨外出了。女用人不清楚他是去了办公室还是到阿尔菲特^②察看情况去了……埃戛出发前往银子路的办公室。威拉萨先生尚未到……

“那么，他几点钟到？”

一个瘦高个儿的年轻职员不自然地拧着背心上的一条珊瑚链子，结结巴巴地说，威拉萨先生如果没搭上九点那班轮渡去阿尔菲特，他是不会到得太晚的……埃戛失望地离去了。

“喂，”他对车夫嚷道，“去塔瓦雷斯咖啡馆……”

这个时刻，塔瓦雷斯咖啡馆的顾客稀稀落落，一个侍者在擦洗地板。在等候吃午饭的期间，埃戛浏览了几份报纸。所有的报纸都对晚会作了简短的报道，应允过些时候将对这次精彩的艺术盛会作详细的评论。只有《插图杂志》的报导篇幅长些，用了郑重的词句，称鲁芬诺“伟大卓越”，称格鲁热斯“前途无量”。对阿连卡，《插图杂志》则把哲学家和诗人分开来谈。该报恭敬地提醒这位哲学家说，并非所有的哲学理想——美丽得如同沙漠上的海市蜃楼，都能在社会实践中实现；但是，对于诗人，对于如此美好的想象、如此激励人心的诗文的创造者，该报高声欢呼“好极了！好极了！”还说了其他一些荒谬的蠢话。接着刊登了《插

① 原文为拉丁文。

② 此处指里斯本附近的王家庄园。

图杂志》报人见到的一些人士的名单，其中“戴单片眼镜的若昂·埃戛那颀长的身影尤为突出，他总是那么热情洋溢”。埃戛摸着胡子笑了笑。正在这时，冒着热气的牛排端了上来，在陶器煎锅里还滋滋作响。埃戛把《插图杂志》放到一旁，自言自语道：“这家报纸办得不错！”

牛排很可口。之后，又吃了一只冷鹧鸪，一点菠萝甜食和一杯浓咖啡，埃戛总算觉得从前一天晚上就压在他心灵上的那片乌云渐渐消散了。他点上雪茄，又看了一眼大钟，心想，如果把这场灾难看得实际些，说到底卡洛斯失去的只是一个漂亮的情人而已。这个损失现在会使他痛苦，难道以后就不会给他一个补偿吗？至今，卡洛斯的前途蒙着一层阴影——结婚的允诺，这将使他的声誉无可挽回地同那个极为诱人然而却又有着同巴西人、爱尔兰人姘居历史的女人连在了一起……她的美貌使一切都富于浪漫色彩。但是这种魅力，那降临大地的女神般的光辉，又能持续多久呢？……吉马莱斯的发现难道不是上天赐与的解放？再过几年，卡洛斯就会得到抚慰，就会平静得如同从未遭受过痛苦一样——而自由、富有，一个宽广的世界会展现在他面前！

咖啡馆的大钟敲了十点。“好，就这么办，”埃戛心中思忖着。

马车又一次朝银子路驶去。威拉萨先生还没到。那个职员确实认为威拉萨先生去阿尔菲特了。事情这么不顺当，埃戛突然又快不快，失去了勇气。他退了马车，手里拿着那个有盒子的纸包，顺着金子路走到罗希欧广场。一路上他时而心不在焉地停在一家珠宝店门前，时而又随便站在书店的橱窗前瞥几眼书的封面。渐渐地，昨夜那曾一度变得淡薄的乌云重又压到了他沉重的心灵上。已经看不到“解放”也看不到“补偿”了。他所

看到的就是那桩可怕的事，好象就在空中飘动——卡洛斯和自己的姐姐睡在一起。

他又回到了银子路，重又登上那肮脏的石阶。就在最上一级石阶的平台处、绿色的百页门前，他遇到了威拉萨，正戴着手套匆匆忙忙朝外走。

“老兄，总算找到你了！”

“啊，是您这位朋友找我？……请您稍候片刻，托拉尔子爵在等我……”

埃戛几乎推了他一下。管他什么子爵！……这是件非常急迫、非常严重的事！但是，威拉萨没挪开一步，戴好了手套，仍然是那副认真匆忙的样子。

“朋友，您很清楚……人家在等我！约好了十一点的！”

埃戛已经恼火了，他抓住威拉萨的袖子，对着他的脸忧愁地说，事情关系到卡洛斯，是性命攸关的问题！这时，威拉萨非常惊讶地匆匆穿过办公室，把埃戛让进旁边一间如同过道一样的窄小屋子里。屋里有一把长藤椅，一张摆着落满尘土的书籍的桌子，屋子尽头上还有一个柜子。他关上门，把帽子往脑前一推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

埃戛打了个手势，表示墙外有耳。总管打开门，命令那个年轻人赶快跑到贝里冈诺饭店去，请托拉尔子爵等他半个小时……然后，他关上门，加了门，还是那种急切的口气：

“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件可怕的事，威拉萨，太可怕了……我都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威拉萨这时脸色变得煞白，慢慢地把雨伞放到桌上。

“是决斗?”

“不……是这样……您知道卡洛斯和一位麦克·格伦夫人有关系吧? 她是去年冬天来到葡萄牙的, 而且住了下来……”

是一个巴西女人, 一个巴西人的妻子, 在奥里威斯度夏的那一位? ……是的。威拉萨知道。他甚至还同欧泽比奥谈起过此事。

“啊, 同欧泽比奥? ……但她不是巴西人! 是葡萄牙人, 是他的姐姐!”

威拉萨一屁股坐到了长藤椅上, 惊讶地拍了拍双手。

“欧泽比奥的姐姐!”

“什么欧泽比奥的姐姐, 伙计! 是卡洛斯的姐姐!”

威拉萨顿时目瞪口呆, 简直不明白。他瞪大了双眼盯着对方。埃戛在屋里来回走着, 反复地说: “姐姐! 真正的姐姐!” 后来, 他坐到藤椅上, 低声地, 非常低声地——尽管办公室里没有人, 讲起在晚会上遇到了吉马莱斯, 以及如何在亚利安萨饭店的一角, 只一句话, 那可怕的真相就被轻而易举地捅破了……当他说到蒙弗特太太交给吉马莱斯保管的那些信件多少年都从未被索回过, 现在这位民主派突然急急忙忙地要把它们归还给其家属时, 原来瘫作一团惊呆了的威拉萨, 忽而醒悟过来, 猛然嚷道:

“这里面有鬼! 这一切是为了敲诈钱财! ……”

“敲诈钱财! 谁?”

“谁!?” 威拉萨火冒三丈, 嚷着站了起来。“那个女人, 那个吉马莱斯, 这一帮人呗! ……朋友, 您好不明白! 要是出现一位合法的、马亚的真正的姐姐, 那就要给马亚的姐姐四百多康托呀!”

这个突如其来的想法使得两个人睁大眼睛面面相觑。这个

想法不禁使埃戛大为震惊。但是，由于总管又颤抖着提起了四百康托这笔大数，还提醒说，他们碰上了狡猾的一对。埃戛末了耸了耸肩说：

“这根本不可能！她绝对没本领耍这种诡计。再说，如果是钱的问题，卡洛斯既已答应同她结婚，还有什么必要变成姐姐呢？”

同她结婚？威拉萨举起双手，表示不信。什么，卡洛斯·达·马亚先生竟答应同这个曾经和巴西人姘居的女人结婚，要把自己的姓氏给她！？……是上帝赐予的最神圣的姓氏呀！惊讶之余，他的怀疑也在增长，他认为这是一个新的阴谋。

“不，威拉萨，不是这么回事！”埃戛坚持说，已经不耐烦了。“如果是个证件问题，而她又有这些证件，不管是真是假，她可以马上拿出来，而不会先同弟弟睡觉！”

威拉萨慢慢地垂下双眼，望着地板。当想到，他引以自豪的大宅子被分成了两半，而一半是被一个女阴谋家夺走时，一种恐惧穿过了威拉萨的全身……但是，由于埃戛非常激动地提醒说，问题不在于证件，不在于合法性和财产，总管又一次满脸通红地叫喊起来：

“等等，伙计，还有个情况！……说不定她是那个意大利人的女儿！”

“那又怎么样？……还不是一回事。”

“算了吧！”总管嚷道，一面用拳头敲打着桌子。“她没权利作合法的女儿，别想要这个家的一个子儿！……哼，这才是问题的所在！”

埃戛沮丧地作了个手势。不，不幸的是，事情并非如此！这位女士是彼得罗·达·马亚的女儿。吉马莱斯认识她，因为他

抱过她，七岁生日时还给她送过娃娃；而那个意大利人在亚罗友斯住着养枪伤时，她都四、五岁了。意大利人的女儿在伦敦夭折了。

威拉萨快快不乐地又坐回到长椅子上。

“四百康托，一大笔钱啊！”

这时，埃戛又回到正题。如果说没有合法的确凿事实，但已经有很大的疑点了。眼下不能再让可怜的卡洛斯不明不白地陷在这个肮脏的泥潭里。所以，必须在今天晚上就把全部情况向卡洛斯讲明……

“应该由您，威拉萨，对他说。”

威拉萨跳了起来，把长椅子都撞到了墙上。

“我？！”

“您，您是这个家的总管嘛！”

难道这不是一个血缘关系问题，也就是说，一个继承权问题吗？这些法律事务不由总管办由谁办？

威拉萨满脸通红地低声说：

“上帝呀，您这个朋友让我干这么一件事！……”

不，埃戛要他做的只是，威拉萨作为总管，从逻辑上和业务上讲，他都该干的事。

威拉萨表示反对，他慌乱得连说话都结结巴巴了。见鬼了！他倒不是回避自己的职责！而是，他一无所知！他能对卡洛斯·达·马亚先生说些什么呢？“友人埃戛找我说了这桩事，这事又是某个吉马莱斯昨天晚上在罗雷托广场告诉他的……”再没有别的可说了……

“对，就这样说。”

威拉萨两眼火辣辣地盯着埃戛说：

“就这样说，就这样说……见鬼了。先生，这可得谨慎行事啊！”

他使劲拽了一下背心，吹着粗气，朝小屋的尽头走去，撞到一个柜子上。他转回身来，又一次看着埃戛说：

“没有证据，没法找人谈这样的问题……证据在哪儿？……”

“哦，威拉萨，请原谅，您真迟钝！……我到这儿来就是为给您带来证据的。不管怎么样，吉马莱斯讲的情况，这个装有蒙弗特太太信件的盒子，不都是证据吗？……”

威拉萨嘟囔着，走过去仔细察看那个盒子，把它放在手上翻来覆去，琢磨着漆封上的字：为了爱情。

“那咱们打开它？”

埃戛已经把一张椅子拉到了桌边。威拉萨撕开四角已经破损的包盒纸。果真是只旧雪茄烟盒，用两枚钉子钉住，里面装的都是纸张。有的卷着用带子捆住，有一些散放在启封的信封里，信封上侯爵的冠冕下印有蒙弗特太太的纹章。埃戛打开第一个纸捆。那是些德文信件，他看不懂，是从布达佩斯和卡斯鲁厄^①发出的。

“算了，这些对我们没用……再看别的！”

威拉萨小心翼翼地解开另一捆上粉红的缎带，里面包着一个椭圆形的小盒，上面画着一个留着棕红色胡子和鬓角的男人，身穿一身带金黄色高领的白制服。威拉萨觉得这幅画很“好玩”。

“是个奥地利军官，”埃戛哼着说，“又一个情夫……快看。”

他们用指尖按顺序把一张张纸拿出来，就象是触摸着珍宝

① 德国西部一城市。

那样。一个大信封引起了威拉萨的莫大兴趣，里面装着服装师的帐单，有的付过钱，有的没收据。威拉萨逐一看着，对那些价格，不计其数的豪华款式很是吃惊。有的帐单上竟高达六千法郎！一件衣裙就两千法郎！……还有一个纸卷也令人惊讶。那是玛丽娅从修道院写给母亲的一些信，圆圆的字体，笔画工整，写的都是十分虔诚的语句，这肯定是那些好心的修女们口授的。在这些犹如专论文章那样圣洁、冷静、书简中，姑娘真诚的心只表露在用别针别在信纸上的、如今已干枯了的几朵小花上。

“把这些先放在一边，”威拉萨小声说。

埃戛这时已经不耐烦了，他把盒子里的东西都倒在桌子上，把那些纸张摊开。在一些信件内，还夹着一些帐单和名片。有一个大信封，上面有一行醒目的蓝墨水字迹：“致我的女儿玛丽娅·爱杜亚达”。威拉萨很快溜了一下信封中那张大纸，那是张颇为讲究的公函信笺，印有侯爵冠冕和金色的缩写字母。他把它递到埃戛手中时，一双耳朵涨得通红，气都喘不过来了。

埃戛慢慢地高声念道：

玛丽娅生产小女后身体依然颇为虚弱，我也因一些难忍的疼痛身体欠佳，为防不测，我认为在此写一声明是明智的。这个声明为你——我心爱的女儿而写，而且只有达罗神父（达罗神父先生，圣路教堂助理）知道此事，因为两年前我患肺炎时曾对他说过。声明如下：我声明，我女儿玛丽娅·爱杜亚达一向自署玛丽娅·卡尔扎斯基，因为她以为这是其父姓，但她是葡萄牙人，是我丈夫彼得罗·达·马亚之女。我同他自愿分居，携女儿到维也纳，后又来到巴黎。现在她同帕特里克·麦克·格伦一起住在枫丹白露，并将与他完婚。我丈夫的父亲，即我的公公，名叫阿丰苏·达·马亚，是个鳏夫，他曾

在奔菲卡和杜若河畔的圣奥拉维亚居住。这一切均可在里斯本得到证实，因为那里会有证件。我的过错——今天我已看清其后果，不影响你，我心爱的女儿，享有应属于你的地位和财产。所以，在此，我特就这一切作出声明并予签署，以防我无法在公证人面前完成此事。我但愿能很快康复。我如死去——愿上帝阻止这事——我请求我的女儿原谅我这一切。谨以我婚后的姓氏签名如下：玛丽娅·蒙弗特·马亚。

埃戛望着威拉萨。总管两手交叉着放在桌上，只是低声地说：

“真是乱了套！真是乱了套！”

这时，埃戛站起身来。好了，现在一切倒简单了。唯一可做的就是这份声明不加评述地交给卡洛斯。但是，威拉萨搔搔头，再次表示疑虑说：

“我不清楚这张纸片在法庭上是否可信……”

“什么可信不可信，法庭不法庭！”埃戛高声嚷道。“这就足以让他别再同她睡觉了！……”

小屋门上响起了怯生生的敲打声，使埃戛不安地住了口。他拧开门锁。是那位职员，他对着门缝小声说：

“卡洛斯·达·马亚先生这会儿在外面车上，我进来时他打听过威拉萨先生。”

顿时一片惊慌！埃戛不知所措地抓住了威拉萨的帽子。总管两手抓起蒙弗特太太的信，塞进一个抽屉里。

“也许最好说不在，”那位职员提醒说。

“对，就说不在！”两人压低嗓门说。

他们静静地听着，脸色依然苍白。卡洛斯的二轮马车在路上滚动起来，两位朋友嘘了口气。但是，埃戛现在又后悔没让卡洛

斯上来，那样就可以在这儿，不必犹豫，用不着胆怯，而是鼓足勇气，推开这些信件，把一切都告诉他。这个障碍不就越过了吗！

“朋友，”威拉萨一面用手绢擦着额头一面说，“事情需要有步骤地慢慢来。对有关的人要作好准备，吸一口气才能潜得深……”

总之，埃戛下定论说，再谈也无济于事了。看了蒙弗特太太那份声明之后，盒子里的其他纸张都失去了意义。现在要做的就是今晚八点半或九点，在卡洛斯去圣弗朗西斯科街之前，威拉萨要赶到葵花大院。

“那您这位朋友也一定要到场！”总管大声说，对此他已经感到惊恐了。

埃戛答应了。威拉萨微微松了口气。然后，在把埃戛送到台阶处时，他又喃喃地说：

“竟有这种事，竟有这种事！……我本来还想今晚高高兴兴地到葵花大院去吃晚饭呢……”

“我原也打算同他们一起到圣弗朗西斯科吃晚饭呢！……”

“好吧，晚上见！”

“晚上见！”

埃戛这天晚上不敢回葵花大院去坐在卡洛斯对面吃晚饭，怕看到卡洛斯的欢乐和平静，因为他感到，一场灾难将如同黑夜一样降临到卡洛斯头上。他到侯爵家讨了口饭吃，自从那次晚会后，侯爵因喉咙的毛病一直深居简出。到了八点半的时候，埃戛估计威拉萨该到葵花大院了，他就告别了正在专心致志地同神父下象棋的侯爵。

这天开始时天气晴朗，下午转阴了，最后下起了毛毛细雨，街道都打湿了。埃戛搭上了一辆马车。当马车在葵花大院前停

住时，他已经紧张得如坐针毡。在大门口他遇到了威拉萨，夹着雨伞，正在挽裤腿，准备离去。

“怎么回事？”埃戛大声问道。

威拉萨撑开雨伞，在伞下悄没声地说：

“没法说……他说有紧急事，不能听我讲。”

埃戛用力跺了下脚，说：

“唉，您这个人！”

“您要我怎么办？抓住他强迫他听不成？明天再说……我明天十一点钟准来。”

埃戛跳上几级台阶，咬紧牙关说：“要是这样，我们就别想摆脱这桩头疼事！”他走到阿丰苏的书房，但是没进去。透过多少有些皱褶的幔帐的宽宽缝隙，他看到了书房的一角，里面暖和、舒适，柔和的玫瑰色灯光照射在锦缎上；牌桌上摊着纸牌；在天然色的刺绣沙发上，堂蒂奥古无精打采、有气无力地坐着，捋着胡子，看着火光。克拉夫特抽着烟斗喃喃的说话声和安安稳稳地坐在长沙发上的阿丰苏那缓缓的嗓音交错在一起，争论着什么问题。他们的声音又被谢格拉的怒吼声压倒了：“但是，如果明天发生一场暴乱，那将会由这支被诸位视为是一群浪荡公子、应予取缔的军队，给你们当保镖……这说说容易，也头头是道，说得富有哲理也不难！但是，一旦发生了麻烦，连半打刺刀都没准备好，那可就要惊慌失措了！……”

埃戛从那儿走到卡洛斯的房间。烛台上的蜡烛还点着，有一股露宾牌香水和雪茄的香味。巴蒂士塔告诉他，卡洛斯“十分钟前出去了”。是去圣佛朗西斯科了！去那里睡觉了！此时此刻埃戛心神烦躁，面对这难熬的长夜，他想用强烈的刺激来冲淡、消除折磨着他的思绪。他没放走租来的马车，而是乘它去了圣

卡洛斯剧院。最后他又同塔维拉和帕卡、卡门·菲洛索法两位姑娘去奥古斯托酒馆吃宵夜，狂饮香槟酒。凌晨四点，他醉倒在沙发上，伤感地自言自语着，哼着缪塞献给玛丽布朗^①的诗句……塔维拉和帕卡坐在同一张椅子上，挨得紧紧的，露出一个爱献殷勤的男人那种温柔模样，她也是一副非常亲热的劲儿^②，两人一小口一小口地吃着小杯子里的果子冻。卡门·菲洛索法已经酒足饭饱，解开了衣扣，并且已经把紧身胸衣放到一张《新闻日报》里。她用刀子敲打着盘子边儿，一双眼睛无神地盯着瓦斯灯的火焰，嘴里哼着：

阿尔卡德市长先生，
请您不要逮捕强盗……^③

埃戛次日九点才醒来，身旁躺着卡门·菲洛索法。是在一间有着宽敞大窗子的屋子里，昏暗的雨天清晨的郁闷空气从窗子进到屋内。在仆人去叫马车的当儿，可怜的埃戛感到了恶心、羞愧、口干舌燥。他光着双脚踩在地毯上，拣起四处乱扔着的衣服，这时，他只有一个清醒的想法，就是逃离这儿，去好好洗个芳香、清凉的澡，把卡门带给他的那粘粘糊糊的感觉和令他战栗的狂饮作乐的恶果，都清洗干净。

他到布拉甘萨饭店洗了这个洗涤罪恶的澡，以便十一点时干干净净、精神饱满地同卡洛斯和威拉萨会面。但是，他得等车夫回来，那车夫拿着他给巴蒂士塔的条子跑回葵花大院去取白衬衣了。接着，他吃了午饭。当他拿着一包脏衣服站在通往卡洛斯房间的便门门口时，时钟已经敲过了十二点。

① 玛丽布朗(1808—1836)，西班牙女歌星。

②③ 原文均为西班牙文。

就在这时，巴蒂士塔提着一篮茶花从门前的平台上走过。

“威拉萨到了吗？”埃戛蹑手蹑脚地走过去低声问道。

“威拉萨先生已经来了一会儿了。您收到白衬衣了吗？我还让带去一件外衣，因为这样总要更舒服些……”

“谢谢，巴蒂士塔，谢谢！”

这时，埃戛想：“好了，卡洛斯已经一切都知道了，障碍已经越过！”但是，他依然在磨蹭时间，胆小鬼似的、慢慢吞吞地脱着手套和外衣。最后，他拉起丝绒幔帐，心跳得很厉害。前厅里静悄悄的。粗大的雨点敲打着玻璃门，门外雨雾中，可以看到花园里的树木黑黝黝一片。埃戛掀开另一个上面绣有马亚家族纹徽的幔帐。

“啊，是你？”卡洛斯嚷着站起来，手里还拿了张纸。

看上去他依然保持着男子汉坚强的精神状态，只是两只眼睛目光呆滞，在那苍白的脸上睁得更大，露出一副痛苦的表情。威拉萨坐在他对面，正用那印度丝绸手帕慢慢地擦着前额，动作缓慢无力。桌上，摊着蒙弗特太太的信件。

“威拉萨跟我谈的到底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儿呀？”卡洛斯交叉着双臂，站在埃戛面前嚷道，声音略微有点儿颤抖。

埃戛结结巴巴地说：

“我没有勇气对你说……”

“可是，我有勇气听！……那个人对你说了些什么鬼话？”

威拉萨立即站了起来。他站得那么迅速，就象一个胆小的新兵离开危险的岗哨。如果他们不需要他，他请求允许他返回办事处。两位朋友肯定会愿意更自由地谈谈。再说，堂娜玛丽娅·蒙弗特太太的信件也留下了。一旦需要他，他们可以往银子路或是家里给他捎个口信……

“唔，您能理解，”他补充道，一面把丝手绢绕到手上，“我主动来对您谈，是因为作为这个家的可信赖的朋友，我有这个义务……这也是咱们的朋友埃戛的意见……”

“我完全理解，威拉萨，谢谢！”卡洛斯回答说。“如果有事，我让人去请你……”

总管手里攥着手帕，慢慢地扫视了一下周围。然后又偷偷看了看桌子下面，露出一副吃惊的样子。卡洛斯耐心地看着他在房内小心翼翼地走着寻找什么……

“怎么回事，伙计？”

“我的帽子。我记得我把它放在了这儿……自然是放在外面了……好，如果需要什么……”

威拉萨一边往外走，一边还不安地往四个角落看着。他刚出去，卡洛斯就用力把幔帐拉上。然后，他朝着埃戛转过身，疲乏地往椅子上一坐，说：

“都说出来吧！”

埃戛坐到沙发上，开始讲述他同吉马莱斯的会晤。那是在鲁芬诺发言之后，在特琳达德剧场下面的酒吧里。那个人要他解释关于达马祖的信，关于遗传性醉汉的事……一切都澄清了，于是他们俩也就开始有了亲切感……

这时，幔帐微微一动，威拉萨的脸又出现了：

“请原谅，我的帽子……我还没找到它，我发誓是放在这儿了……”

卡洛斯差点儿破口大骂。埃戛于是也在窗台下的那张长沙发后面找了找。卡洛斯不耐烦地走到床铺帷幔的周围看看，好把这件事快了结了。满脸通红、有些着急的威拉萨甚至到盥洗室里察看了一番……

“就这么不见了！也许我忘在前厅了！……我再去看看……请原谅了。”

屋里又剩下了他们两人。埃戛又详详细细地叙说起吉马莱斯如何在剧场休息的时候三番两次地来找他谈论晚会、政治、他的朋友雨果等等。后来，他又寻找了一会儿卡洛斯，想一同去文人俱乐部。最后，他同格鲁热斯一道离开了剧场。当他们经过亚利安萨饭店时……

幔帐再次掀了起来，巴蒂士塔请二位原谅：

“威拉萨先生说他找不到帽子，他说他放在这儿了……”

卡洛斯恼火地站起来，抓起椅背，象是要把巴蒂士塔砸碎似的。

“你和威拉萨先生都给我见鬼去！……就让他光着脑袋回家！给他一顶我的帽子！滚！”

巴蒂士塔非常严肃地退了出去。

“说下去，说完它！”卡洛斯又嚷着回到原来的座位上，脸色更苍白了。

埃戛详尽地讲述了他同吉马莱斯长时间的可怕交谈，从吉马莱斯正要和他握手告别时偶然说起了“马亚的姐姐”开始说起。后来，就在小贝娄鲁广场上的巴黎饭店门口，他交出来了蒙弗特太太的这些信件……

“就是这些，没别的了。你想，我这一夜可怎么过！但是，我没有勇气对你说。我去找了威拉萨……我找威拉萨，非常希望他能知道些什么事实，或有什么证件，能彻底推翻吉马莱斯说的这番话……可他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知道。他同我一样惊呆了！”

沉默了片刻。这时，一阵飘泼大雨打到了花园里的树木上，

打在玻璃上。卡洛斯猛然站起身，满面怒容地说：

“你认为这种事可能吗？你认为在里斯本的大街上这种事会发生在你、我这样的人身上？我在街上遇到一个女人，看着她，认识了她，同她睡觉，世上有那么多女人，而这一个恰巧就是我的姐姐！不可能！……吉马莱斯、书信、证件，都无法使我信服！”

由于埃戛坐在沙发一角，两眼盯住地板，一声不吭，卡洛斯对他嚷了起来。

“你倒说呀。说你也怀疑。同我一样，也怀疑！……好不荒唐！你们都相信，好象这是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事，在这个城市里都是兄弟姐妹睡在一起！”

“在塞洛利库我们家庄园附近，就差点儿发生一起这样的事……”

正在这时，阿丰苏·达·马亚在两扇幔帐之间出现了，他们刚才竟然没听到动静。老人倚着手杖，满脸堆笑，正在想着一件使他颇为开心的事。原来还是威拉萨帽子的事。

“你们拿威拉萨的帽子搞了什么鬼？这个可怜的家伙在那儿犯愁呢……只好戴走了一顶我的帽子。那帽子盖住了他半个脑袋，只好用手绢把它撑了起来……”

但是，他突然注意到孙子的脸色很难看，注意到埃戛神态很不自然，两眼不敢正视他，而是连忙转向了卡洛斯。他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了，在屋内慢慢地迈了一步说：

“怎么回事？你们出了什么事？……出了什么事啦？”

于是，卡洛斯完全出于自私的感情，不考虑对老人可能产生的沉重打击，期望爷爷作为过去历史的见证人能知道某个事实，拥有某种证据，能够驳斥吉马莱斯所讲述的情况和蒙弗特太太

的所有信件，因而他朝着老人走去，并破口而出：

“有件莫明其妙的事，爷爷！爷爷您也许知道……爷爷可能知道点儿情况，能帮助我们摆脱这个苦恼！……简单地说，事情是这样。我认识了一位夫人，她到里斯本已经来了一段时间，住在圣佛朗西斯科街。现在，突然发现，她是我合法的姐姐！……有个认识她的人来了，还带着些证件……证件都在这儿。都是些书信，还有我母亲的一份声明……总之，乱七八糟，还有一大堆证据……这都是什么意思？我那个很小就被带走的姐姐还没死？……爷爷，您该知道的！”

阿丰苏哆嗦了一下，用力握住手杖，然后一屁股坐到幔帐旁边的长沙发上。他带着迟钝的目光，一言不发地盯住了孙子和埃戛。

“这个人，”卡洛斯大声说，“叫吉马莱斯，是达马祖的一个舅舅……是他对埃戛说的，还把这些纸张文件交给了埃戛……你对爷爷讲讲，从头讲起！”

埃戛深深吸了口气，简略地讲述了事情的始末。他最后说，这里重要的、关键的是，这个吉马莱斯没有必要撒谎。他完全是偶然地，绝对偶然地说起了这些事的。他从小就认识这位女士，那时她是彼得罗·达·马亚和玛丽娅·蒙弗特的女儿。她一直都在他的眼皮下。他看着她是在巴黎长大，他抱过她，他给过她娃娃。他和她母亲一起去修道院探望她。当她作为有夫之妇住在枫丹白露时，他也常去她家……

“甚至，”卡洛斯打断他说，“几天前，他还见到她和我、和埃戛同乘了一辆马车……您怎么看，爷爷？”

老人非常吃力地低声说，好象说出的话撕碎了他的心：

“显然，这位女士一无所知……”

埃戛和卡洛斯异口同声地嚷道：“是的，一无所知！”据吉马莱斯说，她母亲一直对她隐瞒真相。她自以为是一个奥地利人的女儿。最初她签名都用卡尔扎斯基……

卡洛斯在桌上翻找了一下，手里拿着一张纸，走上前去说：“爷爷您看，这是我母亲的声明。”

老人摸索了好半天，才用颤抖的手指把夹鼻眼镜从背心里掏出来。他慢慢地看着那张纸，每看一行脸色就越加苍白，呼吸也更困难了。看完后，他的两手落到了膝盖上，手里还抓着那张声明。他象瘫了一样，没有一点生气。然后，他慢吞吞地说了些含糊不清的话。他什么也不知道……蒙弗特太太声明里所肯定的事实，他无法否定……圣弗朗西斯科街的这位女士也许真的是他的孙女……更多的事他也不知道了……

卡洛斯两手垂着站在老人面前，由于他的不幸得到了证实，他的精神崩溃了。爷爷是过去的见证人，他却什么都不知道！这份声明，吉马莱斯讲的全部情况全都成立了，无法批驳。既没有人们的记忆，也没有书面的文件可以否定它们。所以，玛丽娅·爱杜亚达是他的姐姐！……老人和孙子面面相觑，看来都在遭受着同一种痛苦的折磨——这痛苦来自同一个想法。

最后，阿丰苏撑着手杖挣扎着站起来，走过去把蒙弗特太太的声明放在桌上。他扫了一眼摊在雪茄烟盒周围的信件，但没去动它们。然后，用手慢慢地擦擦前额说：

“更多的我也不知道了……我们一直以为这孩子已经死了……从各个方面都做了调查……她自己也说她有个女儿死了，还给个什么人看过一张照片……”

“那是另外一个小的，是意大利人的女儿，”埃戛说。“吉马莱斯对我说过……这个女儿活着。这个当时已经七、八岁，意大利

那个家伙来里斯本时，她只有四、五岁……就是这一个女儿。”

“是这个，”老人低声说。

他深深地吸了口气，然后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说：

“好吧！所有这些都得好好想想……我觉得最后再把威拉萨叫来……也许有必要让他去趟巴黎……当前首要的是冷静……再说，这里并没有死人……并没有死人嘛！”

他的声音颤颤巍巍，越来越小。他把手伸给卡洛斯。孙子激动地默默亲吻了爷爷的手。老人把孙子拉到怀里，亲吻了一下他的前额。然后，慢慢地，踉踉跄跄地往门口迈了两步，埃戛赶忙跑了过去。

“请您扶住我的胳膊……”

阿丰苏整个人都倚到了他的身上。他们穿过寂静的前厅，屋外雨水继续敲打着玻璃。他们走过去后，带有马亚家族纹徽的大幔帐落了下来。这时，阿丰苏猛然松开埃戛的胳膊，冲着他的脸低声说，好象是在发泄他的全部痛苦。

“我听说过这个女人！……她在圣弗朗西斯科街住，整个夏天都是在奥里威斯度过的……是他的情妇！”

埃戛结结巴巴地说：“不是，不是，阿丰苏·达·马亚先生！”但是，老人把手指放在嘴唇上，表示卡洛斯在里面可能听见……他走了，整个人全靠手杖支撑着，终于被无情的命运折磨垮了——最初，在身强力壮时，受到儿子恶运的打击；到了晚年，又遭受到孙子的不幸遭遇的打击。

埃戛已经精疲力竭，惴惴不安地回到屋内。卡洛斯又开始在那间屋子里不停地来回走着，震得地板都颤动起来，立柜大理石面上的水晶小瓶也发出轻轻的叮当声。埃戛默不作声地靠着桌子，翻看蒙弗特太太其他的一些东西：一些书信，一个软皮的

通讯录小本，跑马俱乐部成员和帝国参议员的名片。突然，卡洛斯站到他面前，用力地握住他的手：

“茫茫天空之下生活着两个人，突然来了一个无名小卒，一个白痴，一个吉马莱斯，说了两句话，交了几张纸，就永远毁了这两个人的生活！……啊，埃戛，这太可怕了！”

埃戛战战兢兢地说了句平平淡淡的安慰话：

“她要是死了不更糟……”

“更糟，为什么？”卡洛斯大声说。“她如果死了，或者是我死了，那我们爱情的对象也就会不存在了，剩下的只有痛苦和思念，这就另当别论了……而现在我们都活着，但对彼此来说，却又都是死了，只有联系着我们的炽热的情感还活着！……难道你以为，由于向我证实了她是我的姐姐，我就不如昨天那样爱她，或是爱的方式就不同了？我肯定不会这样！我的爱情可不会随机应变，它不会变成友谊……绝对不会！我也不愿如此！”

这是一种愤慨的反抗，他的爱情在自卫，它不愿死亡，它不愿仅仅由于吉马莱斯说了一些情况和有一只装满破旧纸张的雪茄烟盒，就宣布了他的爱情是不可能，宣判他的爱情的死亡！

又是一阵凄凄楚楚的沉默。埃戛点了一支烟，慢慢地靠在沙发的一角。由于感情的激动，由于前一夜在奥古斯托酒馆的狂饮，和在卡门房内醒来时头昏脑胀，他渐渐感到精疲力竭。在冬日下午，慢慢西斜的惨淡阳光的照射下，整个屋子也变得凄凉了。埃戛终于闭上了双眼。但是，很快卡洛斯的吼叫声又把他震醒了。卡洛斯站在他面前，和刚才一样地绞紧双手，说：

“最糟糕的不是这个，埃戛！最糟糕的是我们得向她说出这一切，向她讲出这一切！……”

埃戛已经想到过这一点……要立即去对她讲，不要优柔

寡断。

“我亲自去对她讲述这一切，”卡洛斯说。

“你!?”

“否则，谁去？你想要威拉萨去……”

埃戛皱紧眉头说：

“你该做的是，乘晚车去圣奥拉维亚。从那儿写信告诉她一切。这样更稳妥。”

卡洛斯猛然坐到一张安乐椅里，疲倦地长吁了一口气：

“是的，也许这样好，明天乘晚车去……我想过了，这样好……现在我觉得太累了！”

“我也很累，”埃戛说着伸了个懒腰。“咱们如今没别的办法了，否则只能更加一团糟。最后是使自己平静下来……我去床上躺一会儿。”

“一会儿见！”

埃戛上楼到了自己房内，就躺在床单上。由于极度疲劳，他很快就睡着了。很晚了，他被一声门响吵醒。是卡洛斯划着一根火柴走了进来。天色转黑，楼下响起了晚饭铃声。

“瞧，这烦人的晚餐！”卡洛斯说着点起梳妆台上的蜡烛。“咱们无法找个借口出去到一家酒店好好聊聊了！再说，我昨天已经邀请了斯坦因布罗肯。”

接着，他又转过身来说：

“喂，埃戛，你看爷爷是不是什么都知道了？”

埃戛从床上跳了起来，走到盥洗盆前，卷着袖子说：

“我对你说吧……我觉得你爷爷怀疑了……这桩事对他如同一场大祸……如果他没怀疑什么，那么，找到了一个失去的孙女使他惊讶的程度是远不会如现在这么大的。”

卡洛斯轻轻叹了口气。不多时，他们两人下楼去吃晚饭。

楼下，除了斯坦因布罗肯和堂迪奥古，他们还看到了克拉夫特，他是来“讨口吃的”。往常一向欢声笑语、摆满鲜花、灯火辉煌的餐桌，这天晚上却笼罩着一片郁闷的气氛，人们的话题都是关于病痛——谢格拉得了风湿症，可怜的侯爵病情在恶化。

此外，阿丰苏在书房里抱怨说，他头疼得厉害，这是他面容憔悴、脸色苍白的原由。斯坦因布罗肯觉得卡洛斯“脸色不好”，但卡洛斯解释说是一夜没睡好觉。于是，埃夏为了打破晚餐的沉闷气氛，请朋友斯坦因布罗肯谈谈他对特琳达德晚会上大受欢迎的演说家鲁芬诺的印象。那位外交官犹豫了一下。在得知鲁芬诺是个政治家、议员之后，他感到十分惊讶——那种手势，裤腰上方还露出了点儿衬衣，那山羊胡子，蓬乱的头发，那双靴子，确实不象个国务活动家：

“但是，然而，然而……在这种类型，在这种非常杰出的类型的人之中，象德摩斯梯尼^①这种类型的人，我觉得他是很了不起的……哦，我觉得他十分地了不起！^②”

“你怎么看，克拉夫特？”

晚会上，克拉夫特只欣赏阿连卡的诗。埃夏无可奈何地耸耸肩膀。那简直是胡说八道！还有什么能比阿连卡的浪漫民主更可笑的。他的共和国就象奥菲莉亚一样，温柔、金发碧眼、穿着一身白色衣裙，在上帝的注视下在田野上祈祷……但是，克拉夫特恰恰认为，这一切都太好了，因为这都是真诚的。在葡萄牙的文学展览会上，往往令人伤心的是什么呢？是恬不知耻地缺乏真诚。没有一个人，不论是在诗歌还是散文中，似乎绝对相信

① 德摩斯梯尼(公元前384—公元前322)，古希腊著名演说家。

② 这段原文为法文。

他们在奋力疾呼和顿足捶胸地宣扬的东西。前一天晚上的情况就是如此。就连鲁芬诺看来也并不那么相信宗教的影响；那位留山羊胡子的人也不相信什么卡斯特罗们、阿尔布格尔格们的英雄主义；就是那个长着一双美丽的小眼睛的诗人，也不相信那些小眼睛的美丽……一切都是伪装的，虚假的！阿连卡却多么不同啊！他真心实意地相信他所歌颂的东西，相信人民的博爱，相信共和国的基督，相信虔诚的、充满光明的“民主”……

“这位阿连卡一定很老了，”堂迪奥古争论说，一边用他苍白纤细的手指转动着面包球。

他旁边的卡洛斯终于不再缄默，开了口：

“阿连卡该有五十好几了？”

埃戛发誓说，他至少有六十了。早在一八三六年，阿连卡就常发表一些狂热的作品，而且由于悔恨自己勾引了许多处女，他常要寻死觅活……

“不错，许多年前，”阿丰苏慢慢地说，“我就听说过这个人！”

堂迪奥古把杯子举到唇边，转身对卡洛斯说：

“阿连卡的年龄该和你父亲一样……他们关系颇为密切，都是属于当时杰出的年轻人之列。阿连卡同可怜的堂若昂·库尼亚（愿上帝保佑他的灵魂）和其他一些人常去阿罗友斯。他们都是些文雅之士，差不多的年龄……如今没剩下什么人了，没剩下什么人了！”

卡洛斯垂下了双眼。恰巧大家也都不说话了。一阵悲凉的微风从鲜花和烛光之间吹过，这微风象是来自遥远的过去，带着痛苦和墓穴的气息。

“可怜的格鲁热斯多倒霉，演砸锅了！”埃戛嚷道，为的是驱散这沉默的云雾。

克拉夫特认为格鲁热斯砸了锅活该。为什么他给一帮由粗野的奥芬巴哈^① 教养出来的人弹奏贝多芬呢？但是，埃戛不允许对奥芬巴哈如此蔑视，他是当代最优秀的怀疑主义和讽刺派代表之一！斯坦因布罗肯指责奥芬巴哈不懂和音。他们讨论了一阵音乐。最后，埃戛提出，从艺术上讲，再没有什么能比法多民歌更优美的了。接着，为引起阿丰苏的谈话兴趣，埃戛问道：

“是不是这样，阿丰苏·达·马亚先生？您同我一样，是法多民歌的忠实听众，忠于咱们伟大的民族创造。”

“的确是这样，”老人轻声说，并用手擦了擦额头，好象是在为他的沉默寡言和冷漠的态度作解释。“法多民歌里有好多诗篇……”

但是，克拉夫特却不喜欢法多民歌、马拉肯尼亚、贝特内拉^②，不喜欢所有南欧的音乐，他认为那全是些颤颤抖抖的呜咽，毫无生气，懒洋洋地哎哎哪哪唱个没完。譬如，一天晚上，他听了一首马拉肯尼亚。那是一首有名的马拉肯尼亚，由一位马拉加^③ 女歌星演唱，唱得有板有眼。那是在马德里的“红宝石之邦”夜总会。那位女歌星站在钢琴一旁，哼哼啊啊地唱一首什么关于石头和坟墓的歌，一开始就凄凄切切，没完没了地哼着啊、啊、啊！……先生们，他厌烦了，就到另一个厅里去看打惠斯特牌，翻阅厚厚的画册，同霍维约斯将军谈谈卡洛斯派战争^④ 的问

① 奥芬巴哈(1819—1880)，法国歌剧作曲家。

② 马拉肯尼亚、贝特内拉为两种西班牙民歌。

③ 马拉加，西班牙南部一港口城市。

④ 卡洛斯派战争指西班牙国王费尔南多七世(1814—1833年在位)逝世后，国王的弟弟堂卡洛斯为继承王位而发动的一场内战。

题。当他转回来时，那个发辫上插朵石竹花的女歌星，两眼盯着天花板，还在那儿哼着啊、啊、啊！……

在座的人哄堂大笑。埃戛激动地强烈抗议。克拉夫特是个干巴巴的英国人，是干瘪乏味的政治经济学教育出来的，他无法理解诗歌世界里会含有的一个感叹词！不过，他不谈马拉肯尼亚了。他并未受托来捍卫西班牙！西班牙自有诙谐的语言和刀枪，足以说服克拉夫特和其他的英国人……这里要说的的问题是法多民歌！

“您在哪儿听过法多民歌？在那些大厅里，用钢琴伴奏的……不错，如若这样，我同意那是单调、烦人的。但是，您如果夜晚在郊外听它，皓月当空，三、四把吉他伴奏……今年夏天，侯爵把法多歌星维拉—维拉请到奥里威斯来时，唱得多动听！你还记得吗，卡洛斯？……”

他突然尴尬地止了口，后悔不小心提起了“淘喀”别墅。卡洛斯仍然沉默着，脸色阴沉。克拉夫特哼着鼻子说，在美丽的月夜，郊外的一切声音都是悦耳的，连癞蛤蟆叫声都好听。又是一阵奇怪的压抑气氛笼罩着餐厅。仆人在上甜食了。

沉默之中，堂迪奥古摆出一副怀古雄狮回忆起了一段伟大往事时的威严架势，若有所思地说：

“过去也有过非常高贵的音乐，那是修道院的钟声。那时，好象你真在听着那些钟声……现在已经听不到了！”

晚餐冷冷清清地结束了。斯坦因布罗肯又说起王室无人出席晚会的事，这件事打从前一天晚上起，就一直使他不安。在座的没有人对宫廷感兴趣。随后，堂迪奥古说起了一件关于堂娜伊莎贝尔公主的乏味故事。仆人把大银盆和香水壶送过来时，气氛才轻松了。

在台球室喝完咖啡，斯坦因布罗肯和克拉夫特开始了一局赌本为十五个托斯当的台球赛，为的是引起大家的兴头。阿丰苏和堂迪奥古回书房去了。埃戛靠在一张舒服的安乐椅里看《费加罗》报。但是，报纸很快就滑落到地毯上，他闭上了双眼。这时，正抽着烟踱步沉思的卡洛斯望了望睡着的埃戛，然后就在幔帐后面消失了。

他朝着圣弗朗西斯科街走去。

不过，他步履并不匆忙。他裹了一件皮大衣，抽着快完的雪茄，在阿泰罗广场上漫步。晴朗的夜空，一轮新月在刺骨的北风吹拂下浮动的白云中闪着光。

这天下午，独自呆在房内时，卡洛斯决定了要亲自去找玛丽娅·爱杜亚达谈——这是出自一种怀有尊严和理性的崇高动机，他挖掘出并反复对自己讲着这个动机，作为自己找去的借口。他和她都不是脆弱的孩子，不需要由埃戛或是威拉萨出面解决他们生活中最可怕的危机。在这场毁灭他们生存的灾祸中，他们是两个坚强的人，有坚定的意志和健全的头脑，他们足可以怀着尊严和理智，去自己寻找一条道路。所以，他——只有他，应该去圣弗朗西斯科街。

当然，当依然沉湎在他们的爱情之中的时候，知道了她是自己的姐姐之后，他又要回到那个厅里去见他，这确实难以忍受……为什么不能去？难道他们这对一直提防着魔鬼，又极其厌恶那种他们自己现在不知不觉地陷入的罪孽的虔诚的信徒，会急着想要逃走，并把他们彼此那可憎的肉体行为隐匿在远方的修道院吗？不会的。难道为了避免两人带着以往那种炽热的目光再次陷入往日的脆弱之中，需要把他们之间从里斯本到圣

奥拉维亚的距离拉长吗？不需要！他俩都很坚强，足以用理智来控制自己的心，就象把它压上一块冰冷、坚强的石头，使他们既不再怨恨，也不再哭泣。因此，他满可以无拘无束地回到那个依然被他们爱情温暖着的大厅去。

但是，他为什么要求助于理性、求助于强者的勇气呢？……他不会去对玛丽娅·爱杜亚达突如其来地讲出一切真相，然后对她悲伤地说一声再见，一声戏剧性的再见，再面对着一场感情和痛苦的危机。正与此相反！整个这天下午，在他自己遭受痛苦的过程中，他一直在冥思苦想地寻找着一种办法，能够缓和并减轻由于他必须向她吐露真情而给那可怜人造成的痛苦。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办法，一个十分复杂、十分懦弱的办法！可是，能有什么更高明的办法呢！为了有个缓慢、仔细的准备过程，不给她造成猛然的巨大痛苦，这是唯一的、唯一的办法。而只有他非常冷静，非常坚定地去一趟圣弗朗西斯科街，这个办法才能可行。

所以，他去了——当顺着阿泰罗广场往前走时，他放慢了脚步，反复推敲、考虑着他的计划，低声地练习着他要对她讲的话。他要样子匆忙地走进大厅，告诉她家里有桩事，一桩有关雇工的麻烦事，迫使他不得不日内去一趟圣奥拉维亚。旋即他就以要立刻去总管家为借口离开那儿。他还可以补充说：“就一会儿，我不会耽搁久的。一会儿见。”但有一件事使他犯愁。她如果吻他怎么办？……于是他决定夸大他的匆忙的样子，雪茄要仍然叼在嘴上，不脱帽子……就这样离去，不再回来。她太可怜了，她会等到很晚，听着街上的每一辆马车声！……第二天晚上，他就同埃戛动身去圣奥拉维亚，留给她一封信，说由于来了封电报，很遗憾他不得不乘这班火车走。甚至还可以加上一句：“两、三

天后我就回来……”就这样，他从此永远离开她。从圣奥拉维亚再立即给她写封信，用含含糊糊、忧虑的口吻提起家中意外地发现了一些文件，证明他们两人有血缘关系。所有这一切，都应写得欲说又止，简短而“匆忙”。最后，写另一封信时，再将全部真相和盘端出，给她寄去母亲的声明，并指出，在所有这种疑团尚未解开期间，他们两人必需分离。他请她动身去巴黎，由威拉萨筹备款项，并且很快就交给她三、四百英镑，做为旅行费用……啊，这一切是多么复杂，多么懦弱！但是，只有这个办法。除了他本人，还有谁能够仁慈而巧妙地办理这桩事呢？

正当他思绪翩跹之际，他猛然发现自己走到了帕雷林尼亚巷，站到了玛丽娅的房子前。透过纱窗，他看到客厅里微弱的灯光。其他地方——她的小梳妆室的窗户、摆着盆栽菊花的卧室凉台，灯全熄灭了。

然而，只有那面默默无声的房子的一角，透出了一道从沉睡的小房间里射出的柔弱的灯光，渐渐使他不安并失去了自信心。他害怕那充满温暖和茉莉花清香的室内那半明半暗的微弱灯光。他没进去，而是沿着门前的行人道缓步朝前走着，心里想着屋内那样东西——带绸缎靠垫的宽大沙发，梳妆台四周的花边，她床上那白色的帷幔……后来，他在文人俱乐部大门射出的一股粗大的光柱前停了步。他机械地走进去，吸引他入内的是那简朴而牢固的石框大门，那门旁有两盏大瓦斯灯，而没有半明半暗的微弱灯光，也没有花的芳香。

楼下的大厅里，他翻阅着摊在桌上的电报，却不知所云。一个侍者走了过来，他要了一杯白兰地。这时，黛莱斯·加玛，手插在外衣口袋里，吹着口哨，从里面出来。他来到卡洛斯面前停住了，问他星期二是否去勾瓦林纽家。

“也许去，”卡洛斯轻声地说。

“那就来吧！……我在找人呢……再说，那天是查理的生日。所有人都会去的，还有宵夜！”

侍者端着托盘来了。卡洛斯靠桌边站着，一面搅动着杯里的糖，一面不知为什么回忆起了那天下午伯爵夫人往他礼服上别了一朵玫瑰，并且第一次吻他的情景。他好象又看到了那张沙发，伯爵夫人就躺倒在那张沙发上，她那皱褶的绸裙发出了沙沙的响声……这一切都变得模模糊糊，相去甚远了。

喝完白兰地，他就离去了。此时，他贴墙根走着，看不见那座卧室窗前闪动着微弱灯光、使他心神不安的房子的正面。大门关闭了，平台上那盏瓦斯灯亮着。他踏着石阶往上走，觉得他的心跳得比他的脚步声还响。梅朗妮走来开门，并告诉他夫人有点疲倦在床上躺着——果真，这天晚上客厅中显得凄凄凉凉，多支烛台上的蜡烛都灭了，无人刺绣的绣布放在篮子里，书籍整整齐齐地摆在桌上，街灯透过镶着黄色花边的窗帘在桌子上投下一束微弱的光线。

卡洛斯慢慢地脱下手套，面对着这种沉睡的寂静，他又不安起来。突然，罗莎笑着从里面蹦跳着跑了出来，她那蓬散的头发披在肩上，朝他张开双臂。卡洛斯把她举起来，象往常那样说：

“小羔羊来了！……”

但是，当他这么举起她，她晃动着两只小脚时，他猛然想到这个孩子是他的外甥女，还用着他的姓氏^①！……他把她放下，险些把她摔了。他惊奇地望着她，好象是第一次看见这张同他有血缘关系的白嫩小脸……

① 葡萄牙的姓氏中既包括父亲也包括母亲的姓氏。

“你看我做什么？”她一边后退着，一边笑着说，两只小手交叉着背在鼓鼓的裙子后面。

他也不清楚。在他看来，这是另一个罗莎，在他那惶惶不安的心中混杂着对过去那个罗莎的怀念。那是另一个罗莎，她是麦克·格伦夫人的女儿，他常给她讲圣女贞德的故事，在“淘喀”别墅他抱着她在开花的槐树下荡过秋千。但是，她还在眯眯笑，露出闪亮的小牙，两只蓝色的美丽眼睛透着媚态。她看到他如此严肃、默不作声，以为他在开玩笑，要装出“国王卡洛斯的声”音”。她的微笑同她母亲一模一样，下巴上也有个酒窝。突然，卡洛斯从她身上看到了玛丽娅的全部魅力和可爱之处。他又用力把她抱起来，使劲地亲吻她的头发和脸蛋，弄得罗莎使劲舞动着手脚，大叫了一声。他随即放开了她，担心自己刚才的行为有不纯洁之处……接着，他非常认真地问道：

“妈妈在哪儿？”

罗莎摸着手臂，皱着眉头说：

“你看！……把我弄疼了。”

卡洛斯用依然在颤抖的手摸着她的头发，说：

“去吧，别撒娇了，妈妈不喜欢。妈妈在哪儿？”

小姑娘的气消了，又高高兴兴地蹦着跳着，抓住卡洛斯的手腕，让他也跟着跳。

“妈妈睡觉去了……说是她太累了。可是她还说我是懒姑娘呢……快，你也跳起来。别不高兴！……”

这时，萨拉小姐在过道上叫道：

“小姐①！……”

① 原文为法文。

罗莎把手指放在她那含笑的嘴上说：

“你对她说，我不在这儿！你说……让她生气！……你说呀！”

萨拉小姐拨开幔帐，立刻发现了她，她躲在卡洛斯身后，踮起脚尖，想把自己变得小些。萨拉和气地一笑，轻轻说了声：“晚上好，先生^①。”然后，提醒说，快九点半了，小姐有点儿伤风，该休息了。于是，卡洛斯抓住罗莎的胳膊，轻轻地把她拉出来，慈爱地抚摸着她，让她听萨拉小姐的话。

但是，罗莎立即把他甩开了，对他的出卖行为表示气愤。

“你也是从不做什么好事！……讨厌！看吧，连再见我都不对你说了！”

她悻悻地穿过客厅，使劲一推，甩开微笑着把手伸向她的家庭女教师。到了走廊上，她又气又伤心地大哭起来。萨拉小姐微笑着原谅了这个小姐。是伤风使得她变得不礼貌了。但是，如果在妈妈面前，她就不会那样了，不会的！

“晚安，先生^②。”

“晚安，萨拉小姐^③……”

卡洛斯独自在客厅中呆了一会儿。然后，他掀起挡着玛丽娅小化妆室的挂毯。屋内一片昏暗，只是从镜子里射出一束摇曳不定的苍白灯光，那是一长行街灯的反光。他非常轻地推开了房门。

“玛丽娅！……睡了吗？”

屋里没点灯，但还是那盏街灯透过挂着的纱帘照了进来，使那罩着床铺的白色幔帐在黑夜中隐约可辨。她正是从那里，半

①②③ 原文为英文。

睡半醒地轻声说道：

“进来！我先躺下了，我很疲倦……几点了？”

卡洛斯没挪步，手仍然扶着门：

“很晚了，我要马上出去找威拉萨……我是来告诉你，我得去一趟圣奥拉维亚，不算明天也许还得再呆上两三天……”

过了片刻，幔帐里床响了一下。

“去圣奥拉维亚？……是怎么回事？这么突如其来……进来！……来呀！”

于是，卡洛斯轻轻地在地毯上迈了一步。他又听到床响了一下。温暖、昏暗的室内散发着他非常熟悉的，从她身上散发出来的香气，这种清香使他沉醉，浸入了他的灵魂，以料想不到的新的抚爱来引诱他，并且使他莫名其妙地不安起来。他结结巴巴地一再表示，他必须尽快在这天晚上去见威拉萨。

“真烦人，就是为了几个雇员的事，是关于水的问题……”

他扶着床，就坐在床沿上。突然一阵疲倦困扰着他，使他没有气力再继续编造水和雇员的谎言，因为这些编造就象要搬动的铁山那样沉重。

玛丽娅健美的身躯裹在一条雪白的丝绸被单里，懒洋洋地在白色的床铺上翻动着。

“晚饭后，我觉得很疲倦，懒得动弹……这么说，你就这样突然走了！……真烦人！给我一只手！”

他在白色的被单上摸索着：他摸到一只膝盖，隔着薄薄的丝绸，他感觉得出这只膝盖的轮廓和它的温暖柔和。他的手松松地伸开，毫无生气地放在了那儿，好象他的全部意志和意识都麻木了，他只是感觉到了他的手触摸到的那片温暖、柔嫩的皮肤。从玛丽娅的双唇间轻轻地呼出了一口气，象孩子般的短促的叹

息，那声叹息很快地被黑暗吞噬了。卡洛斯感觉到了她那强烈的欲望，这使他六神无主，可怕得如同大地在他脚下裂开了一道深渊，冒着热气。他还在结结巴巴地说：“不，不能……”但是，她却伸过来了双臂，搂住了他的脖子，把他拉向自己，一面轻声地说着，象是刚才叹息的延续，那声音颤抖着不停地呼唤“亲爱的”。他没有反抗，象是一具被风驱赶着的僵死的躯体，倒进了她的怀里。他们干燥的嘴唇贴到了一起，深深的亲吻湿润了它们。突然，卡洛斯怀着冲动和绝望的感情，发狂地搂住她，要把她压碎，把她吞噬，整个床都摇动起来。

就在这时，埃戛在台球室醒了过来，但他仍然伸着四肢躺在那张疲劳曾征服过他的安乐椅上。然后，他睡意朦胧地打着哈欠，拖着步子走到阿丰苏的书房。

屋里炉火正旺，尊敬的波尼法希奥蜷缩在熊皮上烤火。阿丰苏同斯坦因布罗肯和威拉萨在玩惠斯特。但是，他心不在焉，头脑昏昏沉沉，以致使得堂迪奥古两次生气地说，如果他头痛得神志都不清了，最好就别玩了！埃戛出现时，老人不安地抬起了双眼，说：

“卡洛斯呢？出去了？”

“是的。我想是同克拉斯特一起走的，”埃戛说。“他们说过，要去看看侯爵。”

威拉萨小心谨慎地慢慢洗着牌，也朝埃戛投去了显然是怀疑的目光。这时，堂迪奥古用手指在桌布上敲打着，嘟囔着说：“快点，快点……管别人的闲事毫无益处！”于是，埃戛在那儿呆了一会儿，微微打着哈欠，望着一张张慢慢出来的纸牌。最后他倦怠了，没有一点兴致，就决定上床去看书。他在书架前站了一

会儿，然后拿出一本过期的《全景》杂志。

第二天，吃午饭的时候，埃戛来到卡洛斯房内。当巴蒂士塔——由于对不愉快的事也有所闻，从前一天起他就一直愁云满面——告诉他，卡洛斯一大早就骑马去了狩猎场时，他大吃一惊……

“是这样！……他没留下什么口信，没说去圣奥拉维亚吗？……”

巴蒂士塔莫名其妙地望着埃戛说：

“去圣奥拉维亚？……没有，他没说过这事儿。但是，他留下一封给您的信。我想是侯爵的信。他还说他然后去他那儿，在六点钟……我想是去吃晚饭。”

果然，侯爵在一张名片上提醒说，今天他“欢庆生日”，期待着卡洛斯和埃戛六点钟来帮助他吃掉一只遵照节制饮食准备的母鸡。

“好吧，到那儿见面，”埃戛轻轻说着，下了楼朝花园走去。

他觉得这件事很是蹊跷！卡洛斯骑马出去游玩；卡洛斯同侯爵一道吃晚饭，好象没有任何扰乱着他这个无忧无虑的年轻人生活的事！……他现在坚信，卡洛斯昨夜去了圣弗朗西斯科街。天哪！在那儿发生了什么？他听到了午饭铃声，就又上了楼。所有的人都不见了踪影！这是埃戛在葵花大院第一次孤孤单单地坐在这张大餐桌上，看着《插图杂志》吃午饭。

下午六点，埃戛在侯爵（他脖子上围了一条女士的貂皮围巾）房内看到了卡洛斯、塔克、克拉夫特，他们围着一个弹吉他的肥胖年轻人，侯爵的总管——一位黑胡子的美男子，在一旁同黛莱斯下棋。

“你见到爷爷了吗？”当埃戛伸过手来时，卡洛斯问道。

“没见到，我一个人吃的午饭。”

晚餐不久就开始了，十分热闹，家酿的上等葡萄酒充分供应。显然，谁都比不上卡洛斯喝得多，笑得厉害，他几乎突然由郁郁寡欢变得神经质般的欢乐——这使埃戛很不自在，他从这种欢乐中看出了虚假的基调，就象是破裂的玻璃杯的声音。最后，上甜食了，连埃戛也为一瓶一八一五年酿制的美酒的醇香而大为兴奋。然后，他们玩了巴卡拉纸牌，而卡洛斯重又满脸阴云，不时地看表，但他走运赢了牌，就象塔克恼火地兑开最后一张两万雷亚尔的钞票时说的，卡洛斯交了“公羊运”。但是，到了午夜，侯爵的管家不容分说地提起医生对“寿星爷”限制的嘱咐。于是人们纷纷穿好上衣。塔克和克拉夫特在一旁怨天尤人，他们两人输得精光，连乘电车的零钱都没了。别人为他们募捐，他们用帽子收钱，还得喃喃地为施主祝福。

在返回葵花大院的途中，卡洛斯和埃戛各坐在马车的一角抽烟，沉默了好长时间。马车驶到阿泰罗广场中央时，埃戛象是醒了过来：

“到底怎么回事？……你是去奥拉维亚，还是有别的打算？”

卡洛斯在黑洞洞的车内动了动身子。然后，好象十分疲倦似的慢吞吞地说：

“也许明天去……我什么都还没说，什么都也没做……我决定用四十八小时平静一下，好好想想……现在车轮子这样响，没法说话。”

两人再一次默不作声地坐在各自的角落里。

到了家，当踏上那铺着丝绒地毯的楼梯时，卡洛斯声称，他已经精疲力竭，而且头痛难忍。

“明天咱们再谈吧，埃戛……晚安，好吗？”

“明天见。”

深夜，埃戛醒来口干舌燥。他从床上跳下来喝光了梳妆台上瓶里的水，这时，他听见下面卡洛斯房间的门响了一声。他听了听。然后，他又颤抖着钻进了被窝。但是，他毫无睡意，不知何故突然产生了一种奇怪、不明智的想法，搅得他心神不定，使他在宁静的夜晚心急促地跳起来。他听到钟报了三点。门又响了一声，接着一扇窗户也响了一下。显然起风了。但是，他再也无法入睡，铭刻在脑海里的那个想法折磨着他，使他辗转反侧。于是，他绝望地从床上跳起，穿上外衣，用手遮住灯，登上拖鞋，蹑手蹑脚地下了楼，朝着卡洛斯的房间走去。到了前厅，他停住步，耳朵对着幔帐听了听，希望能听到点儿平稳的呼吸声。周围，夜深沉，一片死寂。他鼓起勇气往里走……床空着，没人动过，卡洛斯出去了。

他愣愣地望着那张带花边的床单的一角已经被巴蒂士塔小心地掀起的平整的床铺，疑问这时已经消失了。卡洛斯去圣弗朗西斯科街过夜了！……他人在那里，并且睡在那里了！厌恶之中，埃戛只有一个念头——逃走，溜到塞洛利库去，不想再看到这种无以伦比的可耻行为！……

第二天，星期二，对可怜的埃戛来说是很凄凉的。因为担心碰上卡洛斯或阿丰苏，他一早就起了床，象贼一样偷偷地溜下楼梯，到塔瓦雷斯餐馆去吃了午饭。下午，他在金子路看见卡洛斯同格鲁热斯和塔维拉一道，乘坐了一辆四轮马车驶过——卡洛斯拉上这两个人肯定是为了避免独自和爷爷同桌吃饭。埃戛闷闷不乐地在宇宙餐馆吃了晚饭。他九点才返回葵花大院，梳洗打扮，准备去参加勾瓦林组夫人的晚会，因为她这天上午在罗雷托广场曾停住马车提醒他说“今天是查理的生日”。他手里拿着

上衣和高礼帽，走进了路易十五式小客厅，厅内格鲁热斯在演奏萧邦的曲子，卡洛斯坐着同克拉夫特玩比泽克纸牌。他是前来问问朋友们是否有口信想带给尊贵的勾瓦林纽伯爵夫妇的……

“祝你玩得痛快！”

“祝你压倒群雄！”

“我就喜欢那儿的宵夜！”塔维拉拿着《费加罗》报躺在安乐椅上说。

晚会上，埃戛和阿尔汶男爵夫人尽情地调情，席间喝过香槟之后，她为他那翩翩风度和聪明才智所倾倒，竟向他献了两朵玫瑰。埃戛从晚会回来时已是凌晨两点。在来到卡洛斯房前时，他点起蜡烛，犹豫了一下，一种好奇心攫住了他……他在里面吗？但是，埃戛顿时又对自己这种偷偷摸摸的作法感到羞愧。于是，他上了楼，就象昨晚一样，下决心溜到塞洛利库去。回到自己房间，他站在镜子前，小心翼翼地把阿尔汶夫人送的玫瑰花插到一个杯子里。他正开始脱衣服，听见漆黑的走廊里响起了脚步声，非常沉重，非常缓慢，是朝这边走来，而且就在他的门前悄悄地停了下来。他吓得喊了起来：“谁在外面？”门响了，是阿丰苏·达·马亚。他脸色苍白，睡衣外面套了一件肥大的上衣，举着一只蜡烛快燃尽的烛台。他没进来，只是用沙哑的声音颤抖着问道：

“卡洛斯呢？去那儿了吗？”

埃戛穿着衬衣，结结巴巴地，样子很不自在。他不知道……他在勾瓦林纽家只呆了一会儿……也可能卡洛斯后来同塔维拉一起去吃宵夜了。

老人闭上了双眼，象是要昏厥过去，伸出一只手支撑住自己。埃戛连忙朝他跑去。

“别担心，阿丰苏·达·马亚先生！”

“你看我这可怎么办？他在哪儿？同那个女人在那儿鬼混……你不必说，我知道，我差人偷偷去看了……我倒霉到这种地步，但是，我要结束这种痛苦……他昨天在那儿呆到了凌晨，这会儿又在那儿睡觉……难道上帝让我活到今天就是为了遭这个罪！”

他做了一个非常恼怒而痛苦的手势，然后又迈着更加沉重、更加缓慢的步子消失在走廊里。

埃戛惊恐地靠着门呆了一会儿。然后，又慢慢地脱了衣服，并且决定第二天去塞洛利库之前，要非常简单地对卡洛斯说，他的无耻行为是在要他爷爷的命，又迫使他最好的朋友埃戛为了不再看到这种无耻行径而离去。

他一睡醒，就把箱子拉到了房间中央，把要装箱的衣服都扔到床上。他穿着衬衣，为了这件事忙了有半个小时，他思绪不宁，在其中还夹杂着对前一天晚上阿尔汶夫人的目光和某些期望的回忆，这又使他恋恋不舍，难以离去。一轮欢快的太阳把阳台照得金光灿灿。末了，他打开了玻璃门，想尽情地呼吸一下和观赏一番冬日蓝天下的美景。里斯本在这样的天气里变得美好多了！然而塞洛利库，老家的庄园，塞拉芬神父，则从远方向他投来了阴影。他朝下一望，看见了卡洛斯的轮小马车，套的是那匹叫图南特的母马。那匹马用蹄子踢蹬着灿烂阳光照射着的马路。这一定是卡洛斯要早早出去，避免碰到他和爷爷！

他跑着下了楼，唯恐这天再见不到卡洛斯。卡洛斯把自己反锁在盥洗室内。埃戛叫了一声，里面没吭气。最后埃戛再忍不住发火，就敲打房门，一面叫嚷起来：

“请你听着！……你是动身去圣奥拉维亚还是去哪儿？”

过了片刻，随着一阵流水声，卡洛斯从里面嚷道：

“我不知道……也许……我一会儿就对你说。”

埃戛再也忍耐不住了：

“你不能永远这样下去……我收到了我母亲的一封信……你如果不去圣奥拉维亚，我就回塞洛利库……荒唐！咱们这样过了三天了！”

当卡洛斯那可怜而有气无力的声音象祈求似的从里面传出来时，埃戛几乎又后悔自己的粗暴。

“埃戛，你是我的好朋友！请对我耐心点儿。我马上就对你说……”

一股突如其来的感情打动了埃戛，他的两眼湿润了。他随即结结巴巴地说：

“好吧！我说话声音大了，是因为隔着门……别着急！”

他又躲进自己的房内，充满了同情和怜悯，睫毛上挂着一颗大大的泪珠。现在他清楚地看到了可怜的卡洛斯在遭受的折磨中挣扎，因为他被一种直至不久以前还是纯正的爱情所左右，但是在一个痛苦的时刻，这种爱情突然变得荒诞不经，尽管它的魅力和热烈的程度丝毫未减……他有人性但又脆弱，因而他就象被狂风驱赶着一样，无法在这种强烈的爱和欲望的激情中止步！他让步了，让步了，继续在那双依然在天真无邪地召唤着他的臂膀里打滚。卡洛斯现在就在那儿，战战兢兢，被赶出了家，远离了家人和亲友郁郁地过着悲惨的流浪生活，就象一个被逐出了教会的人，唯恐碰到那能看出自己罪孽的纯洁目光……与此同时，可怜的阿丰苏了解了这一切，他悲痛欲绝！而他，一个欢乐时刻受欢迎的客人，在这儿得到了胜过自己家里的亲切款待，能在这个家庭遭受巨大灾难打击之时离去吗？那将是鄙劣的行为！

于是，他又立即打开了箱子，一面对于自己在遭受折磨的痛苦时刻表现出的自私感到恼火，一面又把衣服重新放到柜子里，那气恼的程度就同开始他从柜子里拿出衣服来时一样。他喃喃地说：

“女人，生活，一切的一切全都见鬼去吧！……”

当他穿好衣服下楼时，卡洛斯已经不见了！这时，巴蒂斯塔紧蹙眉头，满脸愁容，他现在敢肯定准是出了什么大祸。他拦住埃戛低声说：

“您说得对……明天我们去圣奥拉维亚，要带够穿的衣服，准备多呆些时间……这个冬天一开始就很糟！”

凌晨四点，天黑漆漆的，卡洛斯轻轻地关上了圣弗朗西斯科街那幢房子的大门。然而，在这寒气袭人的大街上，更使他痛苦的是，害怕回到葵花大院去！当他在昏暗的房间里，在熟睡的玛丽娅身旁穿衣服时，这种恐惧就攫住了他。也正是这种恐惧，害得他昨天整日坐在双轮马车里在外面奔跑，最后躲进了奥古斯托街的一间小屋，闷闷不乐地同格鲁热斯一起吃了晚饭。他害怕见爷爷，害怕见埃戛，害怕见威拉萨；他害怕那召唤他们去吃晚饭和聚会的铃声；他害怕自己的房间，因为他们中的一位随时都可能掀起幔帐走进来，望穿他的心灵，窥测他的秘密……现在他坚信，他们一切都知道了。即使这天晚上，他逃到圣奥拉维亚去，在他和玛丽娅之间筑起一堵修道院那样高大的围墙，把他们隔开，也绝对不能把他的好友们脑海里对他陷入可耻泥潭的记忆抹掉，也不能消除他们的痛苦。他的道德生活已遭毁坏……既然抛弃了爱情并不能得到安宁，那么，为什么要离去？既然这种罪孽已经成了他在这个地球上生活中的一个阴影部分，难道

更合乎逻辑的做法不是踏碎所有人类和上苍的法律，带着对真情一无所知的玛丽娅到遥远的地方去，永远地沉沦在这种罪孽之中吗？

他昨天晚上这样想过。他这样想过……但是他又预见到了另一桩可怕的事，一种最严厉的惩罚在等待着他，即是在孤独中埋葬自己。他甚至已经感到它的来临。前天晚上他都为此不寒而栗了。就在那天晚上，他躺在疲倦得熟睡的玛丽娅身旁，死前的第一股寒气袭击着他，使他有了预感。

自从知道她与他是血亲，他对她从心底里就产生了一种腻味的嫌恶之感，尽管十分轻微，但却已经可以感觉得出！……这是一种具体的、性欲的嫌恶，已经形露于色。这种嫌恶使他全身发抖。首先是她身上飘逸在幔帐中的那股香气，沾到了他的皮肤上、衣服上的那股香气，这种香气过去曾使他兴奋，现在却令他厌恶——甚至在昨天晚上，为了清除那种香气，他还用科隆香水洗了一遍。然后，就是她的身体，他一向喜爱的犹如一尊理想的大理石雕像般的躯体，现在他突然感到它过于健壮和肌肉发达，那四肢粗壮得象野蛮的亚马孙族女斗士，有着寻欢作乐的动物的一切美貌。她那光滑柔软的头发，他现在突然觉得硬得象狮子脖颈上的鬃毛。她在床上的动作，即使在这天晚上，也使他害怕，就象一只懒洋洋而且性感的母兽，展开四肢要把他吞噬……当她用双臂搂住他，用力把他压到她那饱满丰腴的乳房上时，他觉得她在他的血管里点燃了一把凶猛的烈火。但是，当最后一声叹息从她的嘴边一消失，他就麻木地、带着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挪向了床边，一动不动，裹在被单里，沉沦在无限的悲哀之中，心猿意马地想着他可能过的另一种生活。远离现在这个地方，在一栋阳光普照的简陋小屋里，有他合法的妻子，那是一朵家庭中

娇美的鲜花，小巧、羞怯、贤淑，她不会发出淫荡的喊叫，也不使用那种浓重的香水！不幸的是，现在他已经不再怀疑……如果他和她出走，很快他就会为这种难以言状的肉体上的厌恶所困扰。作为这种罪恶借口的爱情一旦死亡，而永远同这样一个女人系在一起又使他厌恶（况且她是……），那么，他该怎么办？只有自杀一条路！

但是，在完全知道了这种血亲关系分隔着他们时，即使同她只睡过一夜，他还能重新开始那种平静的生活吗？即使他的无情和力量足以使他将这段记忆从心中抹掉，她也不会在他的爷爷和朋友们心中消亡。这可耻的秘密将会留在他们中间，玷污和损害着一切。从此，生活只会给他带来难以忍受的苦楚……怎么办，上帝啊，怎么办？假如有人能给他以忠告，给他以安慰，那该多好啊！在到达家门口时，他唯一的愿望就是跪在一位神父的脚前，一位圣人的脚前，向他倾吐心中的痛苦，祈求给他以仁慈的抚爱！但是，圣人在何处？

葵花大院门前的灯依然亮着。卡洛斯轻轻地打开门，蹑手蹑脚地走上楼梯，红色的丝绒地毯使脚步声轻得听不见。在楼梯平台处，他摸找着蜡烛。突然，透过半开的帷幔，他看见了屋内有一点火光在移动。他紧张得往后退去，并在一个角落里停了下来。那点火光移近了，越来越亮了，来人迈着缓慢、沉重的步子，几乎没有声响地踩在地毯上。灯出现了，随着爷爷也出现了。他穿着衬衣，脸色苍白，一声不吭，象个幽灵一般。卡洛斯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屏住了呼吸。老人一双红红、疲倦的眼睛惊恐地看着他，盯住他，穿透了他的心灵，看清了他的秘密。阿丰苏一句话也没说，他那白发苍苍的头晃动着。他走过平台处时，那灯光在地毯上洒下了一层血红颜色——老人缓慢而沉闷的

脚步声在屋内渐渐消失，听不见了，好象他在迈着人生的最后几步！

卡洛斯走进自己那间黑洞洞的屋子，绊到一张沙发上。他就势坐在那儿，头埋在双手之间，无所思也无所感，只是看见面色苍白的老人拿着一个发红的火亮，在他面前走来走去，象个拖着长长身影的魔鬼。渐渐地他感到浑身倦怠无力，丝毫不想动弹，只有一种逐渐强烈的想法——希望在某个非常宁静、非常黑暗的地方永远安息……由此他想到了死。死是一剂良药，是可靠的避难所。为什么不去会见死神？这天晚上吞下几片鸦片酊，他就可以进入到绝对的平静之中……

他长时间地沉浸在这种思绪里。这使他的痛苦减轻，并得到安慰，就象他被一阵猛烈的风暴所驱赶之时，在自己脚前有一扇大门打开了，里面温暖而宁静。有个声音，那是一只鸟在窗台上吱吱的叫声，使他注意到了太阳和白昼。他站起身，非常缓慢地脱去衣服，已是精疲力竭。他钻进了被窝，把头埋进枕头里，想重新沉浸在那种倦怠的舒适之中，品尝着死亡的滋味，也是为了在他最后的时刻里不再看到任何光亮和地球上的任何东西。

太阳已高高升起。外面传来一阵吵闹声，巴蒂士塔破门而入。

“堂卡洛斯先生，我的少爷！老爷爷在花园里不好了，他醒不过来了！……”

卡洛斯从床上跳下来，抓起一件上衣披上。在前厅，女管家正趴在栏杆上，焦急地嚷着：“快，看在上帝的面，快去请阿泽维杜大夫，面包店隔壁的那个！”一个跑过去的年轻人同卡洛斯在过道里撞了个满怀，他脚没停地嚷着：

“在最里面，瀑布旁边，堂卡洛斯先生，是石桌那儿！……”

在花园的一角，柏树下面，阿丰苏·达·马亚坐着一张软木凳，趴在那张粗糙的石桌上，脸贴着两臂。他那宽檐帽子滚落到了地上，背上披着那件蓝色的旧长袍，衣领竖着。四周，茶花的树叶上，沙土地的小径上，闪耀着冬天柔和的金色阳光。小瀑布处，一线清泉在岩石间低声哭泣。

卡洛斯卤莽地捧起老人那张已经僵硬的脸，那脸颜色蜡黄，双目紧闭，还有一丝血迹挂在嘴角那雪白的长须上。接着，卡洛斯跪到了湿润的地上，用手摇晃着老人，轻声喊着：“爷爷！爷爷！”他又跑到水池那儿，用水洒在老人身上：

“叫个人来呀！叫个人来呀！”

卡洛斯再一次摸了摸老人的心脏……但是，他已经死了。他已经死了，身体已经凉了。这个躯体的生命比本世纪的年岁还长，他如同一棵苍劲的橡树，惊人地抵御过岁月的风霜。在太阳高高升起之时，他却孤孤单单地死去了，那疲倦的头垂在一张粗糙的石桌上。

在卡洛斯站起来时，埃戛蓬头散发，裹着睡衣来了。卡洛斯抱住了他，浑身颤抖着嚎啕大哭。周围的用人们惊恐地观望着。女管家双手抱住自己的头，心神恍惚地在玫瑰园小径中悲痛地哭着：“哦，我的好老爷，我的好老爷！”

这时看门的家丁上气不接下气地带着他在街上碰巧遇到的阿泽维杜大夫来了。这是个刚出校门的年轻人，个子瘦小，神情紧张，还蓄着两撇非常卷曲的胡子。他拘谨地向站在周围的用人们、埃戛以及卡洛斯问了好。卡洛斯虽然满脸泪花，但尽量设法使自己平静下来。然后，大夫脱去手套，慢慢地、非常仔细地检查了阿丰苏的身体，简直仔细得有点儿过分了，因为他感觉到

周围所有那些湿润的眼睛都在非常殷切地注视着他。最后，他站在卡洛斯面前，紧张地用手指摸着胡子，轻声说了些医学术语……再说，他说，卡洛斯作为同行也一定早已明白，一切都不幸地结束了。他委实感到难过……如果需要他做什么，他将欣然……

“非常感谢您，”卡洛斯吃力地说。

埃戛穿着拖鞋送阿泽维杜走了几步，指给他花园的大门。

这时，卡洛斯站在老人面前，不再哭泣，只是这突如其来的结局使他感到惊恐。爷爷，活生生、健壮的爷爷的容貌，坐在火炉旁抽烟斗，早晨给玫瑰花浇水的情景，都模模糊糊地在他脑海里闪过，使卡洛斯更加痛苦、悲伤……于是，他产生了想了此一生的念头，象爷爷那样，靠在石桌上，进入永恒的平静之中。一束阳光透过柏树的枝叉照射在阿丰苏那毫无生气的脸上。寂静之中，鸟儿经过一阵惊恐后又啼唱起来。埃戛走过来，碰了碰卡洛斯的手臂说：

“该把他抬上去。”

卡洛斯亲吻了老人垂下的冰凉的手。然后，他双唇颤抖着，小心翼翼地 from 肩部把爷爷抱起。巴蒂士塔跑来帮忙，埃戛因穿着睡袍动作不便，就抱起老人的脚。他们抬着老人穿过花园，又走过阳光灿烂的阳台和老人的书房——里面，摆在燃烧的炉火前的那张安乐椅还在等候他。一路上肃然无声，只有仆人们奔跑着去开门和看到心绪慌乱的卡洛斯或埃戛抬不动那沉重的躯体时，跑上去帮一把时的脚步声。女管家已经在阿丰苏的房内，正在把一块丝织床单铺到那张没有帷幔的简朴的铁床上。他们把老人停放在绣着一簇线色叶子的蓝色丝绸床单上。

埃戛点起两支银烛台；女管家跪在床边数念珠；安东尼先生

手里拿着厨师的白帽子，站在门旁，身边还放着他带来的一篮茶花和暖房里采的棕榈叶。这时，卡洛斯在房内来回走着，一声声长长的抽泣使他全身颤动。他怀着最后的，然而却是荒唐的希望，不停地摸着老人的脉搏或是心脏。阿丰苏身穿细绒夹克和一双大白鞋，直挺挺地躺在狭窄的床上，显得更为健壮。在那剪得刷子般的银发和纷纶的长须之间，他的脸变成了旧象牙的颜色，脸上的皱纹硬得就象用雕刀刻的；他那长着白色睫毛、布满纹丝的眼皮安详地合上了，就象是一个终于安歇了的人。人们把他放上床时，让他的一只手张开贴在心口，这个简朴自然的姿势表明他的一生是在那颗善良的心支配下生活的！

卡洛斯精神恍惚，陷入了痛苦的冥想之中。他极度痛苦的是，爷爷竟没和他说上一句亲切的话语，没有告别就永远离去了。什么都没有！只有他举着点燃的蜡烛走过时露出的那副痛苦的目光。那时，他已经在走向死亡。爷爷什么都一清二楚，他是为这件事而死的！这种坚信象锤子一样，不停地、一再地沉重敲打着卡洛斯那痛苦的心灵。爷爷什么都一清二楚，他是为这件事而死的！

埃戛走过来，提醒卡洛斯他们当时的打扮——他，埃戛穿着睡衣，卡洛斯则在睡衣上罩了一件外衣。

“得下去了，去穿好衣服。”

卡洛斯结结巴巴地说：

“是的，咱们该去穿好衣服……”

但是他却没挪步。埃戛轻轻地挽起他的胳膊走了出去。卡洛斯象个梦游者一样走着，一面用手绢慢慢地擦着额头和胡子。在走廊上他突然使劲绞紧双手，又一次泪流满面，痛苦地诉说着自己的全部罪责：

“埃戛，我亲爱的埃戛！今天早晨我进屋时，爷爷见到过我！他走了过去，却没对我说什么……他什么都知道了，就是这件事害死了他！……”

埃戛拉着他走，安慰他说，不同意他这种想法。真是傻话！爷爷快八十了，而且有心脏病……自从他从圣奥拉维亚回来，他们有多少次忧心忡忡地谈起过这件事！现在用这种想法，再使自己感到更大的不幸，那才荒唐呢！

卡洛斯两眼盯着地，象是自言自语地慢慢低声说：

“不！很奇怪，这并不使我感到更不幸！我接受这个事实作为一种惩罚……我愿意这成为一种惩罚……我只是感到在惩罚我的人面前，我是多么渺小，多么卑贱。今天早晨，我想过自杀。现在我不想了！这样带着破碎的心灵活下去，就是对我的惩罚……使我悲痛的，是他没向我告别！”

他的泪水又流了下来，但现在流得慢了，平静了，没那么绝望了。埃戛象领着个孩子一样把他送到屋内，让他在沙发的一角坐下。卡洛斯用手绢遮住脸，不停地悄悄哭泣着，似乎泪水能使他心里轻松并洗刷掉近日来使他窒息的一切含混的、难以名状的痛苦。

中午时分，埃戛在楼上刚穿好衣服，威拉萨伸着双臂破门而入。他问道：

“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

巴蒂士塔派了一个听差去请威拉萨，但是那个孩子没法讲得很清楚。刚才，在楼下，可怜的卡洛斯拥抱了他，哭得象个泪人，说不出话来，要他来找埃戛了解情况……所以，他就来了。

“可是，这是怎么回事，怎么会突然这样？……”

埃戛把人们如何清晨在花园里发现阿丰苏趴在石桌上，简

略地讲述了一遍。阿泽维杜大夫来了，但是已经完了。

威拉萨把手举到头上。

“竟有这等事！朋友，请您相信，肯定是那个女人，从那儿冒出来的那个女人害死了他！从那次打击之后，他就变了样儿！不是别的原因！就是这件事！”

埃戛机械地往手绢上洒着科隆香水，一面低语道：

“是的，也许同这次打击有关。再说，八十岁的人了，又不注意，还心脏有病。”

接着，他们商量了有关葬礼的事宜，认为应从简办事，才能同老人简朴的一生相符。埃戛提醒说，遗体在运往奥拉维亚之前，可以停放在侯爵墓地。

威拉萨摸着下巴，犹豫了一下，然后说：

“我也有个墓地。是阿丰苏先生亲自让人为我父亲修建的，愿上帝保佑他的灵魂……我觉得，在那儿停放一些日子是完全可以的。这样可以不求人，而我则感到这是莫大的荣幸……”

埃戛同意了。接着，他们又商定了关于邀请什么人、时间、灵柩的装饰等细节。最后，威拉萨看了看表，站起身来，长吁了一口气说：

“好，我去办这些令人难过的琐事！我这就来，他穿衣服的时候，我还想最后再见他一面。谁想得到！前天我还同他玩过牌……我还赢了他三千雷亚尔，真可怜！”

一股怀念之情使他哽咽了，他用手绢擦着眼睛走了。

埃戛下楼时，穿了一身丧服的卡洛斯已经坐在小书桌旁，面前摊着一张纸。他立即撂下笔站了起来。

“我写不下去！……请你给她写两句。”

埃戛默不作声，拿起笔写了一张非常简短的便条。他念道：

“亲爱的夫人：阿丰苏·达·马亚先生因脑溢血，今晨突然去世。您会理解，此时卡洛斯不得不委托我向您转告这一噩耗。请相信我……”他没给卡洛斯往下念。这时，巴蒂士塔身着丧服，用托盘端着午饭进来。埃戛要他差个仆人把便条送到圣弗朗西斯科街。巴蒂士塔在埃戛耳旁悄悄说：

“最好别忘了给仆人们发丧服……”

“威拉萨先生知道了。”

他们匆匆忙忙喝完了托盘上的茶。然后，埃戛给堂迪奥古和谢格拉写了便条，他们都是阿丰苏的老朋友。钟敲两点时，人们抬来了棺木，准备将遗体入殓。但是，卡洛斯不允许外人碰他爷爷的身子。他和埃戛，再加上巴蒂士塔做帮手——他们以尽孝的心情克制住自己的感情——鼓起勇气给老人擦身、穿衣，然后再把他放入铺着浅色锦缎的大橡木棺材内，卡洛斯还在里面放了一尊他祖母鲁娜的肖像。下午，在赶回来“看主人最后一眼”的威拉萨的帮助下，他们把老人抬到楼下书房里。埃戛不想对书房作改动或是布置，因为书房深红色的锦缎、雕花的书架、以及散在硬木书桌上的书籍，都使书房保持着那种安静、肃穆的气氛。只是为了放置灵柩，把两张大桌子拼了起来，并且铺上了一块绣有金色纹徽的黑丝绒。上面是一幅鲁本斯画的基督，他张着双臂，立于血红的太阳之上。四周是十二个点燃的银烛台。在灵柩的头部，交叉放着温室里的棕榈叶，中间点缀着茶花枝。埃戛还在两个青铜香炉里燃起些许香料。

晚上，来的第一位老朋友是堂迪奥古。他神态庄重，穿着礼服。由于在棺木前感到害怕，他就靠在埃戛身上，低声说：“他还比我小七个月呢！”侯爵晚到了一会儿；他裹着披风，带来了一个大花篮。克拉夫特和格鲁热斯没得到消息。他们走到朗柏·桑

托斯街时遇到了一起——他们第一次吃惊地看到葵花大院的大门紧闭着。最后一个来的是谢格拉，他白天呆在乡间别墅了。在拥抱过卡洛斯之后，他同克拉夫特拥抱。他一时头都昏了，红肿的双眼挂着泪花。他结结巴巴地说：“我多年的伙伴走了，我也晚不了多久啦！……”

夜晚，悲痛的守灵开始了。万籁俱寂，时光过得十分缓慢。在这庄严的丧礼仪式上，十二支点燃着的蜡烛，火焰蹿得老高，朋友们坐在一张张紧挨着的椅子上，时而压低嗓子细语几句。渐渐地，热气、燃着香料的香味、鲜花散出的清香都融到一起，迫使巴蒂士塔把靠阳台的一扇窗户打开。天空中星罗棋布。一阵微风拂过，把花园里的树枝吹得沙沙作响。

时间很晚了，双臂交叉着在一张安乐椅上一动不动地坐了许久的谢格拉，感到头晕。埃戛把他扶到餐厅，倒了一杯白兰地，使他恢复平静。餐厅里还备了一桌冷食夜宵，还有葡萄酒和甜食。克拉夫特同塔维拉也走了过来。他是在《晚报》编辑部知道这个不幸消息的，简直没吃晚饭就跑来了。在喝过一点法国波尔多葡萄酒，吃了一根香肠之后，谢格拉恢复了过来。他回忆起往日阿丰苏和他年轻时代的欢乐岁月。但是一看见卡洛斯走过来，他顿时住了口。卡洛斯面色苍白，象个梦游者，迈着缓缓的步伐，他结结巴巴地说：“请用点儿东西吧，请用点儿东西……”

他在一只盘子里拨弄了一下，然后围着桌子转了一圈就又出去了。他恍恍惚惚地走到了前厅，厅里所有的蜡烛都点燃了。一个瘦弱的黑色身影出现在台阶上，用两只胳膊抱住了卡洛斯。是阿连卡。

“这里欢乐的日子，我从不来；现在，在这悲伤的时刻，我来了！”

诗人踮着脚，从走廊里穿过，就象走在一座庙宇的侧廊里。

这时，卡洛斯在前厅又走了几步。一只无靠背的长沙发前，放着一只装有花环的大篮子，上面还附有一封信。他认出了是玛丽娅的字。他没去碰它，又回到了书房。阿连卡站在灵柩前，一只手靠在埃戛肩上轻声地说：“一位英勇的人物离去了！”

蜡烛渐渐燃尽了。屋内倦意袭人。巴蒂士塔在台球室上咖啡。阿连卡在室内被格鲁热斯、塔维拉和威拉萨围住。他刚接过杯子就谈起了往事，说到亚罗友斯区那光辉的年代，说起当时的烈性青年：

“孩子们，你们看吧，再也找不到象马亚一家这样勇敢、宽厚、强悍的人了！……在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好象一切都渐渐走向衰亡！……光辉的年代消失了，激情消失了……阿丰苏·达·马亚离去了！我好象看见他在奔菲卡那栋大厦的窗口，系着他那条丝质大领带，一副往昔葡萄牙人的高贵神态……他去了！我可怜的彼得罗也去了……确实，一想起这些，我心情十分沉重！”

他两眼模糊了，又喝了一大口白兰地。

埃戛喝了一口咖啡，就回到书房。房内飘散着香气，笼罩着一种教堂里凄切的气氛。堂迪奥古躺在沙发上发出鼾声。对面的谢格拉也睡着了，身子伏在交叉着的双臂上，满脸通红。埃戛轻轻地叫醒他们。两位老朋友拥抱过卡洛斯之后，点起了雪茄，乘坐着同一辆马车走了。其他的人也一一同卡洛斯拥抱，然后穿起外衣。最后走的是阿连卡，他在庭院里亲吻过埃戛，依然激动地感叹着逝去的岁月，感叹着已经作古的伙伴：

“现在，对我来说重要的是你们，年轻人，新一代。别把我抛下！不然，唉！当我想拜访谁的话，就只有去坟场了。再见

了，别着了凉！”

葬礼在次日一点举行。埃戛、侯爵、克拉夫特、谢格拉把灵柩抬到门口，后面跟着的是一些朋友，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勾瓦林纽伯爵，他郑重地佩上了十字勋章。斯坦因布罗肯伯爵带着他的秘书，手里提着一只紫罗兰花圈。在窄小的街道上，马车排成了长长的车队，延伸到坡上，一直伸展到了其他的街道和小巷里。这个住宅区所有的窗口都拥满了人；警察对着马车夫们大声吼着。终于，非常简朴的灵车滚动了，后面跟着的是两辆马亚家的空车，车上装有披上长长绢纱的车灯。随后驶来的是一辆辆租来供客人用的马车，坐在车里的客人个个礼服整齐，他们迎着雾濛濛的寒气打开了车窗玻璃。达尔盖和瓦加斯同乘一辆马车。勾瓦林纽的仆从骑着小白马小跑而过。面对着空荡荡的街道，葵花大院的大门为了这桩重要的丧事最后关闭了。

埃戛从墓地回来时看见卡洛斯正在房内撕着一张张的纸，巴蒂士塔跪在地毯上忙着关上一只皮革旅行箱。埃戛搓着双手走进来，脸色苍白，冷得直抖。卡洛斯这时关上了装满信件的抽屉，建议埃戛到客厅去，那儿有炉火。

他们一进客厅，卡洛斯就拉上了帘子，眼睛望着埃戛说：

“你不反对去找她谈谈吗？”

“不反对。怎么？……向她说些什么？”

“所有的情况。”

埃戛把安乐椅转过来拉到炉边，把炉火拨得更旺。卡洛斯在一旁盯住炉火，慢慢地继续说：

“此外，我希望她离开，马上到巴黎去……呆在里斯本是荒唐的……在未弄清属于她的财产数目之前，一定会给她月钱，一份宽裕的月钱……威拉萨一会儿就来谈细节问题……不管怎

样,为了让她离开,明天你给她送去五百英镑。”

埃戛悄没声地说:

“为这种钱的问题,也许最好是威拉萨去……”

“不,看在上帝面上!为什么要让这位可怜的人在威拉萨面前脸红呢?”

一阵沉默。两个人都盯着那跳动的火焰。

“使你为难了,是吗,我亲爱的埃戛?”

“不……我已经开始变得麻木了。只要闭上双眼,再经历一次这不幸的时刻,然后就要休息了。你何时从圣奥拉维亚回来?”

卡洛斯说不知道。他希望埃戛结束了这桩去圣弗朗西斯科街的使命之后,到圣奥拉维亚去和他一同休息几天。然后,得把爷爷的遗体运到那儿去……

“办完这件事,我就旅行去……去美洲,去日本。我要做这件愚蠢然而总是很有益的事。这就叫去‘散散心’……”

他耸耸肩膀,慢步走到窗前,窗户上有一片苍白的阳光在明亮的下午渐渐退去。随后,他把身子转向又在拨弄炉火的埃戛,说:

“我,当然,不敢要求你一定也去,埃戛……我希望如此,但不敢强求!”

埃戛慢慢放下火钳,站起身来抱住卡洛斯,激动地说:

“你就说嘛。见鬼了……为什么不敢?”

“那你就来吧!”

卡洛斯的心被这话深深地感动了。他抱住埃戛,脸上滚下两颗大大的泪珠。

于是埃戛想了片刻。在去圣奥拉维亚之前,要回塞洛利库

老家一趟去“朝圣”。到东方去开销会很大，所以，要赶紧从母亲手里挤点儿钱……由于卡洛斯声称带的钱会“足够让两个人舒舒服服过活”，埃戛非常认真地说：

“不，不！我母亲也很富有。到美洲、日本旅行是受教育。妈妈有义务完成对我的教育。我可以接受的是你的一只皮箱。”

这天晚上，卡洛斯和埃戛在威拉萨陪同下来到圣亚波罗尼亚车站时，火车正要开出。卡洛斯差点儿来不及跳上他预定的包厢。围着旅行披风的巴蒂士塔，被路警推着才拼命爬上了另一节车厢，挤在这节车厢里的人发出一片抗议声。火车立刻就开了。卡洛斯倚在车门旁，对埃戛嚷着：“明天发个电报来说说情况！”

埃戛由威拉萨陪伴着回到葵花大院，威拉萨是去那儿收拾和封存阿丰苏·达·马亚的信件的；这时，埃戛对他说起了次日清晨要交给玛丽娅·爱杜亚达五百英镑的事。威拉萨确实得到了卡洛斯这样的指示。不过，朋友之间坦率地说吧，这么短的旅程，这笔钱数目不是太大了吗？不仅如此，卡洛斯还说过，每月要给这位女士四千法郎，也就是一百六十英镑！你不觉得过份了吗？给一个女人，一个普通的女人……

埃戛提醒说，这位普通的女人有合法权利得到更多的钱……

“是的，是的，”总管吱吱唔唔地说。“但是这个合法性还得研究研究。咱们不谈这件事了。我不喜欢谈这事！……”

接着，由于埃戛提到了阿丰苏·达·马亚留下的财产，威拉萨就一五一十地说了。的确，这是葡萄牙最富有的家族之一。仅塞巴斯蒂恩·达·马亚遗产一项的进款就多达十五康托。在阿连特茹的地产，由于他父亲老威拉萨的经管，价值增加了两倍，

然而圣奥拉维亚是个花钱的地方。但是，拉麦古附近的庄园就更是笔财富了。

“钱是不会缺的！”他得意地大声说，一面拍着埃戛的膝盖。“朋友，不管怎么说，这总是一切的支柱。”

走进葵花大院时，想到这个曾经幸福、可亲的家庭从此消失了，埃戛感到无限的怀念。

在前厅，他的脚步声听上去很是凄凉，就象是走在一栋废弃了的房子里。室内还飘荡着淡淡的香料和酚的气味。走廊的吊灯里只有一根灯芯亮着，令人昏昏欲睡。

“这里已经有一种衰败的气氛，威拉萨。”

“不过是看着还顺眼的小小的衰败！”总管轻声地说，一边用眼睛扫了一下挂毯和无靠背的长沙发，一边搓着双手，浑身因为夜寒而哆嗦。

他们走进阿丰苏的书房，在炉火边呆了会儿暖暖身子。路易十五时代的大钟敲了九点——接着响起了一阵清脆的小步舞曲的音乐，随后又消失了。威拉萨准备要开始自己的工作。埃戛说，他也要去自己房内清理一下没用的文件、书信，对他这两年青年时代生活作一次彻底的清理……

埃戛上了楼。他刚把蜡烛放在梳妆台上，就听到寂静的走廊尽头传来了一声充满无限悲哀、拖着长声的凄凉呻吟。一阵恐惧使他毛骨悚然。从黑暗中发出的呻吟是来自阿丰苏·马亚住房的方向。后来，他想起，整幢房子里的人都还没睡，到处都有用人和灯光。于是他壮起胆子，手里哆哆嗦嗦地举着烛台，在走廊上迈了几步。

原来是那只猫！是尊敬的波尼法希奥。它在阿丰苏的房前，抓着紧闭的房门，痛苦地低声叫着。埃戛生气了，把它撵开。身

肥体胖的可怜的波尼法希奥拖着蓬松的尾巴，慢悠悠地离去了。但是，它很快又转了回来。用爪子扒着门，在埃戛的腿上蹭着，又开始喵喵地尖叫起来，就象一个人在痛苦地哀号，怀念着那失去的主人，他曾经把它抱在怀里爱抚它，而如今他已再也不会出现了。

埃戛跑到书房，请求威拉萨这天晚上在葵花大院安歇。总管同意了，他也被那只猫的悲切的哭声所深深感动。他把一大叠纸放在桌上，又到即将熄灭的炉子前暖了暖双脚。埃戛这时在堂迪奥古以往坐的那张色调柔和的沙发上坐下，面色依然苍白。威拉萨转向他，认真而缓慢地说：

“三年前，当阿丰苏让我在这儿负责进行最初的修缮工程时，我提醒过他，据一个古老的传说，葵花大院的院墙对马亚家不吉利。阿丰苏·达·马亚先生对这个凶兆和传说付诸一笑……可不，果然不吉利了！”

翌日，埃戛带着蒙弗特太太的信件和威拉萨在葡萄牙银行门前交给他的期票及金镑，登上了圣弗朗西斯科街那幢房子的二楼。他的心剧烈地跳动，不过，他已下定决心要做个强者，要平静地面对这个紧要关头。多明古斯系着黑领带，踮着脚尖走来拉开了客厅的门帘。埃戛刚把蒙弗特太太的旧雪茄烟盒放到沙发上，玛丽娅·爱杜亚达就走了进来。她全身黑色衣着，面色苍白。她把一双手伸向埃戛。

“卡洛斯好吗？”

埃戛结结巴巴地说：

“在这个时刻，您可想而知……太惨了，这样突如其来……”

玛丽娅发黑的眼圈里有颗泪花在闪动。她不认识阿丰苏·

达·马亚,甚至从未见过他。但是,知道卡洛斯痛苦,她也确实很难过……那个年轻人是多么孝顺他的爷爷啊!

“是突然发生的,对吗?”

埃戛详细地讲述了整个过程,费去不少时间。他感谢她送去的花环。他还说了可怜的波尼法希奥的哀叫和悲伤……

“卡洛斯呢?”

“卡洛斯到圣奥拉维亚去了,亲爱的夫人。”

她绞紧了双手,这意想不到的情况使她很痛苦。到圣奥拉维亚去了!连张便条、连一句话都没有!……对于他这样匆忙、几乎象遗弃了她似的离去,她惊讶得脸色更加苍白了。她最后显出一种不很在乎和有信心——实际上她没有信心——的样子,低声说:

“是的,这种时候的确顾不上别的……”

两颗泪珠从她的脸上滚了下来。看到这样真诚、默默的痛苦,埃戛茫然不知所措了。有好一阵子,他用颤抖的手指抚摸着胡子,看着玛丽娅无声地哭泣。后来,他站起身来,走到窗口,然后又转回来,在玛丽娅面前张开双臂,痛苦地说:

“不,不是这么回事,亲爱的夫人!有另外的情况,还有其他的情况!这些日子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难过的!是些痛苦的日子……”

其他的情况!?她整颗心都悬了起来。她睁大双眼看着埃戛,期待他说下去。

埃戛深深地吸了口气。

“您还记得住在巴黎的一位吉马莱斯,达马祖的一个舅舅吗?”

玛丽娅惊奇地轻轻点了点头。

“这位吉马莱斯同您的母亲很熟悉，是吗？”

她又同样默默地微微点点头。不过，可怜的埃戛又躊躇了，他那发白的面颊抽搐了起来，尴尬使得他很痛苦：

“我说这些，亲爱的夫人，是因为卡洛斯请求我这样做……上帝知道我是何等为难啊！……太难了，我真不知该从何处说起……”

她合起双手，痛苦地祈求着：

“请看在上帝的份上！”

这时，罗莎不声不响地掀起了门帘的一角，她手里抱着娃娃，妮妮丝跟在她身旁。母亲不耐烦地嚷道：

“到里面去！别来缠我！”

小姑娘吓呆了，一双美丽的眼睛顿时涌满泪水。门帘放了下来，走廊里传来一阵伤心的哭泣。

这时，埃戛只有一个愿望，就是一个结束这桩使命的强烈愿望。

“您认得您母亲的字，对吗？……好！我带来一份她写的有关您身世的声明……就是那位吉马莱斯收藏了这份文件，这是您母亲于一八七一年战争爆发前夕连同其他文件一起交给他的……他把这些东西一直保存到今天。他原想归还给您本人，但不知您的住处。几天前，他看见您和我、和卡洛斯同乘坐一辆马车……就在阿泰罗广场附近，那家裁缝店门前，也许您还记得，那时我们是从‘淘喀’别墅来……于是，吉马莱斯就马上来找马亚家的总管，把这些信件交给了他，并请他转交给您……从开初的几句话就知道了您是卡洛斯的亲属，而且是近亲时，想想看，大家有多么震惊吧。”

他几乎是一口气把这件事说完了，一面说一面不时地紧张

地打着手势。她简直听不明白，面色死灰，无限地恐惧。她只是非常轻地说了声：“但是……”然后又哑口无言，惊愕地睁大了眼睛凝视着埃戛的动作，这时他正伏身在沙发上，颤抖着打开蒙弗特太太的雪茄烟盒。最后，他拿着一张纸转过身来，不知所措地吞吞吐吐对她说：

“您母亲从未对您提起过这件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缘故……她是从里斯本私奔出走的，抛下了丈夫出走的……请您原谅我这样粗鲁地谈及此事。但是，现在不能对事实再遮遮掩掩了……请您看！您认得您母亲的字。这是她的字，对吗？”

“是的！”玛丽娅大声说，赶忙去拿那张纸。

“请原谅！”埃戛说着又用力把那张纸抽回来。“我是局外人！在我离开这儿之前，您不能看所有的这些东西。”

这是上帝赋予的灵感，可以使他避免亲自目睹她得知这些痛苦的事之后受到的沉重打击。他坚持这样做。他会给她留下她母亲所有的信件。在他走后，她可以看，并将会明白这残酷的事实……接着，他从衣兜里掏出了两大卷沉甸甸的英镑，和一个装着开到巴黎期票的信封。埃戛把这些连同蒙弗特太太的声明一起放在桌上。

“现在，我再说两句话。卡洛斯认为您眼下该做的是立即动身去巴黎。您有权利，您的女儿也有权利得到马亚家的一部分财产，因为现在您是属于这个家族了……我给您留下的是一叠开给巴黎的期票，以备急需……卡洛斯的总管给您订了软卧包厢的票。在您决定走之后，请往葵花大院捎个口信，我会到车站去的……我想就是这些。现在我该向您告辞了……”

埃戛急忙抓起帽子，走过来握住玛丽娅那冰冷、无力的手：

“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您还年轻，生活的道路还很长。您

有个女儿可以是个安慰……我真不知道还要对您说什么了!”

他哽住了，吻了吻她那只毫无知觉，一声不响地让他握住的手；而她，穿着那身黑色丧服，笔直地站着，象尊苍白的大理石雕像，一动不动。然后，他走了。

“去电报局!”埃戛低声对车夫喊道。

到了金子路，他才开始平静下来，脱下了帽子，大口地呼吸着。他还一再对自己说着他本该对玛丽娅说的安慰话：她年轻，漂亮，她的罪孽并非有意铸成；时间会弥合所有的悲痛；不久，在接受了命运的安排之后，她会发现自己是属于一个高贵的、拥有万贯家产的家族；在可爱的巴黎，有一双漂亮的眼睛，加上几张一千法郎的钞票就可以无忧无虑地愉快生活……

“这是美貌、富有的寡妇的地位，”他最后进到马车里时大声说。“在生活中有比这更倒霉的情况呢。”

从电报局出来，他退了马车。由于这是冬季里一个阳光绚丽的日子，他就步行返回葵花大院，去写一封他对卡洛斯应允过的信。威拉萨已经在那儿，头上戴了一顶绒帽，在继续整理阿丰苏的信件和结算用人的工资。他们很晚才吃晚饭。他们在路易十五大厅的火炉旁抽烟时，一名男仆进来通报说，下面马车里有位女士要找埃戛先生。厅里一阵惊慌。他们马上想到是玛丽娅带来了什么令人难以预料的决定。威拉萨还在期望着她会带来点新消息，能够使整个情况改变，摆脱这种厄运……埃戛战战兢兢地下了楼。坐在出租马车里的是梅朗妮。她裹着一件肥大的长外套，带来了一封夫人的信。

在车灯下，埃戛打开信封，里面只有一张白纸片，上面用铅笔写着：“我决定明天去巴黎。”

埃戛克制住想打听一下夫人情况的好奇心，立即回到楼上，

刚才在前厅窥视的威拉萨也紧跟在后。埃戛到了阿丰苏的书房，给玛丽娅写回信。在一张印有黑边的纸上，他告诉她（除了有关行李事宜）所订的软卧包厢车票是到巴黎，他将荣幸地到圣亚波罗尼亚车站为她送行。然后，在写信封时，他举着笔作难了。该写“麦克·格伦夫人”呢，还是“堂娜玛丽娅·爱杜亚达·达·马亚”？威拉萨认为最好还是写原名，因为从法律上讲她还不是马亚家的人。但是，埃戛不知如何是好地说，她也不是麦克·格伦了……

“算了，不写姓名送出去。她以为是忘记写了……”

埃戛拿着白信封装着的信下去了。梅朗妮把信放进了皮手筒。然后，她靠在窗子上，用一种忧伤的声调，替夫人打听一下卡洛斯先生的爷爷葬在何处……

埃戛透过单片眼镜盯着她，难以判定玛丽娅的想法是不够慎重还是令人感动。最后，他还是说了。阿丰苏安放在普拉泽雷斯公墓，右侧最后边，有个手举火炬的天使的地方。最好是向看墓人打听一下威拉萨家的墓地。

“谢谢，先生，祝您晚安^①。”

“晚安，梅朗妮！^②”

次日一早，埃戛就同威拉萨来到圣亚波罗尼亚车站。他刚把行李托运往杜若站，就看见玛丽娅拉着罗莎走了进来。她穿了一件黑色皮大衣，蒙着一条双层面纱，厚得象个面具。小姑娘的脸上也同样罩着一条黑面纱，顶上还打了一个花结。萨拉小姐穿了件肥大的长外套，夹着一包书。跟在后面的是多明古斯，他双眼红肿，抱着一捆毛毯；他旁边是梅朗妮，也是一身黑色装束，怀

①② 原文为法文。

里抱着妮妮丝。埃戛朝玛丽娅·爱杜亚达跑过去，挽住她的胳膊，一声不响地把她带到了窗帘全部拉上的软卧包厢。在车厢门口，她慢慢地脱下手套，默默地向埃戛伸出了手。

“在岔道镇咱们还可以见面，”埃戛低声说。“我也乘这趟车去北方。”

有几个人好奇地停下来，望着这位穿了一身黑衣服，相貌如此美丽、神态如此忧伤的夫人站在一节豪华的、车门紧闭的神秘的车厢里。埃戛刚关上车门，在《晚报》和审计法院工作的那个内维斯就冲出人群，抓住他的手臂，急不可待地问道：

“她是谁？”

埃戛拉着他走过站台，到了很远的地方才对着他的耳朵凄切地说：

“克丽奥佩特拉！^①”

这位政治家恼火地吼着说：“胡扯！……”埃戛走开了。威拉萨正在他的车厢附近等候，玛丽娅·爱杜亚达那忧伤的神情和高贵的风度真把他迷住了。他还从未见过她。在他看来，她真是小说里的一位王后。

“说实话，朋友，给我的印象太深了！好漂亮的女人！她是给咱们添了不少麻烦，但是，她也真是个绝代佳人！”

火车开动了。多明古斯用花手巾捂住脸哭泣。内维斯，审计法院那位法官内维斯，怒气尚未消，他看见埃戛站在门口，就鬼鬼祟祟地朝他做了个下流动作。

到了岔道镇，埃戛过来敲了敲那依然紧闭着、没一点儿动静的软卧包厢的玻璃。来开门的是玛丽娅。罗莎在睡觉。萨拉小

① 克丽奥佩特拉，公元前51年至30年的埃及女王。

姐靠着枕头在一个角落里看书。妮妮丝惊恐地狂吠起来。

“要吃点什么吗，亲爱的夫人？”

“不，谢谢……”

两人都沉默不语。埃戛把脚踩在阶梯上，慢慢地掏出雪茄烟盒。昏暗的车站上，有一群裹着披风的乡下人慢慢走过。一个路工推着一辆行李车。前方，火车头在阴凉处喘着气。有两个家伙在卧铺车厢前走来走去，把好奇而贪婪的目光投向这位裹着黑皮大衣、严肃而又忧伤的美丽夫人。

“您去波尔图？”她轻声地问道。

“去圣奥拉维亚……”

“哦！……”

接着，埃戛嘴唇颤抖着，结结巴巴地说：

“再见！”

她用力同他握握手，没有说话，但是她哽咽了。

埃戛慢慢地从士兵们中间穿过去。这些士兵都把大衣卷着斜搭在胸前，正匆匆忙忙跑到小店去喝酒。到了一个小餐馆门口，他又转回身，举起帽子。她还站在那儿，轻轻地挥动着手臂。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见到的玛丽娅·爱杜亚达，一个身材高大，默默不语，灯光下穿了一身黑衣服的女人，站在把她永远带走的火车车厢的门旁。

十八

几星期之后,就在新年的最初几天里,《插图杂志》在社交生活栏里登了这条消息:“尊贵、卓绝的运动家卡洛斯·达·马亚先生和我们的朋友及合作者若昂·埃戛,昨天前往伦敦,从那里不久即将前往北美洲,然后再继续他们有趣的航程,前往日本。无数亲友登上‘塔马号’轮,为我们可爱的旅行家们送行。在送行的人中,我们看到了芬兰公使及其秘书,苏泽拉侯爵,勾瓦林纽伯爵,达尔盖子爵,基勒美·克拉夫特,黛莱斯·加玛,格鲁热斯,塔维拉,威拉萨,谢格拉将军,光荣的诗人托马斯·阿连卡,等等等等。我们的朋友和合作者若昂·埃戛在最后握手告别时答应写信来,把他对日本的印象告诉我们,太阳和时髦的风尚就是从那个美丽的国家来到此地的。这对于所有那些注重观察和敬重精神的人确实是一个佳音。再见!”

在上面几行动人的消息(这几行阿连卡也参加了撰写)的下面,是有关“旅行者”们的最初的消息,引自埃戛从纽约写给威拉萨的一封信。是一封关于事务性问题的短信,但他加了一段附笔,题为《致朋友们的综合报道》。他描述了从利物浦穿洋过海的惊心动魄情景,写了卡洛斯持续不断的忧伤,以及灿烂的阳光下大雪覆盖的纽约。他接着写道:“旅行使我们如痴如醉,我们决心在这狭小的宇宙间遨游,直至我们的痛苦平息。我们计划到

北京去,跨过长城,然后去中亚细亚,梅尔夫^①和希瓦^②绿洲,一直到俄国内地;从那里我们将穿过亚美尼亚和叙利亚,就此下埃及,在神圣的尼罗河恢复一下我们的元气;然后上雅典,从雅典城堡的高处向智慧女神致意;再经过那不勒斯去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看一眼;最后,大约到一八七九年中,在圣奥拉维亚伸展开身躯,休息一下我们疲劳的四肢。我不多写了,因为时间已经不早,我们要去歌剧院,看帕蒂^③在《理发师》中的表演。热烈地问候所有亲爱的朋友们。”

威拉萨把这一段抄录了下来,放进他的钱包,经常拿出来给葵花大院的亲朋好友们看。所有的人都羡慕地称赞如此美妙、大胆的旅行。只有对宇宙的浩瀚感到惊恐的格鲁热斯忧伤地轻声说了句“他们不会回来了!”

但是一年半后,在三月里晴朗的一天,埃戛又在施亚都出现了。他简直引起了轰动!他看上去满面春风,晒黑了,健壮了,充满了活力,衣着也颇为讲究。他满载着各种各样的故事和东方的冒险见闻而归,对于艺术和诗歌中凡不是来自日本和中国的东西,他简直都无法忍受。他还允诺要写一本伟大的著作,“我的书”,用严肃的编年史写法,题为《亚洲游记》。

“卡洛斯怎么样?……”

“好极了!他呆在巴黎了,住在香榭丽舍大街的一幢优美舒适的公寓里。过着文艺复兴时期一位艺术王子的优裕生活。”

但是,对那位深知一切秘密的威拉萨,埃戛坦白道,卡洛斯仍然“惊魂未定”。他生活着、笑着,在布洛涅森林驾驶着他的四

① 梅尔夫,苏联土库曼一城市。

② 希瓦,苏联乌兹别克一城市。

③ 帕蒂(1843—1919),意大利著名歌剧演员,女高音,生在西班牙的马德里。

轮敞篷马车——但在他内心深处依然沉重、忧伤，存留着那“可怕的一周”的记忆。

“不过，岁月在消逝，威拉萨，”他继续说，“随着时光的推移，这世上的一切也都渐渐地逝去了——除了中国……”

这一年过去了。有人出生，有人入土。庄稼熟了，树木枯萎了，一年又一年地过去了。

一八八六年底，卡洛斯到塞维利亚^①附近他的一位巴黎的朋友维拉·梅丁纳侯爵家过圣诞节。他从维拉·梅丁纳那个称为拉索雷达的庄园，往里斯本给埃戛写信，宣布在过了近十年的流亡生活之后，他决定返回古老的葡萄牙，来看看圣奥拉维娅的树木和那条大街上的奇妙景色。除此之外，他还有一条非同寻常的新闻，定会使埃戛大吃一惊：如果这能点燃他的好奇心，那么就请同威拉萨一道前来见他，来圣奥拉维娅吃猪肉。

“他要结婚了！”埃戛思忖着。

他已经有三年（从他最后一次去巴黎）没看见卡洛斯了。不幸的是，他不能立即就奔往圣奥拉维娅，因为在西尔瓦餐厅欢庆主显节之夜的盛大欢乐晚宴之后，他就得了喉炎，这会儿困在了布拉甘萨饭店的一间屋子里。但威拉萨去圣奥拉维娅时给卡洛斯带去了一封信，埃戛在信中又对他讲述了自己的病痛，并请求他不要因为在杜罗河畔的山石之间吃猪排而耽误了时间，而应该赶快来伟大的首都，带来那个非同寻常的新闻。

的确，卡洛斯在列镇德只呆了很短的时间。一八八七年一月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两位朋友终于相聚了，在布拉甘萨饭店

^① 塞维利亚，西班牙南部一城市。

的一间厅里共进午餐，厅里两扇窗子都朝向特茹河敞开。

埃夏已经康复，容光焕发。他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一口接一口地喝着咖啡，一次又一次地戴上他的单片眼镜打量卡洛斯，羡慕他“没变样儿”。

“没有一根白发，没有一丝皱纹，没有一点儿疲乏的影子！……这都是巴黎的好处，小伙子！……里斯本把人弄垮啦。看我，看看这个！”

他用瘦骨嶙峋的手指指着他那凹陷下去的面颊上鼻子两侧的两道深深的纹路。然而最使他害怕的是秃了顶，那是两年前开始的，秃的部位逐渐扩大，现在他的头顶都发亮了。

“看看这有多可怕！科学对一切毛病都有个治法，唯独对秃顶无奈！文明不断发展，唯有秃顶不变！……这都已经象个弹子球了，对不？……这原因是什么？”

“养尊处优！”卡洛斯笑着说。

“养尊处优！……那，你又如何？”

不管怎么说，在这个国家他又能干什么呢？……他最后一次从法国回来后，曾想过要进外交界。他一向口若悬河。现在，可怜的母亲已经躺在塞洛利库的坟墓里，他又有现钞。但是，后来他又思忖了一番，到底葡萄牙外交意味着什么？只不过是在国外另一种形式的养尊处优，永远有一种无足轻重的自我感觉。那宁愿呆在施亚都！

当卡洛斯提到了搞政治——庸人的职业时，埃夏顿时恼火了。政治！自从商业象葡萄虫一样侵袭着立宪制度，政治无论在伦理上还是物质上都变得令人厌恶了。今天，政治家们就是玩偶。他们做了某些手势，摆出某种姿态，是因为他们背后有两三个金融家在抻线……这是些雕工精美，涂得油光锃亮的木偶。

但是，这又有何用？可怕之处正在于此。他们没有个性，没有风度；他们不洗澡，不修指甲……这样离奇的事儿，在任何国家都不会发生，连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都不会有！里斯本有那么三、四个沙龙，对所有的人都慷慨地接待，管他是阿猫阿狗，但把大多数政治家拒之门外。为什么呢？因为那些“太太、小姐们厌恶”他们！

“你就看看勾瓦林纽吧！看他是否每星期二接待他的那些政客同僚……”

卡洛斯微笑着在椅子上颠了一下；埃戛的尖酸刻薄把他迷住了。

“真的，勾瓦林纽夫人，咱们的好朋友勾瓦林纽夫人怎么样了？”

埃戛在屋子里慢慢地踱着步，把勾瓦林纽家的最新消息叙说了一遍。伯爵夫人从居住在圣伊莎贝尔的一位怪癖的姑姑那儿继承了一笔约六十康托的财产，现在她有了最考究的马车，每个星期二总要接待宾客亲朋。但是，她得了一种什么病，挺严重，不知是在肝脏还是肺上。然而，她依然亭亭玉立，非常严肃，是一位极其矜持的美人……而他，勾瓦林纽，一如既往，饶舌、健谈，是个拙劣的作家，二流政客，不可一世的家伙，头发已经花白，曾两度出任大臣，胸前挂满了大十字勋章……

“你最近没在巴黎见到他们？”

“没有。我听说他们在那儿，就去留了张便条，但是他们已经在头一天去了维奇……”

门开了，一个哑嗓子喊道：

“总算找到了，我的小伙子！”

“哦，阿连卡！”卡洛斯扔下了雪茄，嚷起来。

接着是长时间的拥抱，互相使劲地拍着肩膀，还有一声很响的亲吻——那是阿连卡慈父般的一吻。他激动得颤抖着。埃戛拉过一把椅子，喊侍者过来。

“你要什么，托马斯？法国白兰地？克利沙酒？无论如何得要杯咖啡！再来杯咖啡！要浓点儿，给阿连卡先生的！”

在这当儿，诗人全神贯注地打量着卡洛斯。他拉住卡洛斯的手，咧开嘴笑着，露出了那口坏牙。他觉得卡洛斯精神极了，是位风度翩翩的男子汉，是马亚家族的骄傲……啊！……啊！巴黎以它的精神和那沸腾的生活保持了一个人的青春……

“而里斯本却使人萎靡不振！”埃戛接上去说。“我已经在这儿说过此话。来，坐下，你的咖啡和酒！”

这时，卡洛斯也把阿连卡打量了一番。他发现阿连卡显得更加潇洒，更有诗人风度了，这是因为那乱蓬蓬的满头白发和那张褐色面颊上深深的皱纹，那皱纹就象是激动的感情之车穿过之后留下的印记。

“你样子很有特色，阿连卡！你可以作画像和塑像的模特儿了！……”

诗人笑了，用手指得意地捋了捋他那长长的带有浪漫色彩的胡须，年岁使它变白了，而香烟又把它熏黄了。真见鬼，人老了总得有些补偿嘛……不过，他的胃还没有毛病，而且，啊，小伙子们，他的心里依然还有些激情。

“这并不能阻止这个国家的每况愈下，我的卡洛斯！可是，有什么办法……总是抱怨自己的国家，这是人的本性。连贺拉斯^①也抱怨他的国家。而你们，小伙子们，才气过人，对奥古斯

① 贺拉斯(公元前65—8)，罗马奥古斯都统治时期的著名诗人。

都^①的时代相当了解……当然，就更不用说关于共和国的灭亡和那些旧机构的瓦解了……好，不谈这些罗马人了！那瓶子里是什么？法国白葡萄酒……秋天来点儿蠔肉就白葡萄酒我倒也不反对……好，来点儿法国白葡萄酒。给你接风，我的卡洛斯！还有你，我的若昂，愿上帝赐给你们受之无愧的光荣，亲爱的孩子们！……”

他一饮而尽，轻声地说“好酒，真香。”然后，噗地一声坐下来，把他的银发拂到脑后。

“这个托马斯！”埃戛嚷道，把一只手亲切地搭到他的肩上。“没人能和他比，真是独一无二！仁慈的上帝在兴致冲冲的一天造就了他，然后便把模子打碎了。”

真是瞎编！诗人容光焕发，低声地说。还有许多人和他一样善良。人类全都用同样的泥土做成，如《圣经》所说，或者象达尔文所断言，都是从同样的猴子变来……

“所有那些进化论的思想，物种的起源，细胞的发展等等，对我来说……很显然，达尔文、拉马克^②、斯宾塞，克劳德·伯纳，李特雷，所有这些人，都是第一流的人物。不过，全完蛋了！一千多年前，人类卓绝地证明了确有灵魂存在！”

“喝咖啡吧，托马斯！”埃戛提醒说，并把杯子推给他。“喝咖啡！”

“谢谢！……啊，对了，若昂，我已经把你的娃娃给了那个小姑娘。她立刻就亲吻它，抱着摇它，带着那种母性的深情，那种天赋的本性……那是我的一个小侄女，卡洛斯。她没了母亲，可怜的小宝贝，我收养了她，想把她培养成人……你一定得见见

① 奥古斯都(公元前63—公元14)，罗马帝国的第一代皇帝，改革者。

② 拉马克(1744—1829)，法国自然科学家。

她。希望哪天你们俩都来和我一同进晚餐，让你们尝尝我的西班牙鹧鸪……在这儿多住些日子吗，卡洛斯？”

“是的，一两个星期，为了好好吸点儿祖国的清新空气。”

“有道理，小伙子！”诗人嚷道，一面把一瓶香槟酒拉到自己面前。“这个国家还不象有人说的那么糟……你就看看这儿，看看这天空，看看那条河，伙计！”

“确实很迷人！”

顷刻间，三个人都盯住看特茹河那无与伦比的绮丽景色，宽阔、平静、熠熠闪光的河流蓝得有如阳光灿烂的晴空。

“有什么诗作？”卡洛斯朝诗人转过身，突然高声问道，“你放弃了这种神圣的语言吗？”

阿连卡沮丧地做了个手势。如今谁还懂这种神圣的语言？葡萄牙的年轻一代只懂得金榜的语言，金钱的语言。现在，孩子，一切都组织起来了！

“但是，有时候，我还来点儿灵感，我这个老头儿也就震动一下……你没在报纸上看到吗？……当然你不看这些他们称之为报纸的破烂货……对了，想起了几句，那是献给这位若昂的。我说给你听听，如果我还记得起来……”

他伸手在那张精瘦的脸上抚摸了一下，然后用忧伤的声调背诵着下面的诗句：

希望之光，爱情之光，
什么风把你们摧毁？
那个对你们紧追不舍的灵魂，
永远无法与你们相会！

卡洛斯轻轻说了声“真美！”埃戛说了句“太妙了！”那位诗人

心里暖烘烘的，真正感动了，作了个展翅欲飞的动作。

我往昔岁月的灵魂，
象只不寐的夜莺，
在月亮初升之时，
立即开始歌唱。
思想是鲜花，
徐徐五月的轻风……

“格鲁热斯先生到！”侍者把门推开一半，禀报道。

卡洛斯伸出了双臂。艺术家穿了一件浅色外套，钮扣扣得整整齐齐。他立即投向了卡洛斯热情的怀抱，一边嘟嘟哝哝地说：

“我昨天才听说。我想去接你，可他们没叫醒我……”

“如此说来，你还是那么大大咧咧？”卡洛斯高兴地嚷着说。
“他们总是不叫醒你？”

格鲁热斯耸耸肩膀，由于好长时间不见面了，他还有点儿羞怯，脸涨得绯红。卡洛斯非让他坐在自己的身旁不可，露出一副对艺术家表同情的样子；艺术家总是那么瘦弱，鼻子更尖了，一头更加弯弯曲曲的蓬乱头发垂到外衣的领子上。

“让我祝贺你！我从报纸上知道你获得了成功，一出精神的喜歌剧，那部《塞维利亚之花》……”

“是《离别格拉纳达》！”艺术家纠正说。“是的，是出小玩意儿，还算受欢迎。”

“好戏！”阿连卡嚷道，一边又满上一杯白兰地。“那音乐完全是南方色彩，充满了阳光，散发出橙子树的芳香……但是我已经对他说过‘放弃小歌剧吧，小伙子，飞得再高一些，写一部伟大的

历史性的交响乐!’我几天前还给他出过一个主意，写堂塞巴斯蒂昂远征非洲。水手的唱歌声，铜鼓声，人们的哭泣声，海浪的拍击声……卓绝之极！结果如何！他却给我耍起了响板……算了，不去说它了。他很有天才，他就象是我的儿子，因为他尿湿过我好几条裤子呢！……”

艺术家显得很不自在，用手指理着蓬乱的头发，最后，他对卡洛斯老老实实说了，他不能久呆，因为还有一个约会……

“和情人？”

“不……是巴拉达斯，他正在给我画张油画像。”

“手里拿着七弦琴？”

“不，”艺术家十分严肃地答道，“拿一根指挥棒。而且要穿燕尾服。”

他解开了外套，露出了他那身华丽的装束，衬衫前襟有一对珊瑚钮扣，那根象牙的指挥棒插在背心的开口处。

“你可真漂亮极了！”卡洛斯叫道。“还有件事，过一会儿来和我们吃晚饭吧。阿连卡，你也来，好吗？我想安安静静地听你那些美丽的诗句……六点整，一定。我要请你们吃一顿葡萄牙便饭，今天早上我定的菜。有杂烩、焖米饭、笋鸡豌豆，等等。一起叙叙旧……”

阿连卡作了一个十分轻蔑的手势。布拉甘萨饭店的厨师，那个可怜的法国小子绝对做不出这些古老的葡萄牙名贵菜肴。可是也没法子了。他会六点整到达，来向卡洛斯祝酒！

“你们出去吗，小伙子们！”

卡洛斯和埃戛要前往葵花大院去看看那幢大房子。

诗人立即说，这是一次神圣的朝拜。那么，他就和艺术家一道走。他也是朝巴拉达斯工作室那个方向走……那个巴拉达斯

是个有才华的年轻人……他的画，色调有点儿暗，虎头蛇尾……不过，他是颗闪亮的火花。

“他有个姑妈，小伙子们，叫列昂诺尔·巴拉达斯！她那双眼睛，那身段，美极了！她不仅仅是身材美！她的心灵，她的诗歌和献身精神也了不起！……现在可没这样的了，全消逝了。好了，不说这些。六点见！”

“六点整，一定！”

阿连卡和艺术家拿上雪茄走了。不多时卡洛斯和埃戛也离开了，他们手挽着手沿着古珍宝街走去。

他们谈着巴黎，谈着埃戛四年前结识的那些年轻人和夫人们。那时他曾在卡洛斯的寓所里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冬天。当说起一个个名字的时候，使卡洛斯震惊的是，所有这些无忧无虑的年轻人的闪光的生命，竟如此之短暂，都骤然从人间消逝了。露斯·格雷死了。康拉德死了……玛丽·布朗呢？发福了，富有了，嫁给了一个油蜡烛制造商。那个波兰人，那个金发碧眼的小伙子怎么样了？他失踪了。德梅楠先生，那位堂胡安呢？成了杜布斯的副镇长。住在隔壁的那个比利时小伙子呢？在交易所破产了……还有另一些人，有的死了，有的失踪了，有的陷入了巴黎的泥潭！

“如果权衡一下，朋友，”埃戛说，“咱们在里斯本的这种小日子，简简单单，安安静静，平平稳，倒是无限可取了！”

他们到了罗雷托广场，卡洛斯停住步，四下望了望，他重又回到了这座都城那熟悉的古老的中心。一切都没变。还是那样懒洋洋的卫兵围着卡蒙斯那尊忧郁的塑像转来转去。两座教堂的门上仍旧挂着有教会纹章的红色门帘。亚利安萨饭店还是那样幽静、门可罗雀。明媚的金色阳光铺洒到石板路上。歪戴着

帽子的马车伕们抽打着一匹匹的瘦马；三个卖鱼妇头顶扁鱼篓，扭动着柔软、硕大的臀部，在灿烂的阳光走着。一个角落里，有一群衣衫褴褛的二流子站在那儿抽烟；对面的一个角落，在哈瓦那之家附近站着另一群抽烟的二流子，但他们穿的是长礼服，在谈论政治。

“在从国外来的人看来，这可是太不堪入目了！”卡洛斯高兴地说，“不是指这座城市，而是这些人，一群非常丑陋、邋里邋遢、衣衫褴褛、懒惰卑贱、面黄肌瘦、萎靡不振的人……”

“不管怎么说，里斯本变样了。”埃戛非常严肃地说。“嗨，变化挺大呢！你一定要去看看那条大街……在去葵花大院之前，咱们去这条街上转转。”

他们沿着施亚都往下走。在另一侧，商店凉篷投到地上一片参差不齐的荫影。卡洛斯认出了那些他十年前离开时就倚着这些门站立的商店主人，现在他们还倚门而立，还是那副可怜相。如今，他们脸上有了皱纹，头上添了白发，但是他们还是那样无精打采、愁眉苦脸地紧挨着门柱站着，只是戴上了时兴的小领子。后来，在勃特兰书店门前，埃戛笑着碰了碰卡洛斯的胳膊说：

“看，那儿是谁，在巴尔特勒斯奇店门那儿！”

是达马祖。达马祖挺着肚子，胖敦敦的，又发了福，胸前还别了一朵花。他咬着一支大雪茄，呆呆地瞪着双眼，那神情就象一个吃饱了食，心满意足的反刍动物在出神。一看到往下走来的老朋友，他动了一下，象是想避开，躲进那家糖果店，但是又不由自主、简直是不知不觉地来到了卡洛斯面前。他伸着手，满脸堆笑。

“嘿，回来啦！……真是太想不到了！”

卡洛斯伸过去两个手指，也微微一笑，一副冷淡和漫不经心的样子。

“是这样，达马祖……过得好吗？”

“在这儿，在这种枯燥无味……你要久住吗？”

“一两个星期。”

“住在葵花大院？”

“不，在布拉甘萨饭店。不过，你不必麻烦了，我总是出外。”

“那好吧……三个月前我也在巴黎，住在大陆饭店……”

“是吗！……好，见到你很高兴。以后见！”

“再见，小伙子们。你看上去挺好，卡洛斯，气色健康！”

“你过奖了，达马祖。”

确实，当达马祖盯住卡洛斯，从后面打量着他的大礼服，他的帽子和他走路的姿势时，他的眼睛里又闪现出过去那种羡慕的神情。那时候，这个马亚是他心中潇洒风度的最高典范，“只能在国外才见得到……”

“你知道咱们的达马祖结婚了吗？”埃夏过了一会儿问道，他又挽起了卡洛斯的胳膊。

卡洛斯大吃一惊。什么！咱们的达马祖！结婚了！？……是的，和阿格达伯爵家的一个女儿结了婚，一个破产了的人家，有一大群女儿。他们把最小的姑娘连蒙带骗地甩给了他。那个高贵的家族可真走了红运，这位高尚的达马祖现在负担着所有姐姐们的服装费呢。

“她漂亮吗？”

“是的，相当漂亮……可让一个叫巴罗祖的可爱青年享了福。”

“什么，你是说达马祖，真可怜！……”

“是的，可怜，真可怜，非常可怜……不过如你看到的，他倒十分心宽，这桩丑事甚至还使他发了福！”

卡洛斯停住步，惊讶地看着一个二层楼的奇特阳台。这些阳台就象在圣像游行日一样，挂着绣有交织字母图案的鲜艳的红帷幔。他正欲打听，这时从站在这幢节日盛装的房子的门口的人群中跑出来一个年轻人，样子顽皮，没有胡髭，还长了一脸疙瘩。他匆匆穿过大街，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冲着埃戛大嚷大叫着：

“你要是快点，还能在下边追上她！快跑啊？”

“谁？”

“亚多津姐！她穿了件蓝色衣裙，帽子上插着白色羽毛……快点……若昂·埃利塞奥用手杖在她的两腿中间捅了一下子，让她摔倒在地上。真是幕好戏……快去，伙计！”

他又迈着他那双麻秆样的长腿，回到了那群人中——这些人带着乡下人的好奇心，个个默不作声地站在那儿，端详着陪伴埃戛的那位颇为漂亮、讲究的陌生男子。与此同时，埃戛正在向卡洛斯讲述这些阳台和这群人。

“他们是图尔夫俱乐部的。一个新的俱乐部，就是原来那个帕利亚巷赛马俱乐部。他们玩的是小本赌。这些人全都挺可爱……你看见了，他们总是这样拿着帷幡和其他东西，准备着以防耶稣受难像万一从这儿抬过。”

接着，他们朝阿尔马达新街往下走时，埃戛对卡洛斯讲了亚多津姐的事。两个星期前，在西尔瓦餐馆，他从圣卡洛斯剧院出来和几位朋友共进晚餐时，这个意想不到的女人出现了。她穿了一身红衣服，卷舌音发得特别重，所有的字都卷舌。她打听一

位“子儿爵”先生。哪位“子儿爵”？她也说不准。“是她在游乐场遇到的一位子儿爵。”她坐下来，他们递给她一杯香槟，堂娜亚多津姐表露出她是个非同一般的人物。他们谈论起政治、内阁以及赤字。堂娜亚多津姐立即声言她非常熟悉“赤字”，说他是一个迷人的小伙子……赤字是个迷人的小伙子——一阵哄堂大笑！堂娜亚多津姐恼火了，还一再坚持说，她和他一同去过辛德拉，他可是个地地道道的绅士，在一家英国银行工作……赤字在英国银行工作——又是一阵叫声、哄声，闹声！这种吵吵闹闹、放荡不羁的嬉笑一直持续到凌晨五点，堂娜亚多津姐经过抽签归黛莱斯！真是痛快的一夜！

“当然，”卡洛斯笑着说，“是一次狂饮作乐。使人想起埃拉萨巴卢斯^①和奥尔赛伯爵。”

埃戛接着替自己的狂饮作乐热心地辩护了一番。在欧洲或在任何文明的地方，能有比这更痛快的事儿吗？他倒想知道，在巴黎，在庸俗晦气的格朗·特雷士，或是在伦敦，在那个一本正经、乏味的布里斯托尔，能过上比这更快活的一夜吗！只有不时地大笑一通，生活才能过得下去。如今，在欧洲，修身洁行的人是苟言笑的——他只是冷漠地微微一笑。只有我们这里，在世界这个野蛮的角落里，还保存着极其可贵的天赋，一种值得庆幸和令人舒服的东西——尽情的欢笑！……

“你到底在看什么？”

在看一家诊所，那是卡洛斯过去的诊所——如今，从招牌上看，是一家小时装店了。于是，两位朋友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卡洛斯愚蠢地在这里浪费了多少时光，拿着《两个世界》杂

^① 埃拉萨巴卢斯(公元前204—222)，罗马皇帝，放荡不羁，残暴凶狠。

志，徒劳地等候着病人，满以为工作会带来乐趣呢！……就在那里，一个早晨，埃戛穿了件漂亮的皮外套来了，他打算在一个冬天就把墨守成规、老朽的葡萄牙改造过来。

“结果一事无成！”

“一事无成！不过我们大笑了一场！你还记得那天晚上可怜的侯爵想把帕卡带到诊所来，要用那张适合妓院用的靠背长沙发……”

卡洛斯叹了一口气，表示对往昔的思念。可怜的侯爵！近几年来给他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侯爵的去世，那是一天他吃午饭时偶然从报上看到的消息！……他们放慢了步子，穿过罗西欧广场，又回忆起另外几个人也已逝世：堂娜玛丽娅·库尼亚可怜地死于浮肿病；堂迪奥古最终和他的厨娘结了婚；好心的谢格拉，一天从跑马俱乐部出来时死在马车上……

“对了，”埃戛接着问道，“你在伦敦看到了克拉夫特吗？”

“看到了，”卡洛斯答道，“他在里士满附近弄到了一幢很漂亮的房子……不过，他可老多了，常常抱怨他的肝病。糟糕的是，他也酗酒了。真可惜！”

随后，卡洛斯问起了塔维拉。这位漂亮的年轻人，埃戛说，又在政府里干了十多年，在施亚都逛了十年。他总是穿戴讲究，尽管已经添了华发。他一直和一个西班牙女郎混在一起。他在圣卡洛斯剧院很有点权势。每天下午，他都带着一种平静和满意的架势，在哈瓦那之家咖啡馆低声抱怨说：“这个国家衰败了！”总之，他是文雅的里斯本人小小的优秀的楷模。

“斯坦因布罗肯那个蠢货呢？”

“在雅典当公使，”卡洛斯高声说，“在那些古建筑的废墟之中生活。”

想到斯坦因布罗肯在古老的希腊，他俩真是格外开心。埃夏想像，好心的斯坦因布罗肯，架着一副高领子，谨慎地评论着苏格拉底^①：“哦，他很了不起，十分地了不起^②。”或者谈论到温泉关战役^③时，他担心自己卷进去，就喃喃地说：“这太严重了，十分地严重^④！”很值得去希腊看看。

埃夏突然站住了，说：

“看，咱们到了这条大街了！怎么样？……不错吧！”

在这一片宽敞明亮的空地，卡洛斯离开了那条绿树成荫的安静人行道。那里矗立着一座白糖色的方尖碑，在冬天灿烂的阳光下闪耀着，青铜碑座上锈迹斑斑。它周围街灯的大灯罩在阳光照射下透明、闪亮，就象一个个肥皂泡悬在半空。两侧，笨重、古朴的建筑物高低错落，鳞次栉比。这些新近粉刷过的建筑物的屋檐上吊了许多花盆，锌板做的龙舌兰已经发黑，在黑白石块铺地的天井里，看门人在抽烟。那两排笔直的富丽堂皇的房子使卡洛斯想起了过去家家户户在一点钟的弥撒之后，穿着星期天漂亮的开士米和丝绸衣服，排列在人行道两旁听乐队演奏的情景。整个石板地闪闪发亮，象新近刷过一般。到处都有一两颗秃枝寡叶的灌木，在寒风中蜷缩着。大街尽头，树丛点点的青翠山岗和佩雷卢谷地的片片空地，骤然以山乡的景色把这短短的一段带有十足寒酸气的富丽堂皇的闹市截断了——原本打算以这儿为起点来改造这座古城的，但好景不长，却以到处是堆堆乱石告了终。

① 苏格拉底(公元前469—399)，古希腊著名哲学家。

②④ 原文为法文。

③ 温泉关战役是指公元前480年斯巴达国王李奥尼率领军队在希腊东部一个狭窄的山隘温泉关挡住波斯人的战役。

这时，一阵清新的空气拂过；金色的阳光照射在破砖乱瓦上；无比湛蓝的晴空覆盖着万物，给人带来了欢乐。两位朋友坐到一张凳子上，附近是一片草坪圈住的一潭平静的碧波。

树荫下，年轻人三三两两地漫步、游荡，他们的领扣上插着鲜花，身上穿着入时的裤子，戴着黑线密缝的白手套。这是卡洛斯不认识的新一代的年轻人。有时，埃戛轻轻说声“喂”，有时用手杖打个招呼。这些年轻人来回地走着，显出胆怯、不自然的神态，好象他们不习惯于那片宽广的地方，那强烈的阳光，乃至他们自己时髦的装束。卡洛斯很是惊讶。这些郁郁寡欢的年轻人，穿着紧身裤，在工作时间到这里来做什么？附近并没有什么女人，只是前面一张凳子上坐着一位面带病容的妇人，蒙着头披着围巾晒太阳；还有两个胖老太婆，客栈的老板娘，牵着一只长毛狗在散步。这里的什么吸引了这帮面色苍白的年轻人呢？最使他惊讶不已的是这些绅士们的靴子，这些长得不成比例的靴子从紧身裤下露了出来，鞋头尖尖往上翘着，就象葡萄牙北方小船的船头……

“真是不可思议，埃戛！”

埃戛搓了搓两手。是啊，这倒颇有点价值！因为这靴子的简单式样完全表明了当代葡萄牙的面貌。管中窥豹嘛。一旦抛弃了非常适合自己的堂若昂六世^①时代的旧特征，这个多灾多难的葡萄牙就决心朝现代化奔了；但是因为没有独创性、没有力量、没有骨气去创造出自己的特性——一种独有的特性，它就从国外搬进了模式——思想、裤子、风俗习惯、法律、艺术和烹调的模式……只是，由于没有比例概念，又急不可待地要显得非常摩

^① 堂若昂六世，葡萄牙第二十七任国王，1816至1826年在位。

登、非常文明，因而就夸张了这种模式，篡改了这种模式，甚至把它糟蹋到可笑的地步。从国外传来的靴子式样原本只是靴头略微窄一点儿——公子哥儿们就立即把它抻长、弄尖，尖得如同别针的尖儿。作家们也是看上一页龚古尔^①或魏尔兰^②精雕细琢、语言考究的名著，就立即加以篡改并支离破碎和喋喋不休地引用他们的语句，甚至到了荒唐可笑的地步。立法议员们听说国外在努力提高教育水平，他们就马上在小学课程中加进玄学、星球学、哲学、古埃及学、颜色学、比较宗教批判以及其他许多不相干的科目。各个领域均是如此，从演说家到摄影师，从律师到运动家，各行各业不知凡几……就象圣多美那些已经被影响了的黑人，他们看到欧洲人戴眼镜，以为这就是文明，这样就可以成为白人。那么，他们怎么办？为了急于求得进步，做个白人，于是他们在鼻梁上也架上三副、四副眼镜，有透明镜，有墨镜，和甚至花花绿绿的镜子。他们就这样，裹着遮羞布，鼻子仰着，跌跌撞撞地在城市里行走，拚命设法使这几副眼镜保持平衡，为的是做个非常文明的人，地地道道的白人……

卡洛斯笑道：

“这么说，是每况愈下了……”

“糟得很！一切都那么卑贱、虚假！特别是虚假！在这个可悲的国家里，已经没有什么地道的东西，连我们吃的面包都不地道！”

卡洛斯靠在长椅上，用手杖慢慢一指说：

“只剩下那个是地道的……”

他指的是城市的高处，格拉萨和宾尼亚小山。在那被太阳

① 龚古尔兄弟，法国十九世纪著名作家，自然主义小说的先驱。

② 魏尔兰(1844—1896)，法国诗人。

晒得干枯、乌黑的山坡上，自上而下铺满了住房。修道院、教堂、密密麻麻的教会用房，稳稳地坐落在山顶，使人想起了懒洋洋的肥胖修道士，穿着短外套的女信徒，午后的宗教游行，教堂前广场上前拥后挤、穿着大袍的善男信女，街头巷尾叫卖羽扇豆和五香豆的小贩们，以及为颂扬上帝而燃放的烟火。再高处，便是破旧、巍峨的古堡，蓝色的晴空映衬着它的断墙残壁。过去，一支穿着白裤子的军队，总是在巴松管乐队的伴奏下从古堡走下来发布命令。古堡下面，圣维森特教堂和主教堂的居民区里，有许多断裂的墙上挂着巨大纹徽的破旧的大厦，它们以怀旧的目光注视着出海口。这就是里斯本贵族居住的老区。在这里，慢性病体质的乖戾的贵族们，整天在搬弄事非、祈祷和斗纸牌中打发他们的风烛残年！

埃戛若有所思地望了一会儿说：

“是的，的确如此，那也许是比较地道的。但只是太愚笨、太破旧了！我们不知道该向哪儿转好……若是转向我们自己，就更糟了！”

突然，他的脸闪现出光彩，他拍了拍卡洛斯的大腿，说：

“等等……瞧，谁来了！”

那是一辆整洁、漂亮的双座四轮敞篷马车，由两匹英国种母马拉着，不紧不慢地缓缓驶来。但是，很令人失望，车里只坐着一位肤色白如茶花的金发青年，手拿一根羽毛贴着下巴，懒洋洋地靠在车上。他脸上挂着少女般的甜蜜微笑，向埃戛打了个招呼。马车驶过去了。

“你不认识啦？”

卡洛斯拚命回忆着。

“你过去的病人，查理！”

卡洛斯拍一下双手。查理！他的查理！他真长大啦！……真漂亮！

“是的，很漂亮。他和一个老头儿很要好，总跟他在一起……但是，今天他一定是和母亲一道来的，我相信她就在这附近散步。咱们去看看好吗？”

他们沿着大路往上走，寻找着她。但是，他们很快碰到的却是欧泽比奥。他看上去更忧郁、更瘦弱了。他的手臂上挽着一位女士，那是一个非常健壮、红光满面、穿了件淡褐色衣裙的女人。他们慢慢地散着步晒太阳。欧泽比奥根本没看见他俩；他有气无力，步履沉重，那双戴着大墨镜的眼睛盯住自己缓缓移动的身影。

“那个高头大马的女人是他的妻子，”埃戛说，“在妓院里爱过了几个人之后，咱们的欧泽比奥恋上了这一位。这女人的父亲是一家当铺的老板，一天晚上，他抓住欧泽比奥同她在楼梯上寻欢作乐……闹得好厉害，逼他同她结了婚。后来，他就失踪了，我再没见过他……说是他妻子打了他。”

“愿上帝保佑他！”

“阿门！”

卡洛斯想起来，为《魔鬼号角》的事儿揍过欧泽比奥，于是，他又想了解一下帕尔马·卡瓦朗的情况。那位品德超群的先生还在用他的活动玷污社会吗？埃戛说，还在那样做。他当了那位任过内阁大臣的卡尔内罗的总管，之后就放弃了报馆的工作；他手挽手地把自己的西班牙女郎带到戏院去；他是位热心从政的人。

“他一定会成为一个议员的，”埃戛补充说。“从现在的事态发展看，他还会成为大臣……亲爱的卡洛斯，已经不早了，咱们

坐这辆马车去葵花大院吧？”

已经四点。冬天短暂的太阳显得苍白了。

他们上了马车。在罗希欧广场，正从那儿走过的阿连卡看见了他们，停下来热情地挥挥手。这时，卡洛斯的惊讶程度就如同上午在布拉甘萨饭店一样，就大声说：

“喂，埃戛！你现在看上去同阿连卡很亲密！这是怎么变的？”

埃戛承认，他现在确实非常喜欢阿连卡。首先，在这个彻头彻尾虚伪的里斯本，阿连卡是唯一保持着真正特性的葡萄牙人。其次，在欺诈行骗如同瘟疫的今天，他却保持着难以腐蚀的诚实。此外，他忠实、善良、慷慨。他对待小侄女的行为很是令人感动。他比年轻人更注意礼貌，更规矩。偶尔，微微过量的饮酒对他那抒情诗人的性格并无损害。最后，在文学已堕落的情况下，阿连卡的蹩脚诗歌却以其健康的内容、朴实的风格而见长；除此之外，其感情也颇为真切。总之，他是位令人无限敬重的诗人。

“你看，亲爱的卡洛斯，咱们说到哪儿啦！的确，近三十年来最能说明葡萄牙急剧衰落的莫过于这个简单的事实：它的特性与天资大大地下降，以致使我们的老托马斯，《西番莲》的作者阿连卡·亚伦格尔突然成了多么了不起的天才和正义之士。”

马车停下时，他们还在谈论葡萄牙和它的弊病。看到葵花大院那庄严的大门，嵌在屋檐下的窗户，镶在纹徽处的一大束向日葵，卡洛斯无比地激动！一听到马车声，威拉萨就一面戴着黄手套，一面走到门口。威拉萨略微有些发胖——他全身上下，从新帽子到银质的手杖柄，都显示出他作为总管的重要地位。卡洛斯长期居住国外，威拉萨就成了马亚家族这幢庞大宅子的直接

主人。他立即介绍了老花匠，是这位花匠和他的妻子、儿子住在此地，看管这幢硕大的空房子。接着，他又对两位朋友相聚表示祝贺。他亲切地拍着卡洛斯的肩膀说：

“在圣亚波罗尼亚车站分手之后，我就到中央饭店洗了个澡；但是我没睡觉。那种卧车可真舒服！这方面的进步，我们葡萄牙并不亚于任何人！……您现在需要我做什么吗？”

“不，谢谢，威拉萨。咱们到各个房间看看……请你同我们一道吃晚饭。六点钟！可是要六点整。有风味菜。”

两位朋友穿过了门厅。厅内依然摆着封建时代的橡木雕花椅子，幽暗的色调象大教堂内唱诗班坐的排凳。但是，楼上的前厅却凄凄凉凉，厅内空空荡荡，没有家具，没有帷幔，四周是白灰剥落的墙壁。象帐篷中挂的那些东方壁毯，闪着金属光泽的摩尔人铜盘，以及笑眯眯地把小脚伸向水中冷得索索发抖的大理石少女裸体塑像，这些如今都拿去装饰卡洛斯巴黎的房间了。但是，还有些箱子堆放在一个角落里，等待发运，里面装的是“淘喀”别墅最精美的瓷器。随后，他们来到没铺地毯的宽敞过道，那发出来的脚步声就象他们走在一栋被废弃的修道院里。在微弱的光线下，从一幅变黑的带画框的神像上，能辨认出神的一个干瘦肩膀，和一个白色的头盖骨。一阵冷风吹来，埃戛竖起了大衣领。

主客厅里，用棉布单子包好的青苔色的织锦缎家具，散发着木乃伊般的松脂和樟脑气味。地板上，贴墙放着的康斯塔伯^①画的画像上，鲁娜伯爵夫人好象也要迈开步子，走出那金黄色的画框，准备离去，以使她的家族彻底散伙……

^① 康斯塔伯(1776—1837)，英国画家。

“咱们离开这儿，”埃戛大声说。“这情景太令人伤感了！”

但是，卡洛斯又打开了台球室的大门。他面色如蜡，一言不发。这是葵花大院最大的房间，最近把“淘喀”别墅不同艺术式样、不同年代的所有考究家具全都堆放在这里，真象一间古董店。在房间的尽头，立着一个汉撒同盟时代的名贵橱柜，挡住了壁炉，橱上是杰出的艺术雕刻：有手持武器的罗马战神，雕花的橱门，四位福音传道士披着象是被先知之风吹起的大袍，在橱的四角传播福音。卡洛斯马上发现在檐板处有块地方破损了，那儿是两个在农村景色中竞相吹奏笛子的农牧神。一个山羊脚断了，另一个没有了笛子……

“真粗野！”他生气地大声说，显然他爱好艺术的感情受到了伤害。“毁坏了这么珍贵的东西！”

他爬上一张椅子，仔细察看着损坏的情况。与此同时，埃戛在其他的家具中漫步：有新娘用的钱柜，多抽屉西班牙式的立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餐具橱。他回忆起这些东西曾装点过的奥里威斯那幢欢乐的房子，回忆起了那些惬意的谈笑风声的夜晚，那些晚宴，以及为纪念斯巴达国王列昂尼德而燃放烟火……这一切全成了往事！突然，他脚碰到了一个没有盖子的帽盒，里面塞满了旧东西，有一条头巾，一只不成双的手套，一只丝袜，各种带子、假花。这些是玛丽娅扔在“淘喀”别墅哪个角落里的东西，在清理那幢房子时却搬到了这里。令人伤心的是，在她扔下的这些乱七八糟、如同垃圾般的東西中，有一只多颜色的绣花拖鞋和一只阿丰苏·达·马亚的旧拖鞋！埃戛赶忙把盒子藏在一块挂毯下。接着，卡洛斯从椅子上跳下来，怒气尤在地拍拍双手。埃戛急忙结束了这次旧地重游，因为它破坏了一天的欢乐。

“咱们到凉台上去！看一眼花园就离开这儿！”

但是，他们还得经过那个最让人伤心的地方，那就是阿丰苏的书房。门锁卡住了。在用力开门时，卡洛斯的手抖个不停。埃夏也很激动，他似乎看到这间书房与往日一样，卡塞尔式烛台射出粉红色的光芒，壁炉的火在欢快地闪动，尊敬的波尼法希奥趴在那张熊皮上，阿丰苏穿了件绒外套，坐在他那张旧安乐椅上，用手掌敲打着烟斗清除烟灰。门被打开了：激动的心情骤然消失了，两人突然一个接一个、荒唐可笑地打起了喷嚏，他们被一种粉末的辛辣气味呛得透不过气来，眼睛也受到刺激，有点头昏脑胀。是威拉萨根据历书教导的方法，用双手一把一把地在家具上、覆盖家具的单子上撒上了厚厚的白胡椒粉。两人呼吸困难，泪水模糊了双眼，面对面地继续难受地打着喷嚏。

卡洛斯最后设法敞开了两扇落地窗。阳台上，太阳的余晖渐渐消失。在新鲜的空气中，两人稍微恢复一点儿。他们默默不语地站着，擦着眼睛，偶尔还打一两个喷嚏，浑身颤抖一下。

“这是什么鬼主意！”卡洛斯恼怒地说。

埃夏在用手帕掩住脸跑过房间时绊了一下，胫骨碰到沙发上。

“干了件蠢事！看我绊的这一脚！……”

他转身又看了看书房，只见里面所有的家具全部用大单子覆盖了起来。他发现自己是在老猫波尼法希奥用的旧绒垫上。可怜的波尼法希奥！它到哪儿去了？

卡洛斯坐在凉台的矮墙上，两旁是没栽种花的花盆。他讲述了波尼法希奥的命运。它在圣奥拉维亚郁郁而死，那时它已经肥得动弹不得。威拉萨出了一个富有诗意的主意，那是总管一生中绝无仅有的好主意。他让人给老猫修了个墓地，就在爷

爷住房窗下的玫瑰园里立了一块简朴的大理石墓碑。

埃戛也坐到矮墙上。两人沉默了片刻。下面的花园，在寒冷的冬天寸草不长，沙土暴露，一派无人关心、被人遗弃的凄凉景象，由于潮湿，绿色的鲜苔盖住了维纳斯女神塑像粗大的肢体。那棵柏树和那棵南洋杉已双双苍老，象是一对隐居的老友。小瀑布的流水更加缓慢，象是不断的情思，一滴接一滴地落入大理石的盆中。远处，是葵花大院所能看到的一片风光，就象一幅镶嵌在两座高大的方石楼房之间的山水画，那是一段特茹河和一片小山，在暮色之中，更显得忧郁、凄凉。在这段河面上有一只舱窗紧闭的邮轮，准备去迎接狂风恶浪。它顺流而下，不多时就消失了，象是被翻腾的大海吞噬了。小山顶端，空气寒冷，风车停转。河边房子的窗户上，一束渐渐消退的阳光被黄昏时分刚刚升起的烟云驱散，就象一张忧愁的脸上那尚存的希望也消失了。

在这种孤寂和凄凉的沉默之中，埃戛眺望着远方，慢吞吞地说：

“你对那桩婚事没掌握什么情况，没有一点怀疑？”

“一点儿也没有……我是突然从她由塞维利亚寄来的信中得知的这个消息。”

这就是卡洛斯说要告诉埃戛的最令人震惊的消息。这天清晨，卡洛斯在亚波罗尼亚一下车，同埃戛拥抱后就对他说了这则消息：玛丽娅·爱杜亚达要结婚了。

她就是这样非常简略地向卡洛斯宣布了这件事。信是他在维拉·梅丁纳侯爵家收到的。她要结婚了。看来不象是一时感情冲动之下仓促作出的决定，而是经过长时间的深思，酝酿成熟的考虑。她在信中说，她“想了很久，反复考虑许多……”此外，

新郎是个行将五十的人。因而，卡洛斯认为，这是两个对生活丧失了希望的人的结合。他们都经历了生活的磨难，但又对自己的孤独感到了厌倦或是恐惧。由于彼此都从对方心灵上和精神上看到了真正的品德，于是就把他们剩余的热情、欢乐和勇气结合在一起，以共同安度晚年……

“她多大年纪了？”

卡洛斯猜想，她约有四十一、二岁。她在信中说：“我只比我的新郎小六岁零三个月。”他叫德特雷朗。显然是一个心胸坦荡、没有偏见、慈悲为怀的男人，因为他很了解她的过失，但仍然深深地爱她。

“他一切都了解吗？”埃戛跳下矮墙，大声说。

“一切，不会。她说，德特雷朗了解她过去‘所有无意识犯下的过错’。这使人感到他并不了解一切……咱们走吧，已经晚了，我还想看看我的房间。”

他们走下花园，在往日阿丰苏栽满玫瑰树的小路上，两人默默地走了一会儿。那张软木凳依然在那棵紫荆下；玛丽娅来到葵花大院时曾坐在那儿捆绑一束她打算带走作为纪念的鲜花。走过那儿时，埃戛掐断了一小朵孤零零开放的雏菊。

“她还在奥尔良住，是吗？”

卡洛斯说是的，住在奥尔良附近她买下的一幢名为“闺秀园”的别墅里。新郎可能就住在附近的某个小城堡里。她称他是“邻居”。自然是一位出身名门、家财万贯的乡村绅士了……

“显然，她的财产全是你给的。”

“我记得我对你说过这些，”卡洛斯低声说。“总之，她坚决拒绝接受她的那份遗产……威拉萨以我赠送的形式给了点儿东西，约值十二个康托的收入……”

“很不错的。她在信里提到罗莎了吗？”

“提到了，只是顺便写的，她很好……她该长大成人了。”

“而且很漂亮！”

他们登上从花园通向卡洛斯房间的盘旋熟铁楼梯。埃戛手按在玻璃门上，停下脚步，把最后一个充满好奇心的问题提了出来：

“这事对你有什么影响？”

卡洛斯点上雪茄，然后把火柴扔过长满爬藤的窄小的铁栏杆。

“事情结束了，绝对了结了。就如同她已经死了，随之一切往事也就结束了。而现在，她是以另一种形式复活了。她不再是玛丽娅·爱杜亚达。她是德特雷朗太太，一位法国夫人。在这个名字下，过去的一切全都消失了，深深地埋藏了，永远地结束了，没留下任何记忆……这就是对我的影响。”

“你在巴黎从未碰到过吉马莱斯先生？”

“从来没有。显然他已经去世。”

他们走进屋内。威拉萨以为卡洛斯要在葵花大院住下，就让人把房间收拾停当。屋内的一切都那么冷清——梳妆台大理石桌面擦得一尘不染，上面没有任何摆设，一支新蜡烛插在单支烛台上，一块褶纹清晰的床单铺在没有帷幔的床上。卡洛斯把帽子和手杖放到原来的写字台上。然后，他象做总结似的说：

“这就是生活呀，我的埃戛！在这个房间里，有多少个夜晚，我痛苦地感到世间的一切对我肯定是完了……我想过自杀。我想过当修道士。我冷静地想过这一切，认为这是必然的归宿。但是，十年过去了，我又回到了这儿……”

他站在那面挂在两根雕花橡木柱中间的大镜子前，捻了捻

胡子，伤感地笑着说：

“而且比先前胖了！”

埃戛也忧伤地扫视了一眼房间：

“你还记得有天晚上，我打扮成魔鬼靡非斯特，非常痛苦地来到这里吗？”

这时，卡洛斯嚷了起来：对了，拉结！拉结呢？拉结，那朵以色列的百合花在哪儿？

埃戛耸了耸双肩：

“还在这一带，但已经凋谢枯萎了……”

卡洛斯轻轻说了句：“可怜的人儿！”关于埃戛那次最重要的浪漫爱情，他们就讲了这么些。

这时，卡洛斯走到窗口附近，察看了一幅被丢弃在地上、面朝里竖在墙根的画像。那是父亲彼得罗·达·马亚的画像，他手里拿着麂皮手套，苍白忧伤的脸上长着一双阿拉伯人般的眼睛，不过岁月使得那张脸变得更加黄了。他把画像放到一个梳妆台上，用手帕轻轻掸拂着它。

“我最难过的是没有一幅爷爷的画像！……不管怎样，这幅画像我要带到巴黎去。”

于是，埃戛从他倚靠着的沙发上问卡洛斯，这些年他是否有过要返回葡萄牙的念头或愿望……

卡洛斯吃惊地看了埃戛一眼。为了什么？为了在从文人俱乐部到哈瓦那之家之间这段路上伤心地散步？不！巴黎是地球上唯一适合他这种人——“过着舒适生活的富人”。最后定居的地方。在布洛涅森林骑马；在皮格农吃午饭；在香榭丽舍大街散步；到俱乐部看一小时报纸；在武器厅练一会儿剑；晚上去观赏法国喜剧或是参加一个晚会；夏天去特鲁维尔，冬天打兔子；

一年里，就生活在女人、赛马之中，加上点儿对科学、对古董的兴趣，再来点儿耍弄和欺骗，再没有比这更无害、更无用、更惬意的啦。

“这就是一个人的生活！十年里，除了我乘的那辆四轮马车在圣克鲁路上被撞毁之外，我什么麻烦也没碰上过……那次我是从《费加罗》报社出来。”

埃戛站起身来，作了个失望的手势：

“生活中，我们受挫了，少爷！”

“我想是这样……但是，所有的人多少都有点儿挫折。也就是说，那种靠想象勾画出来的生活，在现实中总要受挫的。有人说：‘我要变成这样，因为这样才美。’但永远变不成这样，而且必然会进退维谷，如同可怜的侯爵常说的：有时好变一点儿，但总是不一样。”

埃戛无声地叹了口气，表示同意，一面戴起手套。

在寒冷凄凉的冬日黄昏，屋内渐渐暗下来。卡洛斯也戴上了帽子，他们从铺着紫红色丝绒的楼梯走下来，楼梯两旁依然挂着全套的古代兵器，尽管已经生锈、失去了光泽。随后，他们一到街上，卡洛斯就停住脚步，久久地看了看这幢灰暗的大建筑物。在这夜幕初临的时刻，那朴素的墙壁，排排紧闭的窗户，黑洞洞地下室通风口外的栏杆，那寂静的气氛，都使这幢房子更象一座修道院。这里再不会有人居住，整幢房子象被废弃了。

一股激情涌上卡洛斯的心头，他挽起埃戛的胳膊，轻声说：

“真有趣，我在这幢房子里只住了两年，但却感到我的一生都是在这里度过似的！”

埃戛不觉得奇怪。在这儿，在葵花大院，卡洛斯才真正生活得有趣和经历了一生中难以忘怀的感情。

“有许多其他的東西可以賦予生命以價值……這是你過去浪漫思想中的一種主張，我的埃戛！”

“那麼，我們是些什麼樣的人呢？”埃戛大聲說。“自從中學時代，從拉丁文考試起，咱們都是什麼樣的人？是些浪漫主義者，也就是說，是在生活中受感情支配而非被理性制約的劣等人……”

但是，那些受理性制約的人，從不偏離理性，甚至為保持其堅定信念而自我折磨，他們缺乏趣味、思想僵化、行為規矩，一直到死都不動情，卡洛斯真想知道，他們到底是否最幸福……

“我想並非如此，”埃戛說。“從表面上看，他們是使他人痛苦的人；從內里，對他們本人來說，他們也許又是痛苦的受害者。這說明，在當今世界，要么做個喪失理性者，要么做個無趣味的人……”

“結論是，活着沒意思……”

“這完全取決於胃口！”埃戛打斷說。

兩人都笑了。接着，卡洛斯又嚴肅地談起自己的生活理論，這是他從經驗中得出，而且今天指導着他的生活的明確理論。這就是穆斯林的天命論：無所求也無所懼……不為一種希望所誘惑，也不為一次失望所折服。過往的萬物都予以接受，並且平靜地迎接自然界的狂風暴雨以及日麗風和的變化。在安詳之中，讓這塊被稱為自我的有機物質變壞、腐爛，直至它重新進入並融化在無限的宇宙之中……首要的是，不要有欲望，尤其不要煩惱。

埃戛完全同意。在人生這短暫的歲月中，他堅定的信念是，一切努力都屬徒勞。為了獲得地球上的某種東西，犯不着多走一步路——因為正如智慧人在《傳道書》中所教導的，一切都歸

于虚幻和尘土。

“如果有人告诉我，有一笔象罗希却尔德^①家族那样的财富，或是有个卡洛斯五世的王冠在等着我去取，只要我跑下去就属于我了，那我也不会加快自己的步子……绝对不会！我不会超出现在这样缓慢、谨慎、稳当的步伐，因为这是生活中唯一合适的步伐。”

“我也不会！”卡洛斯坚定地说。

两人放慢了步子，顺着朗帕·桑托斯街往下走，好象那就是生活的道路。他们深信最终遇到的只能是失望和尘埃，所以他们只有缓缓地傲慢地朝前进。他们已经看到阿泰罗广场和那成行成串的路灯了。卡洛斯猛然作了一个十分烦恼的手势：

“糟糕！我从巴黎回来，一路上胃口极佳！今天我却忘了让在晚餐时做一大盘腊肠豌豆了。”

现在已经来不及了，埃戛提醒说。卡洛斯一直陷入对往事的回忆和对人生的综合之中，到现在才突然感到夜幕的降临和看见亮起来的路灯。在一盏瓦斯灯下，他掏出了表，已经六点一刻！

“啊，见鬼了！……我对威拉萨和其他人都说了，要六点整到布拉甘萨饭店！这附近还没有马车呢！……”

“等等！”埃戛大声说。“有辆电车过来了，还能赶得上！”

“还能赶得上！”

两位朋友加快步伐。卡洛斯扔掉了雪茄，迎着刺脸的微微寒风说：

“真气死人，竟忘了腊肠！可也没办法了。至少，我们明确

^① 罗希却尔德(1743—1812)，德国银行家，国际银行组织的创始人。

了人生的哲理。确实，为了做点儿事不值得奋斗和拚命地奔波。”

埃戛在一旁上气不接下气地迈着瘦腿，补充说：

“不论是为了爱情，为了荣誉，为了金钱，为了权力，都不值得……”

远处，黑暗中，有轨电车的红灯不动了。这又给了卡洛斯和埃戛以希望，他们又加了把劲儿。

“还能赶得上！”

“还能赶得上！”

红灯又动起来，前进了。于是，为了赶电车，两位朋友在初升月亮的光辉照射下，沿着朗帕·桑托斯街和阿泰罗广场，拚命地跑起来。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马亚一家 (下册)

作者 = (葡萄牙) 埃萨·德·凯依洛斯著任吉生 张宝生译

页数 = 1 1 4 3

S S 号 = 8 0 4 0 1 4 1 1

出版日期 = 1 9 8 8 年 0 7 月第 1 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正文